

冰岛姑娘

〔冰岛〕拉克斯内斯著
双璧　浦蔺译


封面插图：胡　抗
I535.4
统一书号：10109·1933
定　　价：　2.20　元
中华女子

〔冰岛〕拉克斯内斯著
双璧　浦蔺译

冰岛姑娘



ХАЛЛДОР ЛАКСНЕСС

САЛКА ВАЛКА

据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 版本译出

冰 岛 姑 娘

（冰岛）拉克斯内斯著

双璧 浦蔺译

责任编辑：郭得权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62,000 印张：16.25 印数：1——20,700

统一书号：10109·1933 定价：2.20元

作家和作品

赫尔多尔·奇里扬·拉克斯内斯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冰岛当代作家（1900——），曾获一九五三年苏联斯大林文学奖金（今改名为苏联国家文学奖），一九五五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冰岛姑娘》一书是作家在三十年代初创作的第一部反映冰岛普通劳动者——渔民和渔业工人生活和为生存和自由而斗争的小说。这部作品问世后引起了文坛的注视，使作家在文学领域中赢得了无可争辩的地位，并得到冰岛政府每年向成名作家颁发的年金。

本书女主人公沙尔卡·瓦尔卡是一个朴实、善良、美丽的冰岛少女。作家把这个非婚生的女孩子的艺术形象塑造得十分深刻感人。瓦尔卡颠沛流离，来到阿克斯拉尔海湾畔的奥谢里小镇，备受欺凌和侮辱。她向往光明和幸福，为了别人的幸福，却甘愿牺牲自己的幸福；她厌恶贫穷，却不愿出卖自己的灵魂与肉体。小说真实地描绘了少女瓦尔卡和阿尔纳里杜尔的纯真的友谊和爱情。在精神上，瓦尔卡却远远高出于她所钟爱的情侣。苏联著名作家波列伏依称赞沙尔卡·瓦尔卡是世界文学宝库中创造的最有魅力的普通妇女的形象之一。

批评家们指出：拉克斯内斯的作品既感情奔放，又充满了辛辣的嘲讽。作家把抒情和幽默融为一体的创作手法令人赞叹不已。作家成功地创造了现代冰岛文学独特的文体。《冰岛姑娘》就是这一文体的代表作之一。

本书根据苏联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俄译本译出。原书名为《沙尔卡·瓦尔卡》（女主人公的名字）。

编　者

一九八五年一月。

ABE 20/8.80

第一部

圣洁的葡萄树*



*据圣经：主耶稣以葡萄树比自己。"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译注。

第一卷：爱 情 篇

1

不论是起风暴的日子，还是平和的天气，邮船总是不停地前进着。它根据星星和峰峦确定航向，穿过两山之间狭长的峡湾，慢慢地驶进阿克斯拉尔峡湾畔的奥谢里村。飘着雪花，汽笛长鸣。几个衣着华丽的南方旅客坐在头等舱里，好奇地眺望着小山村里朦胧的灯光。

他们当中有个人开腔说：

“你在冬天的夜间驶过这些层峦叠嶂的两岸时，会不由

自主地想，世界上大概不会有比这些隐没在山中的小镇更可怜和更没有意思的地方了。只有上帝知道这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怎样死的？他们每天早晨醒来，相互之间能说些什么？而每个星期天他们又是怎样互相对望着度过的？牧师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去做礼拜时会想些什么？我不是指他会说些什么，而是指他想些什么。又比如商人的女儿躺下睡觉时，她们会幻想些什么？实际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他们能产生些什么样的欢乐和悲伤？这些地方的人，彼此的眼睛看到的只能是自身存在的空虚性。每个人都清楚，在如此偏僻的地方，生活多么无聊。这里除了河泥淤积的一小块谷地之外，没有一片象样的土地。富裕和文明只能在平原地区创造出来。在人们无法同外界沟通，永远不会有陌生人来拜访的地方，没有什么可指望的。比如要是牧师的儿子厌倦了商人的女儿，该怎么办呢？是的，是的，我问你们，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但这时一只小船离开了岸边，几个健壮的满脸胡须的男人摇着桨，他们很快就靠近了轮船。

"上岸的邮件和旅客！"他们提着嗓门喊道，仿佛在告知大屠杀行将开始似的。

一个京师的商人把水獭皮帽子拉得罩住了耳朵，扣上所有大衣扣子，小心翼翼地沿着绳梯下到小船上。而后，小船上几个青年接住了装有半袋邮件的麻袋。

"还有什么吗？"

"等一等！"有人从甲板上喊道，"三等舱里还有一个带小孩的女人，她们想下船，请等一等，等一等，别离开，她们这就出来。"

"我们等一等到不要紧，不过约翰·波格逊没给我们任何

指示，让我们在这里为某个女人晃荡一整夜。”一个桨手埋怨着说，他大概是小船上的头头。“应该早点准备好。”

甲板上有人回答道：

“她没法早出来，她晕船很厉害，就剩口气了。”

“她的死活和我们有什么相干！约翰·波格逊没给我们任何命令。”

但，尽管没有命令，几分钟后甲板上出现了带着孩子的女人。小姑娘用围巾裹得很暖和，而母亲的衣服在北纬地带的冬季旅行可有点不相宜。她穿着灰色的破大衣，大衣很瘦，不大合身，脚上穿着粗袜子和破短靴，一只脚上的鞋带断了，靴筒打着小腿肚。她头上包着一方旧头巾。女人一只手拉着女儿，另一只手提了一个小包裹，里面装着她的全部家当。

女人怯生生地望着在海浪中颠簸不定的小船。

“喂，老太婆，下来呀，胆子放大一点！”船上有人喊。

“愿上帝保佑我们，亲爱的沙尔卡！看样子，我们命定留在这儿了。”

“喂，你干嘛象钓鲨鱼的诱饵似地挂在那儿？快点下来呀！”刚才那个嗓子又大声呼喝着。

一个水手隔着船栏接过小姑娘，而水手长帮助她踩着绳梯下到了小船上。

“妈妈，我已经在这儿了，”小姑娘说，“啊，多好玩呀！”

男人们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个女人弄到小船上，但要把她举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她腿粗，腰肥，脚大——一句话，这是个强壮、结实的女人。诚然，由于晕海，她现在的脸有点浮肿，而且十分苍白，仿佛所有血色都从脸上跑到两只手上去了——它们红肿得象煮熟的腌牛肉。

母亲和女儿被安置在桨手们对面的长凳上，女人把包裹放在膝头上，护着它免得被水弄湿。这是个普普通通的亚麻布口袋，里面显然有个不大的盒子和一些软东西。波浪不断起伏，小船讨厌地颠簸着，女人慌恐地望着黑暗里，而小女孩坐在她身旁却非常平静。当小船簸到浪峰上时，她对母亲说：

“妈妈，为什么我们不继续往前到南方去？为什么我们决定在这里下船？”

小船驶进前面的一个峡谷，女人恐惧地抓住长凳，转过脸躲开浪花和雪花。最后她回答道：

“我们尽量不在这里久呆，只等春天一来，我们就到南方去。”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就去南方呢？我们都准备好了，我真想去南方！”

这个小女孩首先让人惊奇的是她的嗓门几乎象男人一样低沉。不论她说话还是沉默，总不停地眯着眼睛，皱着鼻子，蠕动着嘴唇，晃着脑袋——一句话，没有一分钟是安安静静坐着的。这一切都表现出她有巨大的、难以抑制的欢乐和力量。

“自从我们上路以来，我一直等待着什么时候到达南方，可以看到漂亮的房子，墙上挂着油画的敞亮的房间，看到你对我讲过的一切。妈妈，你要知道，我希望住这样的房子，我愿意生活在人们每天都穿着节日盛装的地方。但也许，妈妈，所有这些都不是真的。”

“沙尔卡，亲爱的，是真的。只是现在我们无法再继续往前走了。我非常不舒服。我们在这儿将就熬过一个冬天，一等开春，再去气候更好的南方。”

“那儿的天气永远很好吗？妈妈，咱们现在就去吧，一共

只有五天的路程了……。”

“我感到太不舒服了！我们在这里住到春天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是象从前一样互相支持，对吗？我的小沙尔卡，不要因为妈妈不能和你到南方去而生妈妈的气，我和你还是好朋友，对吗？”

“是的，妈妈，但仍然很遗憾……。”

坐在她们对面的一个桨手看了看小女孩，不容反驳地说：

“我们应该按上帝的意志去做。”

挂在船尾的灯光闪过他的脸膛，小女孩瞧了瞧男人，做了一个鬼脸，但什么也没说。这些话听上去象是上帝的声音，结束了两个女人关于继续旅行的谈话。桨手由于没有得到回答，便决定对刚才的干涉做一番解释。

“请不要以为我硬要你们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呆下去，这不是我的意思，这番明智的话自己脱口而出。上帝决定我们的住宿处。当然，我们的村子非常小，没有一点出色的地方。我在那里住了将近半过世纪——差三年满五十年。我在谷地里住过，在村子里住过——你们想想，整个这段时间里没发生过任何事件。但上帝没忘掉我们，他给我们派来了被耶稣祝福的救世军①，使我们能赞美我们的救主。以前我们只有一个牧师，但现在他老了，身体也不好。不管在这样的小地方生活是多么卑微，无可称道，但这里的人们仍然能在基督受难的十字架前顶礼膜拜，主的真理所向无敌。”

当小船在波浪中颠簸着驶向峡湾时，女人心里想：“也许，我也能找到救主吧。”于是，她对交谈的人说：

①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模仿军队编制，着重在下层群众中举办慈善事业，吸收教徒。——译注。

“我希望上帝能帮助我，使我找到工作，使我和我的小女儿不管怎样能生活下去。您知道这儿能找到当女仆的差使吗？”

“怎么称呼您？”男人问。

“西古尔利娜。”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好象是在思索，叫这名字的女人有什么可能找到当女仆的差使。

“晚上天气会很坏，”他说。

“哎，妈妈，要是我们不那么匆匆忙忙，我就来得及吃咸牛肉煮黄豆了。”

“是个伶俐的小姑娘，”男人说。“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是寡妇吗？”

“不是。”

“请原谅我提这样的问题，不过，为什么您不到南方去呢？”

“我认为，这里和南方一样也有上帝，”女人用男人自己的话回复他。

“在我们这地方您有亲戚吗？”

“没有。但我指望能找到住处，我可以付房租。”

“您试试到救世军那里找找住处，只是不知道他们接不接受女人。”

当离岸边只剩下几桨的距离时，女人问道：

“您能行个好告诉我，到救世军那里去怎么走吗？”

“等我们卸完货，我送您去吧。”

那个头等舱的乘客很快上了岸，漫不经心地说了几句话，就向城里走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女人一手拎着麻布袋，一

手拉着小女孩，在码头边等着桨手做完事送她们去找救世军。在这荒僻的港口里，未必什么时候还有过更加卑微和不显眼的女人从这儿上过岸。男人终于空了，他向母女俩做了个手势，让她们跟着他走。

到处是巨大的雪堆，没有什么真正的道路，走起来很困难。风雪扑打着旅客的面颊，它对这些人有什么可客气的？旅客经过渔夫们的木板房向左拐了个弯，就朝岸边走去。微弱的灯光在渔家茅屋的小窗户里闪烁着。陪送女人的那个男人，脑袋里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帮她拿包袱。末了，他们走到一所低矮的有许多接修出来的耳房的不整齐的住宅跟前，这里零零星星地亮着灯光。

“我们到了。”男人说。“如果您能争取留在这儿，需要什么东西的话，可找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我自己也不止一次得到过约翰·波格逊的恩典。要是我是您，就立刻去找他的妻子，她是个可尊敬的女人。请代我问候安德逊上尉。晚安。如果您到波格逊夫人那里去，也请转达我对她的敬意，她立刻会明白您指的是谁，她和我很熟悉。”

母女俩登上阶台，来到前室里，抖掉落在衣服上的雪花。女人取下头巾，理了理浅色的头发。从房间里传来了尖锐、杂乱的声音。女人鼓起勇气敲了敲门，里面有人回答：

“谁呀？见鬼！进来！”

女人犹豫地推开一点门朝里张望了一下，小姑娘也把头伸进了房间。只见在烟酒的雾气中有几个男人正围坐在没有铺台布的餐桌旁边，桌上放着几个贴有非烈性酒商标的瓶子。虽然在坐的没有一个喝醉，但笼罩在这里的空气表明，他们的口袋里还装有比明摆在桌上的更烈性的饮料。

几个人向女人投来不满的眼光，他们当中谁都没有想到要给她什么帮助。

“我能和领导说句话吗？”女人问。

“关上门，这儿又不热，真见鬼！”

母女俩迈过了门槛，随手关上门。室内一面墙上挂着布兹将军的像片和描绘醉鬼之家的图画：母亲害怕地把孩子们护在身边，保护他们免受狂怒的、把周围一切都掀得底朝天的父亲的折磨。另一堵墙上挂着好些用丹麦文写着圣经格言的明信片。女人重又抬起手，把头发理整齐。这样，谁也不再怀疑她是正经女人了。她一点也不难看，虽然海上的旅程使她疲惫不堪，嘴唇还非常苍白，但她，甚至现在，也能够使那些因坏天气不能出海在陆地上无事闲聊和喝醉了酒的渔夫动心。但她没有这种意图。

“她需要什么？”一个男人问。

“她要找领导，”另一个回答。

“让我来弄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第三个自告奋勇地说。这是个三十岁左右，身材高大的男人，黑头发，古铜色的脸上有些疤痕，脸型端正，颧骨很高，褐色的眼睛闪烁着炯炯的目光，嗓音低沉有力，具有与他鲁莽粗犷的外貌不相称的意外的热情口吻。他身穿蓝裤子和灰毛衣，脖子上围了条红围巾。

“欢迎你光临，女朋友。”他摸了摸女人的下巴颏，对小姑娘没望一眼。“你刚到，是吗？请坐，我愿意为你效劳。你说吧，把你所希望的事和不希望的事通通说出来，我听着。”

“您不大象是这儿的主人。我和您没什么可谈的。我请求您别打扰我，我要见这儿的领导。”

“找领导？”他学着女人的口气问，一面快活地向他的伙伴眨了一眼，仿佛请他们学学应该怎样同女人谈话。“夫人，您需要找领导？好吧，我就是这儿的领导。很难想象，这个渔村要是没有我会变得怎么样。我在商船上漫游了整个世界，我到过纽约，在非洲捕猎过鲸鱼，但说实话，我非常思念这里。故乡召唤我回来，它不能忍受和我的别离，它不能没有我，而我也不能没有它。所以，如果你在这地方有什么事的话，我请您对您恭顺的仆人说吧。来到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外地人，无论是谁，都直接来找我。我统治奥谢里，奥谢里也统治我。外国人动用刀子，而我从来不用。外国人偷偷地走近人，而我不这样做。美人儿，你别以为我害怕他们的刀子跑回家来了。我为了一双凉鞋，不用刀子和七个外国人打了一架，是的，是为了一双尖头的高跟凉鞋。我说远了，想喝杯啤酒吗？”

西古尔利娜茫然不知所措。他是醉汉，还是疯子？要是他真是他所佯称的那个人，在这里掌握着一切事务呢？他谈起自己的权力，那种语调很难认为是开玩笑，而所有这一切又与脖子上的红围巾很不相称。西古尔利娜犹豫不决。

“那一定是一双特别好的凉鞋。”一个男人说，“它究竟有什么特别宝贵的？”

“你这个丑东西！那双鞋的主人不是女人，而是‘桃子’！”

“我要和领导人谈话。劳驾，也许你们有谁愿意帮助我吧！”

“等等！凉鞋是混血姑娘穿的，给你们实说吧，她与其说是白人，不如说是黑人。外国人喜欢这样的人。但我对自己说：阿克斯拉尔峡湾奥谢里等着你哩。于是我回到了自己亲爱

的村子，不容任何人分享我对它的统治，就象它不容任何人分享对我的统治一样。”

“你想说约翰·波格逊统治着村子？”

“约翰·波格逊与我有什么相干？我捕鱼，他付给我钱，他了解我什么？他既没有我那样的经验，没有我那样的心肠，也没有我那样的力量。他的邸宅，他的孩子和女人，他的鱼与我有什么相干？这儿的群山是我的，这里的峡谷是我的，海和这个村子，这儿的人，房屋——都是我的！都在这儿，——在我心中，在我血液里。而他是谁？暴发户！外路人！他经理外国人的商行事务，靠其破产发了财。他所有的一切全是纸上的帐目，银行的单据，而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呢？如果南方的一个银行破产，他将变成什么样呢？啊，变成乞丐。而我还是老样子。就象这个峡湾，这个山峰，这个海岸，以及这个海岸上发生的一切，始终如一。你也许会想，我是那些可怜的坏蛋中的一个，因为没有象样的生活而在羡慕他？你会以为，比如，峡湾会羡慕约翰·波格逊，或者，在一个鱼季里能经受五十次台风袭击的阿克斯拉尔山会羡慕他？我是海的主人，这个村子的主人和村子上面天空的主人。我是所有暴风雨和坏天气的主宰。当约翰·波格逊鼻梁上架着眼镜坐在圈椅里计算我的工钱的时候，他也是属于我的。”

听了这番独白，女人更加茫然若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没有另外的出路，只好请求他的那几个朋友帮助她找领导。

“别胡扯了。”男人还是用权威的声音说。说也奇怪，这声音竟起到了使那些人服从的作用，因而他确实开始觉得，他们完全居住在一切都属于他（包括天空和海洋）的另一个世界里

了。男人的眼睛里燃烧着不安的、野性的目光。而这种目光是不知道良心的责备，只为今天活着，既不为过去遗憾，也没有未来目标的粗俗的天性所固有的。

“嘿，你希望从这个虔信宗教的丑鬼那里捞些什么？我的母亲一生传道，背熟了七十个祷词和‘我们在天上的父’，①你以为这有助于她的老年？我不知道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请相信我，就象圣书里说的那样，指望荒谬悖理的胡说是注定要倒霉的。福音书上说，这样的人必将陷于失望，而你，我的亲爱的，早晚会明白这道理的。好吧，带着自己的悲伤到我这里来，在我面前跪下，而不要跪倒在丹麦的十字架或丹麦②的胡涂虫面前。如果你不告诉我你希望些什么，那你就什么也得不到。我是冲刷这海岸的海浪，我是在这些山巅周围游荡的风，我是这峡湾里的潮汐。好吧，你到我这里来吧，我的心爱的，把你的头靠在我强壮的胸前吧，我会清除你的全部忧伤，实现你的理想。”

他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把女人搂在怀里，亲亲她的嘴唇。但这太过分了，小姑娘实在忍不住了，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她的眼前发生，还在她母亲挣脱出男人的怀抱之前，她就开始连打带骂这个洋洋自得的男人。

“坏蛋，蠢东西，你放开我的妈妈?!把你的脏爪子挪开!”

“啊，小鸟儿，”男人笑着说，露出坚硬的象马一样的大牙。他一边说一边把小姑娘从地上抱起来，在朋友友好的笑声

---

①基督教主祷文的第一句话，出自《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译注。

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冰岛名义上为独立王国，但臣属丹麦。——译注。

中亲了她的脸颊。“现在，我要到马拉尔布德的婶婶家吃晚饭去了，我该走了。”他用确信他的离去会使所有的人感到莫大忧伤的口吻说。“记住，美人，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总是一叫就来。”

2

有人可怜这个女人，派人去找来了救世军的上尉，那个无礼的青年人还没来得及走出房门，房主人安得逊上尉已出现在门口了。这是上帝的那些瘦弱的仆人之一：他们顺利地从事宗教事业，同时又尽着经理的职责，额上深深的皱纹说明了他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他狡猾的眼睛周围的细小皱纹和他故作温存的表情、柔和的微笑很不相称。

上尉说，他“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给女人找一个安身的地方。他补充说，这仅仅是供水手们住的旅店，这儿没有女人的房间。

“我付得起房费。”西古尔利娜说。

上尉对此毫不怀疑。他试图向她说明房子的安排情况：他们此刻所在的这个房间是水手休息室，那扇门通向礼拜堂，另一扇门通向厨房和上尉的住宅。前厅的另一端是水手们的卧室，那儿一共只有十个房间，全都有人，甚至女仆也不得不腾出床位，因为鱼汛开始了，渔民从四面八方涌来。

“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让我向您转达他的问候。”女人低声说。“他希望您能给想个办法。……”

上尉也请她转达对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的问候，但应该承认，眼下这种状况，实在没有办法。

看样子，女人不乏达到自己目的的本领，她继续说：

“就算救世军不能留我们住宿，但我相信谁也不会残忍到这等地步：在圣诞节刚过三周的严冬里，会对我的沙尔卡这样天真的小孩子关上大门，把她赶到风雪横飞的黑暗之中去过夜。”

但上尉除了指靠上帝之外，仍未找到另外的办法。只有上帝知道，母女俩这一夜将去哪里度过。于是上尉说，礼拜就要开始了，我衷心祝愿在祷告时上帝为她们想出好主意。他注意到人们已开始铺桌布吃晚饭，便祝愿上帝保佑女人。说罢就走了。

母女俩被安置在一个角落里，小姑娘吃得很香。无论在海上，还是在陆上，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她享受食物的兴趣，甚至食物对女人也起了有益的作用。疲惫的脸膛恢复了生气，脸颊、嘴唇渐渐有了血色，应该说，从她的整个外貌流露出了女性的信心。她解开大衣，露出了揉得很皱的花短上衣，它大大增添了西古尔利娜的魅力。吃晚饭的时候，她不时瞧瞧那些男人。他们贪婪地大嚼大咽，笑着，骂着，并且每次说出不体面的字眼，总要斜眼朝她的方向看看。

沙尔卡摘掉了裹在头上和肩上的大围巾，除了天性赋予她的方式之外，不知道餐桌上有什么规矩。她的脏手由于吃油腻的鱼弄得更脏了。她是个手脚笨拙，生性不随和的小姑娘，就象一匹小马驹。只有修长不灵活的四肢有力的、信心十足的动

作，显示了她的娇媚。她的淡亚麻色的头发，编成了两个小辫，而明亮的水汪汪的眼睛，毫不惶恐地东看看西望望。不论沙尔卡说不说话，她的圆润的小嘴总是微微动着。她微笑时张开有力的颌骨和坚硬的牙齿，眼睛变成细细地一条缝，就象是在做鬼脸，但这稚嫩和半定型的小脸上现出聪慧和坚毅的神情。如果小姑娘不在手中扯什么东西，不晃脚，她就好奇地观察周围的一切，认真地听大人们谈话，或无缘无故地扮着鬼脸，或点头表述闪现在她脑中的思想。这个小东西浑身都洋溢着充沛的精力。

晚饭后，通向礼拜堂的门敞开了，它的陈设很简单：十排没有靠背的长板凳，房间的尽头有一个不大的布道台，上面挂着救世军的标记。一面墙上挂着长胡子将军和他夫人的照片，另一侧墙上单单挂着短胡子的耶稣基督的画像。几个救世军里的人和他们的朋友坐在讲台上面的椅子上，他们很庄重地交谈着，气氛愉快而活跃，显得颇为惬意。

西古尔利娜母女俩在最后一排长凳上坐了下来。人全都来了，绝大多数是从街上来的，也有几个是这所房子里的人。这儿的男人，有的令人敬重，有的品行端正，有的放荡不羁，有的就根本不信神。这里的女人穿普通的衣服，有年轻的，也有年老一点的，她们悄悄地看看周围，轻声交谈，装腔作势地彼此靠在肩上吃吃地窃笑。女人们坐在长凳上，男人们站在她们后面得意地微笑着，不放过一切机会拧一拧这个或那个的腰肢。由于充满了崇敬、畏惧的气氛，姑娘们屏住了呼吸；可以肯定，在她们的声带发出最高音的那一刻，从她们胸中冲出了她们曾想用冷笑掩盖的尖叫声。这个喊叫声本应当表现出女性自然的羞怯和对男人不体面的行为的愤慨。

人们传递着由救世军大本营最近印行的传单《战斗的召唤》。这是人们用记在约翰·波格逊店铺的顾客私人帐上的钱买的几份。现在把它们撕成了小块，卷成小球，成了礼拜时用作教友间唯一的交际手段。男人们灵巧地将它们抛向自己崇拜的对象。

赞美上帝，赞美上帝，我们响应他的召唤。
赞美上帝，赞美上帝，欢庆永久的快乐。
为了儿子的事业，啊，到圣父这里来吧，
为了造物主的恩惠，应当感谢他！

多么美妙的歌子！在经历了寒冷、黑暗、咆哮的大海和完全不可知的命运之后来到这里，把自己全部的悲伤和委屈融汇在温柔的歌声之中，这难道不奇怪吗？是的，突然处身于这些手持乐器，坐在高处的虔诚的人们之中，这确实是天意。这里，除了上尉之外，西古尔利娜不认识任何一个人，但她仔细地看着每一个人，觉得他们所有人都胜过她和象她这样的其他苦命人，他们也一定为上帝所高度评价，因为他们都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并具有弹奏曼陀琳的才能，或哪怕有可能敲敲鼓，那是多么幸福和愉快。真难于想象，那个长着海象一样突出长牙的瘦高女人，居然站在上尉身后，也认识基督，并有权站在高处唱圣歌！

只有年轻人的行为有点奇怪，小青年们一分钟也不让姑娘们安静。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新把戏，虽然姑娘们做出一心一意唱歌，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的样子，但也不难看出她们对青年们干的事远不是漠不关心的。她们的歌声失去了真正的

严肃性，声音不时变成尖叫，并且用窃窃笑声结束了圣歌。小姑娘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大厅里的每一个动静，她勉强坐稳在凳子上，她真想去敲打那个丑陋的黑发青年，因为她一直在推动那条坐着四个少女的长凳，力图把它弄倒。小姑娘对他的这种不良行为非常气愤，她怎么也不能明白，为什么姑娘们不斥责这个青年，也不向上尉告他的状。后来事情变得更糟糕了，当第一首歌唱完后，上尉闭上眼睛，开始用听不懂的语言念动人的祷词时，小伙子们发出下流无耻的声音，一些姑娘偷偷窃笑，另一些嗤之以鼻或愤怒地嘘他们。

倘若预示有暴风雨，黑云密集，
风势加强，波浪越来越高，
倘若世界上我的好朋友越来越少，
啊，耶稣，我要赶忙向你走去。

倘若我单独一人在荒漠中迷路，
我的灵魂在沮丧中渴望着幸福，
倘若今后所有的人从我身边走过不理睬我，
啊，耶稣，我要赶忙向你走去。

倘若我的心思念上苍，
而寂寞的重压苦苦折磨它，
倘若苦难的重力压在心上，
啊，耶稣，我要赶忙向你走去。

歌声刚停，一个带有一对饥饿的眼睛、头发稀疏蓬乱的

有病女人登上了讲台。她的声音很尖细，刻在她嘴边的皱纹似乎在说："啊，你是多么残忍，我的上帝！"她学自己上级的样子，说话时闭上了饥渴的眼睛，把头转向荣耀的主，让那幸福的微笑从高处照耀她悲痛的前额。

"感谢我的救主把自己的血液送进了我的灵魂，我要赞美他用奇妙的方式把我引向他的十字架。我幸福地告诉大家，当我跪在耶稣圣像前诵着祷词的时候，我的灵魂充满希望，他会原谅我，原谅我所有的罪过，我的心完全相信，上帝对他的孩子们是会公正的。我知道，他从来不会拒绝那象孩子般纯真地投向他的人。他把赐给我的这种信念同样也赐给了所有人。是的，他仁慈地赐与我们不配得到的宁静和真正的和平。虔诚地皈依他吧，现在为时还不晚！"

接着上尉宣布，他们敬爱的姐妹，军官托尔迪斯·西古尔卡尔斯多蒂尔想在会上说几句话。

"托达—科洛达，托达—科洛达！"大厅里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一个身材高大、两颊红润，长着海象般长牙的女人大踏步地向前走着，一路上推倒了两个曼陀琳和一个铜鼓，迳自走过上尉身边。她长着一个翘鼻子，鼻孔很大，要是仰望上苍，她满可以用自己的鼻孔来盛雨水哩。她身上穿着冰岛服装——黑色的上衣，鲜红的领结。从外表看，她很象男人，而且她也尽力做得象男人。

"啊，何等幸福，"她拖长了声音，把手交叉在肚子上，转动着眼睛；大概，她觉得自己是在七重天上，就像是位喝醉酒的，乘着国王陛下的巡洋舰向海洋出发的大主教。

"啊，何等幸福，"她用越来越高涨的热情继续说，"认识耶稣，跪倒在这个美妙、神圣、全世界都知道的自我牺牲的天使

面前是何等幸福！他为我流尽了自己的鲜血。就象秋天屠宰无罪的牲口那样流血。啊，想到这颗从胸中掏出的心是在为你效力，是多么幸福，它充满了公正和慈悲，而血水也从这颗心中滴落下来……”

女人象一般演讲家那样轻松地发表了这一番生动漂亮的言词以后，她面向上帝，闭着眼睛，默默地在台上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张开眼睛，把目光射向她脚下的冷漠、轻浮，不信神的群众，歪着嘴做了个怪相，威胁地握紧拳头——活象是个在羊圈里决心保卫自己的男子汉①。女人重又提高嗓门，但这次她由于神圣的愤怒而声音发抖了。

“但你们，你们！”她雷鸣般地吼道。“站在耶稣像前的你们，带着肮脏和邪恶的心，你们来到这里干什么？你们能建议用什么东西来替换那淌着血水的神圣内脏吗？血和水！你们站在耶稣供桌前，站在能涤净你们肮脏灵魂，使之免受瘟疫病传染的神圣血流边，难道你们没想到，能洞察我们心、肝、肺脏的他，会不知道你们心、肝、肺脏的全部奥秘吗？而你们，姑娘们！你们到这里，到救世军里来，假装是为了将烛台上的灯灰丢进海里，并拨正为祝福救世军而点燃的灯芯，但实际上，你们只想寻开心来了。难道你们以为上帝瞎了眼，看不见你们到他神圣的地方来只是为了和男人们调笑吗？”

“住口，托达！”听众当中有人喊。他提醒她，不久前就是这个地方，她还曾向遇到的每一个男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

①据《新约全书，约翰福音》：耶稣曾自喻为牧羊人，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我是好牧人。”

地人，缠着求爱哩。

“啊，你这个骗子，二流子！你一生干过什么好事？也许你还指望做点什么吧？你今生来世都将一事无成！尘世的侮辱和指控伤害不了我，因为我信赖救世主，他使我不受浊世的诱惑和陷进恶魔的圈套。”

她略略停顿了一下，而当她重新说话时，声音变得比较柔和和诚挚了。

“当我现在回顾我自己的罪过，回顾那在上帝眼里的大罪过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愿望——愿你们当中能有更多的人体验到虔诚地匍伏在十字架前时给予他的这种自由和欢乐。上帝接受了我。当上帝从天而降，开始检验我的心、肝、肺脏，我肚子里在想些什么的伟大日子来到的时候，我已经无所畏惧。哎，你们，小伙子们，我差一点忘掉了你们。我应该对你们说，你们一点也不比女性的那一半人好。你们追逐裙钗，你们亵渎神明，在上帝的面前说粗俗下流的话，玩二十一点，在终审法庭门口吵闹。你们喝够了浑汤，就在神圣的三位一体①面前呕吐、打滚。但你们听着我对你们说的话。我们唯一的葡萄酒，就是我们神圣的救世主，谁干渴难受，就让他喝人子的血吧②。瞧一瞧葡萄种植者，瞧一瞧劳动者——伟大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他榨取上帝愤怒的葡萄汁，汗水从他神圣的前

---

①三位一体——宗教术语，耶稣教中指圣父、圣子、圣灵合成为一个上帝的说法。

②据《新约全书，约翰福音》：耶稣对犹太人说过这样的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额上不断流淌。上他那儿去吧，男人和女人们，到他的葡萄园里去吧，目前为时还不算晚。最后一排板凳上的迷途的灵魂！请到前面来，赶快跪倒在上帝面前——等死后就晚了。那时，地狱的火就将吞噬你们，它已偷偷走近你们的罪恶的灵魂。阿门！阿利路亚！"①

沙尔卡·瓦尔卡眼睛一眨不眨地听着这番宏亮的，同时又那样神圣的言词，而她母亲就象着了迷似地坐着。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了仿佛入空的神情。生活在她脸上留下的皱折变浅了；同时，从她脸上也消失了思索的表情。这个女人仿佛无牵无挂，摒弃了一切，既不知道时间、空间，也不知道悲伤。这种超脱只有在人们临终的灵床上才能见到。

在女人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以前，又响起了下面的歌声。这是一首关于神圣的葡萄树的歌子，大概这是特意挑选的，因为托达—科洛达声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神圣饮料。

葡萄树永远圣洁，永远茂盛，
我只是生在你树上的枝子，
在幸福和痛苦的日子里，
敬爱的耶稣，你为我张开怀抱。

葡萄树永远圣洁，永远茂盛，
你给我力量和乳汁，
耶稣，从你那里我得到了和平，

---

①阿利路亚，赞美上帝的用语。

从你那里我发现了爱的源泉。

葡萄树永远圣洁，永远茂盛，
我的希望，我的支柱，
假如火一般的暑热烤灼我的额顶，
你就会用荫凉来保护我。

“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激动得红光满面的上尉说。他这么要求的时候，嗓音和目光里含有某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放肆粗鲁的成分。他的话几乎是在出色地暗示：“哎，让我们来畅饮这甜蜜醉人的美酒吧！尽量地喝吧，管他明天将会怎么样。”

全场唱开了，甚至连不大信神的和上帝不喜欢的无神论者也都扯开了嗓门，他们神情昂扬，完全被独唱和乐器和谐演出的歌词和曲调迷住了。

我赞美最圣洁的葡萄树，
赞美你，神圣的耶稣，
我永远不抛弃你，
我永远和你心连心。

这个毫不惹人注意的女人，就象一块被浪花飘逐着的木片，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此刻来到了这一点也不显眼的岸边。当然，就象这艰难的世界上的许多人一样，上帝在每个人肩上放置了沉重的负担，她经受过不少痛苦。有什么说的，她良心上有不少罪过，回想起来是不会那样愉快的。她无亲无故，出身不明，而这样的人总是罪孽深重——她到处背着发生在社会后院里的不幸爱情留下的可靠证据。那么，对她来说，

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启示呢！过去的已是灰烬，而前途是光明的！还有什么比耶稣用神圣的血液赎罪的祭台更加甜蜜的欢乐呢？谁越是感到在这茫茫敌对的世界上自身的微不足道（她确实微不足道），谁就越是希望有救世主。如果很多人根据上帝的意志获得了拯救，那为什么她不走他们的路呢？他是唯独永恒、洁净、公正的葡萄树，今天晚上人们在劝她成为这根葡萄树上的一根枝子，从它那里吸取汁液和生活的力量。经历了在这陌生的海岸上寻找栖身之处的失望之后，她差一点怀疑他会出现在这里，张开自己的怀抱，驱走她头脑里的一切怀疑。它们消失了，就象一群蚊子在新鲜的东风吹来时消失一样。事情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沙尔卡·瓦尔卡的母亲在基督甜蜜的怀抱中忘掉了整个世界。在几乎是迷惘的状态中，她拖着步子慢慢地朝向前方走去，在一生中第一次虔诚地膜拜自己的救主。小姑娘留在原地，她张开了嘴，眯缝着眼睛，转动着脑袋。救世军中的其他人也一个个挨着走向祈祷处，跪在西古尔利娜的旁边。他们同她一起流泪，念祷词。而合唱队员这时用全力唱着胜利的歌子。

欢乐、啊，欢乐，我们唱着胜利之歌，
我们温顺地赞美耶稣，
因为他用自己的血和爱拯救了我们，
他为我们开辟了通往天堂的道路。

合唱：
让我们匍伏在你跟前，上帝，
让我们哪怕拥抱一次你的十字架，

让我们匍伏在你跟前，上帝，
匍伏在你为我们而承受的伤口面前。

唱到这里，沙尔卡·瓦尔卡发现大厅里明显地骚动起来。那个曾想弄倒长凳的黑发青年突然出现在两个姑娘当中，抱着她俩的腰肢，使小姑娘更加惊奇的是，她觉得姑娘们却很喜欢他这样。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个男人当着所有人的面吻了一个姑娘的脖颈，而她装做什么也没发现，继续唱着歌。他们就这样在教堂里做这些丑事！沙尔卡·瓦尔卡对此甚至不能想象。

当人们的灵魂和救世主的神圣团结达到高潮的时候，黑暗力量再也忍不住了。通常把嫉妒隐藏在灵魂深处的敌人，突然给自己卑鄙的感情开放了闸门，它们用最突然的方式狂暴地发作起来了。这时，腐臭的稻草、垃圾、鱼尾、鱼鳞、雪团和海藻，就象下雨一样飞进了礼拜堂里，这股肮脏的浊流从半开的窗户和渴望参加祈祷和唱歌的看守临时打开的大门里涌了进来，这一粗暴的行为吓坏了参加礼拜的人。歌声顿时停止了，乐器一个接一个沉寂了。上尉和几个男人站起身来向门口冲去。他们围着房子跑了一圈回来，却没能弄清楚这不寻常现象的真实原因。沙尔卡·瓦尔卡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她相信这是上帝对青年和姑娘们的下流行为的惩罚。而上尉却十分清楚，这是魔鬼亲手干的事，而当基督不把地狱的大门粉碎之前，正义的审判是不会获得胜利的。

3

谁也不认得的可怜的姐妹，突然出乎意外地信仰了耶稣。按这地方的规矩，在这之后，救世军已无法再拒绝她和她的孩子住宿了，至少可以住上这一夜。所以，西古尔利娜和她的女儿被安置在一个女仆的房间里。第二天早晨，付过房费，她问这里需不需要勤勉的女仆。但哪有人要！所有的地方早就满员，再也没有可能吸收多余的人了。人们建议她去找商人、教师或医师。另外有人对她说，如果能找到住处，就不难安排到约翰·彼格逊那里去洗鱼，因为鱼汛还刚刚开始。

今天女人很平静，而且满怀希望。经过一夜休息，海上引起的恶心呕吐已经过去了，而且现在她相信耶稣不会再抛弃她。她信赖自己的救主。她也不去关心世道的不尽合理了，耶稣将保护她不受一切命运的折腾。由于洁净的葡萄树的美好歌曲抓住了她的心，不论梦中或醒着，这歌声总在她耳边缭绕，在外部世界的每个动作里，她都感到了它的芳香。

天气很寒冷。周围是一堆堆巨大的雪堆，整个村子好象被

寒冷冻僵了。大多数小屋是旧时保存下来的古老的渔民茅舍，它们的一两堵墙是用泥炭砌成的。几乎每家茅舍的屋顶下都挂着鱼干。窗台上生锈的罐头盒里种着憔悴的室内花草。只有很少的窗户里有时闪现一下老人的脸庞。

乱七八糟挤在一起的房子，不管怎样还是组成了与街道类似的陋巷，它对所有的行人和陌生人都漠不关心。只是十分偶然地，有某个好奇的女主人打开了一点门缝，把冻肿的手藏在围裙里，对无家可归的、这里无人认得的女人投来完全困惑不解的眼光。她除了耶稣基督和一个非婚生的孩子以外，心里没有任何东西了。

这一条带状的平地很窄小，不多几步就进入了山地。而在这儿，高山和峡湾之间，分散着一些小屋，有的直接就建在山坡上。峡湾的另一侧又是直冲霄汉的高山，山间有块不大的谷地，过了谷地，又是陡削的、覆盖着白雪的群山。码头旁边是约翰·彼格逊的商品仓库，仓库的入口向着街道，仓库背后是一长列破旧的渔民茅舍。波格逊的商品仓库设在一栋散发着汽油，防腐油、鱼、烟和食品杂货气味的二层楼房子里，经理一家就住在二楼上。路的另一侧的山岗上，有一座漂亮的石头房子，这是商人约翰·波格逊的住宅，它白得象高山上的积雪，平平的屋顶，两侧有许多四角的小塔，是仿照古老城堡建造起来的。房子的窗户没有结上霜花，上面挂着半卷的黄色绸窗帘。宽阔的石级通向橡木大门，就象《圣经》里插图上画的那样。西古尔利娜不是那种可以直接闯进这种房子正门的人，她决定寻找便门。不久，母女俩到了明亮的大厨房里，有两个姑娘正在那里干活，她们正唱着什么歌，全身都笼罩在从发亮的蒸锅和煎锅里冒出来的蒸汽之中。一个姑娘停止了唱歌，

问客人来这儿干什么。西古尔利娜向她打听，能否和女主人说几句话。

“和女主人？看得出，你们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难道她这时候会起床吗？您想什么呀！上帝保佑！我，当然不会去问她。你们是从约库利达尔来的？”

“不，我是从北方来的。我昨晚乘邮船来的，您认为在这儿有可能在某幢房子里找到工作吗？”

“在某幢房子里？这儿有什么房子？这儿总共只有这一幢房子，就是您此刻所在的这幢房子。我，比方说，就不称经理斯捷芬逊的房子为真正的房子，虽然他也雇了一个女仆和一个看孩子的姑娘。我自己是从东方，从西里斯峡湾来的，应该说，这儿没有一幢好房子，要不是那被大家嘲笑的不幸的救世军，这儿简直没法生活，甚至连跳舞都没个地方。当然，这一切都是波格逊的过错，他就是不愿意给人们从小店里的帐上支付一个钱。你懂吗，这儿每个人在他那儿都有帐本，只允许在捕鱼季节结束时跳舞，只有那时候你才能见到几个钱。我们嘛，我和我的女友，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得到薪水，虽然这叫什么薪水啊！但不允许我们邀请男人。而至于您的工作，波格逊夫人未必还会在家里再用一个女佣人。她十二点以前不会起床，她是丹麦人，懂吗？喏，就是这些。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请问，这是您的女儿？好大呀！我的上帝，我想昨天晚上救世军里的情景，当那些傻瓜从烛台上投掷烛灰时，那是多么吵闹，我敢起誓，这当中一定有阿乌恩甘蒂尔——我们商人的儿子，当然还有经理的儿子，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从科夫来的老约乌恩的外孙。好吧，但愿对获救的信心能带给你幸福。我是希望耶稣拯救我们所有的人，如果他确实存在的话……”

“你最好歇一会儿，斯蒂娜，”她的女友也停止唱歌，打断了她的话。“你干嘛不把她领到黄屋子去，那里现在除了杜里做功课外没有别人。没准儿，波格逊夫人能对她做一些什么的，而你却要立刻把她打发走，让她一无所获。如果在十一点钟将女主人喊醒一次，也不会出什么事的。”

就这样，母女俩被领到厨房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这房间不大，四周贴着浅咖啡色的糊壁纸，里面陈设着漂亮的家具。这里简直太漂亮了，两个外来人不由敬惧交加。很难判断这间房间是用来干什么的；很可能这是饭后休息之所，到这屋里坐一会，看会书，抽支烟。靠墙立着一个装满书的柜子，而屋子当中——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摆着各种各样的烟具。墙上挂着古老的海外风景画，当然这些画引起了客人们的赞叹和惊奇。其它家具中最显眼的是四张巨大的皮圈椅和皮沙发。这儿还有一个关着门的很大的红木食橱。暖气管向满屋散发着惬意的温暖。天花板上挂着一盏枝形大吊灯，里面装着许多电灯泡。使你觉得你就象是在南方。窗边的小桌上放着几本课本，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不到十岁的小男孩，正在对一只灰猫做鬼脸。他一心一意干着这件事。猫坐在他对面的一张凳子上，用毫不掩饰的蔑视目光望着小男孩。它显然想睡了，闭着眼睛打盹，但每次张开眼睛就看见面前的小男孩歪扭的鬼脸。大概猫不喜欢这付样子，它伸出爪子，大声地咪呜咪呜叫着，以表示自己的愤慨。小男孩身上穿着新的蓝色上装，栗色的头发，白皙的肤色，浅蓝色的眼睛，显得生活富裕而身体健康。他一点也不注意走进来的人，甚至一眼也没有瞧她们，只是继续做着鬼脸，没有顾得上回答她们的问候。送母女俩来这里的姑娘，打量一下房间里是否收拾整齐了，虽然她远不如她的女友那样爱说

话，但仍对她们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对小男孩说：

“瞧你这样多好看呀！杜里，你全不在乎你的父亲给你的教师付了那么多的钱。瞧！你想出了什么，你不做功课，却去折磨一只老猫。”

“住嘴，趁我还没好好给你一下的时候滚开！”男孩顶嘴说，一面继续做他的事。

姑娘嗤着鼻子走出了房间。

母女俩坐在沙发上。西古尔利娜把一双红肿的手放在膝盖上，两眼专注地望着前面某一点，仿佛准备照像（一般穷人到了有钱人家里，都是这付样子），又象是她发了誓不允许肌肉动一动似的。在贵重、漂亮的家具陪衬下，这两个寒酸的女人身形就象是被海洋抛到岸边的木片，她们的样子和环境太不相称了。小姑娘不象母亲那样了解残酷的社会规则，也没有想到她们落入了什么样的陷阱，因而安祥地张大着眼睛仔细地环视着房间。她非常喜欢枝形吊灯，但她最感兴趣的却是房子的小主人逗老猫玩的那种十分有趣的表情。真奇怪，这张漂亮的长着机灵眼睛和柔嫩皮肤的脸竟会变得这么难看；它拉长得歪歪扭扭，眼睛只剩下眼白，嘴张得那么宽，可以很容易地数出他的牙齿，甚至还能看见他的小舌头。末了，小男孩把手指放在脸颊上，拉开眼睑，张开鼻孔，嘴巴几乎张到耳朵边，发出了震耳的吼声。小姑娘疑问地看了看母亲，想知道她对这种不象样的行为怎么看法，但女人继续坐着，目光一动不动地望着自己的前方。她在呼吁耶稣帮助。终于小姑娘忍不住打破了沉寂，对男孩说：

“哎，小孩，你干嘛逗弄猫咪呀？”

小男孩一直没注意这些客人的存在，所以他非常吃惊，甚

至有一会竟忘掉了他的猫咪。他睁大眼睛望着小女孩。

“干吗？小孩？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闭住你的嘴。”

“你自己闭嘴，”小姑娘感到受了侮辱，气愤地回答。根本没想这在高等社会里对穷人是否允许。

“嘘，沙尔卡！”母亲警告她，“难道可以这样粗鲁地在别人家里说话吗？和你无关的事，别管。”

小姑娘生气了，她根本没有错，干吗要她不吭声，所以她不愿就此罢休。

“是他先嚷‘闭嘴’的，我没对他说任何不好的话。”

小男孩又做了几分钟鬼脸，然后从圈椅上站起来，站在屋子中央凝视着小姑娘，毫不掩饰自己的鄙视。

“瞧我现在怎么揍你！”他平静地说。

“你倒试试看。”小姑娘毫不惊慌。

“狗！”

“你自己是狗。”

他们的对骂来得这么快，西古尔利娜根本来不及干涉。

小男孩大吃一惊，话在喉咙里梗住了。他一生中第一次遇见在骂人用话方面和他不相上下的人。他不知所措地咕噜说：

“你竟敢和我这样说话！”

母亲用手捂住了女儿的嘴，求她千万不要再吱声了。这时猫跳到了地板上，弓起背张开大口打呵欠。小男孩转向西古尔利娜问道：

“你上这儿干什么？”

“我想和女主人说句话。”她羞怯地回答。

小男孩走到她们跟前，给沙尔卡看看拳头，继续问道：

“你们从哪儿来？”

小姑娘没有说话，母亲回答说，她们来自北方。

“而我是丹麦人。”小男孩说。

“啊，原来如此！”女人尊敬地惊叹道。

“是啊，是丹麦人。”小男孩再次强调说。他瞧了一眼小姑娘，他的整个神情表明，这是对她的挑衅。

小姑娘仍然沉默不语。

“我的母亲是丹麦人，我去过丹麦三次。我会说丹麦话。”

没有人答话。

“我有一匹马，”小男孩接着说。

末了，小姑娘看了他一眼，目光停在他雪白的皮肤和光亮的理得很好的波浪形头发上。

“你以为了不起，我才不稀罕呢！”

她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很羡慕他。

“我发誓，是真正的马，它三岁，你可以去问古达。”

“那算什么！这只不过是一匹小马驹。”

“小马驹？你自己是小马驹，傻瓜！”

“我听到小马驹在说话。”

“看在上帝面上。”① 西古尔利娜干涉道。

“而我有一千个克朗，”② 小男孩不甘沉默。

“一千个克朗？你有？”

“谁骗你，我卖了青鱼得到的。”

“你，卖了青鱼？”

---

①意思是劝她女儿不要再说话了。——译注。

②克朗——欧洲一些国家的货币单位。——译注。

“我会捕鱼，真的，你问爸爸好了。他去年秋天让我用了一个星期鱼网，我用它赚了一千个克朗。”

“你自己捕鱼？”

“我两次出海，走得很远很远，我们差点出了国界。我和船长一起坐在机器房里。”

“我问你，你自己用网捕鱼吗？”

“瞧你这个蠢货！”

“我听见蠢货在说话！”

“你以为谁有网谁就要自己捕鱼吗？笨东西。当然有渔夫为我捕鱼，我是头头。我爸爸自己从来不捕鱼，而峡湾里所有的船，所有的鱼都属于他。船长还请我抽烟呢。”

“请你？这么小的人！你不觉得害臊吗？”

“那有什么，我会抽烟。”

小姑娘不知所措地看看小男孩，她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牛皮大王。

“我经常抽烟。我昨天还抽烟来着。”

“难道这么小可以抽烟吗？”

“小？可我比你大。你几岁？”

“满十一岁了。”

“而我很快就十二岁了。”

“我不信！”

“我个子和你一样高。”

“要说十二岁你个子嫌小点。”

“好吧，咱们量量，只要你不害怕。”

小姑娘走向小男孩，两个人背靠背量了起来。男孩踮起脚尖，显得比小姑娘高了几公分。

"你踮起脚尖了。"

"胡说。"小男孩反驳说。他踮得更高了。

这时，小姑娘也踮起脚尖，就比小男孩高了。

"傻瓜，我只有六岁，实际上我比你高了一倍。"

"六岁？"小姑娘大为惊讶。"你当了船上的头头，还抽烟，我不信！"

"让我们抽抽试试，看谁抽得多。"

"你以为我会同意把这脏东西塞进嘴里？只有坏孩子才抽烟。"

"当然，只要一支烟就会让你恶心的。"

"绝对不会。"

"你知道我能抽多少？你连闻闻都会害怕的。"

"我？好吧，给我烟！"

"你怎么啦，"西古尔利娜打断她。"他是好孩子，让他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你不应该掺和进去。"

"你瞧，"小男孩高兴了，因为女人站在他一边。"我是好孩子，而你不好。我夏天要去哥本哈根，而你是从北方来的。"

"你去就去呗！你简直是牛皮大王。"

"你自己是牛皮大王，虽然你没什么好吹的，丑丫头。"

"我不想和你说话了。"

一时没有人说话。

但小男孩决定无论如何要把开始了的斗嘴继续下去，于是又发起了新的进攻。

"我可以和你打赌，你喝一杯葡萄酒就会醉倒。"

"葡萄酒？你甚至还喝白干！"小姑娘惊讶起来，她压根儿就不知道葡萄酒和白干的区别。

“要是愿意，我也会喝白干的，虽然白干只有那些恶棍——水手们才喝。白干反正是同甘油或变性酒精一样的东西，而我是绅士，我喝葡萄酒。我能一口气喝下一整杯，不，两杯，不，甚至一整瓶。我拿一千克朗打赌，如果你喝我这么多，你准会醉得象只死老鼠。”

“你真不害臊！你以为女孩子会喝得大醉吗？”

“哼，我姐姐喝酒，她十五岁，我就看到过她醉得象只老鼠。并且，她和男孩子们交往，去年我看见男孩子们怎么亲她来着，大概她现在在哥本哈根正和男孩子们游荡呢。”

“你这么说你姐姐不害臊吗？”

“瞧你这傻瓜，她快活那有什么？我也有女孩子，我在丹麦订婚了，真的，真的。她的头发乌黑乌黑，象煤炭一样。我们很快就要结婚的。在这儿我还有一个女孩子，但我和她不订婚，我只是胡闹，她叫比芭，马具匠的女儿，她不漂亮。妈妈说，所有冰岛丫头都一钱不值，爸爸也是这么说的。”

“我不想和你说话，”小姑娘重复了刚才的话，并朝墙转过身子。很明显，他的放荡使她感到吃惊。

但小男孩仍然没有把自己的“高贵品质”说完全，他还保留了一点。接着他又问小姑娘会不会骂架。

小姑娘没回答，甚至没动一动。

“而我会。”小男孩得意地说。

没有回答。

“见鬼，恶魔，”小男孩骂开了。

小姑娘只是更紧地靠向沙发背。

“让雷劈了你，你这该死的丑丫头。”小男孩继续说。

小姑娘用手指堵住了耳朵。

“让地狱的火烧死你!”小男孩用雷鸣般的声音吼道。西古尔利娜害怕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一个劲向耶稣基督求助。

“我们离开这儿吧，亲爱的沙尔卡，看在上帝份上，我们快走吧。必须快点跑出这房子。”

正巧在这时候，女仆走进来通知说，女主人不能起这么早，而且她也没啥要和女人谈的。她一点也不能帮她忙。

“滚到魔鬼那儿去吧!”小男孩冲着她们的背影喊。

就这样，母女俩又重新出现在路上了。刺骨的寒风吹透了她们破旧的衣衫，象刀子一样刮在她们的脸上。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后，小姑娘说道：

“那个男孩真讨厌!”

“我只指望上帝帮助我们，亲爱的沙尔卡。虽然我只不过是一个穷苦的女人，但你永远不会因自己的母亲穷苦而感到羞辱。有些人上帝给了他们漂亮的房子、电灯、暖气、漂亮的家具，但我认为这一钱不值。上帝的儿子在全世界流浪，但没有任何地方可使他低下头颅。上帝不需要漂亮的环境，他赐给了我圣洁的葡萄树，我从葡萄树里吸取力量，吸取永恒的生活的液汁，早晚总有一天，我和这位男孩的母亲将出现在上帝的祭台面前。”

4

这一次，她们打听了到牧师家怎么走，因为有一位妇女告诉他们，他是上帝的仆人。母女俩来到一所尖顶、绿墙的旧木头房子跟前。房子孤零零地座落在荒野里的一个山岗上。上了年岁的女仆打开了厨房门，不太客气地问她们来干什么。西古尔利娜羞怯地问她，能不能见一见牧师或他的妻子。女仆很快回来通知她们进屋里去。牧师坐在一张破桌子后面堆满了许多枕头的圈椅上，他蓄着稍微有些花白的红色山羊胡子，紫红的脸颊上露出几条青筋，鼓出的眼睛下有两个大眼泡。眼睛的表情让人觉得，好象他登上了高高的布道台，环视自己的教徒，看见了所有的人，而又对任何人都不予注意，完全不想他要讲些什么，因为他准备讲的话，在传教书里都有了。他的眉毛古怪地爬到了布满皱纹的额头上。也许，这些很深的皱纹是由于闻鼻烟的老习惯引起的。瞧，即使现在，在他的面前还摆着一个挺大的银鼻烟盒，每隔两分钟，他就要凑上去闻一次。总之，牧师的脸色充满尊严和矜持，只是很难判断他脸上有没有

反映出一点点人的思想和感情。他说起话来，声音单调，冰冷而沙哑，仿佛是从空空的脑袋里发出来的。无论他的眼神，他的脸上，都没有一点变化，仿佛他的全部思想和感情（如果它们存在的话）与他的话语同时产生在嘴唇上，而鼻子则被紧紧地堵塞住了。

“啊，从北方来的，是的，是的。”在他问过女人从哪里来，先前在哪儿住过之后说。“是的，北方的谷地里有各种居民。我很惭愧，应该承认，我那儿一次也没去过。你们，大概也属于他们当中的某一种居民吧。好吧，言归正传，我能问一下你们为什么来到我们这里吗？”

“您瞧，我原来准备带着女儿到南方去的。我要坦率地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您，因为您是上帝的仆人。我的钱只够我到这里，而现在当我向救世军付了昨夜的住宿费以后，我只剩下四个克朗了。”

“四个克朗，”牧师说着深深地闻了一下鼻烟。“哎，哎，真难设想，四个克朗！就是说你只剩四个克朗，是的，是实话！四个克朗不算多。”接着又斩截地问：“我能帮你什么忙呢？”

也许，西古尔利娜已经懊悔来这儿了——一个完全没人认得的女人闯进了受人尊敬的人的房子里。她怎么会突然在头脑中想到，牧师会对她的困境感兴趣？但是，女人认为不管怎样，需要解释一下自己上这儿来的原因。

“人们劝我说……是的，从昨天起我自己也相信，基督不会舍弃我，听凭我陷在困境之中，因为他是被压迫的和颠沛无告的人的上帝，所以我决定上您这儿来。您既然是这个教区的牧师，耶稣的优秀仆人，那末，也许，您能指示我，在我找到固定的工作，比如，被雇去洗鱼或别的什么工作之前，我

和我的沙尔卡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安身之处。”

“让我提示您，在哪儿能找到安身之处？我头脑里想起了圣书上我们上帝的话：‘如果你带着棍棒来到我这里，想必我是条狗。’您请求我给您指出一个地方，但我除了您离开的北方之外，不知道您需要的那种地方。哎，哎，我和我们这儿所有的人都不十分相信外乡人。我是这儿教区的牧师，应该首先保护它防止外来人。阿克斯拉尔峡湾的经验使我们相信，外来人带来的害处比益处多。喊喊基督的名字，这还不是善行的证明。瞧瞧那群称自己是救世军的无所事事的狐群狗党，我们就很容易确信这一点。他们能够吓唬不止一个人离开教堂，引诱到他们那边去。而他们在城里搞了一群什么样的人，那是些与正义和神圣的福音书完全背道而驰的道德败坏的家伙！现在你懂得了，一个接受忏悔的牧师——灵魂的保护人，偶然与这些口袋空空，到处游荡寻求幸福的人相遇时，他的责任有多重了。您别认为，我暗示的是您——我对您一无所知，还是说点别的什么吧。为什么您不留在北方？”

“我是有原因的。”

“原因，是的……哎，哎，原因。我们这地方的人逐渐确信，人世间一切都是有其原因的。不说人名，我只是指出去年这儿来了个姑娘，她住到了我们的马具匠家里，她没有说使她从某个群岛或南方某地来到这里的原因……马具匠和他的妻子——这些虔诚的，对谁也没有做过任何坏事的好人，怜悯这个可怜的姑娘，看到她无处可去，便把她留下来做女仆。您想，后来她是怎么报答他们的？天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养了个孩子，奉献给了他们。瞧这个陌生姑娘是怎样对待好心人的。当我说原因、原因的时候，绝对不是对着您的。圣书上说：哎，哎，

为了不让沉默，总得说点什么，当然，那些人的过去与我毫不相干，他们不住在我的教区里，但我看见您的脖子上也套着不小的重荷，我指的就是这个孩子。我只是说——重荷，我不知道，也没看见更多的东西，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什么也不想看见。我相信，您会说：'无罪的孩子'。是的，当然，谁会否认这一点！但您也不会否认，我，一个上了年纪的有经验的人，那个被委托拯救远不是模范教区的灵魂的人，在四十年的服务中也见识过不少事了。无论山上、谷地里和荒原上，这里哪一个人没和我有过关系。我知道，您明白，我问原因不是出于无聊的好奇，要知道，在人们的思维和言行中会做出那么多罪孽。如果要说上帝的奴隶们的行为，那么，圣经在我们——上帝的仆人面前，提出了很多的要求。臣民和社会的幸福，全靠上帝仆人对世事的基督式的高度警惕。我没有发现您要离开北方主人的特别原因。作为真正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我同意我们上帝的话：如果盐失去了力量，那你还有什么办法能使它变咸？"

这番有分量的话，恰象一股洪流冲到女人身上，使她完全无法辩驳。如果光这个人庄严的外貌已使她战栗，说不出话来，那么他的颇有分量的结论更会对她产生怎样的印象呢？她内心感到他向她说了许多不公正，甚至简直是欺侮人的话，但她怎能把自己的这种感觉表露给这样重要的人物呢？他象这些耸立在峡湾上的高山一样，对普通老百姓所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而对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更是无动于衷。

"啊，对不起，我再也不要什么了。"女人说着，准备离开。

"唔，唔，"牧师咕噜着站了起来。他的巨大身材不低于六英尺。"是的，就象圣徒说的那样，我能向你说的，就是为了万

能的上帝，祝福你成功和幸福。我没有金子、银子，但凡我有的一切，我都送给你……卡里塔斯①！卡里塔斯！请这位妇女喝杯咖啡，如果早餐还剩得有的话。或许，你还能替她们找到一点什么吃的。”

还没有来得及关上身后牧师办公室的门，房子的女主人——牧师的妻子已出现在门口了。这是个红脸的女人，六十来岁，又高又胖，显得很健康，她穿着冰岛民族服装。

“我听见了，我丈夫要求招待你们喝咖啡，”夫人对西古尔利娜说：“但遗憾的是，我们没什么可给你们就咖啡的，我们吃早饭时把残渣剩屑打扫干净了，只剩下几块硬饼干，我相信你们是不要吃的。听着，卡里塔斯，在咖啡壶里再加点水，那里边吃早饭时还剩下一些咖啡，我自己就不再在早饭和中饭之间喝浓咖啡。请坐到这边长凳上来，说说你们的情况，听说，你们是打从老远的地方来的。”

“谢谢，我觉得我们该走了。我听说医生需要人帮助料理家务，我想在午饭前到他那里去。”

“你们住在哪儿？”

“在救世军里过了一夜。”

“救世军里？您，一个单身女人！万能的上帝保佑您，在渔汛刚开始的时候处在这群流氓当中。在这群没道德的……”

“随便您怎么想好了。”女人大胆的回答说。“但我就在昨天晚上，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救主。”

“啊，原来如此！您，看来很快就和这帮流氓叫化达成了协议。”

---

①牧师的女仆。——译注。

“我遇见了信耶稣的人，也许，您有称呼救世军为流氓的根据，而我没有。”

“让上帝保佑您，女人。但您怎么会上我们这儿来的？我听到您对我丈夫诉说贫困，您难道以为，您来到了牛奶流成河，果羹淌满岸的理想福境，可以整天躺着等待烤鸡装在盘子里飞到您的嘴里了？”

“我根本没有这么说过，”女人反驳说。“但无论在小村子里生活多么艰难，却不能否认，在人们向耶稣受难像前跪下的地方，真的是上帝的天国。”

“这是不是意味着，任何嘴上念着‘上帝、上帝’来到这里的人……而您干吗随身拖着这个小丫头？”

“这是我的孩子。”西古尔利娜说。

“啊，啊，亲爱的，您干吗生气呀？请坐在长凳上喝热咖啡吧。”

但无论西古尔利娜怎么穷，她再也不能忍受了。突然，过去的轻率又发作了，女人造下了新的罪孽。

“那点混泥浆留给你们自己喝吧！”她气冲冲地说着，牵起小姑娘的手，急急向门口走去。

但这一次，当她们又在露天里挨冻的时候，西古尔利娜没有再对女儿说什么。经过这次重要的拜访，她的心头变得非常沉重。

我们造下了多少罪孽！圣书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5

在医生的药房里，散发着难以名状的气味，那神秘的气味向外行人说明，这里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在这小小的世界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玻璃瓶、试管、大药瓶、小药瓶和罐子，上面贴有莫名其妙的标签，穿着白衣服的象魔术师一样的医生的模糊身影就出现在这些玻璃器皿之中。他在极小的天平上称着某种粉末，把它倒在一小片纸里。这是个又高又瘦的人，他的留着红色小胡子的嘴唇嘻嘻微笑着。他不停地向这边那边点头哈腰，从眼镜片下打量着母女俩。那样子好象已洞悉她们的全部秘密，并想使她们相信，他是什么也不会说出去的。

"好，很好，"他愉快地向她们微笑着说，语气平和、亲切而有点神秘。

他的样子，他的行为，和他整个的人，都好象在说世间种种都属无谓，一切皆空。这种想法，只有那种习惯正视最可怕的疾病和死亡的人才有。他很了解，尽管存在具有特效的神妙功能的药物，但只有一种药物，能给人带来轻松……所以，应

该说，有时他对自己的小天地怀有嘲笑的态度。这个小天地里，物质的永久本质为了药理学的胜利而从罐子里扩散着蒸气。它们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吗？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椅子，”他说，“两把椅子！好，现在一切都妥当了。”

现在一切确实都妥当了，为母亲和女儿找到了两把椅子。

几分钟沉默过去。医生继续称量他的粉末，他微笑着，弯下腰，闭上眼睛，重又张开眼睛，在一小张包皮纸上写着字。

做完这件事，他走到客人跟前，向她们躬了躬身，微笑着握了握她们的手。他的眼睛有点象醉汉，带着某种极奇怪的寂寞困倦的神情，但时不时闪现出一丝思维之光。根据这一点可以相信，这一切仅仅是伪装，在漫不经心的神态下，他看到了他所想看到的一切，或许，还更多些。

“我高兴，十分高兴，”他说。“我希望，你们希望，我们大家都希望。胃、肺、心、肝。我完全可为你们效劳。”

“十分感谢，”西古尔利娜说，“我们不是病人，感谢上帝。我们到这里来是出于别的原因。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女儿刚刚来到这村子。”

“刚来，是的，完全正确。我明白。这就是说，刚来到我们这里。嘿、嘿、嘿。很可爱。我要说，差不多……简直令人赞叹。高山之中的一个小村落，美妙的地方，难道不对吗？我已经说过，我完全可以为你们效劳。嘿、嘿、嘿。”

他谦恭而亲切地微笑着，闭上眼睛，开始搓擦两手，仿佛是受了冻，或者是想使自己的客人有个好印象。

“两个没有亲戚朋友的人落到一个过去从来未来过的地方，又是在这种天气，还要找工作，真困难呀，且不说尚不知道下一夜该到哪儿去住。说什么呢，”医生满脸微笑，哈着腰站

在她们面前，垂下了头。"还会有什么更不愉快的事呢？我完全同意您。不可思议，生活，就是这样！小村落，坏天气，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很难找工作，没有固定的住处，不知晚上在哪儿安身。嘿、嘿、嘿。全都出色地凑到了一起，——我懂、你懂、我们都懂。我知道，我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

"今天早晨我曾到商人和牧师那里去过。我想在他们那儿找个工作。但那里没有。谁也不愿把不是本地的陌生人收留在家里。有人对我说，也许，您需要个人帮助料理家务。"

"完全正确，好象就是我自己要说的话。差不多就象是我自己的体会。商人、牧师，没有谁，再没有谁了。小地方挤满了，完全挤满了。有人提到了医生。嘿、嘿、嘿。医生、药房、请吧。"他躬了躬身，一只手放在胸口，另一只手指着墙壁，冲口说："洋地黄麻醉酊剂，核桃素止吐酊剂，毒毛旋花酊剂，水杨酸毒扁豆碱，氯酸盐阿莫尼亚升华物，水杨酸、硫酸、盐酸……您完全能明白我。我知道，我们之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有误解的阴影。啊，我的小朋友。"他用指尖碰了碰沙尔卡·瓦尔卡的下巴颏。"可以吗？象繁茂的花园里的一朵新开的花朵。大概十二岁吧？"

"没有，她刚满十一岁，"女人回答说。

"十一岁！"医生惊讶得不由喊了一声，把手交叉在胸前。"好极了！妙极了！要我说——不可思议。这样的脸蛋！这样坚毅、动人！瞧瞧眉毛、眼睑、嘴唇——全都那么生动！要我说，这是'青春的颤动'。就象一个诗人说的：花园里美丽的玫瑰花含苞欲放。你瞧，你听。你会发现，你会听见。海岸，海边一个不大的村落。我们走进去，叫喊——这是生活；我们叫喊着离开——这是死亡。夫人说：医生。医生说：医学。然

而这仅仅是海岸。我计算，我等待，我感谢，您希望。您明白。您告别。”

所有今天早晨的事件，没有象这一席话那样使西古尔利娜如此惊讶。她惊惶失措，象个木头墩似地站着。这个人说话的方式，他的思想，就象那些从他的瓶子里散发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气味，同样对她不可思议。她恐慌地思索着那挡住了她使她看不见这个人的无法穿透的黑暗，虽然他要人相信，他们之间丝毫没有不理解的地方。她心想，也许她应该再次说点关于天国和耶稣受难的美丽的词藻？但不知为什么，她感到只会使事情更糟糕。她又作了一次挣脱出这奥秘的、人们难于互相了解的黑森林的尝试。于是她抓住刚断的话题继续说：

“不知道您是否明白了我的意思，问题在于我从北方来到这里，我要去南方，但我的钱花光了，不得不在这岸边下船，想找一个工作。也许，您刚巧知道哪所房子需要女佣人吧。我现在无处安身，我自己还能勉强，但我可怜的小女儿……”

“对，对，对，”医生打断她，“这正是我所说的。我发现，我们相互很理解。这么幼小的、无罪的孩子！我要找的正是这个词。冰，象人们说的，嘿，嘿，嘿，只有冰，再没有什么了。难以理解的相互作用：开始是冰，再没有什么了；然后解冻，再没有什么了。冰和解冻，冬季和夏季，春季和秋季，这没有一个人能明白。而我们相互理解。这就是说，您说您从北方来，你们要去南方，到首都去，对吧？好象一切都是我心里想的，我们全都在去南方的路上。您只要想想：年轻姑娘——肾癌，明白吗？我们动手术，是生死问题，不得不切除它。这只不过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手术后她已不再是女人。一连三天她

只谈出嫁的事，她准备去南方。医生帮助了她，嘿，嘿，嘿，他理解她，并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然后她死了，现在躺在雪底下。她已到了南方。”

“不知道我是否正确地弄懂了您的意思，”女人说。“您是不是建议我自杀？”

“啊！您说什么呀，根本没这意思，根本没这意思。这是我们第一次互相间没弄懂。但愿这种情况永远不再重复，永远，永远！我只不过是个医生。我所做的事，就是治病。我能做的事，也只是治病。请原谅我向您提一个问题，只提一个。请您向我随便举出一个死因与男人的犯罪无关的例子。我端详您的脸，发现上面留有旧日爱情的印痕。也许，这爱情没有沉睡，也许重新萌发了。陷入情网的女人知道，情人是如何与她溶为一体的，如何将他身上的力量和情绪感染给她的。您听说过性欲吗？如果称呼事物的本名，这是生理现象。我非常了解您，我能看透您，我们之间丝毫没有不了解的地方。我知道，您有个情人，从您脸上我能判断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他现在还是您的情人。我确信，您终究会到南方他那里去的。祝愿您成功，一路平安。我们相互理解，我感谢您在这儿，在这海岸边，给了我荣誉。我希望您再能给我这种愉快……”

他张开手臂，仿佛要拥抱她母女俩似的。他微笑着，点点头，在这番颇有礼貌的表白之后，他把手伸进一个架子上的玻璃罐里，拿出一把薄荷片，包了几片在小纸包里，微笑着，送给小姑娘，拍了拍她的脸颊。

“我很高兴，我们能相互了解，就象朋友，象真正的朋友一样，为此衷心地感谢您。我希望您还能让我有机会，您明白，有机会能再次见到您。就象老人们说的，我高兴地意识到，您

是我的朋友。嘿，嘿，嘿。就象俗话说的，上帝保佑您。十分感谢您。”

他打开药铺的门，把自己的客人送到了暴风雪里。

6

一个麻脸水手，眼里抑制着怒火，伸开肢体，坐在救世军食堂里摇摇摆摆的椅子上，他朝地板上吐了口痰，戏弄着在烟雾中的一个青年醉汉。那人躲在角落里准备读诗。当西古尔利娜母女俩走进来时，水手没有改变原来的样子，也没和她们打招呼，而做出根本没有看见她们的样子，继续和醉汉说话，就象人们和鹦鹉说话似的。每次得到的总是用散文或诗表达的最荒唐的回答。虽然煎好的鱼已经凉了，而且有点臭味，但母女俩经过今天早晨的那番折腾之后，早已肌肠辘辘，因而贪婪地吞噬了下去。上尉亲自来到食堂，为了耶稣，祝愿大家食欲旺盛，并向她们打听消息。面目可憎的麻脸水手甚至对主人的问候也不答理。他轻蔑地瞧着这个丹麦的福音传道空谈家。喝醉了的青年企图让他发软的双腿站起来，以表示对这个受人尊敬的人的敬意。他跌跌冲冲走向前去，醉醺醺地、奴颜卑膝地念了下面几句诗：

在我的心里燃烧着对你的热情，
热烈地、忠实地、全心全意地燃烧着，
虽然非常微弱，完全觉察不到。

然后他坐到椅子上，重新陷入愚蠢的昏睡状态。

当然，上尉了解了母女俩在当地几个显赫的人家遇到了怎样的接待之后，知道她们的处境很糟糕。按上尉的意见，在捕鱼季节尚未来到之前，在村子里是找不到工作的，所以，他能提出的唯一建议是指望上帝的帮助，并按自己的善良心地答应在祷告时提及她们。同时他说，也不妨了解一下马具匠要不要雇用女仆。这个马具匠，同时还是理发匠、钟表匠和地方诗人，此外还卖咖啡、啤酒和别的商品。他住的房子很好，一向雇有女仆。然后，上尉带着愉快的表情用丹麦话祝愿她们一切如意，就走出了食堂。

"我们一致提出抗议，"醉汉阴沉而唐突地说，显然他以为自己是在一八五一年的市民大会上。

上尉刚走出去（不早不晚），麻脸水手做了个突然发现女人在场的样子。他仔细地看了母女俩吃鱼的模样，咳了一声。女人抬起头，又看见他那不同寻常的可以溶化火山的具有不可抑制的力量的眼睛，她觉得，她好象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对眼睛，并有某种久已忘怀的秘密同它们联系在一起。是的，这双眼睛使她想起了童年时代读到耶稣的受难和临死之时，曾经如此迷惑过她的火堆。也许，从那时起这被忘却了的火星悄悄地燃烧在她的心里。这是多么奇怪的巧合：就在那个她遇见这双眼睛的晚上，她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救世主。

"这就是说，昨晚发生了变化?"男人说，仿佛看出了她的

思想。

显然，象昨夜一样，他不完全清醒。

“我一直相信，救世主不会抛弃我。”西古尔利娜说。

男人憎恶地往地上吐了口痰。

“我不知道你的救世主叫什么，不知道他有什么能耐。”男人说，“不过，对我来说这都无所谓，但我却准确地知道，谁是我的救主，他有什么样的力量。他叫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他从来不会陷入窘境。约翰·波格逊到他那里去问候，而他从不到约翰·波格逊那里去。”

“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他有什么功绩？”女人问。“他为上帝的荣誉作出了什么贡献？”

“他的功绩在这儿，”男人指着自己的心脏回答。“我的救世主在这些山峦中，在这海边，在这岸上诞生长大。在这儿我关心自己的老母亲直到她去世。她由于穿堂风和房顶漏雨而患了感冒，这事发生在理发师——我们的地方诗人，村社会议主席及马具匠斯维恩·巴乌尔松榨取我在世界另一端挣得的血汗钱盖了一个猪圈的时候。你问我在上帝面前有什么功绩，我曾在三个大陆上赤手空拳地反对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人，并取得了胜利。救世军里的纨绔子弟能行吗？去年是困难的一年，数百万失业者死于饥饿，我出海到了非洲，我们只靠一个生鲸鱼胃生活了三个星期，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当粮食吃光，最后一铲子煤也烧光，我的同伴们因天花而死亡时，只剩下我和另外三个人还活着；而我们离开生命世界，离开善恶有千里之遥，你看看我的脑袋，再问谁是我的救主。难道我只要相信了关于耶稣的形形色色轶闻，我就能回到我的灵与肉都属于它的故乡的海岸上？这里山间和海上的雷鸣宣告了我的生和预言着我的

死。难道我相信了关于耶稣的形形色色轶闻，我就能回到这儿？难道在这里土生土长，从未出过门的那些人，就能比我说本国话说得更好！我能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间，都可给你写诗，而且决不会写得比任何干枯的蛀书虫或旱老鼠坏。我不仅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事情，而且安排起别人的事情来也比救世军、约翰·波格逊、医生、牧师都好，即使把他们都加在一起也不比我强。”

醉汉大声吟诵起来：

安德烈哈哈大笑，大厅为之震动。
他对自己的邻居们说：
“瞧，什么样的疯子！”

虽然麻脸水手的话给了西古尔利娜深刻的印象，但她觉得，自己已经作过公开的忏悔，此刻再把内心的感受表示出来，未免不够得体，所以在脸上做出嘲笑的样子，问道：

“觉得自己是个万能的人，想必是很愉快的吧！”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现在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吧。我昨天晚上就对你说过了。”

“昨天你喝醉了，而且今天你也醉了。”

“不对。”

“那就是说，你能为我和我的女儿找到安身之处了？”

“当然能。”

“你说‘当然’，但谁相信呢？”

“而你相信你从未见过，听见过的耶稣，根据又是什么呢？”

“要是我除了你以外谁也没看见过，谁的话也没听到过，那我这辈子也绝不会请求你拯救我的灵魂。”

男人轻蔑地吐了口唾味，什么也没回答。

“不过，”女人说，“我认真地问你。你能为我们安排住处吗？那你就显显你的能耐吧。”

“很清楚，我能给你们安排住处。”

“那你说在那儿？”

“那么，你就快点转过身，难道你没见我早就等你很久了。”

母女俩站起身来，跟着男人走了出去。醉汉念着动人的诗句：

“你打死我，你吃了我吧，”姑娘说。
“熬了汤，一饮而尽吧，
切成块，捣成粉吧，
我毫不害怕地请你这么做。”

于是西古尔利娜走上了命运注定她将永远无法忘怀的这条路。她拉着女儿的手，保持一段距离跟着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他的步履很笨重，在滑溜不平的道路上常常磕磕绊绊，眼看象要摔倒似的。他多次失足踩在雪堆里！然而，以为他会摔倒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显然，踩到哪儿他都无所谓，他像瞎子一样艰难地迈着步子，从一边晃到另一边，看不见自己前面任何东西。雪下得小了一些，天空笼罩着云层，可以感到，很快就要解冻了。寒冷而阴沉的大海变得更黑了，绵延不断的群山的尖峰高耸在白雪皑皑的平原之上，对大地上所有有生、

无生的东西都漠然无动于衷。从岸上传来了斧头砍木的声音——人们正在修理损坏的摩托船。从雪堆里露出一些难看的，散落在巉岩之中的渔家茅舍的屋顶。它们的轮廓又模糊又奇怪，很难判断究竟是山变成了人们住的茅舍，还是茅舍变成了山岩。但就是这里，曾响起过雷鸣，宣告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的降生。当女人注意到他的步履中那奔放和不可遏制的力量时，脑子里突然闪过：这个人的整个外貌和这个地区的风貌多么和谐！周围自然界的脉搏和这个人的脉搏跳动得多么一致！而这个地区的脾性和这个人的脾性又是多么相似！最后她不再去区分周围的一切事物，天空、大地、海洋和这个叫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的男人，仿佛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险恶而断然不容任何外界事物接近的整体。

斯坦恩托尔领着她们走到了一所叫马拉尔布德的小房子跟前，它孤零零地立在靠近谷地的海岸上。两堵破墙——一面朝谷地，另一面朝山——是由石头和泥炭砌成的，另外两堵墙是木头的，上面盖着油毛毡。油毛毡的许多地方已经破碎，并零乱地垂挂在那里。门口有一个不大的台阶。房子周围有一块很好的场地，远处有一个用旧板子和圆木钉成的牛棚兼干草棚。院子的另一角是一个小羊圈和一堆不大的草垛。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打开了大门。

“斯坦努恩！瞧，我把谁给你带来了。你这么盼望过她！”他大声说着把母女俩推进厨房里，他的婶婶正在那里和黑麦面。她那患痛风的双手直到胳膊肘都粘着面粉，她沉重地喘了口气。她是饱经世故的女人之一，她满脸皱纹，牙齿已经掉落，性格非常善良和温顺。她能理解一切，原宥一切，相信一切和从不丧失希望。

“你是可靠的，亲爱的斯坦尼，我的孩子。”当他说明他领了一个“人”到家里来之后，女人回答说。这是老人们早就希望的事：他们家里早就需要个助手了。“斯坦尼不是那些久久犹豫不决的人，你们这些跑遍整个世界的年轻人总是说到就做到。瞧，这就是他不象我和我的艾约利富尔的地方。欢迎你们到我家里来，我亲爱的。你们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就安顿在这儿，在大箱子上，只不过当心一点，因为箱子盖破了。喝杯咖啡，吃块面包，夹点人造乳酪好吗？我们还吃不起奶油——那是有钱人的食品，没有我们的份。对我们来说，有人造乳酪已经不错了。”

“碰见什么鬼了，你请她喝咖啡？你怎么啦，不准备雇她啦？去年冬天我刚来时，你别的什么都不说，总唠叨着要找一个人帮助搞家务。现在你就收下你想要的人吧！”

“你总是那么性急，斯坦尼，我的孩子，”老太婆反驳说。“我应该先和艾约利富尔谈一下，我们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雇人。当然，我们差不多考虑三年了，现在我的体力完全不行了，不能干田里的活了，而且冬天饲养牲畜也很困难，特别象今年这样，弄干透了的稻草更觉吃力。灰尘把我整个胸部都堵塞住了，简直透不过气来。你知道，我的艾约利富尔已经失明三十年了。老人们对问题总爱反复考虑和斟酌，只有年轻人才很快做出决定。但我已经说了，我和老头已不只一次考虑过在家里请一个人。请原谅我这个老太婆想打听一下，请问您是从哪儿来的，亲爱的。”

西古尔利娜开始叙述自己的经历。不久，主人回来了，他是个两鬓雪白的秃顶老头，脸色蜡黄，象是干缩的羊皮纸；两手粗糙，骨节很大，这是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的必然结果。他

身上穿着灰色的衬衣，脚上套着肥大的毡鞋，象圣徒一样手中拿着编针和网。母女俩走过去向他表示问候，他的声音颇为冷淡，甚至有点抱怨，不过这是拥有善良、温顺性格的妻子的男人常有的声音。也许，这是出于他对所有有视力的人缺乏真正信任的缘故。开始老头把脸转向母亲，然后转向女儿，接着请她们走近一些，用手触摸她们，以此来了解她们。就象人们在宰杀绵羊之前进行检查似的。她们看来很结实。

老头听说她们没有栖身之处，就说：

“那还用说吗，就象在救世军里那样，留在我们这儿过一夜，要不过两夜也行。往后再看吧，也许您还能找到什么更好的地方，斯坦努恩的胸痛病快好了，一年之内我们可以不用别人帮忙。我们厨房背后有个小房间，你们在那儿过一夜吧。不错，那儿是斯坦恩托尔的房间，自从他回家之后就住在那儿，但在南非生过天花的人，只要他健康，可以在任何地方过夜。把你们的东西拿来吧，我们可以让你们在这儿住几天。”

“啊，我们东西不多，总共只有一个小包裹，搁在救世军那里了；沙尔卡会去拿的。”

“啊，没关系，亲爱的，”斯坦努恩老婆婆说。“勤劳、节俭是美德。当初我们结了婚，在奥谢里给一个叫比耶尔恩的牧师（愿上天让他安息，他在四十五年前去世了。）当佣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两条薄毯子，当然还有几只羊，但上帝是仁慈的，我们没有向任何人乞讨过。而现在我们至少有了这所小茅舍，我们有充分的权利可以称它是自己的财产；此外，还有菜园，德拉芙娜①和七只小牝羊。当上帝把春天赐给人间时，

①德拉芙娜——奶牛名。——译注。

我们又会有羊羔了。而最主要的——我们的孩子们没死掉，感谢上帝，他们长大了。虽然他们住在别的地方，但我们应该感谢上帝，他们都很结实，身心都很健康，没有遭到任何大的不幸。在一个人年轻有力的时候，他不应该抱怨，即使他的负担过于沉重，使他失去平衡，开始倒向一边的时候，也不要抱怨而应该祈求上帝支持我们。所以说，勤劳节俭，这是美德。”

“呸，”老头向门口走去，嘴里说着，“我不知道我们节省每一个到手的奥拉①和为每一个花走的奥拉叹气究竟有多大功绩。但我确实知道，我们的节俭是由于我们的贫穷和卑微。当没有钱花的时候，节省又有什么用？如果要说节俭是美德的话，那就要算约翰·波格逊了。在我们这个村子里，只有他能够以自己的德行和节俭自豪。现在他又降低了我给他织的鱼网的价格，虽然他还从来没有象今年秋天那样从海里捞到这么多黄金。整个峡湾，一直到海边都塞满了鲱鱼，尤如瓦罐子里盛满了稠稠的大麦粥。”

女人们都到畜栏里去了，德拉芙娜一点也不习惯生客。它午后正在温顺地睡觉，突然吓得站了起来，乱窜乱叫。过了好一会儿，它才决定安静下来看看来人。它的眼光中混杂着惊奇、蔑视、恐惧、愚蠢和骄傲等人们熟知的牛的本性。德拉芙娜一般不能忍受在不相宜的时间出现陌生人，特别是小姑娘——这具有人的外形的小牛犊，更引得它生气。斯坦努恩老婆婆请沙尔卡不要走得太近，奶牛有顶撞小孩子的愚蠢习惯。只是因为有斯坦努恩老太婆在场，奶牛才饶恕了陌生人的侵犯。它同老太太象是异母姐妹，不用语言就能相互了解。老太婆走

---

①奥拉——货币单位。——译注。

进牛栏，拍拍它的脖子，喊“库斯一库斯”。而库斯一库斯用大而粗糙的舌头舔着老妇人的手，并企图在她的裙裾上擦干净流着口涎的嘴。

“安静点，安静点，这是西古尔利娜，她从北方来，她在我们这儿呆几天，库斯一库斯，好好对待她，库斯一库斯，她挤奶时你不要踢她。我的库斯一库斯不会踢人和掀翻奶桶的，我的库斯一库斯不会欺侮北方来的西古尔利娜的，她是个没有家的可怜人。”

不能说奶牛对她的话有什么相应的反应，它根本不准备答应什么，又继续舔老太婆的手，并且睁圆了眼睛盯着沙尔卡·瓦尔卡，好象它在想：“要是春天在田野里追逐这个女孩子，把她抛到半空中该多有趣。”想罢，它已不能再沉默不语，便大声哞哞叫了起来，大概，它只想说：“没什么，小丫头，只要一到春天，那时候我让你瞧瞧！”

7

“这个后脑壳烧伤的麻脸叔叔真讨厌，”小姑娘躺在薄薄的毯子下说。沙尔卡好久没吱声，母亲以为她早已睡着了。西古尔利娜穿着自己编结的毛线裙还坐在床沿上，这是勉强保证这个女人在这寒冷世界上生存的仅有的一件衣服。她想补那双脚尖和后跟都破了的袜子。虽然只不过由于偶然的机缘，这个女人今晚能在房子里过夜，但她并不显得特别苦恼。大多数人会想，独身的女人到夜晚一定很忧伤，但不，西古尔利娜一点也不忧伤，她不时微笑着，把没有补完的袜子放到一边，双手放在膝头上，静静地坐着，梦幻似地凝望着昏暗的前方。

“沙尔卡，你诵读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把自己交给了上帝，你怎么可以随便说人坏话呢？救世主听见这些话会怎么看你呢？”

“我知道，我们的救世主也是这样认为的，”小姑娘回答说。“这个斯坦恩托尔这么讨厌，厚颜无耻，我真想当场打死他。”

"你干吗这样说，我的孩子？我听着都害怕。"

"害怕？要是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白痴，你就不这么说了。傍晚，你到岸边去赶羊，奶奶睡了，他坐在这厨房里，我打从他身边走过，他……傻瓜，他抓住我。"

"他抓住？怎么个抓法？"

"怎么抓法？你以为我能解释清楚？他抓住我，就象小伙子抓住大姑娘一样。他抓住我这儿，并在我耳朵边说了许多胡话。"

"他说了什么？"

"啊！他只是说……我还小……"

小姑娘再也忍不住眼泪，抽噎着，把脸埋在枕头里哭了起来。

"那你说了什么没有？"

"我说了什么？"小姑娘重复了一下，生气地看了母亲一眼。"当然，我说了要打死他。我一定要做的。"

"很遗憾，他竟然这样放纵，他准是和你开开玩笑罢了。这些周游了半个世界的水手都是些极其爱开玩笑的人，他们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能认真看待。如果他再要这样对待你，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以为自己还小，其实，也不算小了。"

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虽然女人做出没事的样子，但她用起针来已远不象先前那么平静了。她皱起额头，紧闭嘴唇，末了，忍不住又看了看女儿是否睡着了。但沙尔卡还没有睡，她张着眼睛躺着，发现母亲转过脸来看她，又说了起来。……

"他简直是畜牲！"

女人放下手上的袜子，拉过沙尔卡·瓦尔卡的手放到自己脸颊上说：

“亲爱的沙尔卡，让我们互相答应，为了基督，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永远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如果发生了什么我们当中有个人不喜欢的事，让我们尽力相互理解，难道和我们女人可能发生的事还会少吗？”

从前小姑娘从没有想过会发生破坏她和母亲之间友谊的事，所以她对这样的谈话毫无准备。而要弄清楚这种突然作出的信誓旦旦的友谊和她刚才告诉母亲的斯坦恩托尔的可恶举动之间的联系，那就更困难了。但最糟糕的是母亲把她自己的沙尔卡都称之为‘女人’，一个多么可怕、疏远和没有任何个性的词眼。沙尔卡·瓦尔卡从来把母亲看作自己的妈妈，把自己看作沙尔卡——母亲的女儿，别的什么也没想过。

“让我们向耶稣祈祷，请求他净化我们的心灵。他是洁净的葡萄树，他给人们力量和生命。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无论碰见谁，我们都将认为是他的使者。他来到我们身边是为了帮助我们或考验我们，必需弄一张救世主的圣像，把它挂在床头。听着，沙尔卡，亲爱的，我们是否再诵读一遍《我们在天上的父》，好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怀着清白的良心入睡，好吗？”

小姑娘凭经验知道，祈祷时嗓子会发干，人会发困。真的，她们刚刚念到祝圣仪式，沙尔卡已经睡着了。而母亲则相反，她怀着愉悦的心情从头到尾又诵读了一遍《我们在天上的父》，还不时把眼光投向自己的女儿玫瑰色的脸颊和她那半张开的小嘴。上帝对人是多么善良！梦的天使从孩子脸上驱走了愤怒，变得多么妩媚可爱；天使把“宽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在“宽恕”的穹窿下愉快翱翔，在“宽恕”的穹窿下，天体在美妙的吹着笛子。谁知道，当她坐在床边俯身看着熟睡的孩子，听着孩子均匀的呼吸，在她的心灵里是否响起珍

藏的理想的回音：对另一种生活的希望，对很久以前留下来的希望的回忆。这些希望，就象幻景一样，一直留在人们的心中，直到他们死亡为止。上帝给了我们希望，但实现起来却与他答应的完全不一样……这张熟睡的脸蛋就是这种许诺之一，它与上帝答应她的恩赐之物完全不一样，同她怀抱的想理也完全不一样。但不管怎样，这孩子就是她生命的意义所在，证明她的生活是有价值的。当初她放弃了跳海的念头，现在她怀着愉快和感激的心情俯身端详着睡梦里的小姑娘，端详着自己生命的含义。她是否有权要求更多的东西？没有。不过……总需要求点什么，总需要求点什么！心里反复地这么说。做一个人是多么难啊！

灯光大概早就熄灭了，夜是这样黑，甚至连窗户也没有显现出模糊的轮廓。霜花把窗玻璃全遮住了。突然小姑娘惊醒了，心还在怦怦直跳。有人给了她一耳光，难道这是一个梦？要不母亲在梦中偶然用手肘碰了她？她已经准备翻身面向墙壁继续睡觉，但突然在黑暗中听见了轻轻的说话声。起初她觉得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也许有人正坐在厨房里谈话。后来她晃然大悟，谈话就发生在这房间里的什么地方。末了，她弄清楚了说话声就在她旁边，在床上。接着，她看到了象搏斗一样的动作。显然，正是在搏斗的时候，一只胳膊肘碰着了她的耳朵。

小姑娘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用心听着悄悄话。

“你自告奋勇帮我找地方，就是为了这个？”

“好象你只是今天才来到人间！要猜到你是什么人，根本用不着打量多久。我能够准确地断定，任何一个你们这种人关心的是什么。”

“哎，哎，把手拿开，不要打扰我。你要把孩子闹醒了。”

“听着，干吗这么躲躲闪闪的？你是明白的……不要管小姑娘，她睡着了，她什么也不懂。”

“不，不，放开我，看在耶稣的面上，我求求你。放开我。我要叫人了！我身边有小孩子。哎，亲爱的，求求你，不要这样。你满嘴酒气。仁慈的上帝，你要使我发疯了。”

小姑娘自己也没弄清楚是什么原因，突然哭了起来。她突然哭得那么响，就象发警报的汽笛。她浑身发抖，嚎啕大哭，丝毫不想压低从她喉咙里发出的哭声。

“妈妈，”她哭着喊“妈妈，妈妈！”她想投到母亲的怀抱里，好保护她和保护自己，但母亲把背转向她，小姑娘明白了，有人睡在母亲旁边的床沿上。那边有个声音传过来：

“别这样叫，小恶鬼。干吗嚷嚷？我在地板上冻僵了，上你妈这儿来暖和暖和。要知道这是我的床。我觉得这儿够我们三个人睡的。”

“滚开，不要靠近我妈妈和我，讨厌鬼！妈妈，妈妈，对他说，让他走！你说，如果他不马上走开的话，你要打死他。”

“闭嘴，小畜牲！”男人生气地威胁道。

不过他只好承认自己的失败，便从床上爬了起来。

“跟傻瓜有什么好纠缠的，好吧，我走。”

但小姑娘发现，他弯下身在母亲耳边小声说了什么。

“什么？”母亲没有听清楚，重又问道。

他又悄悄说些什么。

“不，”母亲大声说，“啊，上帝，不。你自己明白，最好不要说这话。”

就这样，敌人被击退了，母亲和女儿都胜利了。

小姑娘停止哭泣也是这么突然，好象危险过去，警报解除一样。但她仍然还在嘤嘤啜泣和颤抖，仿佛是条受到惩处的小狗。她投到母亲的怀里，激动地吻妈妈的脖子，一边说：

“好妈妈，明天我们把钥匙拿来，晚上把门锁上，他就不能上我们这儿来了。妈妈，我们明天拿把大斧头或屠夫用的刀子。”

“好，睡吧，睡吧，”母亲说。但在她的声音里听不出对女儿的悲伤有一丁点儿的同情，也丝毫没有孩子的心那么珍视的母亲的温柔。相反，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疏远，几乎有点敌对，好象她想说：“好了好了，马上闭嘴，坏孩子！”她没有为了使女儿平静把她紧紧搂在自己的怀里。女儿刚刚睡着，她就小心翼翼地把她推开了。

女儿很快又醒了，发现母亲不在身边，大概，恐惧仍在梦中缠着女儿。一想到人们要将她和母亲分开，不由使她感到绝望。她哪里明白，她和母亲俩都是女人？到目前为止，她从未想到过这一点。母亲和她的小沙尔卡是一个整体，她俩永远应该相互保护和防范任何邪恶势力，就象右手捍卫左手一样。她醒了，开始寻找母亲，想把自己的小脑袋枕在母亲的胸上，但母亲不见了。小姑娘用胳膊肘撑起身子，摸着床。床上空空的，母亲走了。有一小会儿，女儿惊愕地往黑暗中拚命看着，她的小嘴唇已准备习惯地叫“妈妈，妈妈”了，但此刻变得有点儿陌生的称呼没从她的嘴里飞出来。也许这更好，如果惊恐地在黑暗中呼唤，有谁会来答理？谁也不会，这样的呼唤不会有任何回音。沙尔卡明白了，她不能使母亲从黑夜里回来了，黑夜从脸上撕去了假面具，剩下了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贞洁

的外衣，把对上帝的信仰变成了空话。小姑娘一向生活在幸福的迷误之中，仿佛具有这样的相貌动作、说话方式和举止的这个女人是她的母亲，只是她一人的母亲。但现在小姑娘回想起在北方，母亲有时也整夜从床上不见过，她半睡半醒地发现母亲不在，但她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来弄明白这种消失的含义。如今小姑娘明白了，她的母亲不仅是小沙尔卡的母亲，当沙尔卡·瓦尔卡睡着时，她在夜间还有自己的生活，而对这种生活，小姑娘却一无所知。她根本不知道叫西古尔利娜·约乌恩斯多蒂尔的这个女人，她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而她的母亲不像那个叫西古尔利娜·约乌恩斯多蒂尔的女人。"妈妈"——这仅仅是在沙尔卡·瓦尔卡没睡着时西古尔利娜·约乌恩斯多蒂尔给自己戴的假面具，而当她认为沙尔卡·瓦尔卡睡着了，或当小姑娘不在近旁时，她马上就把这个假面具取下来了。对别的人，对她自己来说，她远不只是沙尔卡·瓦尔卡的母亲。女人为了孩子才戴这种假面具，她自己则很少需要它。沙尔卡怎么能设想，能知道这个成年女人晚上还和她一起躺在床上，一起祈祷上帝，而半夜三更溜到昏暗中去过她自己的生活。长成大人——这就是发现你没有了母亲，半夜一个人孤独地在床上醒过来。也许，谁都没有母亲？也许每个人除了自己以外根本没有什么人了？

小姑娘无声地微动着嘴唇，不敢叫出珍贵而不可靠的称呼，而这个称呼是在吃奶的婴儿嘴里不自觉地诞生的。这天夜里她失去了母亲。有个叫西古尔利娜·约乌恩斯多蒂尔的女人在黑夜里的某个地方，但这个女人不是她的母亲。

8

这些地方仿佛没听说过好天气。造物主老是会想出一些花招。严寒和霜雪过后，他就派狂风把所有的积雪扫成大堆，然后突然解冻，狂风费了好大力气垒起来的雪堆崩溃了。但显然造物主最中意的天气还是下雨。雨天，空气中充满了最杂乱的气味：海藻的气味，抛在岸上的鱼类、鳕鱼头和鱼内脏、鱼肝油、沥青、垃圾和各种残渣的气味。至少有五十来条小溪从周围山上猛冲下来，淹没了渔民的菜园，在一些角落里形成一个个湖塘。有时这些小溪象真正的瀑布一样涌过土围墙，也有时山水浸入房屋，淹了地窖，甚至连厨房也不能幸免。孩子得了感冒，感染成肺炎，死了。街道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残雪、冰水和泥浆。白天路上很少有人，难道穿着破破烂烂的鞋子，鼻子发青的孩子们能在这样的路上跑吗？有时走过一个去商店的女人，缓缓地跑过一匹腹部溅满污泥的瘦马。在死气沉沉的大地上空，飘浮着大块灰濛濛的乌云，它们时而裂成碎片愤怒地在山峰间盘旋。而当最后，所有的积雪都化成了污水，除了恶

臭和泥浆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只弥漫着灰濛濛的冷雾，出现了冰冻无雪的天气。任何时候也无法预测明天上帝会送给我们什么。有的傍晚，天气突然明朗，寒气则更强烈。星星在蓝色的夜空里闪烁，如果按照日历该有月亮的话，它就会冉冉升起。在这样的夜晚，造物主大概醉心于冥想之中。但到第二天，重又刮起暴风，大雪不停地下一整天，翌日照旧下雪，然后是突然的严寒，狂风大作，山上又堆满了雪。一切又从头开始。造物主可以无休止地重复这一切。真是难以想象！难道这会使他满意吗？

村子里的生活完全和这种坏天气一样沉重。居民无谓地陈陈相因，从早到晚为生计操劳，搞得晕头转向。只要天气允许，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出海捕捞愚蠢的鱼类，开膛去掉内脏，然后腌上盐，贮藏到夏天。他们无休止地同恶劣天气斗争的结果始终只有一个——陷入同一个深渊。不管渔民按集股或领取工资的办法劳动，他们的微薄收入全被约翰·波格逊的帐单吞掉了。这个村子里的人，从没见过现钱。“约翰·波格逊的帐单”就象上帝显灵或赎罪一样，都是当地居民听惯了的抽象概念。当然，波格逊的帐单比诸如圣餐和祷告给人带来更为实际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帐单就是鱼业欠收年成的信贷，即使买卖不好时，也有把握得到柏油、油毛毡、葡萄干、香料、糖果以及作为孩子生日礼物的染色洋铁小桶。最后，这种帐单使人们临终时可以相信，他不必依靠教区的义款安葬——这在村里一向被看作是人们所能遭遇的最大耻辱和不幸，与此相反，有能力支付自己的殡葬费就是生前和死后无可指责的德行的证明。

一天，阴沉的黎明的曙光刚刚浮现在这个居民分文不名的

村庄上空，沙尔卡·瓦尔卡就被派去分送牛奶，她穿一双鞋头里塞了稻草的破牛皮鞋，拿了五个小奶罐，三个挂在胸前，两个背在背后，她把牛奶送到五个穷人的茅舍去。波格逊的商店里牛奶登记在赊卖方和贷买方的帐簿上——这里就是这样进行贸易的。任何一笔买卖，甚至买卖象针这类贵重难得的东西，也要通过波格逊的商店，比如，总数五个奥拉的款项从彼得的帐上转到了保罗的帐上。由于这种妙不可言的会计方法，所有阿克斯拉尔峡湾畔的奥谢里居民都成了商业交易的参与者，一切买卖都在不可捉摸的数字帮助下进行，然而，只有约翰·波格逊一个人握有通向现实珍宝的钥匙。

起初，西古尔利娜的女儿在渔民的茅舍里受到的是不信任的接待。这村子里一般对无家可归的人是敌对的。小女孩在门口等着主人把牛奶倒进自己的罐子里。只有在一家屋子里，一个穷老太婆将一块糖块塞进了她的嘴里——这是豪华的款待，特别因为小姑娘的嘴里经常感觉到的只是鱼肝的味道。但逐渐地女人们对沙尔卡·瓦尔卡和她的母亲产生较多兴趣。她们把小姑娘叫进屋里，请她喝咖啡，她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人们所给的一切，特别是给她的粗饼干。她向她们谈各种事情，主要是谈她母亲和那个可恶的烧伤了后脑勺的叔叔的事，她甚至说她再也不和母亲一起睡了，搬到上面，到老头那儿去了。毫无疑问，她母亲和斯坦恩托尔已经订婚了。她也告诉她们，她母亲每夜到救世军那儿去，大概，她很快会成为那儿的负责人，还说，她很容易背熟新的圣歌。但小姑娘很快注意到，不论她怎样吹嘘她母亲的德行，她的虔诚，她的唱歌技巧，但人们不怎么相信关于母亲和斯坦恩托尔订婚的消息。男孩子越来越经常地埋伏在角落里，等沙尔卡·瓦尔卡走近，对她猛掷雪球或一

团团脏东西，粗鲁地咒骂她母亲。小姑娘觉得村子里满是些凶残、讨厌的男孩子，他们每分钟都会突然出现。他们从所有角落里，从任何一个街弄里，从路堤后面或从海岸上向她投掷东西。小姑娘背着罐子站在街中心谛听从哪儿传来喊声，她挑战地说：

"嘿，胆小鬼，你们出来，我要揍你们，不管你们有多少。"

在她站着等待的时候，没有一个小男孩敢露一露脸。但一当她转身走路——一切又从头开始。他们比以前更来劲了。

"瞧，那是个什么样的怪东西，"他们在她背后喊。"瘦得象柴棍。"

"你妈是破鞋！"

小姑娘停了下来，象在地上钉住了一样，她又羞又怒，真想放声大哭。她无力击退敌人的进攻。

没有人保护的送奶小姑娘每天遭受到新的屈辱，终于她的脸上呈现出了象被群犬追逐的绵羊一般的表情。"上帝，帮助我抓住他们！"她总是说。她觉得她能将他们撕成碎块，至少能打断六个小癞痢头的骨头，然后唾他们的脸。但小男孩们躲开她，就如躲开一头发狂的公牛一般，他们怕单独遇见她，当他们聚了很多人时，就肩并肩地沿路排成一行，带着蔑视和好奇的复杂感情打量她，只要她一走过去，她的背后立即又响起一片脏话。她只能喊一些不关痛痒的诅咒和可怜的威胁话回报他们。回到家里，小姑娘说不出一句话，没有哭出的眼泪堵着她的胸口，凭空受到的委屈堵住了她的喉咙。她跑过羊圈，躲在角落里，在无罪的羔羊中间听任眼泪象溪流一样淌出来。羊羔聚集到羊圈的另一端，仿佛在望着她坐在食槽上哭得眼泪流到手上

的情景。有时羊群中最聪明的那一只突然想到小姑娘是来给它们送吃的，便向沙尔卡·瓦尔卡走拢一些，停下来，竖起耳朵，望她一会儿，然后用蹄子在地上踩一踩：仿佛是说，好吧，给呀，你拿什么来啦！但走得非常近时，发现沙尔卡·瓦尔卡的手是咸的。小姑娘把羊赶走了。

最使小姑娘痛苦的，是人们谎谬的不公正。他们无缘无故伤害她，为折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小生命来取乐，他们总是刺她最难受的地方。沙尔卡想，也许她们说的都是真的，也许我当真又蠢又丑，我的妈妈真的是破鞋。说实在，她自己完全不懂得这个词的含义，按照他们说话的口气，她猜测这个词比小偷或杀人犯还坏。但是自己的渺小和母亲的坏名声固然使沙尔卡·瓦尔卡感到压抑，却远不如意识到在这可恶的世界面前无力自卫，意识到村子里的男孩子无所不能，而自己对他们的恶意无能为力这一点，更使她恼恨的了。眼泪是她唯一的忧伤的安慰。不，她简直比吃得饱饱的富家狗眼中的无家可归的杂种狗还要令人讨厌；只要站在挂在母亲墙上的镜子面前看一看，就能知道自己是多么难看。上帝怎么会产生把她创造得这般可怜和难看的念头的？他是那么慷慨和万能，难道他让来到人世的人都有一副漂亮的容貌就那么困难吗？她穿的是斯坦努恩老太太送给她的破破烂烂的过分长的旧裙子和补丁叠补丁的咖啡色粗毛袜，袜子还不合脚，老钻到鞋子里去。男式的短上衣十分肥大，袖子很长，但当必要时倒可以把手缩进袖子里，没有手套也可以对付过去。头上她从不戴什么东西，她的浅色头发编成了两条动人的发辫。

这村子算是周围最富裕的村子，这里没有人挨饿，甚至在马拉尔布德也给沙尔卡吃得很好。她的食物主要由鱼产品组

成：鲜鱼、鱼籽酱，鱼肝、鱼杂碎和鱼油。还有浓咖啡和煎饼，斯坦努恩老太太还在煎饼上慷慨地抹上了人造乳酪。两个月里沙尔卡·瓦卡尔简直神采焕发了。她长高了，脸蛋红润了，眼睛里出现了亮光。她的半张开的厚嘴唇，几乎总是湿润润的，皮肤变柔嫩了，仿佛涂了油一样。每个星期六夜晚她都洗澡。有时她望着远处某个地方沉思，她开始思索人生，比较和衡量各种现象，企图确定她在周围世界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在这样的时刻，她的眼睛真象山谷中清澈的泉水。但当沙尔卡开始思索我们生活中很多人称之为现实的这一方面时，从她的眼中可以看出她的忧虑、关切、以及强烈的几乎是痛苦的好奇。和别的孩子相比，沙卡尔·瓦尔卡有两个特点：浑厚得差不多象男人的声音和她企图猜破生活之谜时脸部那种下意识的变幻。村里的人看着小姑娘健康地成长，一致认为她该受坚信礼了，但不久，满村传说她不会读不会写。又全部认为她是个傻瓜。

而这时生活的舞台上出现了教师。

这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干瘦男人，两撇已渐花白的胡子，一直延伸到嘴角上，喉结很大，相貌高傲而令人敬重。他从不摘下边框生绣的眼镜。他把沙卡尔·瓦尔卡叫到自己身边，而她就穿着男式的短上衣和破裙子站在他面前；从她的鞋子里不时撒出湿沙子——她是直接从海岸边来的。她从那里把羊群赶回家，因为开始涨潮了。他象法院侦察员一样，认真而严峻地看着她，这是他神圣的义务。他要确定突然出现在他们村里的这个小女孩是不是真傻。他把沙尔卡·瓦尔卡的母亲也叫了来，以便向她了解几个有关小姑娘的问题。教师问小姑娘多大了，得知她仅仅十一岁时，显得不免有点吃惊。

“您来到这儿之后，为什么不把她送来上学？这是您应该做的事。”

“我没想到这一点。”母亲回答说。

“她会什么吗？”

“会得不多。”

“您可以走了；”教师说。他回头向小姑娘问道：“识字吗？”

“不识，”沙尔卡用粗浊的嗓子回答。

“那么字母你认识吗？”

“不认识。只认得印在圣经封面上的那几个。”

“那是什么字母？怎么读。”

“不知道，我只知道是字母。”

“你知道冰岛的诗歌吗？不论哪一首都行。”

小姑娘使劲回忆，除了一首北方的女孩子教会她的一首歌子以外，什么也想不出来。她已经想把它念出声来，但突然想到，老师大概不会把这叫做冰岛诗的。于是她回答道：

“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现在你好好想想，我的孩子，也许你知道什么祷词或赞美诗吧？”

小姑娘记起了母亲每天早晨在厨房干活时唱的救世军的新歌，它好象是这样开头的：“耶稣，请把我所有的罪孽赶走，”也许是这样的：“耶稣，把我所有的罪孽带走。”她怎么也记不清准确的词了。多么奇怪，她竟然把它忘了！

“好吧。”教师说，“连一首冰岛的诗歌，一首赞美诗，一段祷词都不知道，好的。那末，告诉我，你听到过哈尔格利穆尔·皮杜尔松吗？”

“听见过。”

"关于他你能说点什么吗?"

"不久前胖子托达在救世军里讲过他。"

"托达?"

"是的……"

"关于约乌恩·西古尔松你能说点什么吗?"

"他在'列奥'船上工作。"

"嗨……,谁是冰岛的第一个居民?"

"关于这,我什么也没听说过,也许,这是那个在北方拥有罐头厂的挪威人?"

"谁是我们国家部长会议的主席?"

"什么叫会议主席呀?"

"那个管理全冰岛的人。"

"谁也不能管我。"小姑娘摇着辫子,眼里闪闪发光,坚决地说。

教师惊奇地看了看他,不住的摇头。

"好吧,告诉我,谁是冰岛最著名的人?"

经过长时间思索后,小姑娘回答道:

"商人,还有救世主。"

"嗨,嗨,"教师沮丧地哼了两声。

他相信小姑娘对当地生活已经很熟悉,便决定问问她,哪位诗人在村中享有最好的声望。因为教师自己是个很出色的诗人,他的诗甚至时不时刊登在首都的报纸上。他希望什么时候能出一厚本自己的诗集,如果能在五年中从自己的薪水中积蓄起足够的钱的话。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村子里人们最熟悉的我国知名诗人是谁?"

“理发师。”沙尔卡·瓦尔卡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你可以走了。”教师冰冷地说。“我们没有什么可谈了。”

他站起身，用鼻子大声地吸了一下气，咳了几声，为的是让艾约利富尔老头明白，他不满意，准备走了。老头坐在厨房里，通过打开的门听到了全部谈话。

“同小姑娘的谈话只是肯定了我所耽心的事。她的智能有限。除了把这一切告诉牧师之外，我看不出有别的办法。”教师说。

“告诉牧师？呸，你呀，胡闹。”艾约利富尔老头生气地说。“最好还是教会她读书吧。”

“那是白浪费时间和劳动。”

“我真可怜您这个长着眼睛的人。”

“这个冬天进学校没有多大希望……除非您在家里能做点什么……到学期结束剩下最多还有三星期，学校将在复活节前放假。春汛一开始，所有的孩子都应当工作，至少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应当工作。我们国家缺少劳动力，此外，这对有孩子的家庭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胡说。”艾约利富尔老头说。

“我坚持我说过的意见，我的能力无法扩展到白痴身上。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让牧师去决定吧。”

“胡说，她一点也不比牧师笨。不错，我是瞎子，但不是聋子。”

“你一定听到她怎么说的了，她说耶稣基督是冰岛人。”

“那又怎么样？”老头反驳说。“他哪点比这魔鬼商人坏？”

老头用手摸着鱼网上的结子，不慌不忙地满有把握和灵活地编织起来，正因为这样，就好象他是在自言自语。

“我当然不否认，”教师说，“有时笨蛋会说些滑稽可笑的事。你应当承认这一点。艾约利富尔，你是个聪明人，但把类似的看法用在斯维恩·巴乌尔松的身上，——这太过分了！就让他做教区议会主席，就让他到丹麦去买猪好了，这都不干我的事，虽然这对谁也不是秘密，他打算巧妙地欺骗村子里所有的人。别以为因为他是我的竞争者，我在背后说他坏话，但不管怎么说，他不过是个理发匠而已。我自己亲耳听说过，他在商人的生日晚宴上缠住他的妻子，请求准许他读点他写作的所谓诗歌的事情。我什么话也不说，但到这里来宣称理发匠是冰岛最有名的诗人——这太过分了。这太不可思议了，艾约利富尔，这样的话我竟从你的家里听到。”

“如果，你那么想在我家里找白痴，那么这白痴就是我，我一直是白痴，而且永远是白痴。”

“我根本没这么说，”教师反驳道。“顺便说说，艾约利富尔，请允许我向你提个问题。你真的把斯维恩·巴乌尔松看作诗人吗？”

“我没法看见斯维恩·巴乌尔松，我是个瞎子。”

教师还想弄清楚艾约利富尔老头对理发匠的诗的意见，但没能达到目的。于是他抓起帽子准备走了。

“关于斯维恩·巴乌尔松的诗，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没读过它们，但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会很好地教育孩子。”

“教育孩子，他？胡说八道！再见！”

他最后在门口处又停了一下。

“斯维恩·巴乌尔松……。”他又开了腔，但没把话说完，“今天晚上我就为这个孩子想想办法。”

9

他当真想了办法。

就在这天晚上，当马拉尔布德房子里的人坐下吃晚饭的时候，有人敲门找沙尔卡·瓦尔卡。大家全都觉着奇怪。

门开了条缝。在煤油灯下，他们看见从门缝里伸进一个黑发长脸的男孩子的脑袋，他长着浓密的眉毛，一双聪明而富于表情的眼睛和一个端正的鹰勾鼻子。这个男孩子的整个长相不同凡响，仿佛是从画上走下来的。

“老师派我来的。”小男孩说。

“你不是科夫的阿尔纳里杜尔吗，孩子？”斯坦努恩老太太问。

“是的，是老师派我上你们这儿来的，他让我教这个小姑娘读书和写字，”小男孩停在门口用手指指着沙尔卡·瓦尔卡说。

“好心人，”斯坦努恩老太太说，“多亏我们的教师想得周到。”

小姑娘穿着腰间系带的男上衣，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面

前放着一只搪瓷已开始剥落的汤钵，里面还有些食物残渣——鱼骨头、鱼鳍。小姑娘望着客人，她注意到他梳的是朝一边偏的分头，奥谢里很少有人梳这样的头。此外，她不记得还有哪个象他这样年龄的小男孩举止这样羞涩的。他的衣服虽然补了补丁，但非常清洁整齐，小姑娘不由立刻有点讨厌他了。他脚上穿着从商店买来的系带的鞋子。小姑娘尽力回想他可曾在角落里向她扔过脏东西。她在想，要是他们俩打起架来，到底谁能取胜？她在奥谢里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面对一个同龄人，她可以很好地打量他，甚至可以揍他。所以，毫不奇怪，她脑子里斗争得很激烈。最好打断他的脊背和骨头！唉，这个小男孩太干净了。她甚至感到有点遗憾，他不象别的孩子那样淘气。她望着他，不由犹豫起来：是忘掉和原谅她在这村子里受到的奚落，还是把永久的仇恨深藏在心里？也许，后者更正确些。

在向男孩子打听了村里的新闻后——应该说，他在这方面实在知道得很少——就准备上第一课。他们决定在艾约利富尔的小工作间里学习。晚饭后，老头通常马上就去睡觉，可早晨起得比谁都早。两个孩子面对面坐在桌边，桌子中间放了一盏小台灯，这盏灯当初曾是本地商站的老主妇用的寝灯；三十年前在拍卖场上买了它，这个穷困的家庭一直把它作为最珍贵的东西收藏着，只有在最隆重的场合才点它。小男孩从干净的亚麻布提包里拿出两本薄薄的磨损了的课本放在桌上。小姑娘注意到，和自己的手相比，他的手惊人地干净。显然，他也注意到了这点，所以他问：

“你为什么这么脏？”

“不为什么。”沙尔卡·瓦尔卡回答说，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

接着就开始上课，它是这样进行的：

男孩："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萨莉沃尔·瓦莉格尔杜尔。"

男孩："姓什么呢？"

女孩："约乌恩斯多蒂尔。"

男孩："为什么你的上衣那么脏？"

女孩："关你什么事。"想了一想，她又补充说："我愿意，我再穿上裤子就是个男孩子了。"

男孩子一对表情丰富的灰眼睛好奇地望着小女孩；在她的话语之中他不觉得有任何可笑或怪样的东西。显然，他没有幽默感，因为他一点也没有为这种难以置信的思想感到困窘，他只是在细节上考虑：

"那样你就得改名字，你就不能叫萨莉沃尔·瓦莉格尔杜尔了。"

小姑娘承认这个意见的正确性。说真的，她对阿尔纳里杜尔开始有点好感了，大概他还不是象她起先觉得的那样坏。

"你可以称自己为萨里加尔德·瓦里加尔德·约乌恩松，"他说："你几岁了？"

"十一岁。"

"看上去比这年龄大，我们村里象你这年龄的孩子比你个子小得多。我很快就满十三岁了，还比你矮。"

女孩："你叫什么名字？"

男孩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名字。

女孩："你父亲叫什么？"

男孩："比耶恩。他住在南方。"

女孩："妈妈呢？"

小男孩久久看着她没说话，真象乌云蒙住了他的视线；仿佛他希望回忆起早就遗忘掉的东西——不象是梦，不象是现实，也不象是某种秘密。他变得更加严肃，末了，回答说：

“我出生在南方，我不是此地人。”

“你的妈妈在南方？”

小男孩又长久不吭声，他梦幻般地望着小姑娘，然后闷声闷气回答，那声音好象是从他身体内最深的什么地方发出来的。

“她走了。”

“到哪儿去了？”

刹那间他的眼光又模糊了，看得出他头脑里进行着复杂的斗争。

“她活着，真的，她只不过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去哪儿了？”小姑娘重复问道。

小男孩小心地环视了一下，重又准备说出可怕的秘密，他说得很轻，说得很快很快，好象生怕别人打断他。他的眼睛从这边转到那边，有时也停在小姑娘身上；她时而觉得，他不是在对她说，而是在对自己说；也许此刻另一个不相识的人附在了他身上，他不是在对什么人说话，他忘掉了周围所有的人，甚至连他自己也忘掉了。

“在南方，每家房子前面都有许多许多鲜花。那里天气晴朗，温暖，我和妈妈常常沿着峡湾散步，峡湾另一侧是青色的群山。有一次，我在大商店里走失了，我哭起来，我吓坏了，生平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后来妈妈找到了我，她说，以后再也不放我离开她，永远和我在一起。我相信这是一些坏人强迫

她离开我，也许就象在萨迦①和故事中讲的那样，她是被人抢走的。人家对我说，她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到海那边，到青色的群山那边去了。”

“你应该去找她。”小姑娘说。

“我怎么能去呢？我那时才四岁，但人家答应我，等我长大后上她那里去。后来一个女人乘船把我带到了这儿，到奥谢里外公和姨妈这里来了。他们说，他们是我的亲外公和阿姨……这儿没人听我们说话吧？”

“没有人。”

“我想，他们在骗我，我常常觉得他们一直在骗我。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很久不能平静，一直想念妈妈，时常想得哭泣。这时赫尔鲍格（你认识她的）自称是我的阿姨，她说我妈早就死了。我说，他们是恶人、是骗子。外公生气了，用皮带抽我，他常常打我。只要我说妈妈活着，他就打我，不许我说。但我早已不怕他了。我知道，他们骗我，我相信妈妈活着，她只不过上什么地方去了，也许甚至没上哪儿去，只不过消失了。”

“你怎么知道？”

这个问题使小男孩醒悟过来了。他直视着小姑娘的眼睛。

“这我不告诉你，我已经对你说得太多了。”

但小姑娘的好奇心已经引发起来，她请求他把一切都告诉她。

“不，你最好不要请求，我再也不多说一个字了。”

---

①一种韵文体的传说故事，流传在北欧和古斯堪的纳维亚，也有译作传说或史诗的。——译注。

他拿起一本书，打开了它，虽然很明显，他的思想压根儿不在书本上。不久，他又重新说起来。

“我常常读童话、冒险故事和骑士故事，读《奥德赛》①《一千零一夜》。书中讲的都是些被魔法家的魔法或被恶魔的咒语制服的好人，要不就是关于船只遇难，把他们抛到多头龙和独眼巨人居住的神秘岛上的故事，有时他们陷入妖邪的地方走不出来了；他们被灌饮一种药汁，从而忘记了一切，甚至忘掉了自己是谁。我读着这一切的时候，我就想，我也是书中所描写的人物之一。你知道，当我回忆起我从前是怎样生活的时候（那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是外公和赫尔鲍格把我抢来关在这儿，不让妈妈知道。我就象是在监狱里。就象故事里讲的凶恶的妖怪，他们偷了小王子，把他关进笼子送到了某个国家里。你知道我有时晚上做什么吗？我从床上起来去看外公和赫尔鲍格睡着时变不变成特罗利②，他们显不显白天对我藏起来的原形。我知道他们对别人谈论我的一切，但这一切都是不正确的。大概，我是被他们拐到这儿来的王子。我被他们拐到了这个荒凉的地方。这里的天气总是那么坏，这里的人总是那么讨厌，也许，他们准备在某一天把我吃了。有时我觉得我是拼命想回珀涅罗珀③家去的奥得赛，赫尔鲍格是女妖卡吕普索④，她希望我晚上同她睡觉（赫尔鲍格强迫我同她一道睡

---

①古希腊大诗人荷马的史诗。又译《奥德修斯》叙述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希腊英雄奥得赛在海上漂流十年，经历种种艰险，终于回到祖国，夫妻团圆的故事。

②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信仰中超自然的生物，巨人或侏儒，通常是与人为敌的。——译注。

③奥得赛忠实的妻子。——译注。

④奥得赛从特洛伊回国时，在长久的漂泊之后登上了她所住的海岛。卡吕普索想与他结为夫妇，把他留在岛上达十年（一说七年）之久。——译注。

觉)，而我的外公是航海家辛巴德故事中的凶恶巨人。有时我觉得，我是被赶出自己的王国的空气，水、地之精灵，我来到人间，损坏了我的视力，如今我再也不能看见这世界的真正模样了。身为空气，水、地的精灵，而永远失去了看见和感觉精灵们的神话世界的能力，你能设想还有比这更为悲惨的事吗？在那个世界里，到处奏着音乐，阳光灿烂，美丽的仙子张开轻盈的翅膀，环绕着城堡飞翔。对于精灵来说，生活在人类之间是可怕的折磨。你想，我曾经生活在多么美好的精灵的王国里！”

“你从哪儿知道的？”小姑娘问。

“我再不对你说什么了，你可能会乱说出去，传到我外公耳朵里。”

“不会的，如果我对人哪怕说一句话，就让我掉进地狱，让我在火堆上烧死好了。”沙尔卡·瓦尔卡发誓说，虽然她自己也不清楚，她实际上还想知道些什么。

“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真奇怪，对那些不认识你的人谈论自己要容易些，他们比起那些认识你的人更相信你。我原来准备什么也不对你说的，但你一问，我就无意间对你讲了一切。但要是你对村里任何一个活人多嘴，他们会把我打死的，我不能再多说了。”

但他接着又说开了。

“整个冬天我几乎每夜都梦见她。而你知道，梦比我们醒时所看到的一切都真实。她住在一个大城市里，那里的房屋都装饰得象图画书中的一样漂亮，那里到处盛开着鲜花，到处长着奇草异木。我在梦中觉得我也曾在这个城市里生活过，甚至白天我坐在学校里什么也不想的时候，突然在我眼前浮现出那个城市，那个我和妈妈曾经一起住过的城市。她穿着天蓝色的

连衣裙，那么漂亮，就象商人太太的那本外国杂志画页上的女人，不，她比那些女人还要漂亮一百万倍。”

“艾约利富尔说，所有的梦都是谎谬的，都是不能相信的。”小姑娘说。

“可我说，除了梦，什么也不能相信。我在一本书里读到，你梦见的东西比醒着思索的东西更为重要。有时夏天，当我沿着海边，沿着山脚徘徊和坐在岸边的小岗上听着绵凫的鸣叫，她会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穿着天蓝色的连衣裙，就象有时从轮船上下来的那些陌生女人一样。她走得很近很近，亲吻我的脸颊，但我刚动一动身子，她就象风一样消失了；我只看见蓝色的小斑点在帚石南丛中闪烁。”

小姑娘迷惑地看着坐在她对面的奇特的小男孩的眼睛。微微闪烁的灯光改变了他面孔的表情，赋予他新的不同寻常的轮廓，与此同时其它的一切均淹没在漆黑的夜幕之中。人的脸在永恒的黑暗中总是这样辉耀的，如果灯里有煤油，则每个人都很容易看到在平常的面孔后面藏着另一副脸容，从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预感王国里窥视着您。这种神秘光线反射在小女孩世俗的脸庞上，它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猛烈。最后小姑娘被它吸引住了，她象游侠骑士的随从那样，对他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

夜深了，而小男孩一直讲着，讲着，小姑娘则贪婪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

终于从阁楼上传来梦呓般的声音：

“今天够了，孩子们，结束吧。”

就这样，上完了他们的第一课。

10

从这一时刻起，沙尔卡·瓦尔卡的心灵上永远刻下了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的形象——浮现在夜色中的闪烁着对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信念的脸庞。第二天早晨，她从幸福的混和着这一形象的梦境中醒来，觉得笼罩在孕育着秋雨的乌云中的奥谢里，比过去更加郁闷和昏暗了。这是因为她现在把这种天气和另一个世界，阿尔纳里杜尔心中的世界作了比较的缘故。他的眼睛里映出了美丽的大城市，那里到处盛开着鲜花，长着奇草异木，奏着美妙的乐曲。他教她读书，他们忘掉了世上的一切。然而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对沙尔卡来说却是真正重要的一课，因为这个早晨穿袜子的时候，小姑娘注意到了从前压根儿不注意的事：她的脚脏得太不象样了。当然，她没有违反通常的规矩，她没有无缘无故立即在一星期的中间去洗脚，但她穿上磨坏的裙子和略嫌瘦小的旧短外衣，系上腰带的时候，明显地表示出了自己对周围世界的敌对态度，以及对存在着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信念。在厨房里，别人问她喜不喜欢学习，小姑娘什

么也没有回答。她拿了脸盆倒上水，仔细地洗了洗手，虽然现在还在一周的中间。然后背上奶罐到村里去了。送完牛奶，她沿着堤岸走过约翰·波格逊的那些鱼棚，许多妇女和少年穿着油布围裙和胶鞋正在棚里工作。他们聚集在许多大木桶周围说说笑笑，把鱼从一只桶里丢进另一只桶里。这里常常传出大噪音，偶而还有歌声，噪音，特别是这噪音说的是我们的语言——在这悲凉虚幻的生活里算得上是上苍恩赐的真正礼物。

沙尔卡·瓦尔卡打听这儿能不能让她也干点活，人们让她去找包工头。他是个黑眼睛、黑胡子的男人，脸颊刮得光光的，就象处在女人群中真正的男子汉应该做的那样。他仔细地看了看这个奇怪的非婚生孩子，拉了拉系在她腰上的带子。包工头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他不断说一些俏皮话和笑话，使左右围着他的姑娘们感到十分满意。小姑娘又把请求重复了一遍。

"你是谁家的?"末了，他故意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问。

"我不属于什么人，我就是我。"

"你几岁?"

"十一岁。"

"据我所知，约翰·波格逊对小孩子是不开帐本的，所以你来受雇是没有意思的。"

"我有劲，"小姑娘说，"我不会落在她们后面。"她指着站在桶边的女人们说。

"你原来是个牛皮大王!"包工头冷笑说。"既然你不会比别的女人落后，你也象阿库尔胡斯的托尔济斯大婶那样生十五个男孩看看，瞧，就是那边脸上有胡须的那个女人。"

"你只会说些混帐话，"小姑娘生气地反驳他，连脖子都羞红了。周围的姑娘们都捧腹大笑；她们觉得包工头是个十分俏

皮的小伙子。

“那么干吗向我要工作做？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家的。”

“我妈妈是西古尔利娜·约乌恩斯多蒂尔。”

“她有帐本在约翰·波格逊那里吗？”

沙尔卡不知道。也许，她的母亲没有这分荣幸。包工头说，做这类事小姑娘年纪还太小，不过倒是可以看一看，她能做些什么？

“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

“现在就可以。”沙尔卡说。

包工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迅速地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吩咐沙尔卡跟他走。人们给了她油布围裙，套袖，刮刀，指给她桶边的地方。包工头请一个女人把该做的事情做给沙尔卡·瓦尔卡看一下，就这样，转眼间沙尔卡·瓦尔卡成了女零工。

在马拉尔布德这所房子里，沙尔卡·瓦尔卡的新工作巩固了她的灵巧和勤劳的小姑娘的声誉。她确实十分机灵，很快学会了洗鱼，她干得和大家一样好，谁也不准备把她赶走。再说，这年渔业丰收，大家很难应付得了。工作时，沙尔卡·瓦尔卡一声不吭，她不跟女人们靠在一起，她不明白她们的谈话，正确地说，她不知道她们谈的是谁，是什么事。她更喜欢她们唱在救世军里学会的歌曲。年轻姑娘不想和她建立友谊，她们把她看作陌生人。但她们比较规矩，不象男孩子们那样无缘无故地捉弄她。谁也不触犯她，一般说来对她很好，她自己也从不和人吵架，而谁要是想嘲笑她，她只是对欺侮她的人伸伸舌头。小姑娘没有学会足够的骂人话，因此感到懊恼。但最使她不安的是自己对人们那些下流举动无能为力……

沙尔卡·瓦尔卡去做工是想积攒些钱给自己买件连衣裙，最好是买条裤子，因为她对阿尔纳里杜尔说过，坚决要做个男孩子。第一个工作日结束时，她等了几分钟，期望包工头马上出现，带着满满一口袋钱分给他们。但女人们从身上脱下脏衣服，各自匆匆回家了。

回到家里，沙尔卡问艾约利富尔老头，她什么时候能拿到钱。他回答说：

"呸，你呀！你什么时候拿到钱？而你看看我，我只知道织鱼网，我从记事时起就织网，你以为我得到了许多钱？到了老年我只有七只羊和一头奶牛。你要努力向阿尔纳里杜尔学会读书，在我国许多穷人从书中得到快乐，而这种快乐是谁也不能从你那里夺走的——至少在你还没有瞎眼的时候。"

"他们夺去了你的视力，艾约利富尔！"沙尔卡·瓦尔卡喊了起来，这种无人性的行为使她打从心底感到愤怒。

老头儿没回答她的问题，小姑娘惊恐地望着他，什么也闹不明白。难道整个一生，无论她怎样勤奋地工作，她都不得不在阿尔纳里杜尔和整个世界面前穿得这么破烂？

"我想通过工作挣钱，变得富裕一些。"小姑娘说。

艾约利富尔结好最后一个扣眼，把网放到一边，用失明的眼睛望着窗外。

"你还小，我的孩子，你还没满十二周岁，你应当相信老年人的话，他没瞎眼以前见过不少世面。工作是需要的，工作可以使心里高兴，可以给人们带来愉快，何况它还可以让你勉强对付着过穷日子。如果一个人一生不停地劳动，不分平日、节日，他积蓄的钱也只够支付自己的丧葬费。但请你相信，我的孩子，迄今没有一个人是光凭自己的劳动发财的，我所知道

的很少几个富人，从来没干过什么事，只有穷人劳动。我想，不光在我们这儿是这样，世界上到处都一样，但好书带来的知识和快乐，比世上所有财富都宝贵。我要是你，我就首先学会读和写。你知道，他们最不高兴别人有知识和文化。”

小姑娘怎么也不明白，艾约利富尔老头的哲学见解中所指的“他们”究竟是谁。直到后来老头死的时候，她把他的话还当作模糊的预言来领会，虽然他比其他任何人更受她的敬重。

当小姑娘向自己的同伴问起工钱的事，也仍然一无所获，他们甚至不想回答这种傻问题。

“干活吧，干活吧，小傻瓜，我们没空说话，如果你的手受不了盐的浸泡，就回家歇着去吧。”

这样过了两个星期，再过一星期就是复活节了。

复活节前的礼拜日，沙尔卡·瓦尔卡困难地把节日衣裙绷在自己身上。她长大了，衣裙太小，只要行动稍微不小心，衣服的所有衣缝就都裂开了。她从阁楼上下来，看见母亲站在厨房中间，穿着新的刚买来的带大朵玫瑰花的连衣裙。几个女邻居赞叹不已地看着这华丽的新衣裳，而母亲微笑着向各个方向转动身子，好让大家能够仔细观赏她的衣料。与此同时，她没忘记补充说，希望上帝原谅她的虚荣。小姑娘站在一边，没表示出特别的兴趣。新的连衣裙同母亲的外表有很大一段距离，它明显地衬出了她的全部缺点。沙尔卡现在才发现，母亲的牙齿长得多么难看，和连衣裙上的玫瑰多不相称；她那双手的颜色好象腌牛肉，多不漂亮；而腰身肥得简直象匹母马！我的上帝，她穿破旧的衣裙要比现在好看上千倍。

第二天干完活，沙尔卡·瓦尔卡鼓起勇气去找包工头。

“您准备付给我钱吗？”她用嘶哑低沉的嗓音问道。

“什么？”包工头惊愕地问。

“什么时候我能得到自己挣的工钱？”

“我只知道你的工资在你母亲的帐上。”

“我根本不知道，把我的钱给我。”小姑娘要求道。

“我不是会计，也不是约翰·波格逊的经理，我的事是计下工作日，通知帐房。”

到第二天，沙尔卡·瓦尔卡才弄清楚，虽然这里从不支付现款，但可以在店铺里拿到相应的各种商品。知道女人们准备星期六去商店买过复活节的东西，她便满怀希望，也加入了她们的行列。科夫的老约乌恩，阿尔纳利杜尔的外公，站在柜台后面。这是个凶恶的、脸色阴沉的老头子，他永远在叽叽咕咕地抱怨这些人不给他安宁，只要鱼汛一接近末尾，这些不幸的人脑子里就只有一件事——如何尽快地挥霍钱，他们根本不想积攒点丧葬费。老头总是穿着旧的磨得象镜子一样发亮的黑色精疏毛料常礼服，灰色的胸衣从上衣里面露了出来。严寒在他的手上留下了痕迹：关节都红肿了。老头不大愿意地给顾客看他的商品，只有磨上半天舌头才能使他从柜台下拿出点东西来。他咕噜着说，他的顾客尽是些不值得他打交道的人，因而总想尽快地把商品再塞进柜台里。每一样小东西好象都是从他心上挖下来的肉。但是，他还是不得不从货架上取下盒子，拿出连衣裙、围裙、花边、绦带、毛料裙子和年轻姑娘的衬衣等东西，把它们陈列在柜台上。女人们挤成一堆，争着看这些财富，把它们放到自己身上比比量量，啧啧赞叹，然后消失在隔板后面，躲开男人的目光，试穿衣裙。年岁大一些的女人满意于每样东西可以拿一磅。当最初的顾客高潮消退，商店变得冷清以后，沙尔卡·瓦尔卡就问约乌恩老头，商店里有没有适合小姑

娘穿的漂亮的连衣裙。

“小姑娘穿的漂亮的连衣裙？祷告上帝保佑你吧，我的孩子，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你是谁呀？”

沙尔卡·瓦尔卡说明了她是谁。

“我什么也不知道。”老头说。

小姑娘不难想象老头在夜间变成特罗利的情景。

“你母亲什么钱也没挣，我怀疑她在我们商店里是否有帐。”

小姑娘坚持自己的意见，但老头无论关于她的事或她母亲的事连听都不愿意听。他什么也不知道，让她去向会计查对，究竟商店里用她或她母亲的名字开了帐户没有。而现在她最好回家去，别再说这些傻话纠缠，打扰别人工作。

就这样，小姑娘突然出现在神秘的总帐王国里了，这个村子里的人们的命运随同收入和支出落进了这个王国。沙尔卡·瓦尔卡不是那种在障碍面前容易退却的人，既然伊罗德说没有，她就去找皮拉特。

皮拉特是个干瘪的老会计，有一付很凶的尖嗓门，他用不友好的眼光从眼镜片下瞧着沙尔卡，他的整个脑袋几乎都埋在从远处看来象是《旧约和新约》①的书本子里。

“你来干什么？”

小姑娘说了到这儿来的原因。会计从眼镜片下看了看她。他的嘴角耷拉了下来，就象要哭的样子。

“西古尔利娜·约乌恩斯多蒂尔在我们的帐目上一文钱也没有。”他用颤抖的声音冷冷地回答，说完又把脑袋埋到他那又

---

①指《新旧约全书》，即《圣经》。

大又厚的帐本里去了。"这里记得清清楚楚：贷方——她的女儿萨莉沃尔·瓦莉格尔杜尔洗鱼……这么多天数……底下写着：借方——小姑娘用的油布围裙，她自己穿的极贵的连衣裙，睡衣、长袜、皮鞋、花边等等等等。西古尔利娜·约乌恩斯多蒂尔还欠我们大约五十个克朗。行了，走吧，随手把门关上。"

商店的大门刚在小姑娘身后碰上，她就在台阶上大哭起来。你们可以想象，一个小姑娘穿着破烂的腰间束着带子的短外衣，在傍晚朦胧的暮色中，伤心地在这个海边小镇的台阶上哭泣的情景。她哭得并不响，哭声中也感觉不到绝望。但其中充满了由于世界的缺陷，对她的愿望，对她这个小人物的漠视而感到的伤心！难道上帝看她穿得这般破烂就高兴？在《圣经》的插画里常常穿得那么漂亮的耶稣怎么能愿意她这样。委屈就象虾钳一样深深地钳住了她的心。小姑娘不知道该怎么办：打破这家可恶的商店的窗子，还是回家把母亲的新连衣裙撕成碎片。也许，更好的办法是向教堂的所有窗子扔石头，让上帝知道她反正是不会屈服的。她竟无目的地在广场上慢慢地走着，完全沉溺在内心翻滚的感情之中。她的身后响起了脚步声，一个男人超过了她。要不是听到身后有人饮泣的声音，他大概本不会去注意她的。现在他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干吗哭呀，小家伙？"他问。

小姑娘不想回答。她再也不相信上帝或什么人会帮助一个不幸的人了。但男人走到她身旁，摸了摸她的脸颊，同情地问：

"发生了什么事，可怜的孩子？"

"他们不肯付给我钱。"小姑娘没有抬起眼睛，含着泪轻声地说。

“什么，”男人惊奇地问，“钱？谁不肯付给你钱？”

“商店……我洗了三星期鱼……复活节我没衣服穿。”

“你是谁的孩子，小姑娘？”男人问。

沙尔卡·瓦尔卡说了马拉尔布德的西古尔利娜的名字。

“不过她再也不是我的母亲了。因为她，我才没有衣服穿。她用我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件挺贵的印有玫瑰花的连衣裙，去讨那个麻脸丑八怪喜欢。而所有的男孩子都笑话我，嘲弄我，喊着说我母亲是破鞋，还用脏东西扔我。而我不会读书，我什么也不会！”

“可怜的孩子”男人同情地说。

这是个上了年纪的人，穿着橡胶雨衣，他大概是个有钱人，戴着圆顶礼帽，留着小胡子。小姑娘断定他不是本地人，是从南方来到奥谢里的。

“现在让我们尽量把事情弄好，”他说，“好吧，跟我来，小家伙，让我们想个什么办法。”

原来这男人就住在这渔村，恰恰就在约翰·波格逊的家里。他把沙尔卡·瓦尔卡留在厨房里，叫她在这里等候，他说罢就消失在门里了。但这里的一个女佣人认出了小姑娘，立刻向她打听，人们说她母亲似乎已经订婚，这事是真是假。她说，如果有可能，人们当然是要订婚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她自己则一点也没想过订婚的事。全都知道，追她的男人多得很，当然，她本可以和他们当中的任何人订婚的。

“但我的上帝，不幸的耶利米①，瞧你的样子！”她喊道，“主人怎么会想出把你带到家里来的？”

---

①据《圣经·旧约》：著名的希伯来先知。——译注。

这时，厨房里突然出现了女主人。她穿着绿色漂亮的连衣裙，身材匀称而美丽，活象画在纸牌上的女人，满怀幸福，光彩照人。她向周围环视了一下。沙尔卡·瓦尔卡从没有见过洋溢着这么多幸福感的人。女主人手上提着不同色彩的小衣服，她说话的时候，小姑娘甚至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小姑娘觉得，就象快乐之神亲自在同她说话。年轻女人动人的面容是那么愉快，而她的目光，她的话语仿佛散发着花香。女人抱怨小姑娘身上发出难闻的气味，命令女仆立刻把她的裙子和上衣丢进火里。但沙尔卡被脱去上衣之后，身上就剩下一件特别脏的内衣了，夫人忍不住大声祷告说：

“请不要谴责我，上帝，我不能看见我女儿的衣服穿到这脏肮的和有虱子的肉堆上去！”

夫人让斯蒂娜上楼去看看柜子里有没有旧内衣。她吩咐另一个女仆从小姑娘身上撕去破布，丢进火里。但这时沙尔卡用手掩住脸哭了起来，她怕让别人看见她光着身子。

“领她去洗澡吧。”女主人吩咐道。

她们对待沙尔卡·瓦尔卡就象对待一头生癣的一岁的小绵羊：把穿着一件内衣、羞愧得流着眼泪的她，拖着经过整所房子，然后沿着漂亮的白得耀眼的楼梯上楼。很久之后，小姑娘还觉得，那楼梯好象是用一大块白糖雕刻成的。这时突然出现了商人的儿子，他满身愉快，光彩夺目，就象一把擦得很干净的咖啡壶。他看见她们就骂起来，已经准备伸出拳头，但女仆赶紧把女孩领到洗澡间，关上了门。沙尔卡·瓦尔卡回家的时候已是傍晚了。洗过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饱饱地吃了一顿，感到非常幸福，她换了一身淡蓝色的前后有许多褶子的连衣裙，脚上是从商店里拿来的新鞋，外加两个克朗的现钱。钱

是约翰·波格逊亲自给她的，作为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奖赏。

西古尔利娜简直不敢看自己的女儿了。甚至她去教堂的时候都没有向女儿告别。斯坦恩托尔回家时喝得醉醺醺的，但小姑娘的模样立刻使他清醒过来了。

“对，这全是好人约翰·波格逊的恩典，愿上帝保佑他健康。”斯坦努恩老婆婆说着，眼里充满了泪花。

11

一条不大的溪流从山上流下来，穿过村庄。它冬天不冻，夏天不干。溪上架有一座小桥。靠近峡湾的河的那一侧，就是医生的牧场，四周围着石头的矮墙。每年四月，天气转暖时，总会有许多孩子到这里来玩各种游戏——这段时间他们不洗鱼，有空。每逢星期天，沙尔卡·瓦尔卡常常来到桥上看孩子们做游戏。谁也不邀请她一起玩，而这个不蒙青睐的人，自尊心又不容许她离开小桥，翻过矮墙，象不速之客出现在他们面前。有时某个孩子大声喊着脏话，嘻皮笑脸地用手指着沙尔卡，但她很快就不再理睬欺侮她的人了。她只是皱着眉头看着他们，就象执拗的动物隔着笼子看一群狗似的。但她常常设想自己在他们中间，并且充当他们的头领。当她问阿尔纳里杜尔，为什么他不和别的孩子们一道玩时，他回答说：

“我不是本地人，我不想和他们相识，他们讨厌得很，冲我吐唾沫，而我只要愿意，可以从老师和约翰·波格逊那里借书来看。”

这个男孩子所持有的优越感以及他的独立精神，使他在沙尔卡的眼中成了伟大和力量的榜样。与阿尔纳里杜尔的认识，抵赏了那些她不得不忍受的屈辱。但他们的友谊并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他是她崇拜的偶像，他的爱憎也就是她的爱憎，她从他那里接受一切，甘愿以同样的程度相信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事，虽然她还没满十二岁，她却常常怀着焦急激动的心情等待他，就象小草等待夜露一样。她的血液因欢乐而奔腾，尽管这欢乐还没有任何形式和意义。但阿尔纳里杜尔依恋沙尔卡·瓦尔卡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无论醒时还是在梦中，使他激动不安的总是那些对神秘和未知世界的幻想，和一颗善良的心灵。这颗心使他不去注意残酷的现实，相反，却把他看作无人知晓的神秘的拥有者，成了他能够向之吐露自己心事的最亲密的朋友。对一个可怜的受尽折磨的人来说，能够把自己隐秘的不属于时间和空间的幻想信赖地告诉给别人，这是何等样的安慰。至于你信赖的是个可怜和孤立无援的人，那并不重要，你会原谅他的一切罪过。我的上帝，即使一条哀嚎的丧家小狗，只要它把你看作至高无上的人物，它也完全可以成为你的知己的。阿尔纳里杜尔再也没有对沙尔卡·瓦尔卡说起她脏，真的，也许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那么脏过。打从复活节起，没有一个晚上她不洗脸，不梳头。有一次，他们谈起两弟兄的事，那是两个很凶恶的男孩子，他们从不放过侮辱沙尔卡或向她丢石头的机会，阿尔纳里杜尔只是说：

“嘿，他们是虱子。”

从那以后，每天早晚小姑娘都要仔细检查自己的床铺有没有虱子。现在她穿着淡蓝色的连衣裙，腰侧系一个黑色的蝴蝶结。她年轻的心里充满了生活的欢乐。

小萨莉沃尔·瓦莉格尔杜尔远不是小笨蛋；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她学会了按着音节念字和书写。一天晚上，她坐在石板跟前等候阿尔纳里杜尔。今天他们上第一堂算术课。她什么也没想，只是机械地在黑色的石板上划着白杠杠。即使你还没有使这些杠杠具有一定的形式和意义的本领，但想到你自己能画点什么，还是很愉快的，而这种愉快也并不因为画的东西立即会擦掉而有所减弱。小姑娘画了一个不大的圆圈，圈内点了两点，两点之间画了一竖，一竖下面画了一横——成了一张脸。她惊异地把这像看了一阵，然后她画了一双脚，是直接从头上引伸出来的，又从脸颊上延伸了一双手，她再也忍不住扑嗤笑了一声：我的上帝！但在她还没来得及发现这个人还缺少一个躯干时，就听到了阿尔纳里杜尔的说话声，他在厨房里跟大家打招呼。沙尔卡由于害臊发急，忘了这画很容易擦掉，她慌了手脚，竭力想找个把石板藏起来的地方。发现桌上有一堆衣服，她连忙把石板塞了进去。这时阿尔纳里杜尔手里拿着便帽在房门口出现了。除非遇上不得不说话的场合，小男孩并不特别健谈。这时他拿出书本让小姑娘读书，然后拿出粉笔让她写字。

“你的石板在哪儿？”他问。

沙尔卡·瓦尔卡眨巴着眼睛看了看他，小脸胀得通红。她不敢让他看她的画。她画的那个人不知为什么使她惶惑不安，引起她莫名其妙的难为情。这时，阿尔纳里杜尔突然发现露在衣服下面的石板边缘，他伸手去拿。

“不许拿，不许拿！”小姑娘喊道。她跳起来从他手里夺过石板，藏在身后。

“不许看！”

“你怎么啦，这是块极普通的石板。”

“那上面画了点什么，你不能看。”

“而我已经看见……那上面画着……”

“不对！”小姑娘反驳道。

他们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两人却真的搏斗起来了。桌子被掀到一边，两人跳到靠墙的箱子上，刹那间两人又都滚到了地上。幸好石板没打碎。打过一阵之后，他们又从房间的这头追到那头，直到石板落到老头的软椅上为止。看起来，似乎利用这个机会很容易拿到石板，但小男孩没想到这一点，他继续和小姑娘厮斗。不过，很难说这是不是真的殴斗。他没打痛她，只是搔她痒，压她的手关节，做出想咬她的样子。但请问打架是怎么发生的？是为了使小姑娘开心吗？不，不，一千个不是，她不喜欢，但愿他别以为她喜欢这样！她开始咬人，喊叫，乱抓人。

“阿里，我要揍你了，如果你再不放开我的话，听见了吗？”

老头的软椅掀倒了。坐垫飞到了地板上。两个对手在地板上滚着，笑声越来越多，他们互相搔痒，抓住下颏、胸膛，钻到腋下和两腿当中，一直到他把她压在身下，在她耳朵边小声说：

“我看得很清楚，那上面画的是个婴儿。”

这时小姑娘立即怒容满面，急忙用力一冲，站了起来，生气地喊道：

“你怎么不害臊？”

这喊声是他们开始争吵以来第一句有意识的话。她怀着愤怒、苦恼和羞涩掺和在一起的复杂感情望着他，她的头发在格斗中散乱了，衣裙撩到了膝盖上面。她整了整自己的衣服，骄

傲地抬起头，转身对着窗户。

显然，厮打的声响和喊声已经传到了厨房里，艾约利富尔老头，用不满的声音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阿尔纳里杜尔赶紧收拾好自己，把坐垫放到软椅上。石板掉在地上，虽然图画朝上，但他已不再看它了。小姑娘站在窗边，含着泪水，一动不动地望着四月的黄昏。

“你生我气了?”小男孩惶恐地问。

但小姑娘什么也没回答，她只是摇摇头。末了，她回转身来，竭力控制着战栗，愤怒而热烈地说：

“我不想做女孩子，我永远不做妈妈那样的女人!”

阿尔纳里杜尔没敢看她，但他沉思起来。她说出来的想法尽管谎谬，但并不象他第一次听到这话时那样惊奇。

“我可以给你一条很好的裤子。”他说，“那是几年前一个渔夫留给我们的。”

夜晚，当她独自躺在老头屋里自己的床上时，她做了一个梦，仿佛她站在那冬夏都不枯竭的小河的桥上。突然，啊，真妙！小桥变成了一大块白糖，就象商人家的那座楼梯。医生的牧场上站着一个手拿网球拍和网球的小男孩，他把球抛给她——终于他们让她一起玩了——她伸出双手去接球，但就在她觉得马上就要接住球的时候，发现那男孩并不是她开初以为的阿尔纳里杜尔，而是斯坦恩托尔。

她在一种厌恶和恐怖的心情中醒了过来。

12

每天晚上从海上归来，斯坦恩托尔的第一件事就是喝个烂醉，通常他在村子里的什么地方闲游，很晚才回家。而在家里他尽骂人，说下流话，把未婚妻从床上拉起来，向她要东西吃。而且总是喋喋不休地重复他说过千百次的话：整个村子属于他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他把它装在自己心里、肺里和血液里。这是他，斯坦恩托尔，掌握着群山和海洋，海风、海雾，当然，还有商人约翰·波格逊和他的所有渔具，也都归他管辖。他纵横周游过整个世界，见到了一切供旅游者参观的东西，他历尽甘苦，经受过所有考验、困难和危险。他同向他进攻的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人殴斗时，不止一次显示出他的英勇。他一个人可以对付许多人，谁敢肯定约翰·波格逊也经历过这些世面？

他醉后的胡言乱语明显地表露出他的自大狂。在海外他以自己是外国人而自夸，而回到自己的故乡，他又以出洋见过世面而自豪，虽然他知道和熟悉的仅仅是那些令人嫌恶的港口贫

民窟而已。男人们在没有重新出海之前，总在那里醉醺醺地消磨上几个夜晚。斯坦恩托尔从没有读过一本书，一张报纸，他生平从不曾同任何受过教育的人有过接触。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的模糊概念，透过他的幻想的歪曲棱镜的折射，融合成了荒诞杂乱的颜色。他的爱国之情就反映在对阿克斯拉尔山脚下这块地方和沿海这一带的依恋上。他的癖好就是爱讲乡土语言。水手们越少飘洋出海，这种癖好也越强烈。他在沿海许多不同风俗习惯的异国他乡生活和流浪过很久。独身生活给他独特的性格打上了烙印，他博得伶牙利齿的名声，在互相对骂中他比别人更为随机应变。他很会作诗，讲话时有时会蹦出文绉绉的诗句，虽然是极原始粗糙的形式。他用普通的，然而是神话的形象丰富了的语言来表达。

沙尔卡·瓦尔卡的头脑一想到这个人，便会不由自主地把他和母亲的样子，与她哭肿了的脸联系在一起。这种感情日益强烈，她暗暗憎恨着斯坦恩托尔。她很清楚：母亲的一切悲伤全是他引起的。还是冬天的时候，沙尔卡·瓦尔卡常常被母亲的歌声吵醒。她边干家务边唱着《圣洁的葡萄树》。如今她早晨不再唱歌了。复活节时，沙尔卡·瓦尔卡因为母亲用她挣得的钱给自己买了连衣裙而生她的气。好几次小姑娘想责备母亲的做法多么不老实，但每次看到母亲痛苦的脸色，她的勇气就消失了。复活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沙尔卡正在厨房里吃晚饭，西古尔利娜突然打破沉默，眼睛没有望女儿，说：

“我打算今天晚上去忏悔。”

“什么？”小姑娘惊奇地问。

“想在上帝和人们的面前忏悔。”

“这是为什么？”

"亲爱的萨莉沃尔，和我一道去救世军好吗？我将忏悔我的罪过，诉说自己的希望！也许，救世主会帮助我的。"

小姑娘看见母亲的双颊流着眼泪——仿佛是出自上帝的意志。但母亲没有抬起眼睛，她同女儿说话象是同无关的人说话。沙尔卡·瓦尔卡想，母亲已经很久没叫她的名字了，母亲最后一次叫她的名字好象就是她们到达这里，到马拉尔布德的那个晚上，母亲说，她和沙尔卡是两个女人……小姑娘清楚地意识到，对母亲来说，她早已不是沙尔卡·瓦尔卡了，她只是个名叫萨莉沃尔的女孩子。上帝在人们中间有时筑起多么高不可越的障碍！

沙尔卡·瓦尔卡喜欢在救世军里听悦耳的歌声和音乐，所以现在她也很乐意答应和母亲一起去。她们受到了热忱的欢迎。母亲被领到前面坐在台上尊贵的客人中间，沙尔卡·瓦尔卡被安排在最后一排上，她伸长脖子着迷地凝视着各种乐器。合唱开始了：

欢乐，啊，欢乐，我们歌唱胜利之歌，
我们谦卑地把颂歌献给耶稣，

歌手们动情的颤音里，有什么东西使小姑娘想起了阿尔纳里杜尔的奇异故乡，她飘飘欲仙，飞到了另一世界，把早春刺骨的寒风和暴风雪全都忘却了。

小姑娘贪婪的耳朵尚未把歌声听过瘾，而祷告却开始了。她觉得，上尉仿佛说的是外国话，她无法明白他的夹着许多丹麦语的话，所以小姑娘只好看看他军衣上发亮的钮扣解闷。接着上尉发言的是一个军士和两个普通列兵。每个发言之后都演

唱一支短歌，终于轮着托达——科洛达了。白天她洗鱼时，什么样粗鲁的话都说得出来，可到晚上就变成了雍容娴雅的天使，说话文雅而庄严，托达是个很雄辩的演说家，听众中很少有人不为她的话所感动。如果有什么能使沙尔卡·瓦尔卡在上帝面前真正感到害怕的话，那就是托达——科洛达的演说了。那些话使小姑娘对善良的耶稣充满了恐惧和同情。要知道他是因为善良和仁慈才被处死的。他被残忍地钉在十字架上，而后又被剥去了身上的皮。小姑娘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屠宰场，想到了屠宰牲畜和在大锅里烫毛的情景。

"今天联系着你的唯一的东西，或者是鱼桶边与你一起工作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你的卧床和床上、床下的一切，或者是你的父亲母亲，或者是丈夫，或者是情人，再不就是魔鬼用以死死地迷住你的心窍，使你陷在罪恶深渊之中的其它锁链。"

在这番连珠炮式的话语之后，轮到沙尔卡的母亲发言了，一件花连衣裙裹着她可怜的躯体。大家都知道，把狡诈的魔鬼编结的套索紧紧地系在她脖子上死劲拉住不放的就是斯坦恩托尔。但在沙尔卡·瓦尔卡看见苍白、可怜、有罪的母亲走向台前的时候，她心中掀起了同情和热爱她的波澜。她立即庄严地发誓，今后将不仅毫无怨言地洗鱼，而且再也不提一个字，不表露她因母亲没说一声就花了她的工钱而生她的气了。在这一刹那，从小姑娘的胸中吐出一口长气，一直冲向上帝的圣台上，恳求他爱这个女人，原谅她的一切罪过。这时母亲说话了……她抬起眼睛望着上苍，望着创造了我们地上一切财富的造物主。也许，模糊的，无意识的，她自己不希望有的感情妨碍了她，使她不能象通常那样在这里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说话。

她声音很轻，由于胆怯和虚弱，她的话音每分钟都停顿中断，有时她的呼吸完全停止了，口齿结结巴巴，咕噜着什么听不清的东西。男人们怀着淫欲的念头打量着她的身材，说着粗鲁的挖苦话。

“我知道，我是个有罪的女人，我的罪孽深重，我要把一切统统说出来，让整个世界都知道，我对上帝赐与的仁慈是多么受之有愧。我总想使自己成为另一个更好的人，但这对那生活很困难的人，对从没有机会学习的人是多么不容易呀。由于自己的愚昧无知，我曾想过，如果我挣钱多一点，我可以变得好一些，这是因为我不知道耶稣，不知道我的救世主，虽然我知道他是存在的。我永远离开了我自己的故乡动身到南方去。我未曾认识他，虽然我知道他，因为还在我靠教区的钱养育的时候，一位老太婆就曾教育我，在生活困难的时刻，在疲惫得倒下或遭了毒打以后，向他呼吁。我累极了，常常挨打，因为同我生活在一起的是一些严峻的人，他们自己的劳动也很沉重。老太婆对我说，耶稣是那些汗流满面，饥肠辘辘，因为没有鞋穿只得赤脚在露浸的田野里行走，连夏天也常常感冒的劳动者的朋友。此外，她还说，他最爱那些无缘无故遭到责打和惩罚的无罪的人。但我长大了，我鼓足了气力白天黑夜地工作，在寒冷和饥饿中躺下睡觉，我反倒觉得轻松一些。过不多久，人们不再打我了，有时甚至给我一点好东西吃，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的基督。

“岁月如流，几年过去了，我不无遗憾和悔恨地承认，我完全忘掉了荡涤罪恶的耶稣的神圣血液。我过于痛苦地沉溺在自己的罪恶和它所带给我的后果之中，我看不到别的出路……不错，虽然人们对懦弱卑微的人不屑理睬，但他们过着自己的

生活。由于笼罩着我的失望情绪，由于我的罪孽和它造成的后果，我看不到自己还有另外的出路，因此，在这个冬天，突然听到一个贵人对我说：从你的脸色我看出你想着你的老相好，我就感到非常害怕。许多星期，许多月，许多年来我心里一直想着死。有一次，我甚至选好了地方，只等潮水一涨，立即纵身跳向海里。但这时上帝给我派来了保护天使，他轻轻地在我身边说：里娜，是的，你是个坏女人，你长期过着有罪的生活，而奇怪的是，至今还没有受到惩罚；但你现在心口下面怀着孩子，尽管他是你罪恶地同一个有妇之夫怀的，但这毕竟是上帝送来的纯洁的新生命，如果你要消灭他，那你在上帝的心目中就应受到更大的惩罚。既然你怀着无罪的新生命，你就无权结束自己的生命。当我亲爱的沙尔卡来到人间，我觉得似乎是我自己又重新降生了。我忘却了原先准备犯的可怕的罪恶，我发誓要牺牲一切，要比这个世界在我小时候对待我的态度好得多地对待她。我仍象从前一样贫穷、孤独。为了寻找工作，我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到处都只给我很少的钱，而且所有的人都象看待离群的小狗一样来看待我的孩子。唯一我能保护女儿的事，就是使她免受我童年时所遭受的毒打。

“但当你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可怜的孤身女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把你看成堕落的女人，而任何一个男人却以为他可以对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一步都有诱惑在暗中窥视着你，于是不得不无休止地和大自然放在你身上的罪恶作斗争——尽管你已经受尽了惩罚。我想感谢上帝，因为多年来我坚定地抵制了新的诱惑，没有掉进新的罪孽的深渊。为此我还应感谢我的沙尔卡。我努力教会她我所知道的祷文。虽然应该承认，我这样做的时候，并非经常怀着上帝应该得到的真诚的信念。我的被

赞美的救主，化作值得赞颂的血肉之躯下到人间，为我而生，为我而死。

“我，就象那个圣经中谈到的可怜的女罪人，所以现在在圣父的脚下我什么也不隐瞒，我诚恳地忏悔自己犯下的所有罪过，并祈求耶稣宽恕。我是个不幸的女人，一生见到和经受过许多不幸，多年来我也竭力想过有德行的生活。但有一次突然被恶魔迷上了，他化装成我的主人，偷偷地从我背后走近我，深夜用药酒把我诱到他睡觉的阁楼上。他的妻子，我的善良的女主人生产以后正病在床上。只有那应该了解我们内心活动的人才知道，女主人病愈之前我受了多少精神折磨和良心责备。我在她面前已不再清白无罪。我公开和诚恳地承认这一切，就让所有听我忏悔的人对我丢石头好了。因为这是我没有保全德行，我罪有应得。寻死的念头又作为不可避免的作恶的后果钻进了我的心田，没有上帝的仁慈是不可能逃避这一后果的。去年冬天，圣诞节前，我又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仁慈英明的上帝帮助那女人恢复了视力，她发现了我的罪过，立即把我赶了出来，因而我到了驶往南方首都去的船上。人们都说首都的人生活得很好。但难道我的钱能供我长途花费吗？于是上帝把我送到了这里——正当严冬，一个暴风雪的黑夜里来到了这里。许多人会想，他，我们在天之父，对我们太严厉了。我也这样想过。那时我不知道这里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但圣子张开怀抱，甘愿为我赎罪，从必然的死亡里拯救了我。我不准备多说，耶稣对我心灵的温柔的抚慰给了我些什么，但我应该说，他并不满足于拯救我的灵魂脱离死亡。就在同一天，他送给了我一个情人，按照上帝的意志，他即将成为我的丈夫。但为了这些仁慈的礼物，上帝决定检验我的为人，上帝给我情人，是

为了考验我的耐心和基督徒的感情。自从我和斯坦恩托尔订婚以来，没有一个白天，一个夜晚我不把自己的整个心灵奉献给上帝的。我祈求上帝使他摆脱拖累他生活的两项罪孽——不信神和酗酒。我经常祈求上帝拯救我的情人，我也请求你们在座的所有人与我一道祈祷，请求上帝使斯坦恩托尔走上正道，使他戒酒，成为虔诚的教徒，不再荒淫和吵闹，不再在晚上游荡和同那些怂恿陌生男人给买贵重服装的姑娘们调情……既然我已经讲了这么多，还离题很远讲到了服装，那请允许我告诉你们，不久前发生的事……”

沙尔卡·瓦尔卡吃惊地听着母亲，对发生在她身上的显著变化感到惊奇。母亲仿佛暗中换了个人，站在她面前说话的完全是个新人。她不仅从小姑娘天真地认为对每个细微处都十分熟悉的女人的脸上抛掉了面罩，而且讲起话来象是那个女人的起诉人和辩护人。她使用上帝的话语和言辞，讲得流利自如。

“敬爱的耶稣，虽然我有罪过，行为不端，但我请求你张开自己的双臂，象母亲怀抱自己的婴儿一样拥抱我。我请求今晚聚集在这里的所有人，和我这个可怜的女罪人一起祈祷，请葡萄园的主人给我的斯坦恩托尔喝他的天庭美酒，使其它饮料在他嘴里都变得苦涩难咽。我吁请你们所有人和我一起，紧依着葡萄园主人的神圣胸怀，尽管我贫穷和有罪，但他仍然向我伸出了饶恕一切的双手。当末后一个冬夜的暮色使我闭上温顺的、愚昧无知的、常常闪着罪过的眼睛时，我只希望一件事，让天上神圣的，穿着光彩夺目的仙服的天使，用嘹亮的喇叭吹奏激动人心的圣歌《圣洁的葡萄树》，来纪念我第一次在这个大厅里产生了对改邪归正和赎罪的信念的那个晚上。

“葡萄树永远圣洁，永远茂盛，
我只是生在你树上的枝子。

“要知道，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美好的直上云霄到达我们在天之父殿堂的仙乐了。他坐在自己神圣的宝座上，君临于这个残忍的、充满风暴的世界之上，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只一次坐在汹涌的大海边，度过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我为自己的不幸和罪过流泪，就象在我之前数以百计的穷苦渺小的人那样流泪。谁也无法计算滴进大海里的所有泪水，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把海水和泪水区分开来。”

13

一个春天的傍晚，沙尔卡·瓦尔卡从村里回家。她穿着咖啡色的裤子和灰色的毛衣，路上碰见了斯坦恩托尔。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么打扮的？”他看着她穿的裤子问。“如果你需要连衣裙，为什么不来找我？无论什么时候，你想要多少漂亮的连衣裙，就可以得到多少。”

“你胡说些什么呀！你最好别吝惜钱给我妈买件连衣裙。蠢驴，你还算是她的未婚夫。”

小姑娘想从他的身边走过去。

“听着，你怎么啦，就不能和我一起呆一会儿吗，苗条的姑娘？我刚想和你说话，你就跑，就象给你尾巴下面撒了盐似的。既然我和你母亲订了婚，你现在就是我的女儿了。”

“不，谢谢，我不是你的什么女儿。你这样对待我的母亲应该感到害臊。她白天黑夜祈求上帝不要让你成为坏蛋和下流坯。因为你的过错，她今天才这样不幸。她穿的是什么？她没有一件象样的连衣裙，除了那件用我的钱买的带花的衣服以

外。而你只管喝酒，向别的女人献殷勤，送给她们贵重的衣服。你那么讨厌，我真想揪掉你的脑袋。”

“瞧这姑娘的这张嘴，听听她说的！”

“你不配听别的话。”

“象你这副嘴脸只能在国外动物园里见到。”

“收住你的舌头。”

“你的脸是咸的，散发着海带味，我喜欢它。”

“住嘴。”

“但要是约翰·波格逊能给你两个克朗，我可以给你四个。”

小姑娘默默地在他面前站了一两分钟。她的目光从他手中的两克朗钱币上移向他的眼睛。也许，这双狂暴的眼睛里表露出了某种哀求，某种探索的神情，使这个孤苦伶仃和被遗弃的小生命感到亲切和可以理解了。孩子面对险恶的大海时本能地产生的恐惧，以及对一切使她失去信心和安宁的东西的仇恨，似乎完全消失了。小姑娘机灵地从他手上接过钱币，但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只是紧紧地把钱攥在拳头里，把手藏到了背后。

“如果我一旦到了异邦，整年生活在说着我和耸立在此间的群山都一无所知的别种语言的人们中间；或者，要是我在世界另一端的大洋某处遇上风暴；或者到了某个腿脚不跟我们一样，眼睛深陷，皮肤象恶魔一样漆黑的人居住的城市里，我也一样甘愿献出我在人世间的一切，只要我能够知道你在去年冬天，坐在马拉尔布德的厨房里，我看着你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和感觉到些什么。在你的印象中，我只是一个引诱了你母亲的不可救药的酒鬼。”

“你对妈妈说了你准备走吗?”沙尔卡·瓦尔卡问。

“我对谁也没有说我准备走。据我记得，我对你也没说过。我也不想走。我只是说，如果我离开此地去到世界的另一头，如果我在险恶的天气和狂风暴雨里行驶在海洋上，如果我在世界的另一部分不得不和整个武装队伍战斗，你明白吗，整个世界永远只有一个形象，一张脸庞留在我的面前。有时在人的心灵中唯独只有一个形象永远生存着，主宰着他整个生命，直到他离开人间为止。”

整个悲剧在于他是对一个惊愕莫名的孩子说这番话，而在她的脑子里从来也没有设想自己是个成年的女人。小姑娘简直吓坏了，她甚至忘记了仇恨。她的心跳得那样厉害，她似乎已听到了心脏搏动的声音在山间的回声，她脸色苍白，膝盖发抖，仿佛两条腿马上就要不听使唤了。但小姑娘睁着充满恐惧和害怕的眼睛，颤抖着站在他面前。接着，她就撒开双腿奔向家里去了。

也许，她急忙到母亲那里去，象受惊的孩子通常做的那样在母亲的怀里痛哭一场，以消除自己的恐惧。

不，她没有跑回家，她绕过屋子跑进了牛圈，关上门，还用绳子缠住了门钉。奶牛和小姑娘不是知心朋友，她们尚未习惯在困境中互相支持。所以沙尔卡小心翼翼地避开奶牛走近草堆，扑到了草堆上。也许，她在这里躺了很久，渐渐地她又恢复了力量，心脏也不再剧烈地跳动了，小姑娘松开汗津津的手，惊奇地望着钱币。大概，在某一刹那她甚至以为这是梦——直到今天为止，她还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有人敲了下牛圈的门，这是母亲要求放她进去。

“你在这里做什么，萨莉沃尔?”

“不干什么。”小姑娘回答。

“斯坦恩托尔要你干什么？我从窗子里看见了你们，他给了你什么东西。”

“他只是给了我两个钱币。”小姑娘犹豫地回答，不好意思地胀红了脸，就象在犯罪的现场被抓住似地。她感到，拿了这些钱，就成了母亲的情敌。

“你怎么不害臊，小坏蛋，你怎么能拿男人的钱！而且是拿谁的？是你母亲的未婚夫的。你该感到羞耻，好吧，马上把钱交给我！”

这时沙尔卡·瓦尔卡已不恨斯坦恩托尔了，不，她现在仇恨这个牙齿坏了的胖女人，因为这个女人把她一个没成年的少女看作自己的情敌，因此拿出母亲的威严来欺凌和侮辱她。

“这是我的钱。”

“不对，你没有权利拿这钱，男人如果诱惑小姑娘偷他的钱，那他很容易被送进改造所。马上把钱给我，不然我就要揍你了。”

“就是不给！”小姑娘喊道。“你试试走近我看。”

刹那间，女人愤怒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她脸上的每块肌肉都气得颤抖，但接着她的愤怒渐渐消退了，两大滴眼泪滚到了脸颊上。突然，女人痉挛地号啕大哭起来。她异常热烈地向耶稣祈祷。小姑娘逃跑了。

第二天晚上，全家正围坐在桌子边上，门外传来咳嗽声，急促的呼吸声和叹息声，好象一整队船员在上岸。不想，只是牧师一个人。他穿着长袍，脖子上围着羊毛围巾，走进厨房，恭敬地向大家问候。他的声音仿佛是由头脑中某个空洞里发出来的。谁也不会象他那样表明他肩负有多大的责任——将近四

十年来，他在这么一个贫穷可怜的教区里一直为拯救灵魂操劳不息，此外还得翻过许多小岗和荒凉的峡谷，照看巴尔卡尔峡湾北边部分的居民，这可不是轻松的事。

“哎，一哎，一哎，”他长长地叹着气。

斯坦努恩老太太急忙请上帝幸福的仆人走进正在织鱼网的房间，让尊贵的客人坐到家里仅有的一把属于艾约利富尔老头的软椅上。

“衷心感谢，衷心感谢，亲爱的斯坦努恩，但我们上帝的仆人是没有时间闲坐的。啊，亲爱的艾约利富尔，晚安。在我们上帝赐与你的和美的黄昏时分，我可以请你闻一撮鼻烟吗？唔……我想说什么呢？嘿，斯坦恩托尔老家伙也在这儿。离你上学的时代似乎已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了。那是幸福的时代！我不想说你一直很勤劳，你本可以搞得更好，你们家族的人全都很能干，全部忠于故乡。你的祖先，来自斯杜拉达尔的艾约利富尔六十岁上还能一下扛起二百公升的大桶，并且还会编故事诗。咳，是这样的，那时候地球上生活着强壮的，全心全意笃信上帝的男子汉，就象圣徒说的，哎……让我们说别的吧。是的，西古尔利娜·约乌恩斯多蒂尔，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不大了解北方居民的家谱。啊，您昨天晚上去看我的时候说什么来着？救世军？是的，这是圣徒说起过的教派之一：瞧他们用各种人间的念头和胡说去取悦那些傻瓜。我已经对您说过，人民的教会是最神圣的教会。约乌恩·维达林主教称它为自己心爱的新娘，而哈尔格利穆尔·皮杜尔松则在什么地方说过这样的话：为了神圣的教会，我甘愿牺牲自己最高贵的一切。哎—哎—哎，圣徒说过：他们象嗥叫着的饿狼扑向你。

我们福音教派的路德①教会，这是我们生前和死后都应效忠于它的教会。当我们向上帝祷告时，根本没必要弹奏曼陀琳和槌鼓。是的，我知道，我的话会印在您心坎里，而剩下您一个人时，您会仔细回味我的这些话的。斯坦恩托尔，我的朋友，我要说什么呢？是的，我记起来了，也许，我可以单独地同你谈一谈？”

斯坦恩托尔往嘴里塞了一小块压紧的烟，佐他用晚餐。他轻蔑地看着上帝的仆人。

“是的，老实说，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他回答。“你给我施洗礼，给我代行坚信礼，但目前这很少给我带来好处。现在，在我还没伸腿之前，你还管不着我。”

西古尔利娜默默地站了起来，看来她对这样的谈话并没有感到惊奇。她打开了通向卧室的门。斯坦恩托尔无精打彩地站起来跟着牧师走了进去。西古尔利娜随即关上了门。

不久，两个男人走了出来，牧师当即告辞走了。斯坦恩托尔闷闷不乐，他默默地站着等牧师走出去关上门。西古尔利娜为了掩饰自己的窘困，便坐到纺车后面纺灰色的粗毛线。她脸上烧着红晕，不敢抬起眼睛。末了，斯坦恩托尔象个跟狮子一起被关进笼子里的人，他警惕地环视了一下周围，并凶狠地看着西古尔利娜。

“这是你让这个婆婆妈妈的怪物上我这儿来的？”

西古尔利娜没敢出声。纺线在她肿胀发抖的手指中间颤动。斯坦恩托尔走到她身边，越发愤怒地说：

“难道这不是我的海岸？”

---

①路德。——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者。——译注

女人没有吭声。

“难道当我想周游世界的时候，我没达到目的？”

沉默。

“回答我呀，是，还是不是？我是不是跑遍了整个世界？”

“是。”女人用颤抖的声音回答。

“你回答：我是不是属于自己，不从属于任何人？我是不是环游了从南大洋到西海岸的整个世界，要不我就是在这里，在阿克斯拉尔峡湾畔的奥谢里睡大觉了？回答我呀，是，还是不是？”

这一次，女人只是叹了口气。

“既然我是这么个人，对我就不存在任何法律。我有我自己的法律，我是我自己的救世主，我自己救自己。甭想把我套在福音教派废话的罗网里，——这好比让你那个怪物把海浪铸上枷锁一样白搭，你明白吗？”

斯坦恩托尔在女人面前晃了晃拳头，吼了一声，回声响彻整座房子。纱锭从女人手中掉了下来，纺线扯断了，她害怕得双手抱住胸膛。斯坦恩托尔冲向门去，斯坦努恩老太婆抓住了他的手，想使他安静下来，而西古尔利娜已经清醒过来，她从凳子上站起来，对斯坦恩托尔说：

“我知道，昨天晚上你在牧场上让我的孩子接受你的钱。”

不管有多奇怪，但这件事最使他激动不安。她继续说：

“另一方面，你引诱我的萨莉沃尔，我的生命，我唯一的孩子，你欺骗了我。你愿意在我们面前为你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吗？”

“是的，”斯坦恩托尔狂怒地喊道，“是的！”他往前迈了一步，跺了一下脚。

“原来如此！？那好吧。我问了牧师，如果有人用礼物引诱象沙尔卡这样年龄的小女孩怎么办，那等着你的就只有监狱了。现在我算是懂得你了，你整个冬天都在追逐小姑娘，用尽一切办法企图引诱她。你别以为我象你所想的那么傻。但我去找牧师不是为了这事，真正的原因你知道。我最好现在就说出来，让大家，两个老人和萨莉沃尔都知道。因为这事掩盖不了多久了，很快村子里的人都会谈论开的。你们都听着：我跟他已经有了孩子，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孩子，我的？你用什么来证明是我的？你不久前在大伙面前说过，刚好你来这里之前，在北方和什么人乱搞过。”

“时间和上帝会证明，谁是孩子的父亲。”

“你们全是傻瓜，怎么会不是这样呢！”斯坦努恩老太婆插嘴说，“难道我冬天没有警告你们，那时你们一定要睡在一个屋里。我早对你们说过了，傻瓜。现在该停止你们捉迷藏的游戏了，按基督教的习惯结合起来吧。你们是非常合适的一对！”

斯坦努恩老太婆的劝说是白费唇舌。斯坦恩托尔威胁说要喝个醉死，接着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家，啪的一声碰上了门。

“呸，难道穷人什么时候能使自己的举止象个人样吗？”艾约利富尔老头咕噜着说，他从餐桌边站了起来，蹒跚地走回自己的房间里。

稍晚，老人们都睡了，西古尔利娜挤完奶，感到从未有过的压抑和难受，她把女儿叫到身边，垂着眼睛对她说：

“萨莉沃尔，你今天能和我一道睡吗？”

“为什么？”沙尔卡·瓦尔卡问。

“他回来时也许很凶狠，我一个人感到害怕。我祈祷上帝什么事也不要发生，但我仍然不愿意单独一个人留下来。”

“你威胁要揍我的时候，为什么不让我和你一起睡。”小姑娘说。

女人看了女儿一眼，什么也没回答，泪水从她的眼眶里流了出来，她心里是那么难过！

她们脱了衣服睡觉，谁也不理睬谁，谁也不说话，结果是母亲不象过去那样请女儿和她一同祷告，而当初她的信念远没有现在这样强烈。也许，她等着女儿自己跪下去。但沙尔卡已失去了对上帝的恐惧——大概是她吃了太多的刚从海里捕捞上来的鲜鱼的缘故。难道她现在只是在听托达——科洛达刺耳的哭诉的时候才感到恐惧吗？她躺在床上看着她母亲脱衣服和衬裙，然后这个备受欺压的女人穿着打补丁的内衣跪了下来，她完全相信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本人就站在他面前；她开始诵读新、旧赞美诗、圣歌和美丽的祷词，最后又以自己的名义向上帝发出了冗长的呼吁。她这样做的时候把耶稣基督、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和圣灵都荒诞地混在一起了。然后母亲躺到床上，盖上羽毛被子，全身冷得还在发抖。但她安详，心平气和，因为在祈祷的时候上帝已把宽心丸注进了她的灵魂，因而给了她力量。她一边向基督祈祷，一边祝沙尔卡·瓦尔卡睡个好觉。然后就象少女等待爱人那样拨暗了油灯，只剩下一点点亮光。不久小姑娘睡着了。夜用她温柔的手抚慰着这个村子里上帝的所有奴仆。

油灯在幽静的深夜里继续发着微光，仿佛是一种对梦中的呼吸和脉动的伴奏。房间里烟雾弥漫，玻璃上也留下了一道黑烟，在这村子里，这种微弱的灯光有什么用呢？也许，耶稣应

该稍微把灯心捻得高一点，因为太小或太大的火苗都会产生油烟。此刻除了均匀的夜晚的鼾声，真是万籁俱寂，但在很长一段夜晚的安谧之后，突然震耳的喊声划破了寂静。它的回音响彻峡湾上空，好象受惊的畜群的吼叫相互呼应不息。但这只不过是从某个地方开来的装满了约翰·波格逊的货物的一条平底驳船。女人看见冬天雪堆已泛着东方的曙色。临睡之前她熄灭了灯火。

但在把愉快的梦境驱走的灰色曙光里，厨房门响了，然后房门大开。这是斯坦恩托尔回来了。他叫醒西古尔利娜，要她给弄点吃的东西。

“亲爱的斯坦恩托尔，”女人从温暖的床上抬起身来哀求着。

但他不想听她温柔的话语，不客气地将她半裸着身子从床上拖起来推向厨房的门口。

“明白吗？”

小姑娘被惊醒了。

“你打我妈妈！坏蛋！”

斯坦恩托尔一发觉小姑娘在场，他脸上那种醉汉的狂态立即露出惊奇的神色，然后又变成淫欲；他什么话也没说，穿着脏靴子直扑到床上被子上面，小姑娘想抽身逃跑，但斯坦恩托尔把她死死抱住了。

西古尔利娜已急忙穿上裙子奔到厨房去找吃的东西了。小姑娘一个劲地诅咒和臭骂斯坦恩托尔，终于使他明白了自己的失败。不久西古尔利娜从厨房里回来，她端来了一碗稀饭和牛奶。斯坦恩托尔命令她把他嘴里的一团烟拿出来，然后喂他吃。她乖乖地听从了——就在床边刚刚向耶稣祷告的地方跪下

了双膝。斯坦恩托尔不停地唠叨着、咒骂着，因为他无力把头转过来，因此也不可能把匙子送到他嘴里。

“你怎么啦，瞎了？”他吼道。“为什么不送到我的嘴里？”

后来，他干脆拒绝吃东西了。

“魔鬼，你有多可怕！”他说。

西古尔利娜站起身，她仿佛挨了一记耳光。为了忍住不哭出声来，她拚命咬着嘴唇，以致嘴唇都发白了。

“我毕竟怀着你的孩子。”她说道。但刚一开口，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已，大声哭了出来。

“你那杂种与我有啥相干？象你这样的婊子不是和我，而是不知跟哪个汉子有了小孩。”

“你可以随便怎么想就怎么骂我，但斯坦恩托尔，你要知道，你侮辱我，也就是侮辱你的孩子，因为他也是我的一部分。”

这时沙尔卡·瓦尔卡实在忍不住了。她跳起身来用拳头去打斯坦恩托尔的脸，一边打一边拚命咒骂他。但效果却适得其反。斯坦恩托尔本来已忘记了小姑娘，突然又重新燃起了他的欲望。母亲带着疯狂的醋意扑向他们，企图从斯坦恩托尔手里把小姑娘拉出来。

女人的癫狂同她的温柔一样激怒了斯坦恩托尔。他的手松开了沙尔卡·瓦尔卡，站起身来扑向西古尔利娜，他用一只手将她的双手拧到背后，另一只手从后面抓住她的头发，用膝盖一踢，她腾空摔出了房门，跌倒在厨房的地上。然后斯坦恩托尔关上房门，插上了插销。

现在只剩下他和骂了他很久的小姑娘了。他站在门边，用兽性的眼光盯着她，带着淫荡的微笑的嘴唇咕噜着含糊不清的梦呓般的话语：

“啊，小海象，整个冬天你血液的气味一直引诱着我……这象春天的激浪……只是由于你，生命的火焰才在我这副老骨头中燃烧。我早就鄙弃这架老骨头，让它腐烂和变成灰烬沉没在海底好了……眼下充满甜蜜的爱的日子到来了。”

他慢慢地向小姑娘走去。

几分钟过去，西古尔利娜叫来的人用力捶开了门，沙尔卡·瓦尔卡躺在床上失去了知觉。男人溜出了门，在白天降临前灰朦朦的黎明中消失了。小姑娘刚一恢复知觉，就寻找斯坦恩托尔，但是，为时已晚了。

这就是沙尔卡·瓦尔卡爱情生涯的初次亲身体验。

第二卷：死 亡 篇

14

从外表看，村里的生活就象千古不变似的单调，一切毫无变化，——这里的一切活象在原地冻结了似的。怎样才能知道人类灵魂的生活呢？怎样才能听到跳动的脉息呢？

耶稣，你从我身上卸去了罪恶的重负，
我再也不会见到它们，我再也不会见到它们。
就象西远离东，我已远离它们，

我再也不会见到它们。

斯坦恩托尔失踪以后又过了两年。

从各方面来讲，小城镇象是个天国：它是这一带最富裕的地方，这里的人都能吃得饱饱的——当然，不能没有约翰·波格逊的帮助。由于波格逊在商业方面施行一套出色的制度，这个高贵的，卓异不凡的人物不论在困难的年头，还是稍好一点的年头，都给予村里所有的人一定的帮助。此外，村里的生活不只服从于财富，这里人们还在耶稣受刑图前下跪，当他们的罪孽太重的时候，就伏倒在耶稣的脚前。宽恕我们，上帝！

但不能否认日常生活还是没有起色，总是那么呆板。到了周末，人们奔走、张罗、洗呀、刮呀，使出全部力量以便那怕能稍微减少一点去年和多年来积压的债务。而且还有丧葬费，早晚也得考虑这件事。

偶尔人们也交换一下对爱情的意见，他们的神情就象讲起羊儿产羔一样，爱情是饭桌上谈话的唯一的轻松话题。此外，村里很少发生不寻常的爱情，在当某所房子里出生一个非婚生的孩子时，人们就会顺嘴谈上半个来月。他们在跟鱼（生鱼或熟鱼）打交道的时候，在鱼桶边，在晒鱼场上或厨房里沸腾的煮鱼沙锅边（要知道，奥谢里的生活是离不开鱼的，生活的意义也完全在鱼上面），总是嚼着这个话题解闷，然后就忘掉了。要知道人也是这类小动物的特殊变种。上帝用煮熟的鱼，大概再加上一撮腐烂的土豆和一点点燕麦粥，就创造了人，合法婚姻生的孩子不是别的，正是煮熟的鱼的变种，非婚生的孩子也是一样。去年谈论的对象是在马拉尔布德新诞生的西古尔利娜的儿子，但闲谈几天以后也就忘了。如今人们对这个晚上

老是哭喊，不让西古尔利娜睡觉的婴儿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了。有一阵传说，斯坦恩托尔消失不见之后，西古尔利娜曾想自杀，但救世军的士兵日夜看守着她，给她读圣经，唱赞美诗，终于在耶稣的帮助下一切都过去了。嗯，要是她真的自杀了，那又怎么样呢？所有长在贫瘠土地上的一切，也会长高的，但它们的根都是有病的，细弱的。就拿沙尔卡·瓦尔卡来说吧，她曾经站在小溪的小桥上，看着玩得高兴的孩子们，一心希望自己也能象他们，和他们一道玩耍。这曾是她最热烈的愿望。但她只不过是个“破鞋”的女儿，他们向她抛掷脏东西。小姑娘曾非常憎恨他们，这种仇恨是弱者对强者的仇恨，似乎是怎么也不能消除的。但这是那个时候的情况，现在沙尔卡已是第二个冬天上学了，被认为是一个不太笨的孩子，虽然不能说她对学习非常勤勉，但她获得很不错的成绩。那使她头脑晕眩，认为自己和其他孩子平等的魔酒之杯早就空了。但最奇怪的是，她对同龄人的仇恨，那胸中翻腾着的恨不得把他们撕成碎块和朝他们眼睛吐唾沫的感情自行消失了。他们现在只使她感到无聊——真是一伙讨厌的家伙！沙尔卡是个个子高高、强壮有力的女孩子，她比别人发育得早，据说她在约翰·波格逊那里有自己的帐本，她想成为摩托船的股东，同男人们一起下海。如果哪一个少年想和她纠缠，她就给他一脚，让他栽个大筋斗。

学校一放学，沙尔卡就穿上裤子。她穿了裤子觉得自己挺精神。她常常在傍晚时分到码头上去，如果她能挣上二十五个奥拉，立即记进她的帐本，那她就非常幸福。沙尔卡已不再注意与自己同龄的小姑娘；她轻视她们的洋娃娃和酥松的甜面包，并且如果她们邀请她玩“女儿——母亲”的游戏，她认为这

是对她的侮辱。这里的生活最感动她的是小羊羔，它们有着略略发青的鼻子和发颤的四肢。她常常在把它们赶往山上的牧场之前，把它们可爱的小脸贴在自己的脸颊上。她已不再象从前那样绝对地强调她不是小姑娘，因为少年们不堪入耳的问题使她无法抗辩。此外，她明白了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别，因而认为否定自己属于女性是没意思的。但尽管她已知道性别之差，她对世界的概念还是 不 清 楚 的，杂乱的，世界好象被浓雾笼罩着。有时她在这雾中感到恐惧，特别是第一个成年的信号出现以后。这年冬天她初次在自己的衬裤上看见了鲜血，小姑娘吓坏了，以为很快会死掉。事情是这样的：她从学校回家，觉得不大好受：头变重了，地板在脚下浮动。"我的上帝！"——沙尔卡害怕了。她猜想一定是她体内某个血管破裂了，就象不久前村里的一个老头一样：他因为脑袋里的血管破裂而死了。小姑娘决定不让任何人分担自己的恐惧，因为这毛病不是发生在头上。他躺下睡觉，确信血流光后她就会死。她睡着了，睡得那么香，第二天早上，母亲为了她上学不迟到只好叫醒她。

她的身体发生了某种奇怪的变化。沙尔卡无论如何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一向很瘦弱，而突然开始发胖了。一会这儿，一会那儿开始出现脂肪，更可怕的是她发现乳房长大了，完全象成年的女人。而更糟糕的是它们一天天长大而且象花朵一样害怕触碰！万能的上帝，在我身上长的是什么呀？只要想想，如果被谁，比如说，被阿里知道了，那如何是好！所有的人又会嘲笑和奚落她了——要知道，她只不过十三岁呀！小姑娘脸上突然出现了红晕，她控制不住要常常去照镜子。每当早晨，她有时觉得她体内的每根血管都在跳跃，眼睛发亮了，变得更明彻了。沙尔卡觉得这双 眼 睛 很 美，她不好意思去上学

了。如果路上遇见男人，她就觉得难为情，不由垂下眼睛，尽快从他们身边走过。她甚至用香皂洗发，换上几次水。现在她的头发变得稠密了，长得很快，末梢卷曲，而且闪闪发亮。如果在翻检鱼的时候，听到某个双关的笑话，虽然和她一点也不相干，但小姑娘仍然会脸红！愿上帝别让人发现！她不再跟在男孩子后面上学去了。他们生动地想出了这样的诨名："大胸脯的小女人"。黄口小鸟！最好就地 踩 死 他 们。她时不时向他们证明，他们是些乳臭小儿，他们的身价远不如她。

阿尔纳里杜尔小学毕业，接受坚信礼已有一年了，他很快就成了重要人物，当上了约翰·波格逊的店员，帮助他那突然显得非常衰老的外公。人们任何时候都不派沙尔卡·瓦尔卡去科夫做什么事，而阿尔纳里杜尔也没有再到马拉尔布德来。他现在象波格逊的儿子那样穿着蓝色的西装，每逢礼拜天还戴上白衣领。有时小姑娘偶尔看见他在商店里，他苍白消瘦，又浓又黑的眉毛下，一对眼睛显得非常严肃。他的脸颊上出现了绒毛。听说他非常孤癖，不爱说话。沙尔卡·瓦尔卡觉得，藏着某种秘密的悲伤和孤癖寡言的男孩子是最漂亮的人。任何一个男孩都没有他那种小小的、轮廓分明的下巴颏。沙尔卡为自已的大嘴和方方的下巴感到难为情。阿尔纳里杜尔从不微笑，但有时沙尔卡·瓦尔卡看着他说话，发现他的牙齿很大、很美、很白。这种牙齿只有那些好小伙子才有。人们还说，他完全不和自己的同龄人交往，总是和村中最有教养的人亲近，甚至和医生也有交情。这使沙尔卡非常惊讶，因为村里人都不大喜欢医生，认为他有点精神病。虽然承认他是个无与伦比的大夫，因为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还眯起一只眼睛，就象个魔术师。有一回，沙尔卡傍晚去商店，她看着阿尔纳里杜尔把商品放到

货架上，又看着他量布的样子。她站在那里忘了自己是为什么跑来的。她等着他注意她，朝她这边看一眼，但阿尔纳里杜尔好象全然忘记他曾给她——只给她一人——讲过那个消失在蔚蓝色的群山那边的奇怪女人的故事了。小姑娘心中怀着莫名其妙的不安回到家里，对所有人和所有事都生气：没有人能了解她，没有一个人！

仲冬的一天，约翰·波格逊从国外回来了，他穿着镶黑皮的大衣，戴着水獭皮帽子。他是和妻子一道出国的，但波格逊夫人暂时还留在丹麦。跟商人一起回来的是他的女儿古斯塔；她在哥本哈根住了三年，即将结束学业。谁也闹不懂为什么在学期中间父亲突然把她从哥本哈根带回来。关于古斯塔来到的消息就象火苗落在陈年干草上似的，迅速在村里传开了。半个小时以后，消息传遍了全村。大家全都知道，古斯塔回来了，她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消息在空气中传递，说真的，人们已经忘记商人的女儿已是个待嫁的姑娘。她是三年前出国的，那时还完全是个小姑娘。现在在灰暗、寒冷、雾漫漫的海岸边，在阿克斯拉尔山脚下，突然出现了一个高级人物，仿佛专门是为了使寂寞的景色增添一点生气而来的。大家全都认为她将嫁给经理斯捷芬逊的大儿子——一个酷似他父亲的酒鬼。大家不止一次地听他吹嘘说，约翰·波格逊也被他愚弄过。他甚至连上帝也敢破口大骂。

沙尔卡·瓦尔卡贪婪地听取所有关于新来的姑娘的谈话。人们说，她刚一上码头，因为脚上穿着那样漂亮的皮鞋，她连站在地上都不敢，经理只好抱着她走，她呼吁上帝帮助。姑娘在丹麦学会了世上所有美好的和出色的东西。我们好心的商人怎么会以为她在奥谢里能过得幸福呢？但有人听说，一切都远不

是想象的那样顺利。人们说，尊敬的约翰·波格逊怎么也不能明白他寄给女儿的钱都上哪儿去了。它们就象扔进无底洞里一样消失了。这些到国外去学习的出身高贵的姑娘不经常是很懂事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她惊人的漂亮，不过为了漂亮而花钱如流水，是否就是大智大慧？后来，来了一个曾目睹商人的女儿下船上岸的女人，请你们听听，她说了些什么：

“我在身上前后画十字。‘难道这就是商人的女儿小古斯塔？’我对自己说。但她正是三年以前离开这里的那个幸福的，花儿一样美丽的小丫头古斯塔。让哥本哈根见鬼去吧，把它交给有钱人好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不满二十岁的姑娘看上去那么可怕！但愿上帝不要让我再看见这样的人！我对自己说：难道这个不幸的人，这个两颊塌陷的贫血鬼，这个骨瘦如柴、动作迟钝、象喝醉酒的女人，蹒跚地拖着脚步的可怜姑娘，竟是商人的女儿古斯塔吗？”

第二天吃过午饭，沙尔卡·瓦尔卡被差遣到商店里去买东西。她在广场上看见了两个姑娘，她们也去商店。她立刻认出其中有一个是斯维恩·巴乌尔松的女儿比芭，她是村子里最好的求偶对象之一。她穿着漂亮的翻毛领子冬大衣，那是从国外定做的，她因此显得光彩照人。那个挽着比芭的手一起走的陌生姑娘是细高个，两腿富有弹性，小腿肚很有劲，翘鼻子，脸色苍白，嘴唇丰厚，红润，牙齿很白，富有阅历的眼睛显得很明亮和自信。但是你一见到她，首先想到的她象是正在消逝的回音，而不是热情的召唤。她的步履随便、拖沓、萎靡，跟那双饱经世故的眼睛完全相适应；让人觉得这个姑娘似乎输掉了一大笔赌注，意识到往后的种种企图已经失去了意义。但这种神态，就象是一首没有押韵的长诗的片断，含有独特的迷人之

处。陌生姑娘好象正在兴奋地向女友讲什么事，边走边笑，身子轻轻摇晃，就象风儿拂动蒿草。瞧她现在昂着头，身子往后仰着，而过一会，她又把整个身子俯向前面，膝盖也弯下来了。而马具匠的女儿比芭用欣赏、高兴、好奇和不好意思的目光望着她。也许，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事。沙尔卡·瓦尔卡为了能听到她说的话，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愿意。这个陌生姑娘的面貌，就象是一个特殊的世界，跟一个地理名称一样陌生。这里的居民仅仅是这个海岸和毛毛细雨的一部分。沙尔卡为了这个陌生姑娘穿在身上的那象丝绸一样闪闪发光的浅灰色毛皮大衣，有什么不能牺牲的？！一只无沿帽紧紧地套在姑娘头上，罩没了她的耳朵。长袜子的颜色酷似鲑鱼肉，皮鞋是棕色的，后跟很高。而沙尔卡·瓦尔卡穿的是女邻居因为儿子穿不下才送给她的旧鞋子。一只鞋上有个大窟窿，姑娘在那里塞了一团干草。

沙尔卡·瓦尔卡几乎跟两个姑娘同时走进了商店，阿里坐在柜台后面的帐房座位上，一只手靠着柜台，另一只手伸在厚厚的黑头发里，他正在看书。一看见有重要的顾客进来，他立刻惊惶失措，红着脸忙乎起来。

“难道是你吗？阿尔纳里德？”陌生姑娘喊了一声。“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瞧，你长得多高了！嗯，你好！”

她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只瘦小雪白的手，微笑着伸过柜台。

由于她的问候，那少年人变得更加难为情，以至完全不知所措。

“你好，奥古斯塔，”他好不容易张开了口，“欢迎你回家来。”

“据说，你变成真正的蛀书虫了，这是真的吗?”

“并不比以前更厉害。”他边说边喘着粗气。

“你应该出国去，”姑娘说，“进哥本哈根的商业学校，所有能干的青年人都应当出国。我认识许多在哥本哈根商业专科学校学习的青年。青年人在国内怎么也不会变得文雅起来，即使到南方去也一样。应当让我父亲来负担你的学费。我想，他在这里靠着这些鱼桶挣了不少钱了。你将来可以和杜里一起做我们的经理。”她又加了一句，雪白的牙齿和惯于卖弄风情的眼睛直冲着他。她说话平静、自信，好象已经周密细致地考虑过他的前途。她的笑声和她的愉快里有不可名状的、如同小说里常常描写的那种魅力。

少年用深沉严肃的眼睛看着她。红晕渐渐从他双颊上消失，他的脸一下变得象纸一样白。

“我一心想离开这儿，那怕去南方也好。”他嘟哝着说。

“到国外去，你应当到国外去，”她用权威的语气说。“没有在国外呆过的人，他就什么也不懂……就拿我说吧，甚至还去过柏林。你瞧，比芭，你不觉得他的头发漂亮吗?阿里，你的头发非常漂亮，如果稍微修剪一下，那就更美了。瞧，这孩子变化有多大!我出国的时候，他还完全是个孩子。我的天，再过几年我们就会人老珠黄，满脸皱纹了，那时我们就会后悔当初没有及时行乐，享受享受。这真可怕，可不是吗?你们店里有哪些香烟?”

少年着魔似地望着姑娘，眼睛象冰冻的鱼那样一动不动。似乎他眼看就要昏倒了。末了，他清醒过来，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河马。”

“天哪，难道不是当年我们偷偷抽的那种烂烟吗？自从我出国以来，难道文明没有寸步前进吗？我的老头子什么时候学会让他的人抽好烟呢？”

“干吗要抽好烟？这些烟也有人买，”少年学着外公的腔调反驳说。他的外公深信，如果一个人不为自己积攒死后的安葬费而去抽好烟，那有什么意思。

“是呀！对阿克斯拉尔峡湾畔的奥谢里的这种买卖，我总是无法理解的。”姑娘说。“你们有什么糖果？”

“有夹心糖。”少年回答。

姑娘哈哈大笑。但她仍然要求让她看看商品。少年由于心慌，接二连三拿出些最不合适的东西。末了，他才想起姑娘们要的是什么，于是他把三个大马口铁罐放到柜台上，揭下了盖子。

“比芭，请拿吧，要多少就拿多少。”年轻的女主人说，她自己是不喜欢这种粗鄙的口味的。

只有这时候，她才发现门口有个穿着男人裤子的颀长苗条的小姑娘。小姑娘怀着毫不掩饰的好奇心望着她，望着糖果和阿里，她的眼睛贪婪地吞噬着这一切。

“我们认识吗？”商人的女儿友好地问。

“不认识，”沙尔卡用低沉、生硬的口气回答。

“嗯，这没有什么。我发现，你非常时髦。在德国和美国上等的疗养区，穿裤子被认为是最大的时髦。那里所有女人都穿裤子。要糖果吗？随便拿好了！”

沙尔卡·瓦尔卡不用再请，她把手伸进铁罐里，拿了一把鲜红的糖果，立即放到嘴里咯嘣咯嘣嚼了起来。商人的女儿向女友眨了眨眼，意思是说，瞧这个可笑的丫头。她们俩看看小

姑娘，都笑开了。阿尔纳里杜尔继续着迷地看着商人的女儿，不但不向沙尔卡·瓦尔卡问好，甚至还装出一副根本不认识她的样子。

“听着，阿里，”年轻的女主人靠着柜台说。“就象我父亲说的那样，人既然到这里来，总是为了买点东西。因此，嗯，给我六包这样的烟。你懂吗，我们家里有比这更好的烟，但老头子不应当知道我抽多少烟，让他以为我仅仅是闹着玩罢了。他，可怜的人，希望把我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不想剥夺他的快乐，但你明白，这是我个人的私事。多少钱？如数记在我帐上好了，遇到机会我会偿清的，懂吗？这么说，我又回到这个穷僻的沟沟里来了，这里的唯一消遣就是在夜间抽抽‘河马’！”

少年人想到他使自己成了她的有趣的秘密的参与者，不由又把脸胀得绯红。他无言地把香烟递给她，她把几包香烟分别塞进了不同的口袋里。姑娘们打算走了。

“再见，阿里！别忘了在我下次来以前理头发。听着，你为什么不上我们那儿去？我有一大堆惊险小说，可以借给你看。你能阅读丹麦文吗？如果不会，我可以教你。我必须当面同你谈谈。我要保护你，让我们商量一下，什么时候碰头。顺便说说，你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我家里去。你想学什么，我可以教你。不过，别讲‘河马’的事，这是秘密。好吗？”

说罢，这个自信和老练的姑娘把手一挥，抓起女友的手，就出去了。

她们走了，阿尔纳里杜尔仍然象是受了猛雷的震惊，木然站在那里，看着在姑娘们身后关上的店门。

“五磅燕麦米，半磅沙糖，”沙尔卡·瓦尔卡口气生硬地

说。

少年好象此刻才意识到了沙尔卡·瓦尔卡的在场，他望了望她说：

“你好！”

小姑娘没有回答他的问好，只是把自己的要求重复了一遍。小男孩拿起一个大纸口袋，开始默默地称量燕麦米，他那心不在焉的样子，活象是个月夜狂。

“喔，”直到把纸口袋装得满满的，他才醒悟过来。“我弄错了，多称了五磅。”他把纸口袋放回秤盘上，把超量的燕麦米去掉。小姑娘几乎敌视地看着他，一边使劲咀嚼着嘴里的夹心糖，脸上的表情迅速地变换着。她拿起纸口袋，头一扬，向着门口走去，但到了门口，她站住了，回过身来喊了一声：

“你装得太了不起了，装出一副样子，像是第一次见到我！”

“你要的东西都买了？”男孩问。

“你别以为我想同你说话。”

“嗯，这就是说，你全买了。”他干巴巴地回答说。

“大家都在说，你讨好有钱人，象狗尾巴一样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而你自己一点也不比我们大家好。再见！”

“再见！”

让哥本哈根见鬼去吧。让它留给有钱人好了。骨瘦如柴！可怕的怪物！她活象个喝醉了的女人！小姑娘踩着泥泞踉踉跄跄回家，象蒙在雾中，什么也看不见，眼前不时闪过红的和黑的圈圈。“阿里，阿里，”她到家之后，把手放在胸口这么想着。

要是他知道，要是他能知道，那该多好！……

15

没有人懂得人的心，而最不懂得的要算是那些阴郁的山峦了。它们象多神教的上帝，高耸于这个蓝得象海洋的寒冷的海峡的窄小海岸之上。它们既不害怕浓雾，也不害怕常年的阴霾。每到夜间，潮湿的洋面风就在渔民简陋的茅屋里肆虐起来，一点也不管那里可能有备受煎熬的病人在睡觉。你们是否熟悉，是否经验过那种在冬天的雨夜，被从屋顶的缝隙里漏在你胸口上的雨滴惊醒的古怪感情？雨滴一下接着一下，使你再也无法入睡。

在黑夜里，我们变得全都一样。在这儿的海岸上，在黑夜里，商人的女儿正在睡觉，谁也看不见她，谁也不欣赏她，她的阔气的毛皮大衣挂在衣架上，而她的肉体同穷家姑娘没有什么两样，而时间一到，她也会和他们一样死去。她的没有衣服遮盖的肉体，在黑夜里并不比沙尔卡·瓦尔卡的肉体美，她们俩在死神的面前都一样平等。握着拳头的手指都一般大。沙尔卡·瓦尔卡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自己谜样的肉体，就象人们说

的，上帝给了这个肉体：

又是骨头，又是筋络，
还有大量细嫩的皮肤。

为什么上帝不把毛皮大衣分给每个姑娘，好让她们白天穿了出门？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享受夹心糖的同等权利？为什么不是大家都能去哥本哈根？为什么不让大家都懂丹麦文？

正当小姑娘思索着世界的不公正和造化的残忍，两者联合起来对付老百姓的时候，突然在黑暗里听到了哭泣声。这个刺耳的哭声充满无法理解的痛苦和绝望，在她心里同大海隐隐约约的拍击声，冬雨的淅沥声和感到自身微不足道的意识融合到了一起。这是西古尔里尼，她的小弟弟在哭，根据通常的习惯，他昨夜为圣父、圣子、圣灵受了洗礼，现在他向这个可怕的世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而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总是把过于沉重的负担放到每个人肩上。这个充满了自发力量的声音，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深深地刺痛过小姑娘的心。

啊，爱情的温柔的泪水，
别从我的眼眶里消失！

水手们经常唱这首歌，而当他们接连几天狂饮无度的时候，这首歌也总挂在他们的嘴上。小姑娘记得，有一次早晨斯坦恩托尔唱这首歌的情景。他边唱边嘟哝着淫词秽语，侮辱母亲。这天晚上，小姑娘一边回想往事，一边听着婴儿刺耳的哭声，不由感到难以名状的忧伤。还有什么样的痛苦上帝不曾加在不幸

的煮熟的鱼身上，上帝把这种鱼叫做人，并让他住在这个被山峦冷酷的石壁包围着的岸边小村子里。而报答心灵中萌发的爱情和忧伤的只有痛苦。沙尔卡·瓦尔卡任凭滚烫的泪水湿透枕头，而她的心由于爱情和醋意（靠海鱼养活的人的躯体中最恶毒的感情）而激烈地跳动和颤抖着。

充满绝望的黑夜，被另一些无味和单调的白天，也就是说，被沉闷的学校生活代替了：那里只是无聊地读死书和搞一些令人厌烦的游戏，比如"我们绕着核桃树走，绕着核桃树走，""来自巴比伦的约基姆，"要不就是教师从丹麦抄袭来的其它没意思的游戏。傍晚在海岸上漫步的时候，小姑娘常常听到一些村里的新闻，有时甚至是十分有趣的。这些新闻经常是约翰·波格逊的女佣人告诉她的。顺便说一句，人们纷纷传说，那个非常漂亮的商人女儿，从哥本哈根学成回来之后，变得那么有教养，以致不屑于同大家一样吃午饭和晚饭了。她在半夜打铃，要吃带血的牛排。显然，在国外，认为最高级的教养是在身边弄一个少年人当差，夜里派他去买白兰地。她装着教一个村里小男孩的丹麦文，实际上她抓着他只是为她去买酒。而最近，女仆又说，那个小青年整夜呆在他们那里，这一点她完全可以肯定。她曾坐在波格逊小姐的房门口，暗中窥视他们。深夜，门突然打开了，小姐穿着绣花睡衣走了出来。她活象一头新生的小牛犊，东摇西摆，踉踉跄跄地进了浴室。这时，女仆从半开的门里偷眼瞧瞧年轻女主人的闺房，发现地板中间有只男人的皮鞋。为什么她不走进去看看小青年有没有在里面？那是因为他多半在那里。如果她没有发现他离开，那他又能在哪里呢？而且，小姐随时都可能回来，因此，女仆只好躲在走廊的壁橱里，不让女主人发现她。

“什么样的小伙子倒了这样的霉?”救世军里的一个女人问。

“噢，那是科夫的小青年。此外，你又能对小书呆子指望什么呢？你们想想，他只是刚刚举行了坚信礼。是呀，我总是说，有钱人的淫荡是无底的大海；要是一个人知道了掩藏在它深处的是什么，就不会去染指了。”

第二天夜里，沙尔卡·瓦尔卡梦见了她在“萨迦”里读到过的王宫。王宫周围一片火海，不，她胸中的爱情已不再象照着穷人茅屋的廉价硬脂蜡烛的暗淡、微弱的火焰。不，她的心变成了童话般的宫殿，里面燃烧着从未见过的熊熊烈火。雕刻在圆柱上的一些怪物张着血盆大口，像海象一样微笑着。突然它们都活了，说话了，在火光里动起来了。但突然火舌舔到了圆柱的基础，并且很快窜了上去，瞧，火舌已舔到屋顶了，整个建筑一下全着火了。小姑娘吓醒了，浑身出着冷汗。

有时，傍晚做完工，沙尔卡·瓦尔卡看到科夫的赫尔鲍格。她从小店出来时总拿了好些纸包。这个女人真精明，任何地方都能捞到好处。比如现在，她烤面包和烙饼送给商店，这就登记在她的帐上了。这个女人大约四十来岁，身体结实，高高的个子，身材很匀称，有几个向前突出的牙齿和一个鹰爪鼻子。赫尔鲍格素以机灵和有能耐出名，她在这一带找不到相配的未婚夫，因此拒绝了所有人的求婚。她忠诚地尽着对父亲和外甥的责任。赫尔鲍格自愿为他们牺牲自己，她没有别的亲人，她自己很穷，而且也没有可能到别的居民更多的地方去，在那里她也许可能挑选到合适的对象。不过她究竟能否在别的地方给自己找到称心如意的人，也是值得怀疑的。由于高傲，她只能永远过着孤独的生活，并以自己的德行自豪。赫尔

鲍格总是自守高洁，任何时候都让人找不到诽谤她的藉口；相反，她的贞洁，她的精明，她的理智成了其它妇女的榜样。村里一切出色的手艺活——刺绣、锁针绣和编结——都是在她的监督下完成的。她是建立地方妇女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所以，也就是协会的主席，因而她是被波格逊家庭所接纳的人。这也是赫尔鲍格在村子里有所往来的唯一家庭。据说，她同商人的老婆很要好。当然，没有这个商人家庭的支持，根本谈不上在奥谢里建立妇女协会。要不然，向哪里去指望得到捐款？

一天傍晚，赫尔鲍格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她看上去真美：体态匀称、端庄，穿着民族服装（她出门时总爱这样打扮），围着披肩，雍容华贵，象是一个王后。当她穿过广场的时候，沙尔卡·瓦尔卡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小姑娘向尊贵的女人问好，与此同时没忘了扮个鬼脸。

“晚上好，亲爱的萨莉沃尔！你好久没来看望我们了。好象从阿尔纳里杜尔受坚信礼以后就没来过，唉，可怜的人，你们生活得怎么样？”

“我们根本不是可怜的人。”小姑娘回答。

“你很勇敢，亲爱的萨莉沃尔。那有什么，你这么做是对的，我的孩子，应该这样。除了你自己，谁也不会关心你。那些高昂着头颅的人里面会出真正的人才。总之最主要的是要高高地抬起头来，至于实际上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并不重要。我说‘可怜的人’只是因为听说你母亲的小儿子身体不怎么好。有人告诉我，你们甚至去请了牧师。”

“他最近受了洗礼，但我觉得他的病并未因此好转。去年秋天感冒以来，他一直生病，整夜整夜啼哭。”

“而你，亲爱的，还像从前那样穿着男人的裤子到处跑，

你差不多已是个大姑娘了，人家会怎么说呢？”

“我才不管人家怎么说呢。”

“亲爱的，你不应该这样。不能忘记羞耻和荣誉。年轻姑娘应该谦恭、整洁，否则坏了她的好名声。”

“而我反正不是姑娘，也不准备当姑娘。我不大关心人们说些什么。”

“我头一回听见这样的话！从你这方面来说，这并不聪明，沙尔卡。你已经完全是个大姑娘了。但我没有时间和你闲扯。再见，我的朋友，希望你一切都顺当。你和别的人太不相像了。”

“再见，”小姑娘望着很快走远的赫尔鲍格端庄动人的身影说。她犹豫了一下，就跟着她跑了上去。

“我决定送你回家，拜访你，”小姑娘说。

“那好，我的朋友，我们走吧。我会很快把咖啡煮好的。”

她们默默地攀登着陡峭的小路。老约乌恩的房子叫做科夫，意思是“雪堆”。也许，得到这么一个怪名称，是因为它在山坡上方太过突出的缘故。房子不大，泥炭墙，铁屋顶，屋脊上的红马头对着山坡，整个房子好象正在同山峦面对面谈话。前墙上有四扇白框的窗子。屋后对着村子有一个不大的菜园，这是村里最好的园子。庭院四周都有篱笆，必须通过挂在扣环上的小门才能进去。一条石板小路贯通整个菜园。这里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到处都收拾得非常整洁。简直无瑕可击。沿着菜园的外缘，有一条小河，日夜潺潺地奔流，它从山上急速而下，注入峡湾。房子里面的陈设与村子里别的房屋并没有什么两样，不过这里要干净一些。有一扇门通向起坐间，另一扇门通向有炉子的房间，尊敬的女士学商人家的样称它为厨房。不

久以前起坐间里放两张床，自从阿尔纳里杜尔受坚信礼之后，又出现了第三张。临窗放一张桌子。每次收拾好餐具，就铺上绣花的桌布，桌子正中放了一只瓷狗。房间的一角有一只五斗柜，上面放着装有相片的镜框。墙上挂着哈尔格利穆尔·皮杜尔松，约乌恩·西古尔茨松，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和盛装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画象。书架上则摆着冰岛萨迦，法官们的传记，杂志《保护者》，宗教赞美诗集，几本小说和豪华版的插图传教书。这些书是出于同情心，从一个饥寒交迫，浑身湿透，偶然来到此地的耶稣再生论教徒手里买来的，当时他从头到脚都是污泥，身上的衣服被带刺的篱笆撕破了。

赫尔鲍格一走进家门就立即取下披肩，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五斗柜。然后脱下冰岛民族服装挂到幔布后面。她换上了洁净的家常穿的长衫，请沙尔卡·瓦尔卡到厨房里坐在小板凳上。

“我现在就给我们两人煮咖啡，很快就得。”她带着人们请别人喝咖啡时常有的那种微笑说。

小姑娘呆呆地坐在那里，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她已经后悔跟着赫尔鲍格来了，苦恼地竭力想找出某个理由解释来拜访她的原因，但她头脑里想不出任何合适的理由。

“是的，是的，”赫尔鲍格为了打破沉默，说道，“应该对你说，我的朋友，你的观点实在太怪了。你完全是个健康、正常的姑娘，而突然说你不愿意当姑娘！”

“那么，照你的意思，当女人很愉快吗？”沙尔卡问。

这个问题使聪明的老处女发笑，但仅仅是刹那间的事。她立刻装出严肃的样子，在灶边张罗起来。

“不该提这样的问题，我的孩子，”过了一会儿，她回答

说。“一切我们都应该听从上帝和命运。”

“妈妈也认为象圣经里说的，我们大家都是上帝创造的。也许，在古代，在别的国家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但并不是在我们这儿。对我别这么说，我充其量不过是生在北方的私生子。”

“上帝创造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我的朋友！我想，学校里至少要教你懂得这一点。

“举例说吧，我的兄弟西古尔里尼，我清清楚楚知道他就不是上帝造的。但关于这一点，我们读的书里什么也没有写。学校里教育我们上帝创造了亚当；那有什么，对这一点，我没什么可说的，我什么也不知道。既然书里是这么说的，大概这是真的，如果书里讲的一切都是真的话。也许，在古代发生过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特别是在别的国家里。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小西古尔里尼是怎样来到人间的。事情是这样的：斯坦恩托尔，那个肮脏的怪物（他是不让任何一个女人安静的）钻到了我母亲的床上。我赶走了他，妈妈自己却跑到他那儿去了，这个照你说来，也是命运？”

“你不应该根据你妈妈来判断世上的一切。她，真可怜，没有坚定的主见，这是谁都知道的。但上帝作证，我不想谴责她，但愿她一切都顺当。我们应该用爱和宽容来对待迷失正道的人。至于我，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让妇女联合会在去年秋天给她送去了一些小孩用品。我不想吹牛，但那全是崭新的，直接从商店里买来的。如果这些东西对你们和老人们居住的马拉尔布德那样的破窑没有多少用处，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大家——穷苦人、有钱人以及迷途的人，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上帝也象对其它人一样，把生命的气息放在他们的孩子身

上。”

但小姑娘听这些论断，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她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

“不，他不仅躺在厨房地板上（母亲把他放在那里，因为只有厨房里还稍微暖和一点）的蜡烛包里成天哭喊，有时他从傍晚一直哭喊到第二天黎明。这甚至不是哭，倒象是声嘶力竭的叫唤，活象是三月里的猫。妈妈整夜坐守着他，摇着他，让他睡觉，但没有结果。你以为他，可怜虫，叫喊是因为他是个脾气不好的坏孩子？根本不是，这是因为他有病。听说他得了瘰疬腺病。我们整个冬天，整整三个月没有牛奶。奶牛刚在圣诞节下了牛犊，我们又没有力量买牛奶，我们哪能呀！我在商店的帐目上还有点钱，但他们什么也不给我。而妈妈什么也没有，如果她需要一块手绢来救命的话，她也买不了。老人们为自己的孩子们（儿子和女儿）节省每一个奥拉，他们的儿女住在别的城市里，儿女们的孩子也都病了。我听说瘰疬腺病带走了许多孩子的生命。也许是真的，上帝在别的国家里帮助过亚当，亚伯拉罕，挪亚和还有别的什么人，但他不帮助我们。”

“我不想说你母亲的坏话，”女人说（虽然她脑子里刚好就是这样想的），“生活不是游戏，生活应当服从于至高无上的上帝。上帝按照人们的功过进行赏罚。你的母亲只偿清了老的罪孽。那被称之为享受的东西，人们是不会白白地得到的。好好记住这一点，我的朋友，你自己即将严肃地开始生活了，上帝不允许行为……。”

“也许，”小姑娘说：“我还小，许多事情都不懂。但既然你谈到了我，我知道一点：虽然上帝对我不满，但他没有理由惩罚我，我从他那里从未得到过任何幸福，他也就没有惩戒我的

理由。我不能从商店里得到自己的钱，在我还没有举行成年仪式的坚信礼以前，我不能用自己的钱买任何东西。然而他们有什么权利禁止我？我想用自己挣得的钱给自己买件连衣裙，我根本不愿穿商人家里的破衣旧衫，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些衣服是从谁身上脱下来的，于是对我指指点点，而那个我所珍爱的人，也许，我喜欢的人，却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但，幸而我现在谁也不珍爱，谁也不喜欢。我只不过跟那些穿着贵重衣衫走来走去的人一样也有穿好衣服的权利。我仇恨所有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的人。我仇恨他们就象仇恨狗一样。让魔鬼把那些认为比我优越的人抓了去吧。"

"唔，上帝会帮助你的，我的孩子。"赫尔鲍格说，面对小姑娘怒不可遏地倾泻出来的感情有点茫然失措。"我没想到小孩子会有这样可怕的思想。我总是认为，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沙尔卡。当阿里教你读书的时候，你是那样用功。就是前天我还听说老师是怎样表扬你的。他说，从你的年龄来说，你是个相当成熟的孩子，但突然你说出这些荒谬透顶的胡言乱语，没有一丁点健康的思想，而且都那么不堪入耳！"

"我才不在乎呢，"姑娘执拗地说。"也许，我真的是个傻瓜，我们刚来这里时，大家全都是这样看待我的。我只知道，那些迷信自己有才能的人，一点也不比别人好。有钱人随心所欲地支使他们，利用他们做各种坏事。"

"你这是指什么，我的孩子？看在一切神圣的事物面上，请告诉我你说的是什么？"

"没什么，我在对自己说话。我知道，没有一个人了解我，没一个。就让它这样吧，我是什么人呢？只不过是'破鞋'的女儿，就象我还非常小的时候，男孩子们冲我后背叫喊

的那样。那又怎么样呢，就让那些觉得这事很有味的人去笑话吧。好吧，我走了，原谅我硬跟着你来，我不知道，自己干吗要这样做。”

但看上去她并不急于离去。咖啡已经煮好，小姑娘高兴地接受了挽留。为了让小姑娘摆脱不愉快的念头，赫尔鲍格拿出一本照相簿，放到她的膝头上。沙尔卡翻阅起来。赫尔鲍格发现小姑娘心绪不大好，便开始给她介绍相片上的人物。小姑娘边看边听，什么也不明白。只是当赫尔鲍格指着几乎整整占了一页的一张女人的大照片说，这是阿里过世的母亲苏里维的时候，才惊悟过来。

一个美丽、年轻的女人，穿着丹麦服装，从照片上望着她。她的眼睛深邃善良，但在目光深处隐藏着严肃、甚至某种隐秘难言的痛苦。沙尔卡·瓦尔卡觉得好象老早就认得她似的。她的脸部轮廓比她的妹妹柔和，虽然他们俩之间是那样相似。怎么能设想，这是阿尔纳里杜尔的母亲。这个永远消失在青色的群山后面的女人，在用忧伤温柔的眼光看着沙尔卡。小姑娘猛地抬起头来问道：

“她当真死了吗？”

赫尔鲍格用审视和冷漠的目光看了看她。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话？”

“不知道，”小姑娘扭过脸去，回答说，“我想，也许她上什么地方去了？”

“谁向你脑子里灌了这些傻念头的？”赫尔鲍格问，这一次的语气已有点严厉。

她从坐位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走，然后来到沙尔卡跟前，两手叉腰，审视地盯着小姑娘。

“没有谁，”沙尔卡红着脸说。“我不加思索地随便这么说说，也许，因为在照片上她是那样动人。”

“我相信，这是阿尔纳里杜尔告诉你的，虽然我不准他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说这些胡言乱语。他常常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当然现在已经少一点了。她死的时候，他还非常小，这事很久没告诉他。他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对你说这话的？”

“我再也没有和他谈过话，他不想认识我，我也不想跟他交往。”小姑娘说。

赫尔鲍格未能从小姑娘嘴里打听出更多的东西。沙尔卡继续翻阅着照相簿，见到了一个男人的照片，用手指指着照片问道：

“这是谁？”

赫尔鲍格走到她身边弯下身子看相册。

“这是比耶恩，阿尔纳里杜尔的爸爸，”她回答说，对相片看了一阵子。“他和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喔，咖啡好了……”

赫尔鲍格走到炉子那里倒咖啡。房间里顿时散发出扑鼻的香气。小姑娘贪婪地望着这个文质彬彬、长着一对聪明而富于表情的眼睛的男人脸庞。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稍长的下颚和美丽的嘴形。他穿着翻领衫，钮扣洞里插着一朵鲜花。

“他是干什么的？”小姑娘问。

赫尔鲍格把咖啡壶放回炉子上，走到小姑娘跟前，用白嫩的大拇指指着照片说：

“你不觉得他眼睛漂亮吗？还有嘴？啊，多好看的嘴形！但更惊人的是他的嗓子。你问他是干什么的？哎，他什么没干过！瞧他下颚上的酒窝，老实对你说，谁见了都不能无动于衷。”

“下颚上的酒窝？”小姑娘迟钝地重问了一句。

“我说漏嘴了，”赫尔鲍格察觉了自己的疏忽，连忙转身对着炉子，“从我这方面说，太不聪明了，简直羞耻。”

“我对谁也不讲，”小姑娘诚恳地说。

“你不说什么？”赫尔鲍格愤怒地说，“你又在想什么了？”

接着，她不说一句话，从沙尔卡·瓦尔卡手里夺走了照相簿，仿佛小姑娘真的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她把相册拿回另一个房间，锁进五斗柜里了。

天已经暗了，厨房里挂在墙上的灯发出微弱的火光。房间里很昏暗。突然她们看见阿尔纳里杜尔坐在屋角里。他轻悄悄地回了家，两个女人竟然都没有觉察。也许他是赫尔鲍格和沙尔卡·瓦尔卡大部分谈话内容的见证人。

“你干吗藏在黑暗里，我的孩子？为什么你不让人知道你回来了，而象个幽灵似的在阴暗里徘徊？”

“好吧，我走了。”沙尔卡·瓦尔卡从厨房里喊了一声“再见！”

“这算什么事呀？我看你们俩都疯了。萨莉沃尔，我忙着给你煮了咖啡，而你要走了。而你，阿尔纳里杜尔，为什么不到厨房里来？上这儿来，和沙尔卡谈谈。不然，你的行为太古怪了。人家已经在抱怨你，说你不认得人，不和人家打招呼！我倒常常以为你们之间很和睦。坐下吧，一起喝咖啡！”

阿尔纳里杜尔走进厨房，脸色苍白而严肃。小姑娘害怕望他的眼睛。他穿着硬领衫，打着领带，头发理得很整齐。小姑娘没回答他的问候，转过身去把背对着他。他姨继续说：

“我的上帝，你怎么这副样子？苍白得象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死人。昨天夜里你上哪儿去了，那么晚才回来？注意，今晚

一步也不许你迈出家门!”

“请别说了,”阿尔纳里杜尔生气地抗议。他的声音颤抖着,仿佛马上就要断裂了。“让我安静点!”

“我看出,你满以为自己是大人了,了不起了,开始和大人顶嘴了。算了,坐下来和沙尔卡谈谈。她觉得自己很不幸,所有的人对她都不好,她没有朋友,你中断了和她的友谊,这很不好。”

“我多少明白了,你已经对沙尔卡讲了你认为她需要知道的有关我和其他人的一切。至于我和她说不说话,对她是无所谓的。我听得很明白,沙尔卡,刚才你还在厨房里说,你不愿和我谈话,虽然我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不记得我在什么地方对你粗鲁或不礼貌。”

“我不想跟你说话。”小姑娘断然回答,她手里拿着一杯咖啡,转身冲着墙。

“这是为什么?”赫尔鲍格惊奇地笑起来。“孩子们,你们是不是互相爱上了?”

“啊,不,上帝明察,没有。对我们别说这话!根本没有!”

“我很高兴听到这话,”男孩子生气地回答说,“说真的,我甚至无法想象怎么能爱上你,至少在你穿着裤子走来走去的时候,那傻样。等你穿上裙子,到时候再看。”

“嗬,当然啦。尤其是如果我穿上皮大衣,差你夜里去买酒,然后象小牛崽似地喝个够,”小姑娘脸胀得通红,冲口而出。她无法控制自己的脸形,因而变得几乎很难看。

“我现在明白了,你今天干吗到我家里来,”阿尔纳里杜尔勃然大怒,“你来是为了在我的亲属面前诽谤我。那又怎么样

呢，苹果掉下来不会离苹果树很远，你和你母亲没什么差别。全都知道，在你还是个非常小的肮脏的小姑娘时，你和你母亲的未婚夫之间发生的事……”

“阿尔纳里杜尔，你不害臊，看你说了些什么?”他姨打断了他。“看样子该好好揍你一顿!”

沙尔卡·瓦尔卡象是挨了一皮鞭，身子一下摇晃起来，她手中的杯子掉到了地上，咖啡洒了她一裤子，她浑身都在颤抖，她哭得噎住了。她跳起身，站在屋子中间，眼里充满泪水，由于气愤和羞愧，每一块肌肉都在发抖。在这一刹那，沙尔卡·瓦尔卡觉得在人类的容貌中，她还从未见过比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更可怕的怪物。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是个什么样的怪物。今天以前，她完全看错了他，多么可怕!

“我知道，我妈妈是个不幸的女人，她没有钱去买漂亮的衣衫遮住她的身体……”

小姑娘大概想对他们说出一切使她痛苦已久的事情，但眼泪堵住了她，她无法再说一句话。赫尔鲍格正想走过去安慰她，但她已经走出门去了。

“沙尔卡!”赫尔鲍格在她身后喊道。

但小姑娘已经走出去了。

“沙尔卡·瓦尔卡!”赫尔鲍格追出去喊。

但小姑娘已经走过篱笆门，很快走下山坡，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16

村里来了个陌生人！没有什么消息能比仲冬出现一个陌生人引起更强烈的印象了，因为这时候渔村的居民已经互相看腻了，他们对挖苦自己邻居鼻子上的雀斑和小赘疣也不感兴趣了。突然间，人们又讲究起礼貌来——这是超出一般小城镇习惯的非常好的品质。在路上碰见了这个陌生人，他们脱帽点头，寒暄几句——问他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到这里来，结婚了没有，去年他们那里捕鱼量怎样。只要陌生人一出现，路旁所有房子的窗帘都悄悄打开了，窗前挤满穿着破烂上衣的年轻和年老的女人，许多人手里还抱着小宝贝。孩子们光脚踩在代替花盆的生锈铁罐或搪瓷的罐子上，罐子里竖着几根萎靡的毫无生气的茎杆，也许，这是穷人家里唯一的装饰品。女人看见陌生人就走到外面台阶上，双手插在围裙下，长久地站在那里，带着难以形容的忧伤的眼神，带着那种虔敬的忧伤（在大城市里被认作是普通女人缺少道德基础的标志）眼神望着他的背影。小孩子的手指塞在嘴里，屏住呼吸站在路边齐脚踝的雪泥

里，着迷地望着外乡人，直到破皮鞋里的脚冻僵为止。

沙尔卡·瓦尔卡有一次在早晨上学的路上碰见了这个陌生人。他大概象约翰·波格逊和象他那样的先生们通常做的那样，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陌生人身上穿着防水的灰色雨衣，戴着大沿帽，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他时不时停下来看看落到他视野里的东西。不知为什么，小姑娘似乎觉得她认识他，而他也认识她。在他的眼光中含有某种可以信赖的神情。她甚至觉得，他好象狡猾地朝她笑了笑，似乎他知道她的全部秘密。她是那么惶恐，全部血液都冲到了她的脸上。小姑娘撒腿跑了起来，在没有觉得离他有很大一段距离之前，她都不敢回头望上一眼。而当她终于回过头来的时候，她发现陌生人已经忘了她，而兴致勃勃地看着别的什么了。我的上帝，好热呀！这人是谁呢？

不久她就知道这是谁了。学校里码头上全都已经知道了。原来这是比耶恩·比耶恩松，科夫的阿尔纳里杜尔的父亲。现在沙尔卡·瓦尔卡明白了，为什么他这样面熟：是下巴上的酒窝。他从南方来，在那里是个大人物，有着人间（包括陆上和海上）的一切，就象这里奥谢里的约翰·波格逊一样。到了国外他也是那里的重要人物。这样的人花一点养儿子的生活费简直算不了什么，虽然约乌恩老头没怎么宣扬这一点。阿尔纳里杜尔的父亲为什么到这地方来，暂时谁也不知道。只晓得他住在岳父那里，赫尔鲍格在商店里买了各式各样的东西，——柠檬皮、糖渍果皮、香料、果冻、桂皮、小豆蔻。科夫从早到晚煎呀、煮呀、炖呀、蒸呀、烤呀。老约乌恩这个秉性难改的唠叨鬼和吝啬鬼对这个贵客的到来是如此张惶失措，以致他对顾客的要求一一依从——从任何一个货架，任何一个箱子里取出

他们要看的货物，没有一句抱怨话，也不对任何人提起将来的丧葬。有人猜想，比耶恩·比耶恩松要买下科夫，并在这地方建一座不亚于约翰·波格逊的私邸。当弄清楚他是首都拖网渔船股分公司的股东之后，大家全都明白了，他来是要在阿克斯拉尔峡湾畔的奥谢里建立拖网船基地，并与约翰·波格逊展开竞争。而有人认为他是来考察金矿的。几年前一个德国人曾偶然在山里发现过金矿。谁知道这些人头脑中想些什么？

冬末的一个无精打彩的星期日夜晚，每一阵寒风都带来雨雪或冰雹，峡湾染成了呆板、晦暗、很少激起诗意的铅灰色。村里的街道、胡同成了一片泽国，到处是肮脏的泥浆。没有好鞋子的村民的脚永远是湿漉漉的，因而无法振奋他们的情绪。山谷里堆着雨水弄脏的积雪。渔民的茅屋在冬日阴沉的暮色中从未显得这般可怜：陈旧的被无休止的寒风吹打的茅屋从远处看好象是一些忧伤的感叹号，散落在荒芜的海岸上。窗户里闪过孩子们肮脏的由于老是哭泣和难以饱腹的稀粥而变得铁青的小脸，闪过成年人无精打彩的面庞，这些人由于贫穷，不可能正确地评价白天的福音。这个夜晚就是这般模样。

突然在马拉尔布德的厨房门口出现了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他穿着蓝色的上衣和硬领衬衣，模样非常严肃。

“萨莉沃尔，”他说，“我可以和你谈一谈吗？”

好象除了她以外，他在厨房里谁也没有看见似的。但问题在于沙尔卡·瓦尔卡已经毫不动摇地决定——这一辈子再也不同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讲话了。任何时候谁也没有象萨莉沃尔·瓦莉格尔杜尔·约乌恩斯多蒂尔那样从头脑和心灵里把阿尔纳里杜尔驱走得那样彻底。她采取这样的决定不只是不久前的争吵引起的。自从见到阿尔纳里杜尔的父亲之后，沙尔卡

更明白了她和这个男孩之间隔着多大的深渊，她是个没有父亲的女孩，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她甚至也没有母亲。她贫穷、肮脏、衣衫褴褛。从前她责怪阿尔纳里杜尔巴结有钱人，对他们卑躬屈膝，而现在她开始懂得，事情不在于卑躬屈膝本身。有这样父亲的男孩子，他自己就属于显贵的行列。如今她觉得，他跟商人波格逊的家族一样那么疏远，那么陌生。不，她这一辈子再也不同他谈话了，然而，他刚一叫她，她立刻站起身同他一道走出了房间。

“我们一道到岸边走走好吗?”男孩子问道。

小姑娘开始在自己的词汇宝库里寻找那种能够使他在心里记上一辈子的话语。但是她还未找到那些辛辣的、无法反驳的话语，那些能使他明白，即使“永恒”也不能扑灭他们之间敌视的熊熊火焰，也不能吞没那使他们永远分开的无边的海洋的话语之前，他已有机会说出了他所要说的话。

“沙尔卡，我是来和你告别的，我要走了。”

她停在寒冷冰冻的牧场中间，看了他一眼。

“走？上哪儿去?”

他说出了一个美丽的，欢乐的词眼。还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个时候，那时她还没有备尝悲哀的生活经验，那时她和母亲还不是“两个女人”，她们还一道幻想旅行和实现她们的愿望，这个词眼曾久久地激发过她相信各种希望都可以实现的童年理想。

“南方!”

当他说了这两个字，她觉得她过去的理想就象海市蜃楼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又落进了海中；历史上红海就曾这样吞没过埃及人。峡湾上空飘着乌黑的雨云，大风正在吹卷着它，沙尔

卡觉得脸上飘着几滴雨点。

“你以为我对这感兴趣?”小姑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问。生活老早就教会我们的心伪装起来，以免遭受命运的打击。

“我知道，我对你做得很不对，很不好，”小男孩吃力地开口说，“但人的周围总有许多恶魔”……

小姑娘没有回答，她突然觉得难堪，觉得委屈和不快，因为她总共不过十三岁。她提醒自己，她非常恨他，但现在她发现她只是害怕，害怕得那么厉害，她只想随便逃跑到什么地方躲藏起来。他们走到了海岸边，预兆着大雷雨的乌云就在她们头上，冰雹把空气切成条条，又象亿万根银针纷纷刺进了水里。男孩翻起外衣的领子，他还没有那么富有，不能穿上防水的雨衣。

“我知道这岸边有个峭壁。”小姑娘终于说话了，“那儿可以躲一躲，走吧，我有时在那儿坐坐的。”

他们跑起来了，她在前边带路。爬到峭壁下的掩蔽处，他们默默地观望了一阵冰雹敲击岸边园石的情景，渐渐地冰雹飘飘地变成了雪片，末了，又变成了雨网。

“沙尔卡，”男孩子说，“恶魔想叫我服从他们的意志，有时他们晚上出现在我身边，呆在枕边，做鬼脸和嘲笑我。他们向我灌输各种念头，他们想迫使我做一些我甚至不能对你说的可怕的事情。有时这些恶魔化装成可怕的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对谁也不想说，他们是什么样子和他们做些什么。”

“废话。”小姑娘说，看也不看他。“这全是瞎想出来的，就象你对我说过的消失在青色的群山后面的女人一样。这个关于你母亲的故事也是你捏造出来的。你编造了她去到某个美丽的国家的故事，她永远走了；她死了，像其他的人死去一样。现

在我全都明白了。当我还很年幼的时候，我相信了你对我说的所有谎话。”

小姑娘自己也感到惊奇，她竟然和他单独坐在一起，对他说了她所想的一切。但除了上帝，谁也不知道她现在的心跳得有多厉害。

男孩子就象信仰遭到攻击的狂热的宗教徒，——他眼睛里闪现出可疑的目光，他失去了对自己声音的控制。

“萨莉沃尔，谁都可以说：你的存在是个谎话；也许，你的存在是杜撰出来的，但我还是坐在这儿和你谈话，不管是不是杜撰。赫尔鲍格能不能使你和其它人相信我在说谎，这我完全无所谓。我比别人更清楚，我在夜晚梦中和白天跟谁谈话。我知道那些想断送我的人，我也知道谁想拯救我，把我从他们的魔爪中救出来。”

“你难道以为我会对你所感觉的一切感兴趣？”小姑娘说，“嗨，我该走了，我快冻坏了。一路平安！别了！”

她站了起来，走出掩蔽处，准备跑回家去。

男孩跳了起来，挡住了她的去路。

“沙尔卡，我作为朋友来找你，你这样对待我很不好。我还没有说完我要说的一半话，你稍等等。我知道，我在奥古斯塔那里喝白兰地酒不对——但请你相信，以后再也没有喝过。她嘲笑和挖苦我，甚至还叫我乳臭小儿。我本以为她是好姑娘，但结果她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女精灵警告我，躲开奥古斯塔。这个精灵让我到你这里来，请求你的原谅。”

“女精灵？你说什么呀？我什么也不明白！”

“她预言了将要同我发生的一切。她预言我父亲要来，要带我到南方去，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事。她保护着我。”

“我就这么相信你胡说的精灵和幽灵！绝不！你亲自对我说过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到死也不会忘记的。”

“沙尔卡，我好生来找你，你怎么能生气呢？你总共才十三岁，而我十五岁，我们都还是孩子。不要走，别这样看着我。沙尔卡，你知道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要知道，我是到南方去，并将周游世界，大概再也不会回到冰岛来了。我想送你一样小东西，因为你是个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姑娘。还在我们完全是小孩子的时候，沙尔卡，我就总是只看见你而不注意别的孩子，你是这么独立自主。你记得吗，我们有时多么快活，我们在晚上是怎样淘气和笑闹来着？”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带链条的小小的银圆盒递给了沙尔卡。

“我要它干什么？”小姑娘问。

“这是母亲的东西，里面装有我的照片……我非常小的时候照的。”

小姑娘惊奇地看着珍贵的礼物，然后紧紧地把它握在手里，好象是为了不让雨淋着它。她连梦里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宝贝。她迅速望了望少年深沉和充满幻想的、区别于地球上所有别的人的眼睛，向他伸出一只手，轻声地说：

“谢谢！”

内心的矛盾撕碎了她的心。她跑了，独自留下了他一个人。

在以后的生活中任何一次离别也没有象这一次这样沉重，就象初恋是唯一真正的爱情，而所有以后的只不过是它的回声和反映；以后的别离也是这样，只不过是第一次别离的诗意的

回声。这样的别离是直到生命的终结唯一能永远记住的别离。

“你怎么啦，不想睡觉，沙尔卡?”老太婆问。

时间已经很晚了，而小姑娘坐在厨房里的炉火边，装着在看书。轮船还没有到岸，尚未听到它的汽笛声。也许，它因雾霭耽误了。但当大家都躺下睡觉之后，小姑娘穿上了厚厚的咖啡色毛衣，走出家门到村里去了。此时已近午夜。

在码头上，有几个人坐在自己的行李——背包、捆着绳子的箱子——中间，等着轮船。要知道穷人们很少把自己的财富牢靠地锁藏起来。他们当中有几个是邻近村子里的农民，他们有的是到南方去找工作的，有的是去治病的，有一部分乘客还没有来。轮船每一分钟都有可能到达，它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刮着夹雨点的刺骨寒风，村子里的人早已入睡，没有一间茅屋亮着灯光。这回已安上小马达的属于商行的小船正等在码头上。马达已经发动，随时准备将乘客送到轮船上去，并从那里带回邮件。小船上微弱的灯光照亮了甲板。热烘烘的马达的废气直喷到小姑娘的脸上，在这寒冷的黑沉沉的深夜里，连它的气味也变得很好闻了。寒冷的、令人不愉快的夜晚，一点也不管跳动在人家胸膛里的心房的不安。雨下得更大了，但小姑娘毫不在意，根本不打算去找一个避雨的地方。她一直站在雨里，冰凉的雨点落在她的头上，雨水从她的头发上淌到了脖子里，往下又流到了背脊上。手指完全冻僵了，但她没有注意这点。她旁边站着两个围着围巾的女人，就像死人一样一动也不动。在午夜时分，站在大雨里等候着到远方去漂流的时刻来临的这些人的命运是不令人羡慕的。男人们早就忘掉了烟草的味道，但希望却温暖着他们的心灵，也许别的地方会比这里好一些吧!

一个穿着胶鞋的高大男人，从船舱里探出肮脏的脸来，看看天气有没有变化。看来天气不会转好，雨还在没完没了地下着。

“哎，你呀，穿裤子的，干吗在冷雨里站着受冻，”他对沙尔卡说。“小心冻僵！”

“我想跟一个女人告别，”沙尔卡回答，一面从鼻子上抹去雨水。

“你对那些不幸的稻草人说，让他们到船舱里来，否则在码头上要冻僵的。”

船舱里生着火炉。船员等着大茶壶煮开，他们在煮咖啡。两个男人躺在条凳上，心平气和地谈着捕鱼的事。一个双手被风吹得很粗糙的年轻人正在准备杯子和糖，他看样子已经一个多月没刮脸了，显得又困又累。女人们被让在长凳上坐下。水手们想用言语逗她们说话，但她们一味愁闷地坐着，就象是在参加葬礼。一个较年轻的女人好象刚哭过，但也许是由于伤风而鼻子发肿。她有点斜视。一个上了点年岁的女人在牙痛。沙尔卡·瓦尔卡悄悄坐到紧靠门边的一个角落里，藏得尽量不让别人注意，一个穿皮裤的高大农民站在她前面。等了半天的咖啡终于煮开了，香气扑鼻的热咖啡倒进一个个大杯子里，又在每个杯子里加了一大块咖啡色的糖块，这是什么样的咖啡呀！一个水手讲起了南方来的某县法院长官的故事：他喜欢驶近法国的拖网船，向他们要鲨鱼头。法国人对他讲的话一句也听不懂，真可笑！牙痛的女人忍不住说这不象是真的，而斜眼的女人转过头去，以掩饰自己的微笑。然后船长自己讲起了一个帆船船长的故事，那个船长连着两天骂他的船员打破了一扇弦窗。后来又重新倒了咖啡，请大家放糖——别客气，请吧。但

这时响起了航船的汽笛声，大家都匆匆地喝干了杯子，打断了突然失去其文学价值的有趣故事——大家都急忙往外跑。海洋上空出现了令人惊异的淡蓝色的亮光，这使人们产生了微弱的希望：明天峡湾上空像每天早晨一样会升起美丽的早霞。

“全都好了吗?”船长喊道，一边打发沙尔卡·瓦尔卡上岸去。她在这里没事可干。

小姑娘上了码头之后，看见两个拚命跑着的男人，他们赶船迟到了。

“等一等!”比耶恩·比耶恩松对已经准备离岸的船上的男人们喊道。

“快一点!”船上人回答。两个男人刚刚登上甲板，轮船就起锚了。谁也没有发现沙尔卡·瓦尔卡。

阿尔纳里杜尔站在桅灯下面，身上穿着新大衣，小姑娘无法看清楚他的脸，但她觉得他正专注的望着岸上。没有一个小窗户里透出一点亮光。上帝，千万不要让人知道她半夜三更在这里闲逛！多亏他没有看见她，否则他会怎么想啊？要知她才十三岁！小姑娘返身走回去。

“要是他发现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她想道。“他教会了我读书、写字，而现在他为了将来做一个重要的人物，到广阔天地里去了，而我，多半不能见到他了。”

她已想再次返身，跑向海边，要是船还没有走远的话，好最后一次向他喊一声“再见。”但在这一刹那间，她看见了一个女人的身影，她穿着肥大的裙子，围着围巾，大概她也想对谁说声最后的“再见。”发现了沙尔卡·瓦尔卡，这女人赶紧转过身子消失在黑暗里了。不知为什么，沙尔卡·瓦尔卡不由自主的想起了科夫的赫尔鲍格。在晚上跑来跑去和躲开人，这一点

可不像她。这样的女人只有在白天出来，雍容华贵，仪态大方，仿佛要用自己高傲的光辉照耀整个宇宙。也许沙尔卡·瓦尔卡只是觉得像她？

但不管怎样，轮船已经从视野里消失了。它载走了阿尔纳里杜尔。阿尔纳里杜尔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什么也不会再回来了。

唉，这是个什么样的夜呀！

17

春天的阳光像磷火一样诱惑和欺骗着人们。只要春天的太阳一露面，在第一个明朗日子里，一切无穷尽的阴冷日子和令人苦恼的不眠之夜，就都被人们的心灵忘却了。但也是这么突然，坏天气又回来了，阴雨连绵不断，比去年还要恶劣，甚至老人们也不记得有过这样闷人、阴沉的坏天气。于是又开始出现无可慰藉的远比过去更加难受的不寐之夜。

春天——对于老人和小孩都是快乐的时刻。当太阳慷慨地毫不吝惜地把温暖赐给大地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像春天那样更使人朝气蓬勃的了。

马拉尔布德的西古尔利娜·约乌恩斯多蒂尔把自己的小男孩抱到太阳底下，和他一道坐在房子的南墙脚下，让小孩的脸对着太阳。这张脸黄瘦干皱，就象个小老头，眼睛大大的，眼睑有些浮肿。这双眼睛里有着多少痛苦的烙印！但现在太阳把自己有益于健康的光线一视同仁地投到了这张脸上，只要母亲和他在太阳底下坐上几天，小孩就开始咕噜咕噜学说话了。起初

声音很轻，但渐渐变得有力了，平静的咕咕声使母亲心头快活。噢——噢——噢——他拖长着声音，用充满难以名状的悲哀的眼神望着太阳。

艾约利富尔老头也走出来晒太阳。他摸索着走向他们，问过好，他发现小孩子如今发出的声音完全两样了。

“是的，”母亲说，“他受够了苦，也许现在上帝会赐予他健康了。”

“也许吧。”艾约利富尔老头说，他抬起头望着太阳。

“真奇怪，上帝会让无罪的人替别人的罪行受苦，他并非为自己的罪过受苦，因为他并没有罪。”女人说。

“呸，你呀！”艾约利富尔嘟哝道。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人们有时会达到绝望的程度，如果他不知道上帝让我们受苦是为了考验我们的信念和使我们的灵魂变得高尚的话。比如值得赞美的哈尔格利穆尔·皮杜尔松就是这样。”

艾约利富尔老人用棍子触摸着路，打算离开了。

“一切考验都来自恶魔，”他说，“瞧，我已经瞎了十六年了。”

又过了几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小小的受苦人开始对母亲微笑了。这是人的本性。他眼睛里闪烁着微弱的欣喜之光，这是他在看到被诗人讴歌的太阳时发出来的，——应该说，太阳，这是穷人唯一能无赏地享受的奢侈品。孩子的母亲高兴了，快活了，她对他唱起了她所知道的最美的歌曲：《啊！圣洁的葡萄树》和其它歌曲。想到上帝（就是那个创造了太阳的上帝）记起了西古尔利娜·约乌恩斯多蒂尔，并将她置于圣子保护之下，这是多么愉快的事。她是这样弱小，没有自卫能力，而且

这样贫穷，甚至在约翰·波格逊的账上都没有她的名字。

光阴飞逝，快到夏天了。有个人越来越经常从谷地路过马拉尔布德的菜园，尤其在他傍晚回家时总要经过这里。这是克维乌姆的尤基，虽然人们有时叫他约基姆，有时又叫他另一个与此相近的从圣书上取的名字。尤基是个虔信上帝的人，在村里时，他一贯参加救世军的集会。他赡养着年老的双亲，他父母在谷地的小庄园里度过了一生。他的母亲已瘫痪在床上几年了，父亲尽管已九十高龄却仍很健康，很有精神。我们书中的这个角色，人们称之为“克维乌姆的尤基老头”，因为在故事发生的年代他已经将近五十岁了。有时在傍晚，他停留在马拉尔布德院子里，和西古尔利娜谈论天气，牲畜、粪肥和收成年景。在割草的日子，他谈论干旱和雨水。上个星期已经把有关天气多变和晴天难得的种种故事都谈过了，但到下一次他又谈起这个话题，而且比前次更加滔滔不绝。这样，他的话题总不会缺少。尤基是个矮小、健壮、高颧骨的男人，他走路时背驼得很厉害。他的耳朵上结满了疮痂，嘴上留着有点发红的小胡子。他一月刮一次脸，偶尔剩两次。他闻着烟草，大声地打喷嚏，常常在身上抓抓这儿，抓抓那儿，不时地搔痒，并且大声地咳嗽吐痰。他和西古尔利娜谈话时，总是把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他的眼睛鼓鼓的，象是干鳕鱼，一口黄牙短得几乎和牙床一样平齐。西古尔利娜通常请他稍等一会儿，她要看一眼孩子，相信婴儿睡着了，她才走到外面台阶上和他闲聊。有时，大家都睡了，她请他进屋喝甜咖啡和尤基最喜欢吃的涂人造乳酪的黑面包。

“为什么不让我帮忙，”他说，“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如果这几天天气好，割下来的草在场上就晒干了，我很愿意不管怎

么在傍晚来一趟把草收拾收拾，捆起来放到棚子里。”有什么可说的！女人毕竟是女人，还要求她什么呀，她的事已经够多了。

尤基说到做到，一天早晨，沙尔卡·瓦尔卡匆匆穿好衣服赶着到码头上去晒鱼，她看见了尤基。他坐在厨房里，汗水湿透了衣服，脸上沾着烟草沫，没刮胡子的下巴黑乎乎的，他津津有味地喝着咖啡，嚼着黑面包。母亲正在把他的粗硬的皮鞋泡到一个旧木桶里去。女人尽量想讨好尤基，他帮了她这么大的忙：一晚上翻了一遍干草，收拾好放进了棚子里。夜晚工作以后，西古尔利娜很精神，很愉快。她满意地微笑着，露出了满口剩余的牙齿。她的嘴唇很丰满、新鲜、充满诱惑力，体态尚未失去魅力，尽管一冬天她为了病孩子没有一晚睡过好觉，总在念祷告和哄孩子。尤基用淫欲的眼神望着她。沙尔卡·瓦尔卡走过厨房，摇了摇脑袋，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晚上她怀着年青人的铁面无情和不妥协性追究母亲。

“再过一年你会生第三个孩子的，”她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急着要我相信，你和尤基的关系不论在上帝还是俗人的心目中都是清白无辜的。但我想知道，你将用什么供孩子吃，穿？上帝和人们对此又会怎样说？谁能保证他在这个吹着过堂风，漏着雨的家里不会得某种可怕的疾病？”

“亲爱的沙尔卡，我现在看到你长大了，很健康，感谢上帝。”

“要不是我开始工作，自己挣钱，我们会被遣送到北方，靠教区赡养的。”

西古尔利娜不善于词令，她屈服了。看了看女儿，叹了一

口气，眼里流出了泪水。

“我认不出你了，我的孩子，”她终于说道，“我甚至辨不出你的声音了。你的眼里出现了一种凶狠的，不好的东西。你现在责备我，仿佛是我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世界。”

“难道只要随便那个男人瞧上你，你就吊在他脖子上，这也是上帝的过错？”

“上帝指引着我的生活，我的心灵，”西古尔利娜心平气和地说，“他把我造成女人，我也无法反抗天意。如果我生了孩子，那是违反我的意志和愿望的。我服从上帝的意志和理性，生孩子并不抱怨。上帝的道路是不可知的，有谁知道他允许穷人的孩子在世上出现会不会有伟大的意义？只是我们，平凡的罪人，不需要知道这层意义。虽然有时父亲们不愿养育孩子，上帝至少会及时把这样的骗子赶走，比如斯坦恩托尔就从我面前赶走了。感谢上帝，萨莉沃尔。要是他留在这里，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彻头彻尾的罪孽，亲爱的，对于你，这罪孽也不会比我轻。现在上帝给我派来了另一个人，他信奉上帝，正直，品行端正，他用忠实美好的感情爱我。你可以相信，这个人不会玷辱你和我的名誉。他在谷地里有一小块土地，如果这是上帝的意志，我愿意手挽手地和他过一辈子。”

“祝贺你，”小姑娘说，“他耳朵满是疮痂，浑身都在搔痒，牙齿那么黑，好象他一生都吃的是垃圾。”

“你也会轮到的，萨莉沃尔，亲爱的。早晚会轮到的。”母亲说。

母女俩的话到此结束了。

夏天到了。到处是绿荫、蓝天，凉爽的微风，但很快又过去了。而当秋天来临时，峡湾重又沉浸在司空见惯的雾濛濛的

秋雨中。村里传说：马拉尔布德的西古尔利娜和克维乌姆的尤基订婚了。这一回人们不认为他们的爱情有什么罪过和值得非议的地方。虽然订婚礼未能愉快地实现所有甜蜜和灿烂的理想，但那些怀着遗憾的感情看着这一结合的人，未必比马拉尔布德的西古尔利娜更为幸福。

所有认为脚跟站得稳稳的人，应当小心不要跌跤。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由于很重要的原因，救世军举行了隆重的集会，在荣誉席上端坐着马拉尔布德的里娜，她因不会在人世的冰面上行走，为了生命赋于她的全部欢乐付出了百倍的代价。她唱着美妙动人的宗教歌曲，坐在她旁边的是有着一小块土地并纯洁真诚地爱着她的人。从这一时刻起，她进入了庄重而骄傲地注视着世界的妇女的行列。

就在这夜晚，村里有两个人最后关上了自己家的门，从小山岗上下来，朝海岸边走去。他们是谁呢？一个屈背的老头，穿着黑呢西服上衣和灰色的坎肩。他踩着小步疾走，背比平时更驼得厉害。老头肩上背着个不大的背囊。他已不再噜苏和唠叨，他已经一文不名，顾不上自己的丧葬了。

他后面跟着一个身材高大和仪态端庄的女人，她穿着冰岛的民族服装，披着披肩。她没有左顾右盼，没有注意任何人，和谁也不打招呼。仿佛这位善良、骄傲的女人的心已变成了石头。他们向轮船走去。有一些人来到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里，另一些人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雨不停地下着……

几天之后出现了好天气，空气很冷，寒霜覆盖了庭院和菜园。

沙尔卡·瓦尔卡登上了小山岗，站在通往科夫院宅的美丽的木栅栏便门外。她想打开它，但发现栅栏门被钉死了。小姑

娘翻过篱墙。不知谁挖走了所有的蔬菜。教区的法官命令用木板把窗户钉死。在门锁上面显眼地贴上了一个神秘的封印，表示屋里的人走了，从此不再回来了——也许，这是王印。几天以后这座房子将被拍卖。村里传说，教区法官接到南方银行的命令，没收老约乌恩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房子、土地、家具、商店里的资金统统都查封了。去年冬天老头在一张什么纸上为自己的女婿签了字，为此他丧失了全部财产。这种纸称为期票。当然，老头可以保留商店里的职务，除此以外约翰·波格逊不能用别的方法帮助穷人。他自己近年来由于渔业欠收亏本很大。但赫尔鲍格听也不想听这事，听说她好象要生孩子了。

新订婚的人倒象是在准备柏拉图式的婚礼。因为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张罗，尤基只请南奥斯的农民斯维恩卖给他一些做被子的鸭绒，款项通过约翰·波格逊的账房结算。再有，未婚夫让自己的未婚妻买一段衣料做一套冰岛民族服，钱算在他的账上，马具匠的妻子答应替她做衣服。但当衣服和其它结婚用的一切都已准备好的时候，峡湾上空刮起了可怕的暴风雨。老人们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坏天气。大雨没完没了地下个不停，大海咆哮着，峡湾里几乎每天发生不幸的事。暴风雨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约翰·波格逊的一只船和船上的五个人失踪了，每个渔民都丢下了一大家人。风刮走了茅屋顶，把它吹散或卷作一团。扯下的碎屑满村飞扬，有的冲撞着邻舍的窗户，被暴风刮到峡湾的上空，而后又掉到海里。

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冬天到来前修理好自己的房子。而其余的房子雨水从各种缝隙里流进去，地上积成了水塘，床上的被褥全部都湿透了。接着雨又变成了冰雹，以后又变成雪，

雪纷纷飘进屋里，床上积起了雪堆。末了暴风雪停了，天气转暖了，甚至出了太阳。积雪融化消失了。

很多人大概会想，坏天气不过是坏天气，过去了，事情就完了。但混账的天气在这海边的小村落里对人的影响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天气损坏人的健康，推翻了结婚计划，改变了一个人未来的全部命运，且不说常常由于它的原因，不只一个渔民（养家的人）再也不会回家，尽管家里有一群孩子和泪水已经冲淡了牛奶的妻子在等着他。在有些家庭中，雨天之后，带来了重感冒或肺炎，这种病在这一带地方常常会转成支气管炎或胸膜炎，最后变成肺病。

去年秋天在这种坏天气里，马拉尔布德的小男孩初次得了肺病。后来又搭上了瘰疬腺病：他喉咙痛，眼睑肿，耳朵和眼睛里一直不断地流脓。夏天他在太阳下晒晒，长胖了，看上去差不多已恢复健康，鼻子和耳朵都好了一些。但这次坏天气使他象去年冬天一样又得了重病。病又出在肺上，婴儿不想吃东西，开始发烧。未曾愈合的伤口又破裂了，耳朵、鼻子里又开始流脓，家里又响起他的使人心碎、痛苦，就像遭到拷打的动物的喊叫般的哭声。小孩子的病成了原定婚礼的严重障碍。很明显，在孩子未痊愈之前，他不会成为克维乌姆家庭中一宗重大的财富。

这个小孩子是女人唯一的财富，当然不算耶稣基督。西古尔利娜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没人替换她，就一步也不离开他。两个订婚的人决定把婚礼推迟到明年春天。新娘只好把冰岛民族服装放进斯坦努恩老太太的箱子里。如果小男孩在夜里病体减轻一些，她就走到箱子跟前，取出新衣裳，用红肿的手抚摸平滑光亮的衣料，一边向耶稣祈祷。当她看到自己的结婚礼服或

忧虑地望着孩子的小脸，看着他凹陷的双颊，一直张开的长满白色鹅口疮的小嘴，结痂的发肿的眼睑的时候，西古尔利娜向自己的救世主不知送去了多少热烈和真挚的祈祷。

“万能的上帝，”她祈祷说，“你是穷人和受苦人唯一的朋友，请伸出你的福手来庇护我亲爱的孩子……”

约翰·波格逊看不出在这一带有消遣和娱乐的特别理由，所以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同意提供自己的房子举行诸如慈善晚会之类的轻松晚会，明理的人并不责备他。而现在，波格逊决定让妇女协会组织晚会，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在自己的账目上支取五十奥拉到两克朗的现金，而富有一点的人甚至可以支取五克朗。这个晚会是为救济今年秋天丈夫死于暴风雨的寡母孤儿组织的，约翰·波格逊提供一间鱼库作为活动场所。预定由医生讲解所谓的爱克司光，然后由约翰·波格逊自己讲一小段话，并由如今是马具匠的妻子领导的妇女协会卖咖啡。协会期望能收到一百五十克朗去救济孤儿寡母。在这一地方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节日了，因为不是每天在奥谢里会一下死这么多渔民的。

现在沙尔卡·瓦尔卡一心想着就要来临的盛会，虽然大家都说不让孩子参加舞会，而她才刚满十四岁。沙尔卡·瓦尔卡过去对跳舞从不感兴趣，也不渴望参加渔汛结束在茅屋里举行的舞会，而现在她竟然夜里做梦都在大厅里旋转。她梦见男孩子们竞相邀请她跳舞，而她在空中飞旋，既轻捷又有力。她跟同年龄的女孩子谈起这件事，大家都认为好极了，谁也没有权利禁止小姑娘们娱乐。她们当中许多人发生了一个重要问题

——穿什么衣服去参加这么隆重的晚会。

“那有什么要紧，”沙尔卡·瓦尔卡说。“我们自己互相作伴跳舞。我反正不准备和男孩子跳舞。知道吗，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化妆，用煤烟把脸涂黑。”

但引人入胜的化妆计划没能实现。就在节日那天，西古尔里尼的灵魂悄悄地、平静地升到天国里去了。如今，一切关于化妆和娱乐的念头似乎成了渎亵的行为。最后一昼夜，小男孩只剩下一口气，他不吃不喝，双目紧闭，也不再哭泣。在这个不幸的受尽折磨的包着皱瘪的黄皮肤，头上长着黑色绒毛的躯体里看不到一点生命的火花。当沙尔卡·瓦尔卡下班回来时，他已经死了。小姑娘看见母亲在厨房里。母亲坐在桌边，双手支撑着脑袋，两眼茫然看着前方，周围的一切她都没看见没听见。她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拍着她的小宝宝睡觉，和他一道遭受了多少痛苦，她是这样爱他！当在夜间她望着这受尽折磨的、上帝从她罪孽的深渊里召唤出来的无罪的躯体抽搐时，她的灵魂打开了悲伤的神圣闸门。上帝给与她儿子的痛苦完全跟上帝给与他自己儿子的痛苦一样多。甚至在最后几分钟，西古尔利娜还在祈祷和寄予希望。也许，她甚至现在还没完全意识到他已经不在了。

人的生命就是这样……

当沙尔卡·瓦尔卡进屋时，西古尔利娜没抬起头，没看她一眼。活着的与死去的相比起来好象微不足道。斯坦努恩老太太站在炉子边，双手交叉放在肚皮上，对西古尔利娜讲着她的孩子们是怎样患瘰疬病死的。她过去从未讲过她在这座房子里失去四个孩子的事，他们全都死在这间房间里。

“我知道，我造了孽，整个冬天把祷词念错了。”西古尔利

娜终于开口说，显然，她没注意斯坦努恩老太太的话。"如果不是恶魔扰乱我，我就会对我们天上的父上帝念祷词，也许，他就不会死了。但秋天这次强烈的暴风雨过后，他这么突然地病了，而我压根儿没想到祈祷。你们知道这个祷词——《愿你的旨意实现》。"西古尔利娜沉重地叹了一声，仿佛是想推开压在她胸口的巨大石头似的。"我现在来念这个祷词：'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①'仿佛这样好一些。"

晚上，沙尔卡·瓦尔卡帮助母亲擦洗了卧室。西古尔利娜抱起尸体，把它小心地洗干净，盖上洁净的被单。然后她打开救世军里给她的祈祷书，翻到自己喜爱的一首赞美诗，打开着放到咽了气的孩子胸口上。

眼前的不幸，几乎使沙尔卡·瓦尔卡完全忘掉了救济孤儿寡妇的盛会。她甚至不再想去那里，虽然她的五十奥拉已包在纸里藏在枕头底下。但到半夜，一切收拾停当，而暂时又不想睡觉，小姑娘便决定出去走一走。这样，她象平时一样穿着长裤和毛衣，慢慢地向码头方向走去。后来，因为预先已付过入场费，她朝库房里顺便看了看。门外挂着灯，木板房里靠墙站着一堆一堆没戴帽子的男人。他们一边喝着瓶子里的白干，一边不时地吐痰。大厅里有股秋天厨房煮血肠的气味。地上有一滩滩水，到处都扔有鱼骨头，穿着好鞋子走进去是非常危险的。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堆鲜鱼。不远的地方有几个女人坐着喝咖啡；咸鱼的气味和烟草、白酒、咖啡、煤油、人的汗水味等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从学校和教堂里搬来了课桌和长凳，好让出席晚会的人舒适地听讲演。约翰·波格逊站在最里面的一个

---

①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译注

大木箱上，他正在讲话。沙尔卡走进去时他刚好讲了一半。

在医生讲什么爱克斯光的时候，屋子里很吵闹，谁也不感兴趣。听众都很明白，在这儿，在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里，每个人都可以因各种各样的疾病而平静地死去，他们当中没有人在最近的将来会受这些奇怪的射线的威胁。男人们在医生讲演时则跑出来又喝上一杯。但当"老头子"刚一开始讲话，大家马上都回到了坐位上。波格逊站得直直的，高高地抬起头。他穿着普通礼服，高高的个子，有点肥胖，额头很宽，白发朝后梳着，两条眉毛非常浓。一对威严的灰眼睛带着意识到自己身价的人的高傲注视着众人，但也不无诙谐和狡猾的神色。他的鼻子很短很大，上嘴唇上长着稠密的棕色髭须，不时用小梳子梳理一下——大概，这样的时刻他正在考虑着什么。他的手又短又肥，长着很多汗毛。他说话时总是把两手交叉在胸口。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冷漠、生硬，虽然他讲得很简单，很容易明白。

"当我在三十六年前第一次来到奥谢里时，"他开始说。"这个村子还一点也不像个样；我讲的是实话。在上世纪中叶用土和石头粘合成的那些渔民的小屋子里，总共只居住着一百五十个人，如果他们的存在可以称之为生活的话。人们只在冬天乘破烂不堪的小船去捕鱼；捕获量很少，没有人敢在春天里冒险到离岸很远的地方去。如果近海没有鱼，就认为鱼已经走光了。至于商业，除去丹麦的投机商人，根本就谈不上，丹麦商人春天和秋天到我们这里来，用花言巧语，不花几个钱，从穷苦渔民那里把鱼骗去。应该说，在丹麦"一号"公司尚未在这里办起正常的商业，采用鱼网和大网捕鱼之前，这里的居民根本谈不上文化。这里只有一个旧的、半塌的、后来在大风暴时

终于完全倒塌了的小教堂。我真想说一声'感谢上帝'，否则我们直到现在还要去朝拜它呢。至于学校，这一带简直没人会想到它。不言而喻，没有人关心大家的健康，这一带根本没有医生。和首都没有联系，没有邮局，而且那时人民压根儿不写信。我就不说电话和电报了，它们根本就没有。这儿除了过去的商站经理，已故的耶恩先盖的那幢房子外，甚至没有一所像样的木头房子。很少有谁家的畜栏里有奶牛；确实，羊并不比现在少，差别只是那时所有的肉全都给了丹麦人，好从他们那里换一些商品。只有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桌子上才有肉，而且那也只能是最富裕的人家。黑面包被认为是了不起的奢侈品，沙糖只有在大节日才见得着。我知道这里一个渔民家庭，家里有九个孩子——每年都生一个，到复活节和圣诞节只有一块红糖块供他们全体喝咖啡用。你们想想，要使每个孩子都尝到点糖味，每人嘴里能吃到多少？有趣的是那些现在无休止的哭诉和抱怨贫穷和匮乏的人，对此将怎么说呢？在全村只有斯维恩·巴乌尔松的父亲巴乌尔有一个小小的菜园，他那时算是有钱人了。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更不用说能写自己的姓名了。我想，你们现在该明白奥谢里过去的经济生活和文化水平是个什么样子了。"

说到这里演讲人略停了一停，仔细地抹了抹胡髭，舒展了一下肩膀，然后又把他的手放回最恰当的地方——搁在胸口上。所有到会的人都注意地听着，不放过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字，因为谁也没有象商人约翰·波格逊在言论和行动上更接近上帝的了。他继续说：

"不管命运把我们抛向哪里，我们都应当始终不渝地尽自己一点微薄的能力，做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我对生活的看法。

‘一号’公司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在当时起了有益的作用。最初我在那里当售货员，这在当时是个很光荣的职务。老耶恩先死后，我成了经理。我不想扯得太多了，我只想说一点，所有这些公司在哥本哈根纷纷建立起来，而在冰岛它们却像肥皂泡一样粉碎了。我不得不自己冒险去从事这件事。曾遇到过不少困难，但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进行得还不坏。我不停手地劳动，常常负债累累，就象恶魔负罪一样。但我抱着希望：将来我死后，后人能看到我在这里所做的事业，那怕一点点痕迹也好。我不打算把所有的成就都记在自己的账上，这个荣誉是属于你们的，是你们建了村庄，是你们用自己的劳动和勇敢把它变成这一带最美好的角落之一，我只不过是你们的工具。不管别的地方怎么样，但现在我们这儿村子里，几乎家家都铺上了地板，房子有一到两面木墙，许多人家开辟了很好的菜园。人们全年有工作，有饭吃，有足够的燃料。不是常常能在盖满冰雪的小村子里看到这么营养充足和愉快活泼的人们的，更不要说国外的大城市了，那里人们活得就象一群无家可归的、露宿街头的野狗。我在丹麦报纸上读到，在美国纽约，去年冬天一夜之间就冻死了八十个人。我们这里居民的餐桌上常常有肉吃，无论如何一星期至少有一次，至于面包就甭说了——全都能吃饱。我在国外买了大量的黑面包和干饼，也买了些饼干；有些人称它是石头，但我要告诉你们，这种饼干在法国被认为是高级食品。我们可以烤很好的大蛋糕：加核桃仁和葡萄干的大蛋糕；过去没有人能吃到这种糕点。应该告诉你们，奥谢里的每个居民糖的供应量比德国、法国、意大利每个居民所得的加在一起还要多。这是我们的会计根据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在其它成就中，应该指出的是，与世界其它地区的联系改善了。

现在轮船按期每月一次来到我们这里，夏季甚至每月两次，因而我们想到哪里就能去哪里；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去国外。我们有了电话、电报——当然，这花了我们不少钱。但现在我们可以和自己的朋友、亲戚联系了，甚至他们住在世界的另一部分也不要紧。只要我们高兴，在任何一天的任何时刻都可以发电报到东方（哪怕到中国）、到南方（埃及），到西方（美国）。为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我们建造了非常漂亮的教堂，只要上帝给我们一个好渔讯，我们就可以安上炉子，使之暖和了。那时我们就可和救世军比较比较了（他们在屋子里安了炉子）。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得到了有经验的医生，一个真正的行家，今天我们听了他的引人入胜的科学讲座，完全可以相信这一点。如果因为他不能在这里把我们的病医治好，而想到南方去另求高明，那只是枉费心机，白白地花钱。那准是没希望了。请你们相信我的话，我们有学校，孩子们可以念书，他们学到的东西不比丹麦学校差。甚至村里最穷的孩子都知道点关于外国的知识，关于宇宙旋转、天体、植物生命的知识，知道什么是名词、形容词和别的我们那时候只有非常非常有钱人家的孩子能够希望得到的知识。为此，我们应当感谢我们的教师，我们大家都要引以为荣，因为他是大诗人，他的诗章被刊登在首都的报纸上。我听说不久就要出版他的诗集了。倒退三十六年，这简直是无法实现的理想。”

说到这里，约翰·波格逊又十分小心地抚摸自己的胡髭。真的，在如此详尽地描述了这个幸福的小地方的优越性之后，还有什么可再补充的？他刚把手放到舒适的地方，又滔滔不绝地继续说了下去：

“但尽管取得了这样惊人的进步，我们知道，世界上还存

在着不受人控制的力量。比如，去年秋天遭到的可怕的暴风雨就是这种力量。它给我们带来不少损失和不幸。我们，可怜的罪人们，在上帝的铁腕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我在村里的地位使我与村里人的联系逐年增多，因此，现在完全可以坚定的说，我的幸福和你们的幸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互相联系着的。所以一点也不用奇怪，象我这么一个数十年来一直关心着你们的收入和支出的老人，终于把你们看作自己亲爱的孩子，并了解你们所有人，首先是那些遭到命运沉重打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聚会是为了追悼那些离开我们的弟兄，并尽可能帮助他们的遗孤和亲属。你们知道，我在我们村里经营一点不大的商业，并掌管所谓的捕鱼行业。但这仅仅是空名称！我的所有财富也只是空有其名。是你们掌握一切，而我只不过是你们的仆人。是你们，不管是计件工作还是合伙工作，都在赢得财富，而我的命运只是亏损。——在南方银行里亏损，和外国人做买卖亏损。你们以为你们欠我的债，但我可以负责地对你们说，你们不用烦恼，所有不安，所有责任都由我来承担。如果发生什么事，是我对南方银行欠了债，是由我，而不是由你们负责。你们当中有人有时抱怨没有现款，而我除了责任和关怀，还有什么？被你们称作我的财产的东西，全部是借银行的钱买来的。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这个数字不断移前移后，恰象你们在商店里的很小的数目一样，从一个帐目转到另一个帐目。银行欠谁的债——我不知道，也许欠英国的，而英国又从属于谁，我更不清楚，也许从属美国。生活——这是互相记帐、清帐的接连不断的锁链，归根结蒂，我们不知道是谁掌握着资本。我们只是移动数字，并相信在什么地方存在着资本。而也许，它根本没有。当我现在对你

们说，我同情村里所有的小孩，我为他们又高兴又痛苦，就象他们是我自己的孩子，我想向你们证明，这不是空话。所以，在你们的允许下，我，一个有机会手头握有你们工钱的驯服的仆人，吩咐商店发给每个受难的家庭价值一百克朗的商品，以后我们再不谈这个问题了。最主要的，我想使今天聚在这里的人都明白，只要阿克斯拉尔峡湾畔的奥谢里的商店属于约翰·波格逊一天，那它的门总是对孤儿寡母敞开着的。”

演讲的人沉默了。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认为，如此慷慨的馈赠在奥谢里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甚至老住户也记不起与此类似的事情。

另一方面，人们根据经验知道，“老头子”在哭穷和装穷的时候，从来不会这么仁慈和慷慨的。

舞会开始了。手风琴的声音，古怪离奇的旋律以异国风味的魅力充彻了满是咸味的木棚，激起了凡音乐所能激起的极为兴高彩烈的情绪。而每日紧张地为生存、为黑面包和煮熟的鱼而斗争的回声淹没在波尔卡、华尔兹、马祖卡舞曲的旋律之中了。看到人们穿着漂亮的节日盛装，那是何等愉快！姑娘们的脸跳得多红润呀！而再看看小伙子们！他们原来象是那么阴郁沉闷，而现在他们的声音突然变得那么悦耳，在幸福的忘乎一切的歌舞中，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了最大胆的理想。沙尔卡·瓦尔卡多么羡慕他们呀！她站在门边几个羞涩、纤瘦的小姑娘们当中，穿着紧紧包住大腿的旧裤子，这使她整个体形显得蠢笨而可笑。经理的儿子搂着身穿丹麦服装的商人女儿从她身边经过。大家全都惊异地看着他们。他们撞在别人身上，自己也差一点跌倒。我的上帝，商人女儿的笑声象什么呀——粗鲁，令人不快，简直象喝醉了的水手在狂笑。然而她的牙齿那么洁

白，她是那么美丽、快活。也许，沙尔卡还没见过有谁比她更美。在当地的姑娘里，她简直象是从另一世界来的天仙。要是没有这种粗鲁、愚蠢的笑声那多好！商人的女儿笑着，把头搁在他肩上，好象她再也抬不起它了。她半闭着眼睛，全身软绵绵地什么也不看，谁也不注意，只是笑呀笑呀，笑个没完。多半她喝醉了。她的舞伴也是那样。几个在离咸鱼堆不远处煮咖啡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对他们投以不赞成的眼光。看了这一对，沙尔卡·瓦尔卡心中产生了带有罪过的不安。深夜，经理的儿子和一个年轻水手为了商人的女儿发生了殴斗。水手骂他的情敌是坏蛋，是暴发户，说他根本不爱商人的女儿；而他——水手，从小时候她给了他第一个吻开始，就始终不渝地爱着她。两个小伙子抱着你死我活的仇恨殴打着。殴斗开始在屋内。女人们害怕得躲到了屋角里，个别的站到了长凳上。男人们想把打架的人推出门去。而两个情敌打着打着，自动打到门外去了。殴斗继续着。他们毫不手软地互相对打，棒头对准对方的脸和脑袋猛击。两人都在盐水里滚湿了，弄得满身脏污。终于年轻小姐把经理的儿子拉走，领他到自己家里去洗洗干净。舞会停止了，节日的参加者聚集在院子里，女人们怕得发抖，向上帝祈祷。但渐渐地不安的心情平静下来了，经理的儿子和他的小姐没再出现，谁也想不起因为什么引起了这场殴斗。有人说，商人的女儿是条母狗。协会的妇女关心起水手来。他身上脏得象头在粪坑里滚过的猪，衣衫撕破，头发蓬乱，脸上流着血。水手又气又恼，差点大声嚎哭；人们给他洗了脸，刷净了节日的外衣，请他免费喝了咖啡。有个女人把沙尔卡·瓦尔卡叫来，也请她喝了杯不要钱的咖啡，因为她死了弟弟。这儿坐着一个喝醉了的小伙子在吟诵诗句。有人叹气，

抱怨人生的苦难，但小姑娘沉默不语。醉汉把眼光盯在小姑娘脸上，但醉意模糊了他的眼光。他吟道：

上帝笑了，
在光荣的田野里，
死神只割去了
柔弱的嫩芽和小草。

谁也没有去注意小姑娘，甚至没有人问她会不会跳舞。她专注地看着旋风似的舞伴，心想跳舞一点也没意思；她讨厌手风琴，奇怪这些成年人怎么能在这样的音乐下欢蹦乱跳。她谢了谢给她喝咖啡的女人，说她要回家了。

“这就对了，从这儿滚开吧，谁愿意看这样的丑八怪，还穿着裤子！”站在门边的小伙子中有谁用嘲弄寻衅的口吻大声说，这种口吻只有即将进入青年期的少年才有。沙尔卡·瓦尔卡转过身来，遇见了商人儿子那张漂亮得象姑娘的脸蛋上厚颜无耻的笑容。

“你住嘴，猪崽子！”沙尔卡毫不客气地回答。

“你怎么，忘了我们家女佣人怎么从你身上抓虱子的？哎，小伙子们，抓住她，让我们在她身上找虱子。”

响起了愉快的笑声，他们全都不反对取乐，他们当中一个年龄较大的，喊着别妨碍她说明她是女孩还是男孩。他们纷纷抛出俏皮话拿她开心，那些话一句比一句难听。

小姑娘已准备用一连串最不堪入耳的骂人话来回答，但这时她想起了弟弟的死。此外，在她心灵上如今绽开了一朵小花，这在几年前是没有的。她已不愿相骂，不愿回击他们了。

此刻，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赶快离开，对谁也不瞧一眼。

母亲房里亮着微弱的灯光，那里躺着孩子的尸体。沙尔卡·瓦尔卡踮着脚悄悄走了进去。今天出现在他们家里的死亡引起她的虔敬。已是早晨四点多钟，她坐在床沿上，双手捂住脸，开始回忆她是怎样等待这场舞会，又是如何准备的。心脏的跳动稍微平静了一点。突然她好象听到了某种声音，她不觉凝神静听起来。起初，好象是什么地方在无休止地谈着枯燥、冷漠的话，后来小姑娘想是谁在出声地念什么，但仔细再听一下，她明白了这很象是单调，毫无变化，老是停在一个调子上的吟诵，就象吹进门缝的风在悲泣。她甚至觉得这是她的小弟弟在永远离去时发出的特殊的哭泣声。这究竟是什么呢？

小姑娘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这单调沉闷的悲泣声，它融合在黑夜中，成了黑夜的一部分，钻进了她的耳朵。末了，她脱了鞋，轻轻地下了床。当然啦，悲泣声是从母亲的房间里传出来的。现在小姑娘清楚地听出，有人无休无止地唱着这个调子。不错，很难称它为调子——它没头没尾，更没有意义。她把耳朵贴到门上听起来，然后鼓起勇气推开了一点门，朝房里看看。油灯非常非常幽暗，差不多同三年前那个难忘的夜晚一样……在这幻影似的亮光中小姑娘看见了一个奇怪的场面：床沿上坐着一个披头散发坦胸露怀的女人，她的膝上放着一个白包裹。可以肯定，女人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她左右摇晃着，唱着。但在这歌声中既听不清歌词，也辨不出曲调。

小姑娘的血在血管里凝住了。她过去没有见过这个女人，以后也没见过。沙尔卡·瓦尔卡赶快关上门逃走了，她祈求上帝不要让女人注意到她，对这个奇怪的女人的回忆以后将折磨她一辈子。

18

这一切尚未过去之前，西古尔利娜没有心思结婚，虽然牧民尤基不止一次暗示，如今他已看不出还有什么原因推迟婚期到春天了。至于被褥，那他们随时可以准备好。葬完孩子以后，他到马拉尔布德来得更勤了，常常在厨房里坐上半天。他坐在板凳上，手里捏着烟盒，把烟草塞进鼻子里。他说话平静、周密、沉着、眼光凄凉地望着前方。他泛泛地谈论天气，特别喜欢谈论天气的各种景色，一面挑选比较古怪的科学术语，这种表达法大概只有从首都收到的气象报告中才能见到。他喜欢自己以见闻广博著称，而主要是他能很好地辨别天气。他按古老的徵兆预报天气，看出那天可做弥撒，估量什么时候月圆，云的走向如何；河水的涨落，日没、日出对预报天气都有很重大的意义。比如，如果昨晚马儿欢蹦乱跳，母羊在瀑布边相互抵撞，则可以大胆地说——天气要变了。至于她母亲的风湿症就不用说了——这个老毛病从来没骗过人。而如果还有恶魔的精灵钻进了老太婆右边的锁骨——这是准确不过的徵

兆：海上就要刮风了。相反，腰疼时预告严寒和无风的天气，尤其是如果疼痛在夜里发作，而且痛在左肩上的话，那更是没有错。如果有谁在谷地里梦见纺纱、那么这一定是要下雪；而在梦中看见干草，突然的霜冻就不可避免。他自己不久前梦见过女巫，全身裸露到大腿，胸部血淋淋的。女巫从阿克斯拉尔山里出来，笔直地走到他跟前。如今只有奇迹能够保佑他免遭灾难。梦见裸体女人则捕鱼不景气，而血则一定预兆某种不幸。虽然秋天开始时捕鱼成绩不坏，但目前还不知道到鱼汛期末尾时将会怎样。尤基很注意牲畜的交配期，尤其是他自己的牲畜。这对判断它们是不是在预定的时期都能产仔有着巨大的意义。比如，不幸的斯卡里达，这是乌斯兰德的艾利克的奶牛，上星期开始发情，而谁也没有料到秋天就怀孕了，大家都只是奇怪奶牛瘦了很多。当它快下牛犊时，艾利克把它宰了，他做得很对：秋天他已经得了两头小牛犊，干草既然不够，干吗还要第三头呢？

有一次在洗礼节①后不久，沙尔卡·瓦尔卡从学校回家，天很冷，刮着刺骨的寒风，下着雪。天气已接近傍晚，刚走到家门口，就闻到了使人心快的咖啡味。半开的门缝里射出了光亮。厨房里紧靠炉灶坐着一个人，他正同斯坦努恩老太婆谈话，一边平静地吸着烟斗。他身上穿着新的蓝哔叽上衣，领子浆得笔挺，绸领带则歪到了一边。小姑娘站了一会，透过咖啡的雾气仔细地打量着来人。这是一张粗糙的，古铜色的脸庞，轮廓分明，有着很大的颌骨，线条清晰的厚嘴唇，头发蓬乱，眼睛像烧红的煤炭一样明亮。全身的血液一下涌向小姑娘的心

①圣诞节后第十二天是洗礼节。——译注。

脏，她脸色发白，透不过气来，眼前的一切好象都在雾中飘动。小姑娘一动不动地站在房中间，就象埋在那里的一根柱子，她甚至连动一动手指的力量都失去了。那男人象狗一样谄媚地望着沙尔卡，然后微笑了一下，没从嘴里取下烟斗，笨拙地向她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嘿，这么一个讨厌的巨人！

“晚上好，萨莉沃尔，亲爱的，”他的声音低沉暗哑，但那么友好和亲切，小姑娘几乎不相信，这难道真是他吗？

沙尔卡没有动弹，她根本不想回答他的问候。

“你怎么啦，认不出我们亲爱的斯坦尼了吗？”老太婆问。“他回来了，感谢上帝。他，可怜的，这些年流浪在外面没少受苦。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而现在让我们好好欢迎他。”

“如果他留在这儿，那我就从家里出去！”小姑娘喊道，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声音。“该诅咒的坏蛋！他毁了我母亲的生活，毁了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哎，哎，沙尔卡，安静些。上帝保佑我们，别听见这种话。如果有谁喝醉了或出于愚蠢而得罪了我们，干什么要记仇呢？何况要是这个人经过几年以后回到我们身边时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再喝酒，有了悔悟。亲爱的沙尔卡，这么对待他可不是基督徒的方式。我相信，学校里不是这样教育你们的。”

“我住在救世军里，沙尔卡，”斯坦恩托尔和解地甚至羞怯地说，但没有把热烈的眼光从小姑娘脸上移开。“斯坦努恩说得对：我已经戒酒了。”

小姑娘稍微平静了一点，她的激动平息了，但她心里的什么地方仍然埋藏着一个正常人的自然的愤怒。

“你呆在哪儿，不关我的事。”小姑娘顿了一下脚，用自己特有的低沉的嗓音嗡嗡地说，“这儿没你的事，从这儿，从奥谢里，从峡湾，从我们国家滚出去。你等着吧，我再长大一点，那时你会晓得你碰上了谁。你，大概，以为我把你忘了？不，我这一辈子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你把我的心灵里所有纯洁美好的东西都扼杀了。你像头野兽，闯到我和妈妈的床上，而那时我们无家可归，谁也不需要我们。妈妈曾经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而你从我身边把她夺走，又断送了她。你使她成了像你一样的人。你还想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而我那时只不过十一岁。我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也许，只要活着，我永远也不会恢复过来了。你的兽行甚至在梦中也折磨着我。如果我在晚上梦见恶魔，那这个恶魔就是你，你，你！你是真正的恶魔，只要你活着，我的生命里就不会有一天快乐的日子。”

突然厨房的门打开了，从那边传来了下面的话：

“萨莉沃尔·瓦莉格尔杜尔，如果你把我看作自己的亲母亲，那我请你立刻闭嘴，要不挑点礼貌话说，像基督徒应有的那样。你很明白，我和斯坦恩托尔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没有，也不可能有。我不明白，他和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要发怒。我只知道一点：我关心他的不幸的孩子，直到他最后一口气。我一直送他到坟墓，我的良心在上帝面前是干净的，因为我赎了自己的罪。我不明白，萨莉沃尔，你说你想见到死了的斯坦恩托尔，你这是指什么？对我来说，他早就死了。这像上帝住在天上一样真实。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知道我经受了多少痛苦……”

接着是抱怨、眼泪和哭诉。

“唉，这一切什么时候能完呀？”斯坦努恩老太婆呻吟着说，她站在炉边，手搁在肚皮上。“说什么呢，她确实很痛苦，真可怜，愿上帝原谅她。只有上帝知道我自己死去四个孩子是多么悲痛。我不能说我的活着的孩子们在这人世间生活得很好，但感谢上帝，愿他们不要遇上大灾大难。她说得对，亲爱的斯坦尼，你那时做得不对，你跑了，而留下我们听天由命。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意见，那我告诉你——象我们里娜这样的妻子，打着灯笼也难找。你应该尽快和她结婚，就在今年，只要我们的老牧师同意，就免得让人说你什么坏话。我们的小男孩长眠以后一切都变了。你还要注意，从夏天开始尤基常到我们这儿来。关于这个不幸的人，我不想说任何坏话。他是个好人，他的所有亲人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不错的。但里娜挑选谁，对我来说并不是无所谓的。她是个聪明女人，配得上像斯坦恩托尔这样有才能的人，虽然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的礼物不多。我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亲爱的斯坦尼，你终有一天会戒酒的。我总是说，喝酒不会有好结果。人们真正的生活是在戒酒以后开始的。人是人，酒是酒。我们不能根据醉后的行为来判断一个人。你，亲爱的沙尔卡，也不妨这样考虑考虑。一切坏事都是酒引起的，而人心是善良的。”

客人默默地坐着，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责难谁，只是安静地坐着喝咖啡，每次喝光了，就把杯子放在桌上。最后他谢谢主人，准备告辞。他也把手伸给了沙尔卡，但她没有握这只手。

孩子死后，母女俩又睡在一起了。母亲要是听不到身旁有人的呼吸声，她就会很忧伤，所以现在她们已经习惯一起躺下了。她们一声不响地脱了衣服，背对背地躺下睡觉。沙尔卡面

向墙，母亲睡在床沿上，半夜寒冷时，她们俩在梦中都把破旧的小毯子往自己身上拉。这一夜也是如此。她们脱了衣服，谁也不看谁。灭了灯。躺到床上，小姑娘听到母亲把毯子盖住了头，竭力想掩住哭声。小姑娘也无法入睡。她太激动了。漫漫长夜，在无边的冬天寒空底下一分钟一分钟地缓慢地消逝着。她们俩都竭力掩饰无法入睡的真实情况，而装做已经睡着的样子，但谁都清楚地知道是在互相欺骗着。只是在快天亮时，小姑娘才睡着。她梦见了美丽的和丑陋的鸟群，它们互相吵架，空中响彻了刺耳的鸣叫。她醒得很晚。她猜想九点多钟了，因为母亲正在厨房里洗奶罐，给订奶户灌上奶。这项工作她是在挤完奶以后做的。她同时煮着咖啡。窗外仍然很黑，透过半开的房门可以清楚地听到厨房里的一切。小姑娘听到了某种响声，门闩的卡嚓响，双脚擦着门槛的沙沙声。有谁在问候早上好。西古尔利娜没有说什么话。

“难道除你以外，谁也没起床？”响起斯坦恩托尔低沉的声音。他说话的声调，仿佛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离开不到一夜，又回家来了似的。

西古尔利娜没有回答他。她继续干着自己的事。

“我问你，除你以外家里谁也没起床吗？”他大声地问。

“你干吗大声嚷嚷，轻点。”

“我想知道，咖啡快好了吗？”他用通常的语调说。“我准备在这儿的箱子上睡觉，如果它能支持得住的话。”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这儿的女主人。”

“我也没说这是你的事，而且，一般说来，跟谁也不相干。”

“至少你和我不相干。我在没有你的帮助下埋葬了你的孩

子。但我不明白，你在这儿想要什么。”

斯坦恩托尔轻轻地回答，仿佛是在对自己说话，重复已经听腻了的老调：

“每个人都留恋故土。我心里总有点什么，使我与这个村子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我有时想，如果我在伊路格暗礁附近的什么地方淹死了，东风也会把我吹到岸边来的。”

“现在你又唱另外的调了，而前几年你还夸口说，你是这里的全权主人，是这些高山和大海的主人，想让大家都相信你是多么万能。”

“西古尔利娜，记住我要对你说的话：世上我最难忍受的是，想给我套上违背我意志的锁链。我想离开就离开，想回来就回来。也许，我每次离开家——这仅仅是为了逃避旧的锁链而套入新的锁链之中。我第一次离家出洋，是为了幻想发财，想成为约翰·波格逊一样的人，使整个村子都归我管辖。这里的生活像梦魔一样使我透不过气来，我想挣脱它，战胜它。但当我受了伤，躺在陌生的城市里，又不懂语言，这使我明白了做一个穷极潦倒的外国人意味着什么。我尝过跟流浪儿和无家可归的人往船舱里装煤和只是用手指弹了弹船上一条狗的鼻子就受到长官的叱责是什么滋味。在这以后，当我回到故乡，回到家里，就觉得这里的一切——土地、海洋、天空都是属于我的，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呢？”

“你从来没有良心，斯坦恩托尔，你回到这里，恰巧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从我们初次见面到我把最后一撮黄土盖在你孩子的棺木上为止，你迫使我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忍受了多少不幸，此刻，你怎么又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到昨天为止，我还不知道他死了，里娜。我是回来看他

的。”

“如果你在他临死前几天看见了他的脸，你就会明白我为你所忍受的一切了。”

“我给他带来了礼物，它在这儿，在纸包里，我马上给你看。从知道他出生来到了人间，我就一直在想他。”

“你对我已不复存在。我恨你，为什么上帝要让我认识你。”

“商人的女佣人斯蒂娜问我一向在哪儿，现在生活怎样。”

他刚一说这些话，西古尔利娜就勃然大怒，忘掉了一切，大声喊道：

“斯蒂娜，商人的女佣人！多遗憾，你没奖给她一个小孩！但还不晚！如果村子里有谁可叫‘破鞋’的话，那就是你的这个斯蒂娜。”

男人笑起来了。他很快活。

“你是个肮脏的畜牲！败类！愿上帝在神圣的愤怒中惩罚你！为了那只有我一个人送他进坟墓的孩子，我请上帝这么做。”

但喷薄而出的愤激之声并没有使男人发怒。只听见他沙沙地打开纸包，然后说：

“你瞧，是挺漂亮的鞋吧？”

“瞧什么呀！你们男人全都一样。这双鞋至少七岁的孩子才能穿。”

“七岁？”斯坦恩托尔又惊奇又委屈。“难道你以为我会给自己的孩子买一双很快就小得不能穿的鞋子？你瞧瞧，这是一双非常好的鞋。在外国只有名人的孩子才穿这种鞋。甚至约翰·波格逊的孩子也从未穿过这种鞋。”

从厨房里传出了哭声和呜咽声。

“亲爱的里娜，干吗哭呢？眼泪无法洗去痛苦。你也许以为所有这段时间我在国外过得都很快活吧？也许，你以为在那里，在可怜的异邦，人过的是安乐生活？不，亲爱的，这里日子自然困难，而那里却更困难。你瞧瞧这里，看见了吗？我胸口上受了伤，幸亏刀刺到肋骨上滑向一旁，从胸口直到腋下切了一道深深的伤口。要给你看看肩胛骨上的伤疤吗？这是在英国被树干压的。你这回总该相信了吧。但这还不算什么……”

“仁慈的上帝，斯坦恩托尔！你怎么能把我丢下的呀！”女人流着泪呻吟着说。

“那留下的人并不忠实，返回来的人才最忠实。”

“你大概已经知道我和约基姆订婚了。他给我买了戒指。你从未这么做过，你从来没有送过我什么，只会从我这里夺走我所剩下的不多点儿的东西。如今我变得这般胖，这般难看，甚至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当我在英国发生不幸事件，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受了重伤躺在医院里的时候，我对指点我们尘世生活的人许下了两个愿：如果我能活下来，又成为正常的人，那么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永远不再喝酒，然后是努力在被我遗弃在家里的人面前赎罪。尽管我浑身疼得非常厉害，我仍然试着用诗来表达我的思想和感情。好了，别哭了，你听我念。”

他用喑哑单调的声音开始读起长诗。声音清楚地传到了沙尔卡·瓦尔卡的耳朵里。

遥远的远方，那里有白茫茫的咸海，
那里伸延着浅滩，悬垂着深红色的早霞，

人们和海鸥向上帝哭诉着痛苦，
低矮的小屋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上。
而在这贫穷的小屋深处，
一个苍白的女人在床上辗转不宁。
我同她曾经相识，
我们年轻人曾彼此相爱，一同歌唱。
可怜的女人黎明时轻轻起床，
疯狂的北风在窗外呼啸，
它专爱缝隙、破孔，
还有辛劳无偿的穷人的破衣裳。
她喂羊儿和皱着眉头的奶牛，
划着十字给圈门插上沉重的门闩，
又给上帝点亮油灯——
今天冒着黑烟的火焰闪着昏暗的光芒。
她一边检点着草篮里的咸鱼，
还不断想着自己的小儿子——
突然他醒了！——
　　　　　　他一无所知，根本没想到
此时此刻，我也正思念着他。

但这时斯坦努恩老太婆走进屋里，她问过好，开始倒咖啡。

19

就在这一天，牧民尤基来到马拉尔布德。他坐在厨房里，喝着小茶杯里的咖啡，津津有味地啃着红糖块；原来他听到了轮船的汽笛声，想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好管别人闲事的人来了。他头脑里想的远比他说出口的要多得多。斯坦努恩老太太开始向尤基打听谷地里的天气和牲畜的情况。他对自己所爱的女人投以深情的一瞥，时而用手擤鼻涕，把手放到套在裤子外面的短袜上蹭蹭，再拿起一撮新的烟末。

"就这样吧，我也没时间在这儿老坐着，"末了他强调说，"我要赶紧回家照看牲畜。"

但他并没有走，而是继续坐在那里，沉重地、出声地吐了口气。

"毛线纺得很好，西古尔利娜，"他在长时间的沉思后说。

"我不想说这种粗毛线很漂亮。"未婚妻回答说。

"这种毛线只合适做渔民的手套。"尤基用学者的严肃口吻说。

出现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当然我们谷地里的毛线要好一些，谁都不否认这一点，”尤基说。“在这儿海边上放牧的羊，它们的毛从来没那么软。”

“原来这样。”西古尔利娜干巴巴地回答说。

“我不想轻蔑你们的羊，”尤基用请求原谅的声调说。“它们的肉比谷地里的羊通常要好一些，屠宰后的重量要高一些。它们的饲料是无法比的。这很清楚，要知道岸边的海藻帮了大忙，顺便说说，还可用海藻填塞褥垫哩。总之，它们在经济上是很有利和很有用的。”

西古尔利娜没有回答。

“但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说海边羊的肉好吃些。有啥说的，海边羊就是海边羊。”

“你只不过是怕海。”西古尔利娜说。

这个并非赞美的意见不知怎么从西古尔利娜的嘴巴里滑了出来；女人不十分喜欢男人时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划船不比任何水手差，”未婚夫说。“也许，比某些过分自负、在世界上到处瞎跑，对自己对别人都毫无益处的人还好些。常常有这样的事：恰恰是他们这些人连桨都不会握。根据你自己的经验，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你指的是什么？”西古尔利娜问。

“就这么说说，没指什么。我只不过想说，帐目已经弄好了。”

“什么帐？”

“小意思，不值得一提。总共不过一块衣料的帐。我们结

婚的时候，我还能给你买一条绸带，甚至两条，如果你希望的话。”

未婚妻什么也没回答。

“行了，我没时间闲聊了，”客人说。“没必要白白地浪费时间。我没法忘掉自己的奶牛，它们是不能靠我在奥谢里瞎聊吃饱肚子的。花牛的奶量也不会因此而增加的。”

他说着这些话，告辞走了出来。大家以为他真的走了，但你们猜猜谁在旁晚时分把一张像鳖鱼一样呆板的脸伸进厨房门里向大家问候的，当然是尤基。他首先看了看正在梳羊毛的西古尔利娜，然后看了一眼正专心致志地阅读《世界史》的沙尔卡·瓦尔卡，又看了一眼正坐在角落里编织的斯坦努恩老太太，最后看了看穿着黑色外衣的客人。斯坦恩托尔的姿态很随便，他叉开两腿坐在三条腿的凳子上，边摇晃边抽烟。

“你又回来了，不幸的人！”斯坦努恩友好地问道。

“白天我在这儿忘了点东西。”尤基回答。

他出自天生的礼貌和客气，走到在场的每个人跟前和他们握手问好。他从不忽略这一礼节，甚至一天内到同一个家庭里去几次也是这样。然后他站在屋子当中，就象在广阔的海洋上被上帝忘却了的船只。

“坐到我的位置上来吧，尤基，我坐到里娜旁边去，”斯坦努恩老太太说。

尤基顺从地坐了下来，谁也没打破冷场。沙尔卡·瓦尔卡翻看《世界史》的书页，老太太手中的编针继续发着单调的簌簌声，西古尔利娜手中的梳毛梆响着不愉快的吱吱声。她连头也不想抬，残忍地拉扯着粗羊毛。她的头发梳得很光，肩上披着新的肩巾。斯坦恩托尔只有一两次向尤基投去轻

蔑的眼光。总的说来他对这个人没大注意，好象在他面前的是个空位子。

仿佛这个场面要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了，末了尤基站了起来说：

“西古尔利娜，我要和你谈一谈。咱们出去一会儿。”

“谈一谈？”女人似乎没听清楚，重问了一声，非常不友好地朝他看了看。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这是她要生气的最初讯号。“我不明白，我究竟做了什么，让你像头猎犬似地老是窜到这里来。除了自己，我从来没有愚弄过谁，并且也不准备愚弄谁。要是我愚弄的话，那也只会愚弄自己。我没有必要跟你出去，也没什么话要和你说。”

“嗯……有点小事。确实，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只不过是关于帐目的几句话……啊，没什么，这可以等一等。”

尤基走到所有人的跟前，一一握过手，才告辞走了。

光阴荏苒，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但每一天都非常相似。

大家都等待渔汛的到来。人们指望着好天气。由于愚昧无知，他们祈祷上帝保佑约翰·波格逊不要受到损失，请求上帝保佑他不要遭受上一季渔汛那样的风暴（他真可怜，遭受了不少损失）。斯坦恩托尔仍然住在救世军里，但常常在马拉尔布德的厨房里喝咖啡，坐很长时间。有时他阅读从商店里拿来的首都旧报纸，主要是对各种广告感兴趣。他很少注意各种消息，至于政治，他完全鄙弃。他坚信所有搞政治的达官显贵都是骗子和坏蛋。他一点也不关心那里怎样称呼总理或其他政府官员。斯坦恩托尔宣称，他生平从未参加过选举，也不准备参加，有时他默默地，认真地阅读关于斯杜尔隆格的萨迦，但对读过的东西从未发表过自己的意见。有时他从什么人那里借一

本粗俗的小说阅读，但看来阅读没有给予他愉快。有一点很明显：自从斯坦恩托尔戒酒以后，他已再不像从前那样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戒了酒以后，小地方上的这个人好像变得六神无主，整个世界难以想像地缩小了，而他自己也随之缩小了。如果把自己一切最谎诞不经和难以置信的幻想当作真实，要成为一个万能的人就太简单和容易了！为此不需要任何努力。一杯好酒下肚，你就会天不怕地不怕。但一个人只要拒绝这种神奇的饮料，他就会逐渐丧失自己的个性，很快变成普通的小人物。

克维乌姆的尤基仍然像从前一样是这所房子里的常客，只不过现在他不呆得那么久了。看来，他有点怕斯坦恩托尔。他装做有事到这里来的样子。有时进来在院子里转一转，往鼻子里塞一撮鼻烟就走了。但马上又返回来。斯坦恩托尔从不和他谈话。西古尔利娜同他也不像从前那样说个没完，而走出去单独谈话——这就更甭提了。似乎婚期已推到不知什么时候去了。马拉尔布德的人不知为什么相互间越来越少说话。有时晚间，大家做完事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会从门里伸进尤基冻得发青的脸来，原来他在院子里彳亍，看看牛圈，下到海岸边；有时半夜里，可以听见他在门槛边踏步的声音。难道由于脸相长得不好看，他就不应该具有一般人都有的心灵和感情吗？常常，一大清早西古尔利娜从床上起来，就在门口碰上了他。她像冰雹似地抛出一大堆侮辱性的话来代替对他的问候。他陷入了那种伸出帽子打算接受黄金，而得到的却是一堆大粪的可怜虫的命运。

“你干吗老粘着我？”未婚妻严厉地问他。

咳，他原来是偶然来到这里的！尤基总是这样解释，他是到村子里来取鱼内脏或帮什么人整修草棚的。

有时尤基给自己的未婚妻拿来一小包红糖块或葡萄干。她表示感谢，但不接受。

有一次，沙尔卡·瓦尔卡放学回来，急着穿过广场。在离商店不远的地方，突然有人喊他的名字。这是尤基。他向站在附近的某个男人拿了点鼻烟，走到沙尔卡跟前。

“你好，”他很正经地说，一面向他伸出手来。

“是你叫我吗？”小姑娘问。

“我想你大概想到商店里看看买点冰糖吧。如果愿意，那你就进去拿吧，就让记在我的帐上好了。我付钱，别客气，你可以拿一包或两包。”

“不用，谢谢！”沙尔卡·瓦尔卡粗鲁地回答。

“要知道，我和你母亲已订了婚，小姑娘。”

“关我什么事？”

“等一等，想要五个奥拉吗？”

“滚开，”小姑娘嗤之以鼻，迳自走开了。

男人觉得，用转弯抹角的方法从这个缺少教养的无礼的小姑娘身上是捞不到什么东西的。所以他急忙跟着她，追上她之后，直截了当地对她说：

“我想从你那里了解一点关于斯坦恩托尔这个强盗的事。如果人们说的当真的话，你大概也会厌恶他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他是不是当真深更半夜到你们那里去，并在你母亲那里过夜。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你是应该知道的，因为你和她睡在一个房间里。我给你十个奥拉，如果你能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我可以明白告诉你真实情况，”小姑娘气冲冲地回答，并转过身来把脸对着尤基。“你听着，如果斯坦恩托尔让人讨

厌，那你比他更要讨厌一千倍。”

说罢，她猛地转身走了。就这样，尤基从她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沙尔卡未来的继父困惑地站在路当中，骚着他那肮脏的没刮过的下巴。他站了一会儿，又走到一群男人那里，要了一撮鼻烟。

这天傍晚，约基姆又到马拉尔布德作新的拜访。这次拜访是在紧张的寂静气氛中进行的，而这种寂静有点像决定人们命运的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刻——眼看举在空中的斧子马上就要对准树根砍下去了，而后果怎样，只有星星清楚，因为大家都知道，小渔村居民的命运是记在天上的。据说，在类似的时刻人们会显出自己的真面目。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晚尤基第一次现出了他真正的本性。他像个萨迦中的骑士闯进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的住所，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谈问题，甚至连任何人的手也不握了。

“西古尔利娜，你在生活里已有了两次失足，这就是你的第一个错误，”他指着沙尔卡·瓦尔卡说，“而这是你的第二个错误，”他看了一眼斯坦恩托尔，“自从他在这个地方出现以来，不论白天、黑夜，他总是没完没了地缠着你。我再也不能忍受我们之间不确定的关系。既然你是我的未婚妻，那我就来接你到我家里去。你收拾一下吧。院子里有刚钉了马掌的，配有女式鞍子的马等着你。”

“约基姆，你显然头脑有点不正常，”女人回答说。

“刚钉了马掌的马在院子里等着你，”尤基重复了一遍。

“你大概以为我是你的女奴，你可以抓去放到马背上，带到你希望的地方去！没门，我在上帝和人们面前都是个自由人。你可以把你的戒指拿回去。”

“安静点，里娜，安静点，亲爱的。你们都别激动，要理智一点，”斯坦努恩老太太企图平息他们的怒气。

但克维乌姆的尤基已听不进明智的劝告了。他决定浪漫到底。象一本著名的萨迦故事中的英雄那样，他抱着自己爱人的双肩，扶着她向门口走去。但这时斯坦恩托尔站起来推开了尤基。不管这有多么奇怪，西古尔利娜的全部怒火竟冲着斯坦恩托尔发出了。

“我请你别干涉我和约基姆之间的事好不好？我和你毫无关系。你让我怀了孩子，而又丢下我们听天由命。孩子已经死了，而你是怎样对待我的？回想起来都难为情。你甚至差点对我年幼的女儿犯下罪行。为了这件事，我可以在任何时候让你进监狱！你抛弃了我还嫌不够，所以你又回来了。这是为什么，我问你？是为了把我的心灵折磨到极点吗？你一会对我读在国外作的什么诗，一会给我拿来鞋，想使我相信你一直记挂着我们的孩子，虽然一下就能看清楚，这完全是谎话，你带来的鞋不是给我们的孩子的。要不你突然整天不说一句话，甚至也不看看我，而这一切都是我为你受尽了痛苦以后发生的。由于你，我头脑里所有基督徒的思想才跑走了，你吓走了保护我的上帝的天使。自从你在这里出现以来，我无法真正同自己的救主耶稣结合成一体。而现在，你们俩都从我眼前滚开，让我再也别看见你们！你们两个人真是半斤八两，都是该死的恶狗！”

斯坦恩托尔默默地忍受了这番话，最近一段时间默不吭声也成了他的习惯。约基姆则提醒未婚妻，去年夏天他整夜为她运干草时，她对他谈话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问她是否记得第二天早晨她对他是何等温柔。不幸的是，他没有控制住自己，说

出了一些不体面的话。他声称，如今村子里关于她的流言完全被证实了。他说，他早就怀疑她对圣歌的信仰和热爱不是出自真心，而只是一种虚伪和欺骗的行为。现在他对此已确信无疑。

女人什么也没回答。她从手指上取下戒指朝着尤基扔去。当他弯下身子想从地上拾起来的时候，斯坦恩托尔从他身后使劲用膝盖顶了一下，尤基一下子就跌到了门外，斯坦恩托尔随即把门关上了。沙尔卡·瓦尔卡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听着尤基拉着马走了。

事情突然发生这样的转折之后，厨房里的风浪还延续了很久。西古尔利娜怒不可遏，她又是威胁，又是破口大骂，最后一边痛哭，一边向耶稣诉说自己的辛酸。她在极其痛苦的时刻常常这样。斯坦努恩老太太用母亲般的关怀和耐心想使西古尔利娜对待生活的苦难和命运的乖蹇平心静气一些。但女人哭得比先前更厉害了，并为自己在神圣的三位一体面前犯下的罪孽痛不欲生。沙尔卡·瓦尔卡已不再笑了，激动地听着母亲的哭诉和老太太的安慰。斯坦恩托尔坐在炉灶边的三条腿板凳上，默默地吸着烟斗，尽管他的眼睛里闪着可怕的光芒。

末了，瞎子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他停在门槛旁边，像圣徒一样手里拿着网和梭子。他在门旁边站了一会，听着哭泣、呻吟和祈祷，说道：

“天生就女人的眼泪就是多，随你怎么哭也总是流不完，但无论怎么哭诉、哀号，事情也不会变。你呀，斯坦恩托尔，我想对你说一点：你在世上没少游荡，见识也不少——知道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那你就听我对你说的话。在你和象你这样的人没有觉悟到自己对自己和对亲人的责任之前，我们这里是不可能过人的生活的。我希望，不需要再对你解释什么

了……”

他还没来得及说完这句话，门外传来了嘈杂声，有人抬起了门闩鼻，门被打开了，从不大的门缝里，伸进一个脑袋，小心地望了望四周，仿佛怕后脑勺上受到突然的打击似的。这是尤基。

“我已经走到列鲁尔了，但我想起在这里还忘掉了点东西，”他说。

“你忘了什么，糊涂虫？”斯坦努恩问道。

“啊，小东西，”尤基回答说，没离开门，以备在任何一刹那都可以溜走。只不过是衣服……”

西古尔利娜生气地从斯坦努恩老太太的箱子里拖出一套用美丽的衣料做的漂亮衣服，也是她一生中仅有的一件节日礼服。她先扔给尤基一条百褶裙，然后再扔给他一件袖口镶着天鹅绒和有天鹅绒绣花假胸的上衣。

“只有不可救药的无耻之徒才会把赠送给人的东西要回去。”

“哼，这要看谁这样想了。”尤基说。他把结婚礼服挟在腋下，向大家道过晚安，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20

渔汛一开始就亏损很大。捕鱼总离不了亏损。商人波格逊看不到别的出路，只好把咖啡和糖的价格抬高一倍，有的商品甚至抬高了两倍。罩满乌云的天空，活象是剩一点焦锅粑的黑锅底；奥谢里这个地方太微不足道了，以致上帝完全没想到白天让太阳哪怕透过云层露一会儿脸，或晚上让星星给它的居民照照亮。但谁能担保别的地方就好些？请看，斯坦恩托尔不是又回来了吗；他可是周游了整个世界的呀。显然，在别的地方他生活得并不比这里好。人们常常绕过小溪去取水。归根结蒂，如果大家好好地衡量一下，那么也许阿克斯拉尔峡湾畔的奥谢里还是宇宙的中心哩。

“我记得一个丹麦投机商被他的同胞从他自己的船龙骨下拖出来的那个年月”，艾约利富尔老头说，“真无法理解，在我们这年头，人们有什么不可和解的。”

“国外把所有的有钱人都称为小偷，有时为了使他们懊恼，人们还举行罢工。罢工的人宁可把胸膛对着枪弹也不愿后

退，”斯坦恩托尔说。

这一期渔汛，斯坦恩托尔被波格逊雇佣了。他入股捕鱼，当然，他自己赢利很少，不过，他的同伙们也是如此。经验证明：不论你是入股捕鱼或根据商定的工资捕鱼，结果都一样糟糕。每到晚上斯坦恩托尔经常在马拉尔布德的厨房里坐上很久，等着斯坦努恩煮咖啡。沙尔卡·瓦尔卡尽量不在那里露面。斯坦恩托尔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使她感到害怕，虽然这种害怕和从前完全不同了。她受不了他的眼光，她觉得这种目光会使她发呆。西古尔利娜在女儿的同意下买了一块印花布（钱记在沙尔卡的帐上），给自己缝了一件衬衫，她的手很巧。妇女协会主席送了她一条旧裙子。西古尔利娜准备春天去工作——洗鱼，并在波格逊那里建立自己的帐户，她把斯坦恩托尔从国外给儿子带来的童靴挂在卧室里天花板的横梁上。这双童靴是马拉尔布德唯一漂亮的东西，同它相比，房子里的其他东西显得那么寒碜破旧。现在谁也不能说斯坦恩托尔和他死去孩子的母亲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了。西古尔利娜关心他的手套、袜子破了没有，她把它们洗干净，缝补好，她怀着爱和柔情这么做。她时不时给他修补那条蓝裤子，而有时只是坐着用象是着了魔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斯坦恩托尔。

“我不知道，”斯坦恩托尔说。“照我看，鱼只要捞得够吃就可以了。我，当然，不否认人也需要烟草，但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鱼都归了波格逊，虽然他劳动得比谁都少。在国外，通过收税和各种捐款，差不多把一个人的工资全给拿走了，一个人生活中唯一的快乐，就是在领了工资之后，一月喝上一两次酒。那里谁的脑袋也不会想到去做诗。在家里就不一样！尽管要是你没受过教育，没学过什么东西，在家里或在国外都不会

得到什么。”

“我不知道外国人做些什么，”艾约利富尔说，“但我知道得很清楚，约翰·波格逊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很会做他的生意。要指导的不是他，而是你和象你那样的一类人。”

是呀，很难弄清楚过去的这对情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重又和好了没有？最令人惊奇的是斯坦恩托尔再也不闹事了，不砸任何人的玻璃窗了，而从前这个男人的名声并不太好。斯坦恩托尔好象没有发觉西古尔利娜穿上了新的印花布衬衫和非常服贴地裹着她肥胖腰身的漂亮裙子。她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一个有土耳其图案的吊带布围裙。这种式样是现在最时髦的。她改换了发式，如今她的头发在前面梳了一个高高蓬起的发卷。这使得她的脸显得很动人，在头发下面她垫了一小团羊毛，使得头发好象是自然竖起的。但这一切都白费心思。复活节前的最后几个星期的斋期①过去了。

一个阴雨天，渔民没有出海，沙尔卡·瓦尔卡放学回来，正是傍晚时分。厨房里除了斯坦恩托尔没有别的人。他坐在灶边吸着烟斗。小姑娘本想问个好，但发现除斯坦恩托尔外没有别的人，她决定悄悄地溜到自己的阁楼上去。但斯坦恩托尔把腿架在门口挡住了她的路。

“我要对你说几句话。”他对小姑娘说。

“把腿挪开！”

“沙尔卡，你知道，我戒了酒，这你满意吗？”

“你是喝醉，还是清醒，这关我什么事。”

注①据《圣经新约》载，耶稣于开始传教前在旷野守斋祈祷四十昼夜。教会为表示纪念，规定耶稣复活节前的四十天为斋期。

“你从来对我没有好话，沙尔卡。你应该明白，我戒酒是为了赎罪。我那么想重新和你相会，好向你证明我能够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人。你显然不相信我也有良心，或者你以为我们分手以后这些年在国外，我的良心很平静？你愿意我戒烟吗？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不再骂人。我听说你不喜欢人们恶声谩骂。嗯，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沙尔卡？”

沙尔卡·瓦尔卡生平第一次意识到浪子身上会有一颗赤子之心，很可能久已埋藏在斯坦恩托尔胸中的良心现在说话了。小姑娘听见自己的心在跳，萨迦里的那些怪物，后来都成了王子，他莫非也遭受了魔法的折磨？在这粗鲁丑陋的麻脸后面，莫非也藏着另一张温柔的、有着梦幻般探询的眼睛和动人微笑的脸庞？在斯坦恩托尔的假面具下，会不会藏着阿尔纳里杜尔的形象？为什么她突然想到了阿尔纳里杜尔？

“你想做什么，对我都无所谓。”她终于回答说。

“沙尔卡，这个冬天我常常想找机会问你，我应不应该多读点书。听说，你博学多识，在学校里成绩很好。你懂得比我多，因为同我在奥谢里上学时相比，学校已变得好多了。问题在于我不相信所有这些人那么喜欢阅读的奇闻逸事。我不相信圣经，不相信我们冰岛的萨迦，更别提各种外国书了。我该不该读点什么别的，喏，比如你学的那些新的教科书。告诉我，你以为怎样？”

“我想，首先要有良心。你想想，你是怎样对待我母亲的，至于你是怎样对待我的，这倒还在其次，而你对她做了些什么？如果你还有一点点人的感情，你就应该马上和她结婚。”

“我全都对你解释清楚，沙尔卡。”斯坦恩托尔温顺地说。

“春天我回家时，我已决定和她结婚，我以为孩子活着。但既然孩子死了，那我就觉得我对她没有什么义务了，我的良心是干净的。但要是你愿意我和她结婚的话，我听从你，但希望从此以后你把我看成一个规规矩矩的人。”

小姑娘晃了一下脑袋，但什么也没回答。

“当我想着你，或象现在这样看着你的时候，”他继续说，“我感到，只要我成为一个规矩人，世界上就没有我所不愿做的事，当你转过脑袋或用充满仇恨的眼光看着我时，我就产生一种甚至很难解释的情绪。而夜间，当我无法入睡时，我就做诗……”

“你最好甭提你的该死的歪诗了，”沙尔卡说。“我听到过一次了。”

“沙尔卡，要是你无所谓的话，我又为什么要努力改邪归正呢？告诉我，要是我接受惩罚，自首投狱，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变得好一些？沙尔卡，如果你愿意，那我心甘情愿地去投案。你愿意我这样做吗？我明天就给法官写信。”

到目前为止，沙尔卡·瓦尔卡尚未经受过类似的情况：一个人信任地、顺从地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她的脚前，刹那间，她忘了过去的一切，忘了她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一系列事件溶化了，从她的意识里消失了。她沉浸在自然的冲动——发生在男女之间的相引和相斥的永恒的力量之中。沙尔卡突然把脸扭向一旁，低垂着头，变得沮丧起来。但这时母亲走进了房间。

从他们的脸上，西古尔利娜立即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她停在门口专注地观察着他们。小姑娘惶恐地转过身子，急忙回到自己的阁楼上去了。男人站起身来，眼睛寻找着帽子。他该走了，只剩西古尔利娜独自一人留在那里。

但夜间小姑娘来到卧室里时，她看见母亲跪在床边。她在哭，小姑娘什么也没说。她如今已不为母亲的眼泪感到不安，对眼泪也象对其它事一样习以为常了。小姑娘默默地脱衣服。母亲抬起她那雾濛濛的泪眼。

“萨莉沃尔，”她呻吟着说。“可怜可怜我吧，别从我这里夺走他。我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他会同我一起生活。我热忱地祈祷耶稣把他还给我。虽然爱某一个凡人胜过耶稣是极大的罪过，但我的救主还是听到了我的祈祷，他使斯坦恩托尔戒了酒，经过可怕的三年以后又回家来了，又回到我身边来了。沙尔卡，亲爱的沙尔卡！你曾经是我的孩子。可怜可怜我吧，别把他从我身边夺走！”

两天后，牧师来到马拉尔布德。那是个傍晚。斯坦恩托尔坐在厨房里，西古尔利娜不在家，她赶羊去了。牧师一边呼吁上帝和各位圣徒的保佑，一边问安。他祝贺斯坦恩托尔平安回家，感谢他给予故乡的荣誉，接着又回忆起过去的岁月和自己的前辈，尤其怀念那个六十岁上还能一手举起大酒桶，而瞎了眼以后，又用诗的形式创作了关于维里蒙达松王子的绝妙萨迦的神父。那是人们神圣地笃信上帝和严格遵守道德准则的年代。尽管他承担了无数义务，有种种杂事缠身，他，本地方的牧师和本地居民的道德支柱，祝愿这位神父的子孙幸福、昌盛。他主要的使命是——拯救自己信徒的今生和来世的灵魂……

“我还想说什么呢？正象圣徒说的那样，应该说话，不该沉默。是的，在上帝和世人的面前，婚姻是必不可少的，所有婚姻以外的关系，都会给这地方投下阴影。正象圣徒所说的，哎，哎，她告诉我，是的，关于这件事我从别的可靠的渠道也

听说了，你把她的合法的，大家公认的未婚夫赶出了家门，不是简单的赶出，而且还动了武。你在整个世界面前羞辱了他。

“要是你同她有着神圣的婚约，那么，这件事还可以原宥，但你早先不顾我的规劝和告诫，你跑了，逃避了结婚。当然，她可以由教区赡养，但婚姻是婚姻，责任是责任，而赡养是赡养。结婚仅仅是不大的让步，高尚的人都会做这样的让步，否则，由于你对约基姆的行为，她可以追究你的责任。每个诚实的人应该在上帝和人们面前承担责任。这是基督教道德、人类法律的起码真理。要是没有这种责任，我们这个小地方早就滑到异教徒手里去了。最聪明的办法是使她安宁，让她嫁一个模范的笃信上帝的丈夫！”

斯坦恩托尔立即作了尖刻的回答，不过语气不如过去傲慢：

“牧师，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在同谁打交道。我，生在这里，生在奥谢里，生在海岸边，我几乎就是狂暴呼啸的海风。你不会对海风宣讲什么责任吧？我是谁？我就是风，就是那一会袭来，一会停息的风。从我鼻孔里呼出的气，就是沿着海岸回旋的风。而在我血管里流的血液，就是起伏不停的波浪。这就是人的生活内容，不管在我们这儿，还是在我周游世界时看到过的那些地方，无不都是如此。我认为最正确的办法是对自己负责。要是孩子活着，那我就和他结婚了，因为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血管里跳动着的鲜血的一部分，但孩子走上了去天堂的路，我也很快就要追随他的道路了。……”

“圣徒说，死后也要受审判。”

“好吧，如果在死后我也无权成为死人，那就通通该死。”

上帝的仆人看来早就超过了那个听了类似的话会感到窘困的年龄。

“你有什么办法，”他继续说。“你还要活到我不再干预这村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时候。上苍在我们村子上空……”

“这个季节天空很美！”斯坦恩托尔打断了他。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始终是上帝谦恭的仆人。上帝委托我关心这荒凉、贫穷、深藏在山沟里的小村子内的生灵。他支持着我去完成我的天职，保护我爬过一个个崇山峻岭，护送我经常在危险的海上航行，去访问这个地区的教民……我还想说什么呢？要说，不要沉默，上帝就是这样谕示的……如果你不健忘，你应该记得，三年前从这里逃走时，你在身后留下了罪恶。仁慈的上帝原谅了你，我们也别再提这件事了，因为上帝的恩惠是永恒的……噢，我说什么来着？啊，对了。你刚逃跑，我们村的两个虔诚的人被召唤出来向法官控告你，要不是我这么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出来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那么当天就会在哈马斯峡湾把你抓住，而我们可怜的教区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名声不好听的诉讼案。但像圣徒说的：哎……哎……还在你坐在小学堂里板凳上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看到你逃跑，我明白你还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你意识到自己搞了什么名堂。因为知道了自己教民的全部底细，知道什么人的良心没有泯灭，我很容易料到在你亡命出奔过程中，上帝将用什么方法感悟你的心灵，所以我知道——这对你已是足够的惩罚。瞧，我猜得完全正确。你回家来了，在许多方面变好了，你丢掉了主要的罪恶的重荷，虽然还留下了不少。其中之一是不听从上帝圣明的谕示……晦，我已经说过，我们已经防止了法庭的惩罚。我承认，起初我对你孩子的母亲不太友好，因为我的

责任是保护自己的教徒不受手里抱着孩子、口袋空空、无缘无故来到这里的外地人的诱惑。但善良的人们收留了这个女人，虽然不能说我的朋友艾约利富尔按时到教堂来做礼拜，但他给她打开了通往没有任何保留的，唯一真正的教会的途径。我知道她相信耶稣上帝的拯救，如果她由于参加这些轻浮的扰攘的救世军的会议而时不时犯点罪，那么，我用这样的思想安慰自己：上帝更看重的不是参加会议本身的事实，而是参加会议的人的信仰。”

“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牧师？”斯坦努恩老太太问，看他说个没完，她又补充道：“要是我们尊敬的牧师说什么话，那么这些话永远是善意的、明智的。”

“怎么样，我亲爱的斯坦恩托尔，你想回答我什么？”牧师问。“我们商量妥了，忘掉过去，举行神圣的婚礼，还是拒绝一切，听由上帝和人们责备我们？”

“如果这都是西古尔利娜对你唠叨的话，那就让她自己回答好了。至于上帝，我可从来没有向他提出过什么要求，也看不出有让他向我提出要求的原因。我对你这个牧师，则要说，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极为枯燥无味的饶舌鬼，大概我生平还没遇到过第二个象你这样的人。”

他们到此就分手了。

21

基督受难节快到了。

星期六从南方开来了一条邮船，沙尔卡·瓦尔卡放学回家时，看到厨房的餐桌上放着一封给她的信。这是一封真正的信，就像约翰·波格逊收到的那种天蓝色信封，规规矩矩用花体字写着住址，信封上写着："阿克斯拉尔峡湾奥谢里。马拉尔布德。萨莉沃尔·B·约乌恩斯多蒂尔小姐"，邮票上印着国王头象，可惜蠢笨的邮政局长居然在他的鼻子上盖上了一个大黑戳子。小姑娘满脸高兴，她的心在剧烈地跳动，要知道，这是她出生以来第一次收到从国外寄来的写着她名字的封口信件呀！她把信封颠来倒去看了很久，舍不得立即拆开。

信封里原来是一张和明信片一样大小的照片。这是一个脸容端正细长的少年，嘴唇线条清晰，一对美丽的眼睛相当动人，这眼神大概是由于意识到正面对着摄影机，所以显得更加富于幻想。衬衣领子熨得跟教师、神父和那些偶尔刊登在首都报纸上的照片中的外国商人一样挺括。相片背景是几只飞鸟，

相片背面仍然是像信封上那种漂亮熟练的字体：

学校。三月十五日。

亲爱的沙尔卡，我早就应该给你写信了。我学习很好，春天将考试。我决定无论人们怎样议论，也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大人物。也许，我会到奥谢里来看望你。你一定长高了，变成大人了，不知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你还像从前一样穿长裤吗？我没有忘记你，虽然这里女孩子很多。你的嗓音改变了吗？还是那么低沉吗？非常遗憾，没地方写了。衷心地问候你。

忠于你的

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

小姑娘读了一遍又一遍，她的心跳得那么厉害，因而读到第五遍时她才明白了信的内容。终于，沙尔卡意识到她是个青年女子，她有自己的名字、地址、和在宇宙间的位置，她得到了一封青年男子的信。“真是不可思议！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吗？”她暗自问着自己。

她觉得，自从通往科夫的山径长满杂草，自从阿尔纳里杜尔出走不知去向以来（除了椭圆形的小饰盒，什么也没留下），已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这个小饰盒她至今还挂在脖子上，虽然很少打开它。她很难相信照片上的那个小孩子是阿尔纳里杜尔。说真的，她完全把他忘掉了，就象忘掉童年一样。童年的记忆像小小的浪花变成越来越大的波纹向四周扩散，只有当人到了垂老之年，才会回到岸边。而现在，正当她把他完全忘了的时候，却突然来了新的照片，就像藏在她胸前的第一张照片

一样叫人难以置信。这个有才能的漂亮的看上去那么有教养的青年会是那个曾经教过她读书的阿尔纳里杜尔吗？当时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穿孔的皮鞋，对她讲奇怪的故事，并把更加奇异的幻想信任地告诉她。那时他的境况一点也不比她好多少。最奇怪的是这样的少年竟会记得她这个偏僻鱼村里的不惹人注意的没有父亲，如果仔细琢磨，甚至也没有母亲的小姑娘。她该怎样答复他呢？他的问题使她简直不知所措。她当真长成大人了吗？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不管怎么说，春天她将受坚信礼了。最近一段时间，她确实遇到了一点不愉快的事。男孩子们仍像从前那样揶揄她为“小女人”，幸好他们尚不完全了解她。千万别让人知道她心灵和身体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上帝呀！甚至想想都可怕。她当然应该毫无隐瞒地对阿尔纳里杜尔回答所有的问题。她想对他写：“是的，阿尔纳里杜尔，我确实长成大人了。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已不知道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了。我觉得，我变得有点怪。”小姑娘的脸颊热得绯红，而心儿却像鸟儿似的在胸中歌唱。不，她应该出去透透空气，这屋子里天花板太低了，而她的快活的心情却需要广阔的天宇和星空……夜晚，钟敲九点。斯坦努恩在厨房里忙碌。她从老太婆身边跑过的时候，又是拥抱，又是亲吻，并说，今天她爱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一切。她把信藏在胸前短衫下，觉得自己像鸟儿一样轻松。只要稍稍再轻一点，她就会飞起来了。小姑娘跳着跑到牧场上，在那里转了几圈又奔回村子里，她沿着大街，顺着海岸，经过商店门口，她想叫上她的女友一道沿着大街走走——她喜欢傍晚时分在村子里散步，观察人们——谁和谁在散步，谁和谁一道去救世军开会，然后谁又和谁一起走出来。

走过救世军的木板房，她听见了奇妙的歌声。这是救世军

在吉他、喇叭和鼓声伴奏下用合唱和独唱尽力使自己的灵魂进入天国。她停了下来，心里琢磨着进不进去。但后来决定，像他这样年岁的小姑娘不应该单独在救世军里露面。给小青年们嘲笑有什么好的？但，不过如果她隔窗听听美妙的歌曲和动人的音乐大概不会有什么妨碍吧。只要走近房子，到房后面的大厅窗户处就行了。

窗户差不多和地面一样齐，而且都敞开着。小姑娘很轻易地找了一个合适的位子。几个拿着乐器的军官站在台上，上尉在快活而激动地独唱。他戴着红肩章，两手交叉在胸前，面孔对着祭坛。

上帝的爱是伟大的，
它流向前方，前方。
那条大河永远不会枯竭，
它流向前方，前方。
随着每一个新浪，
送来新的祝福。
这种爱就是宇宙的力量，
它流向前方，前方。

这时和着他响起了合唱。小姑娘看见了自己的母亲，她的脸色愉快、开朗、庄重。

它流向前方，前方。
上帝的爱像长河，
无边无际，深沉无底，

它流向前方，前方。

然后歌声停止了，精神的一致被破坏了一会儿。听众们在坐位上动了起来。他们满怀极大的爱，有的在微笑，有的在挤眉弄眼，各自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一些人擤鼻涕，另一些人吐痰，女人们在抚平膝盖上的裙子和连衣裙。轮到下一个人讲演圣灵在这一带完成的奇迹。军官们庄严地坐到台上自己的位子上。他们的脸色是那么动人，仿佛眼看就要从他们脸上流下圣油了。但是那个走到前面向祭坛抬起自己头来的人是谁呢？啊，原来是西古尔利娜战士，沙尔卡·瓦尔卡的母亲！小姑娘决定再站一会儿。她很久没有听到母亲的发言了。

“为了圣父、圣子和圣灵，阿们，”女人开始说。

她的脸上呈现出奇怪的恬静、愉快的表情；大概我们所有的人在末日审判前都会呈现这种表情，甚至也许更要恬静愉快一些。她开始说话，好像是在给突然变成成人的孩子们读教义问答。可怜的女人突然高出于现实之上，神驰于另一个至高无上、同她日常生活及周围环境迥然不同的天地之中。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是一个衣不蔽体的人，来到北极，自欺欺人而又娓娓动听地要人相信他在约翰·波格逊的商店里有五百克朗的帐目。但这有什么用？女人侃侃而谈，完全忘掉了现实生活，她宣称她现在正沐浴在上帝的圣光里，因而已经认识了拯救人类灵魂的上帝指示的道路。她说，由于恶魔的唆使，他犯下了那个罪孽，她羞愧得心都快碎了。但同时她的灵魂又欣喜欲狂，正唱着欢乐的胜利颂歌，因为耶稣的圣血给了她赎罪的机会。她相信自己有权被称为上帝的女儿，因为上帝从不对那些向他忏悔的人扭过自己的脸去。

“许多年来，”她说，“我日夜请求耶稣把我所爱的人还给我，我数千次重复圣经里的话，‘我信仰上帝，主啊，帮帮我的不信神的人。’我的亲爱的耶稣，我说，我知道你保佑我的生命，你关心我，虽然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自己的帐目，因为像你自己说的，你是所有不幸的穷愁潦倒，颠沛无告和被遗弃的人的父亲。你是拯救人的中流砥柱，虽然我从任何人的身上都没有看见过任何好东西，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对你的平庸的战士，你的学生履行自己的诺言，不会在我的末日来临之前抛弃我。活着的时候我怀着这样的信念，我也将怀着这样的信念死去。一个可怜的无衣、无鞋，从未在约翰·波格逊那里有过帐目的女人，要是没有你耶稣的垂怜，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啊,耶稣，要是没有你，叫我们穷人怎么办呢？啊，耶稣，在汹涌澎湃的生活的海洋里，我们又将是什么样子！啊，耶稣！你的爱，你的恩惠，你的仁慈保护了我们，保护了所有享受不了生活的可怜的穷人。我们的，完全属于我们的耶稣，阿里路耶！”

终于耶稣听见了她的祈祷。他从不对那些流了那么多眼泪的人无动于衷。这些人虽然没有钱财，颠沛无告，命途多舛，但准备向他献出自己痛苦不堪的心灵。他把斯坦恩托尔还给了她。不仅让他重返家园，而且还引导他走上了正道，改变了他的心地，让他停止了酗酒，并赐给了他美好的做诗才能。不久以前，上尉和法官已经谈妥，他被允许按照救世军的规矩举行婚礼。为了耶稣——真正圣洁的葡萄树，婚礼将在几天后举行。这是他用爱情的纽带把自己的孩子们联结到了一起，以拯救他们的灵魂，使他们只属于他所有！是的，是的，是这样。

“而现在我向上帝祈求最重要的事——让他使斯坦恩托尔

的心朝向耶稣，我请求在场的所有人为此祈祷，并请求上帝。我热烈祈求我的光荣的救世主。我在这所房子里，在同一个夜晚，爱上了他们俩。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祈求让斯坦恩托尔和上帝在一起！

“你，我的耶稣，我的救主，我的保护人，我的希望。从现在起直到千秋万代你永远是圣洁的葡萄树，永远是输给所有和你结合在一起的枝叶以液汁和力量的葡萄树。我任何时候都不离开你，因为我和你是结合在一起的。是的，是的，是这样的，阿里路耶！”

“感谢和赞美上帝，阿里路耶，”上尉高声说。军士、中尉、少尉和司务长也都和他一起欢呼。他们全都起立，热情地唱了起来。

不知为什么，歌声没使小姑娘感到更大的高兴，于是她走开了。在街上有人追上她，在昏暗的暮色里同她并排走在一起的原来是斯坦恩托尔。

“我不明白，你发生了什么事？”他说。

“什么？你想从我这里要求什么呀？刚才我母亲在救世军里宣布要和你结婚，并为你向上帝祈祷，她把你的名字和耶稣的名字并提，上她那儿去吧，别打扰别人。”

“告诉我，从我决定和她结婚的时候起，你是不是把我想得好一些了？也许，你愿意我再做点什么吧？”

“我想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和我有什么相干？蠢驴。你应当在她面前努力做得像个人样，而不是在我面前。”

“沙尔卡，在你眼里我还没有成为一个人之前，我对任何人的行为也不可能像个人样。你命令我和她结婚，我就同意了，并告诉傻瓜牧师就这么办。去他一边儿的！这一切全是为

了让你满意。”

“去他一边儿的?!你该害臊!”

“也许，你愿意我去坐牢？我甘心去做你所希望的一切。”

“我不想和你说话，别打扰我。”

但小姑娘没跑开，她继续和他并排走着，对他的每一句话都反唇相讥。

“沙尔卡，”斯坦恩托尔重又说道。“你难道没注意到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你难道没发现我变得略为高尚些了?”

“高尚些了？你?”

“小时候，大家都说我有头脑，十八岁上，我已能做诗，不比这村里别的人差。不久前我做了首诗，我可以担保，它不比我们最好的诗人——马具匠或乌托勃列克的西古尔德做得差。我几乎相信，它比教师的诗还好。你曾说，我为你母亲做的那首长诗是胡言乱语。我那首诗花的功夫不多，但我做了另一首诗，这一首好得多，我把它献给你，请听，我念给你听。”

“献诗给我，这不是你的事。”沙尔卡说。

“萨莉沃尔，如果你蔑视我，我就不和你母亲结婚了。我还不如自投监狱更好一些。”

“你根本不考虑妈妈，你从来不关心她，不知世界上还有没有像你怎样的坏蛋?”

违背小姑娘最初的意愿，他们向家里走去。斯坦恩托尔对她的责难一句话也没回答。

“你干吗跟着我走?”小姑娘突然停住脚步，叫起来。“难道我就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吗？你干吗老跟着我?”

斯坦恩托尔在黑暗中向小姑娘的脸端详了几分钟。

“沙尔卡，”末了，他充满热忱说（以前她从没有觉察到他

说话的这种语气），“我听说，你今天说过你爱一切和所有的人……”

“所以你决定跟踪我？”

“请你不要把这说成跟踪。我只是想知道你当真说过这话没有。我想，如果你爱一切人和事，那么，也许你允许我同你并排在一条街上走走，也许，甚至会同意听我的长诗。此外，我还想对你说点什么，沙尔卡……自从我从国外回来以后，我一直在口袋里揣着送给你的礼物，所有这段时间，我一直保存着它，我带着它经过了海上的漂泊生涯，但我没有勇气把它交给你。你是知道的，我在出海的时候任何时刻都可能葬身海底。当然，这并不重要。我只想在我活着的时候把礼物交给你，不过我这样混日子你能说是生活吗，沙尔卡？如果你允许我把这礼物送给你，那我至少能够死得平静一些。除了没来得及把礼品给你就淹死之外，我想不出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在别的情况下，在海里淹死——这倒不能算是不幸。”

“我认为，你应该把礼品送给我的母亲。”小姑娘严厉地回答，虽然她非常好奇，斯坦恩托尔想交给她的究竟是什么礼物。

“萨莉沃尔，当你们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忘记她是你母亲，忘记她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我和你的母亲结婚，变成你的继父，我将为你们俩而工作，要知道你们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我会关心你，让你不需要做什么事（除了你自己想做的事以外），使你成为村里最美丽的姑娘。而你是能够成为这样的姑娘的。你现在就比奥古斯塔·波格逊漂亮一千倍。”

“请别把我同她相比。”

斯坦恩托尔继续说：

“如果我命定不能让你变得幸福，我就去坐监狱。等等，别离开我，要不我现在就切断自己的喉咙，到另一个世界上见鬼去。在我没把这东 西 给 你 以前请别走开。它在黑暗里闪光，它是我在不同的海面上，在泥泞、饥饿、臭水、烟尘中用十八个月的沉重劳动换来的。我以自己的生命起誓，有时锅炉房里温度达到五十度。我曾在几乎来自世界各地的偷儿们当中，在强盗、骗子、逃犯、流浪汉和黑人当中生活过。我，一个满身落着烟尘灰、煤炭和垃圾的人，一个穷得光着身子的人，一个被烧伤、备受殴打和变得疯狂的人，一个疲惫不 堪，无 家 可归，远离祖国和祖国语言的人，一个被抛弃、孤独无依、而又有一颗不干净的良心的人，不论在干最重最脏的活的时候，还是处身最可恶的坏蛋之间，我总是想着你。如果我当时精疲力竭，倒下死去，他们会把我抛入锅炉，谁也不会记起我，谁也不会再怀念我——无论是人，无论上帝，还是魔鬼都一样。在我的头脑里首先装着的是你，然后是孩子和你的母亲。但你占了中心的位置。我曾不由自主地侮辱过你，你是一个有着奇异的低沉嗓音的小姑娘，一个孩子的眼睛里含有谜一样的女性的小姑娘，你像生活本身一样令人难以理解。我向你发誓，我的全部生命变成了接连不断的呼喊声和对宽恕的祈祷，虽然在你的眼里我至今依旧是个卑鄙的坏蛋。当我差不多要失声痛哭地走近你的时候，你却把我从路上赶走，而这是在我忍受了所有这些苦难以后发生的。请听我说，过一星期，我和 你 母 亲 结婚。我这一生再也不碰你一个小指头，只要你原谅我，并把我当作人看待，听我朗诵我的长诗和接受我这个小小的东西。我们快走吧！”

这番喷涌而出的狂热的言语，灼热的断续的呼吸，把小姑

娘的神智搅乱了，使她失去了惯于冷静判断事物的才能，就象在狂暴的自然力量面前，一个人突然变得瘫痪了似的。每走一步，斯坦恩托尔的激情却在高涨，似乎他的咸涩的静脉里正燃烧着猛烈的火焰。他们已经不是走，而是跑了。他搂着她的腰，搀着她，帮她加快步子，必要的时候可以扶住她免得摔倒。沙尔卡喘着气，只觉得空气不够。良心的内疚和那个人的奇怪的沉重的命运把她的心完全搅乱了。当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把那个人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她已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只觉得无端的包罗万象的恐惧，这种恐惧只有当一个人独自面对神秘宇宙的时候才会产生。突然他们来到了院子里的羊圈前。斯坦恩托尔拔出了插在合页上的铁钉，推开了门，把小姑娘拉入羊圈，随手关上了门。羊群由于害怕都跳了起来，它们吓作一堆，躲到远处的角落里去了。斯坦恩托尔把小姑娘一推，推到了自己面前，——而也许他是把她抱了起来，放到一堆散发着香味的干草上，那是准备在早晨喂牲口的松软的干草。他坐在她旁边开始读他的诗。他没有注意行与行之间的停顿，但这毫无关系，沙尔卡反正一个字也不明白。她听见的仅仅是他的声音，他的像无底深渊在翻滚的粗重的呼吸声。她觉得自己就坐在这深渊的边上，一时，高山，天空，海浪和人类的命运同样变得谜一样模糊恍惚。沙尔卡从头到脚都在发抖，牙齿在打颤，太阳穴像有一个小槌在敲击，她马上就要失去知觉了。

"你瞧，"他在黑洞洞的什么地方说，一面抓住了她的冰凉潮湿的手，把某个发亮的东西拿到她眼前。它甚至在黑暗中，在没有光线照射它的时候也在闪闪发亮。这个亮光表露了这个不幸的水手在十八个月的长时间中，鼓起最后一点力量，在大

轮船巨大的炉火边，在陌生的海洋上漂荡时受尽的痛苦，他希望能取得他在世上最珍视的那颗心灵的饶恕，他在这颗心灵的面前不住浑身打颤。“现在让我把这个礼物给你戴在手指上，我只为期待这一时刻到来而活着，”。

但当沙尔卡感觉他的手在她身上抚摸，并在她胸上停留下来时，她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威胁。

“上帝，救救我，”她用嘶哑的声音喊道。“斯坦恩托尔，你难道不知道我才十四岁，我从未做过这种事，要是妈妈知道了会怎么样？”

这时羊圈附近响起了什么人的脚步声。羊群重又惊恐地到处乱跑。沙尔卡·瓦尔卡可怕地喊了起来，她挣脱他的手，跳起身来，刹那间，她已经从出口处飞奔着扑向来人的怀抱中去了。尽管在黑暗中，但她明白这是谁。他们没说一句话，但在门边小姑娘停住了。哽咽着说：“妈妈，我以万能的上帝的名义向你发誓，什么也没发生……”

原来，话在她喉咙里梗住了，脱口而出的是一些不连贯的喊叫。毫无疑问，它们听起来就像绝对的谎言。这一点，没有谁比沙尔卡更清楚了，她转过身子跑开了。她跑到山里，在潮湿的寒冷的黑夜里大声哭了起来。

很晚很晚她才决定回家。她脱了鞋，只穿着袜子，悄悄踮着脚尖走过厨房，样子像个小偷或杀人犯。沙尔卡害怕走进最近这一阶段她们共同睡觉的母亲的房间。她爬上阁楼，扑在自己旧床的光床板上。只是此刻她才想起了藏在胸前的南方的来信，但信不见了。她会把它丢在哪儿呢——丢在村里，羊圈里，院子里，还是山坡上？也许现在夜风正吹着它在什么地方旋转？她正想着这件事，却突然发现了黑暗中的闪光，有什么

东西在她手指上发亮。仁慈的上帝，这是什么呀？啊，这是戒指！她把它取了下来，小心地摸着它，转着它，从各个角度欣赏它耀眼的光亮，在各个指头上戴着试试。末了，她取下来，紧紧地握在手里。她要这样的宝贝干吗？这是用她小弟弟的生命和母亲痛苦的眼泪买来的。她怎能把这罪恶的东西瞒过上帝、旁人和自己的良心？小姑娘决定只要一有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就把它还给那个人。但毕竟这个戒指是他送给她，而不是送给别的人的礼物。想着想着，她睡着了，没有脱衣服，就在又硬又冷的床板上睡着了。她梦见自己已长成大人，住在一间漂亮的房子里，周围是许多不认识的姑娘。以前她从没有看见过她们，她们很陌生，大概是南方来的，而她们所在的房子，同波格逊的一样豪华，甚至还更豪华些。也许这是给姑娘们办的学校，只是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到这里来的。要知道，她永远永远是个男孩子呀。突然外面响起了嘈杂声，有谁走进来说，出现了一个能够呼唤地震和响雷的人。她希望这个人不要走进房间，房门是紧闭的。她朝窗外看了一眼，看见了戴着宽沿帽子，穿着硬领衫的阿尔纳里杜尔。她十分难为情，很想藏起来，别让他看见她，因为与别的姑娘相比她穿得太寒碜了；她还从来没有经验过如此沉重和受侮辱的羞耻感。但阿尔纳里杜尔已经把脸贴在玻璃上，她已经无处躲藏，他对她一个人说起话来。他不是在说话，这简直是猛烈地冲向她的语言瀑布；而她，一颗细小的沙子，准备在瀑布中永远消失掉。突然玻璃窗碎成个小块，语言的瀑布一下泻到她身上，射进了她的心灵、血液和生命里。阿尔纳里杜尔的面孔在房间里，和她靠在一起，但我的上帝，她完全搞错了，在她面前是斯坦恩托尔。他继续说呀说呀，他的话变成了令人讨厌的嗥叫。这种嗥叫使她

心惊胆战，几乎快要发疯了。小姑娘害怕地跳了起来，倒在了地板上。原来，这是轮船离开码头的汽笛声。

身子躺在硬板子上多痛呀！但没有办法，她不得不再躺下，她重又睡着了，但阿尔纳里杜尔的形象已在心里消失，她的满腔热血只清晰地保留着对燃烧着激情的斯坦恩托尔的记忆。

22

“星期六晚上八点，救世军里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由当地居民——我们的西古尔利娜·约乌恩斯多蒂尔战士和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结为夫妇。欢迎所有愿参加婚礼的人光临，入场卷二十五奥拉。”

司令部的安德逊上尉取得约翰·波格逊的同意，把这张布告贴在了他的商店门上。这时下着瓢泼大雨，刮着大风，不祥的乌云压着山顶。

“隆重的结婚仪式”——人们边读边向旁吐唾沫。大多数人以相当怀疑的态度看待这些过于庄重的言词，虽然他们看不到用什么途径来结束马拉尔布德的淫乱局面；听说，这是法官和牧师召唤他们走上正路的方法。

吃过午饭，穿着全套法衣的牧师来到教堂里，他开始动人地劝说聚集在这里的几个上年纪的女人忏悔自己的罪孽。牧师不止一次强调，对这样小地方的居民，最重要的事，就是摆脱自己的罪孽。为了加重说话的分量，他召唤上帝和许多卓越的圣徒

作证。他说，如果耶路撒冷的人们怀着愉快欢乐的心情给耶稣的道路撒满棕榈叶的话，这只是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过，并深为后悔。最后他说，在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里也发生了某种类似的情形。住在这里的人们如果不摆脱罪恶，就不能给耶稣的道路撒上棕榈叶。正像预料的那样，女人们为这些诚挚热情的话语所感动，在生锈的眼镜框下流出了感动和信仰的热泪——她们是那么真诚地后悔，但因为女人们正在等待着出海捕鱼的男人和儿子回来，所以，刚听完祝福，她们就急忙回家，以便在男人们回来之前及时煮好咖啡。今天我们值得赞美的牧师讲得多好！

沙尔卡·瓦尔卡同两个少女站在码头上等待小船的到来。看它们进港是很有趣的。装满鲜鱼的小船庄重地，骄傲地，满有把握地划开峡湾的水面，船头船尾溅着美丽的泡沫。渔民们的样子从来没有像捕鱼归来时那样庄严：他们穿着防水的短外衣和长统靴，满身湿漉漉地覆盖着鱼鳞，站在堆满鳘鱼的甲板上。此时，他们经常用漫不经心的腔调说话。“捕捞马马虎虎，没什么特别的。”男人和女人立即把鱼卸上岸。女人们把装在瓶子里的热咖啡、黑面包和人造乳酪拿到码头上。

突然小姑娘听到身后母亲的声音，她问小船“鹰”回来了没有，斯坦恩托尔就在那船上。正好这时这只小船靠岸下缆。但不管沙尔卡怎么用心张望，却怎么也找不到斯坦恩托尔被风吹得粗糙的脸盘和他魁梧的身躯。

“斯坦恩托尔和你们在一起吗？”西古尔利娜喊道。

男人们嘲弄地回答：

“我们还以为他早晨上了另外一条船哩。”

“我们对自己的人员没有建立点名制度。”船长简短地回

答。

“那么昨天晚上你们没看见他吗？听说他没在救世军里住宿。”

“哎，女人，走一边去。我对你说了，要打听谁出了海，你只有去问约翰·波格逊。如果斯坦恩托尔再一次搞出这种事来，那波格逊就该找他了。我们今天人手不够，几乎应付不了。”

女人迟钝地看着男人。她的嘴角下垂，眼睛模糊了。她仿佛看见眼前是个无底深渊。然后她走向另一组男人，用完全沮丧的声音问道：

“你们没看见斯坦恩托尔吗？”

他们摇了摇头，他们没有功夫说话。

女人失望地走到第三组人那里。

“你们有谁知道斯坦恩托尔上哪儿去了吗？”

沙尔卡看见母亲坐到装鱼的潮湿箱子上，把手放在膝盖上，两眼望着面前笼罩在灰濛濛的雨网中的峡湾。小姑娘想，她没生病吧。她走到母亲身边问她，女人回答她没病。

“别人告诉我，斯坦恩托尔今天没在家住，”她说。

“你最好回家去，妈妈。我觉得你身体不大好。”

“好的，好的。”女人回答着，但没有动弹。

“从你脸色上我看出你不舒服。”

女人吃力地回答说：

“他准是走了。”

“走了？上哪儿？你们还要举行婚礼哩！”

不，他是走了。

西古尔利娜想站起来，但她眼睛发黑，重新又坐到了木箱

上。有几个人走了过来，人人都问她是不是病了。不，她没病，女人回答说。

“我坐一会儿，然后和沙尔卡一道回家。”

她根本没有病，只是想振奋力量。不久，母亲和女儿就回家去了。

上帝的爱是伟大的，
它流向前方，前方。

司令部的安德逊上尉亲手从门上摘去了布告，并偷偷摸摸地把它塞进口袋里。他已经知道斯坦恩托尔在昨天夜间悄悄地爬上了舱船，现在大概已在通向别国海岸的路上了。有人冲着司令部上尉的后影对救世军的活动说了一通讽刺话，但上尉甚至连头也没有回。

晚上，救世军的两个妇女来拜访西古尔利娜战士，向她谈起了基督。她们唱道：

那条长河永远不会枯竭，
它流向前方，前方。

但西古尔利娜没有注意她们。她甚至没从枕头上抬起头来。女人们掏出书来，开始念耶稣受难和死亡的章节。西古尔利娜没说一句话。女人们为了基督，向她道了晚安就走了，答应第二天早上再来看她。

第二天，西古尔利娜像平常一样做家务活。像昨夜一样，乌云滚滚，不祥地浮在山顶上。村里充满了海洋的咸味，空气

里混杂着鱼内脏、鱼子、鳖鱼头和碎屑的气味。潮湿的雪花猛烈地拍击着渔家茅舍的窗户，可怜的室内花草慢慢地在生锈的洋铁罐里枯死了。显然，主要是在国外，也许，是在波格逊夫人过冬的那个地方发生了重大事件。而这里，在奥谢里，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司令部贴出布告：胖女人托达被提升为尉官，还有隆重的结婚仪式没能举行。虽然如此，救世军里的女人第二天又来到西古尔利娜家里，并唱道：

上帝的爱犹如神奇的河流，
永远不停息地流向前方。

斯坦努恩老太婆想同西古尔利娜谈谈，要她相信亲爱的斯坦恩托尔也许在大家不等他的时候会回来的。但西古尔利娜象是什么也没听见，埋头做着她的事。她那粗糙而灵巧的双手不停地忙着。早晨和晚上她喂了奶牛德拉芙娜，给它打扫，围着它张罗这，张罗那。奶牛很喜欢她，哞哞叫着，哼哧着。特别是在给它挤奶的时分上，它向女主人表示了最亲昵的感情：舔她的肩膀，有时甚至舔她的脸颊，有时又在她衣服上擦擦鼻子。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羊群在海岸上漫步，只是到傍晚，西古尔利娜才把它们赶回羊圈。每到晚上，她坐在角落里的破木箱上，扯着纠缠在一起的羊毛，脑子里没有任何思想，没有任何感觉，就象上帝在扯她生命的毛发似的。沙尔卡·瓦尔卡有时把眼光悄悄越过桌子看一看她，想找点什么话对母亲说，她们应该互相支持，在任何事情上都要互相支持一辈子。但，正象时常发生的那样，在两个心灵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这两颗心曾在一个身体里生存过。于是小姑娘重新埋头在

书本上，她想在毕业考试时考得比大家都好。归根结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而所有关于爱情的谈论——都是废话。

星期三晚上，将近伟大的星期四，天气转晴朗了。到夜里，甚至有点上冻。天空中撒满明亮的星星。有谁知道，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出它们！它们从高处疑问地看着在教堂里刚受了坚信礼的少年，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它们送到那里去；而孩子们也从地上用疑问的眼光回答它们。牧场和小径都干了，道路变得洁净了。渔妇们沿着这些小径到教堂里去——有的戴眼镜，有的不戴眼镜——她们全都为自己的罪过而烦恼！经过救世军的时候，她们听见了歌声。

上帝的爱象长河一样，
流向前方，流向前方。

但复活节① 前这一星期，正好在纪念救主受苦和死亡的那一天②，天气又变得十分恶劣：寒风从海上吹来，大雪纷飞，“瞧，又开始了。”人们失望地说。虽然这里海岸畔，最近一千年来，天气常常突然大变，但这仍然显得可怕，人们总期待着它变得好一些。这个寂寞贫穷、埋在雪堆里的小地方，呈现出凄凉的景象。中午，雪片变成了雨柱，被寒涩的海风卷着猛烈地吹打在行人的脸上，瓢泼大雨下了一整夜。雨水通过它喜爱的隙缝大量漏进屋里，淋湿了穷人茅舍里孩子的小床，孩子着

---

①基督教重要节日。据《新约圣经》载，耶稣钉死十字架后第三日复活。据规定，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于 3 月21日至 4 月25日之间)为复活节。

②即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凉了。啊，上帝，在你那天上到底有多少雨水呀！

随着每一个新浪，
带来希望和宁静。

雨继续下到复活节前的星期六，即里娜预定结婚的那天。奇怪，我们从圣歌上知道的上帝怎么不像主宰天地的上帝。有时好像它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但水手们在这天早晨像往常一样出海。他们才不管在圣歌里上帝是什么样，主宰天地的上帝又是什么样哩。晚上，他们回家，虽然疲劳，但很满意，象平常一样对人说，捕捞的情况马马虎虎，没什么特别的。晚上，本该里娜举行婚礼，有的人觉得这很有趣，好象是节日前的娱乐；实际上，还有什么比未能举行的隆重婚礼更好玩呢？如果人们没什么可开心的，复活节又算什么？一般地说，这一天过得和其他的日子也差不多。

只是到傍晚，才发生了点意外。西古尔利娜象经常一样去挤奶，但没有回来。到了该躺下睡觉的时候，斯坦努恩老太婆对沙尔卡说：

“妈妈准是到救世军那里去了，我只是不明白，她把牛奶放哪儿了？”

她们找遍了厨房和走廊，但一点结果也没有。哪儿也没有装奶的桶。末了，小姑娘跑到牛圈里，原来一桶奶放在长凳上，好象女人只是想离开一会儿似的。

但后来弄清楚，西古尔利娜根本没去救世军那里。没有，整个基督受难周她都没到过这里，预订结婚的日子也没有来。于是沙尔卡·瓦尔卡跑到邻近的茅舍去找，而那里的人都躺下

睡觉了，西古尔利娜没上他们那里去。邻居披上衣服来到马拉尔布德。他们在这里默默地坐到半夜，谁也没请他们喝咖啡，吃黑麦面包和人造奶酪。一些人推测西古尔利娜到克维乌姆去找过去的未婚夫了，另一些人则否定这种可能性。就这样，大家完全茫然失措地坐着，而雨像鼓点一样敲着窗户。最后，一个渔夫往鼻子里塞了一大撮烟，说：

“不管她是不是回来，有一点很清楚：到天亮以前寻找是没什么用处的。”

“晚安。”男人们说。

“晚安，”女人们跟着他们说。

“晚安！”

厨房里只剩下斯坦努恩和沙尔卡，她们开始议论：在出走之前，西古尔利娜还挤了奶。也许奶牛舔过她的肩，甚至舔过她的脸。小姑娘想着母亲的脸和奶牛粗糙的舌头，她的喉咙里好象有块东西堵塞了，于是她说她要睡觉去了。她坐在床沿上，这时房门开了，门口出现了瞎老头。他用看不见的目光注视着小姑娘。

“生活就是这样，我的孩子，”他说。“不管怎样，它正在慢慢结束……瞧，我瞎眼已经十七年了。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在哭，我只是想对你说，在我们这地区哭是没有用的，除了自己安慰自己以外，这儿没有人来安慰你。我住在奥谢里已经六十多年了，也许，你们年青人将来有出头之日。我们，老人们是不能够了。而现在已经深夜，对瞎子和睁眼人来说，都没有比睡觉更好的事了。要关心自己，因为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如果我们明天还想起来的话。在这种地方，人们很少有可能互相帮助。晚安。”

以前小姑娘从来没有听到老头说过这样温暖和亲切的话。

23

早晨，值得赞美的复活节也降临到了这个小村子里。这是真正欢迎神圣葡萄树的节日。救世军在歌唱：

如今春光多明媚——
上帝离我这样近，
天堂百花散幽香，
竖琴琴弦铮铮响。

但如果仔细看一看，这天未必可以称之为白天，更不应说是春日了。太阳没有出现，看来它没有得到在奥谢里上空露面的命令。群山，连同山脚下的寒碜小屋，全都严严地裹着浓雾，而天上不停地下着雨。

天亮时，人们陆续来到海岸上，默默地聚集在一起，愁眉不展。他们穿着破旧的家织呢大衣，渔民们则穿着雨衣，他们全都阴沉沉的样子。一些人沿着海岸朝这边走，另一些人则朝

相反的方向去。这里有几个是救世军里的人，里面有托尔迪斯·西古尔卡尔斯多蒂尔中尉和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谁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想起了要到岸边来的，这是不是共同作出的决定，也没有人知道。但是对使他们这样早来到岸边的原因，谁也不说一句话。他们似乎是按照什么默契先后聚集到这里来的。

不久，孩子们也来了。男孩子们信心十足，他们急不可耐地想要露一手，要让大人们看看他们有多能干。他们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如何着手。他们建议四个人应该到托伦斯呼林水淹地周围去寻找，而五个人沿着海岸到耶尔恩山去找，要是弄条船到山洞里去看看就更好了。

他们想说服一个男人这么做，但他生气地回答说："谁也没叫你们到这里来。行了，回家去吧！你们干不出什么好事来的！"

小姑娘们没显出任何兴趣，也没有带来任何消息。她们一小群一小群地聚集在岸上，站在那里露着冻得发青的细脖子，鼻尖上挂着水滴，她们专注地看着沙尔卡·瓦尔卡。谁也不淘气，不嘲弄她。

在这个灰濛濛的复活节早晨，大家都开始搜索，把整条海岸都找遍了。直到中午，搜索列鲁尔纳（这地方叫这名字）的人围在了一起，另一些人也围了上来。不久，搜索峡湾的人也回来了，大家明白，搜索可以停止了。沙尔卡·瓦尔卡也走了过来，人们围着沙滩上一堆灰色的东西。女人身上穿着灰色的旧连衣裙，腋窝和手肘处都破了，灰色的袜子是去年生日得到的礼物，一双破马皮鞋是艾约利富尔老头去年秋天在谷地里用六十五个奥拉买的，里面全是沙子。脚上缠着海藻，一只手略

略撇在一边，青白色的手指张开着，她的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童鞋的鞋带。这是一双漂亮的男童鞋，她总是带在身边，以便在万一碰见自己赤脚的小儿子时就给他穿上。几只小海蜗牛像是装饰品粘在她的胸口上，一只湖蓝色的眼睛凝视着天空，好象是在复活节之夜永远被冻住了的疑问。另一只眼睛和脸上盖满了沙子，海浪正是从这一侧把女人推到岸上的。人们翻过尸体，让她仰天躺着。嘴上和鼻子上粘着海藻。有人把海藻摘了下来，张得大大的嘴巴立即露了出来，上牙床上露出黑色的牙根，嘴里塞满了沙子，鼻孔里也塞满了湿沙。头发里缠着碎屑、蜗牛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发辫没有散开。大概她夜里梳了头，她用粗毛线把辫子系得紧紧的。总的印象是头发并在一起，显得过于稀少，以致从海里浮出来的脸容显得非常严肃。无色的，眼脸浮肿的眼睛不知疲倦地固执地向上凝视着，似乎还在苦苦地诘问苍天。活着的人给死者合上了眼睛，以便使自己相信她睡着了，虽然没有比睡熟和死亡之间差异更大的现象了。

人们从四面八方围住了贫穷海岸上的这朵复活节之花，他们咳着嗽，吸着烟。对这样的事应当时刻作好准备。在狭窄的人生道路上失足是很容易的；有时，好象人的命运是在海藻中间盛开的花朵。有的人自觉地投入深渊，而另一些人则出于偶然；一些人——在结婚的日子投海，另一些人，则晚三两天。

“她有什么必要把这么好的鞋子带到海里？”一个有许多孩子的渔民困惑地说，仔细看着他中意的小鞋子，“把这样的鞋弄湿了真可惜。”

“我不明白，”另一个男人议论道，“为什么人们要毫无必要地投水，要知道那个世界一点也不比这里好，这是大家都清楚

的事。”

“最好把你推到海里去，”人群里响起一个愤怒的声音。这是托尔迪斯·西古尔卡尔斯多蒂尔中尉在为死者辩护。

“西古尔利娜姐妹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都献给了耶稣。这一点，难道你能做得到吗，龟孙子？她生前就是长在耶稣——葡萄树主干上的真正的枝子。要不是你们这伙当中的一个坏蛋，她就不会躺在这儿了。”

男人们互相看看，笑了笑，但没敢和托达——科洛达争吵。

“我们大家都是不幸的罪人，”古得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和解地说。“我在村里和山谷里住了将近五十年，虽然我们的生活有时觉得很可怜和很卑贱，但仍然不能否认，如果有罪的灵魂在耶稣的蒙难像前跪倒，那么它在这里也是能够找到天国福地的。”

这时经理和医生来了，商人的儿子跟在他们后面。他象条狗一样嗅着，看哪儿有什么开心的事。医生彬彬有礼地脱下帽子，恭敬地鞠了一躬，咧着大嘴愉快地向大家微笑，两只眼睛高兴得消失在紫红色的脸颊里了。商人的儿子挤过人群，走到尸体旁边，好奇地打量着湿衣服清晰地勾划出来的女人身形。胀满水的身躯，变得不自然的庞大和肥胖。啊，这个长着浅色卷发，面容丰润，表明他是过着安宁和富裕生活的少年，用什么样嘲讽的眼神看着僵死不动的尸体！他穿着最近一次同父亲从哥本哈根回来的路上在爱丁堡买的镶毛大衣。

“这不怕雨。”人群中有人说。

商人的儿子内行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查看了尸体，显然，他获得了极大的满足。然后他用脚踩了踩肚子，尸体开始摇

动，嘴里出现了气泡，随后就流出了脏东西。

“嗨，她的肚子好大。”少年说，骄傲地看了看其他的人。

医生一边向左右微笑着，一边俯下身子，摸了摸尸体的脑袋、胸脯，然后从容地，好象要表白自己对发生的事件的态度，眨巴着一只眼睛，说：

“使我高兴的是……在这个岸上。应该说，这事至少发生在十二小时以前。你们明白吗？是的，需要担架，被单等等东西，如果你们不困难的话。你们明白吗？我们全都明白。嘿……嘿……”

他又向周围的一切——天空、山峦、沙土、人们，最后，是向尸体点头微笑。

“我获得意外的荣幸……三年前，”他接着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曾想去南方。她有个情人。我说，她应该到他那里去。他是真正的绅士。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一丁点误会。好吧，祝贺荣耀的复活节，非常感谢你们。”

挤过人群，他看见了沙尔卡·瓦尔卡。她紧贴着女友的肩膀站在那里，全身冷得发颤，牙齿嗑碰得突突作响。

“妙极了！我非常高兴，”医生喊道，把一只瘦骨伶仃的手伸向她，那手，真奇怪，却很柔软、温暖。他脱下帽子，朝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如果我没搞错……小姐……小姐……不过这不重要。不值得这样。我们是老朋友。嘿……嘿……嘿……十四岁，不是吗？是的，十四岁。好极了！妙极了！我要说——非常非常好！俗话说，谁不屈服于生活，他就能战胜死亡。嘿……嘿……我活着，你活着，我们都活着。祝贺荣耀的复活节，为了……底下怎么说来着……”

“为了耶稣，阿们，”站在他们身后的托尔迪斯·西古尔卡尔斯蒂尔大声说。

医生用脚后跟转了一圈，举起帽子，笑了一笑。

“为了耶稣，阿们！完全正确，绝对正确。嘿嘿嘿。”

然后他把一只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包冰糖，像塞秘密的情书一样塞到了小姑娘手里。友好地拍了拍她握着的拳头，说：

“老朋友的一点心意。”

他又举起帽子，更深地鞠了一躬，就沿着海岸向村子走去。

这个美好日子的傍晚，人们把牧师的问候转达给了沙尔卡·瓦尔卡。他想和她谈谈。不久，她就站在三年前第一次见到这位高贵人物的同一个房间里了。但今天只有她一个人。牧师放下首都的报纸，从眼镜片下看着自己的客人，请她坐下。然后他用青筋嶙嶙的老年人的手摸了摸胡子，沉思地说：

“就我所记得，你的母亲从未在约翰·波格逊那里有过帐目，对吗？”

“是的，”小姑娘回答说。

“我听说，你干活很灵巧。虽然你岁数不大，但商店里有你的户头了。值得赞扬！值得赞扬！我想问问你，你想用这些钱来干什么吗？”

小姑娘毫不思考地回答说：

“当然，我要用作丧葬费。”

“我就是想知道这点。现在我看出，你是个值得赞许的诚实的听上帝话的小姑娘。正像圣徒说的：哎……从现在起我允许你不参加礼拜，如果你需要洗鱼的话。上帝是仁慈的。我请

妻子给你喝热咖啡。而现在回到正事上来。需要写墓前演说。花费不超过两三个克朗。让我们想一想，等一等，我去拿铅笔和纸。这样：出生年月——这我可以在注册簿上找到，去世日期——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六。你关于你母亲还能说些什么吗？”

“没有什么，”小姑娘回答。此刻除了她母亲的生和死之外，她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你们从北方来的？”

“是的，我们原准备到南方去。”

“啊，这我记得。记得很清楚，就像这是昨天发生的事。她上我这里来，第一眼我就预感到她不会有好收场。穷人不应该挪换地方。我认为她应该留在自己的北方，离开住惯的家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你们决定离开老地方？我们在墓前演说里要不要提到这一点？”

“我好像觉得我们是被赶走的。”

“是的，不可能想出更坏的原因了。但为什么呢？”

“不知道。”

牧师摸了摸胡子，正了正眼镜。

“我想，在演说里不应当提这件事。关于你父亲你能说什么吗？”

“没有。”小姑娘回答。

牧师又一次摸了摸胡子。

“你能向我指出，在你母亲的性格中有什么可以给人留下印象的特点吗？……喏，比方说……关于她的基督徒的美德。”

“她向耶稣呼吁。”小姑娘回答。

“关于这个嘛，不值得声张”，牧师说，“救世军——就那么回事！早在学校里的时候就解释清楚了，这样喧嚣的做法不合

上帝的心意。圣父说‘不得戏弄我’。我的意思是要你告诉我一些有关你母亲的对大家都有教益的事，能让我用在墓前演说里，使这篇演说变得更为鲜明有趣。”

小姑娘想了很久，最后说：

“她非常喜欢一首圣歌。”

牧师中断了书写，出声地念他刚刚写下来的东西：“西古尔利娜·约乌恩斯多蒂尔，按教堂注册簿，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根据死亡证明，死于某年某月某日。嗯……非常喜欢圣歌……”他转向小姑娘问道：

“哪首圣歌？”

“喏，这一首：”

葡萄树永远圣洁，永远茂盛，
我只是生在你树上的枝子，
在幸福和痛苦的日子里，
敬爱的耶稣，你为我张开怀抱。

牧师困惑地搔了搔后脑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这是什么圣歌。

“等一等，等一等，让我们现在查一查诗篇，它是怎么开头的？”

“‘葡萄树永远圣洁，永远茂盛。……’也许诗篇里没有，只有救世军里唱它。”

“救世军里唱？噢，那就清楚了。这是另一回事了。我想，最好是根本不提这件事。客气点说，救世军里唱的歌子纯粹是渎神行为，一派胡言。‘葡萄树永远圣洁，永远茂盛。……’，

纯粹是胡说！我想不起在圣经里上帝说过什么类似的话。你怎么说的来着？'我只是你的枝子，……'废话，异端邪说！当然，上帝在一个什么地方说，'我们是基督身上的手和足，'但这种圣歌我没见过。教会要求，上帝的话语简短而明确，像哈尔格利穆尔·皮杜尔松和约乌恩·维达林主教在某个地方说的那样。好吧，为了不沉默，关于你母亲，你还能对我说点什么？"

"没有了。"小姑娘回答。

牧师重又念他写下的东西。

"西古尔利娜·约乌恩斯多蒂尔，按教堂注册簿，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根据死亡证明，死于某年某月某日。嗨……非常喜欢圣歌……，是的，我要删去这一点。这根本不是圣歌，而只不过是胡说。瞧，剩下的不多了。好吧，算了，就这样吧。为了耶稣，我试着说点什么。嗨……"

牧师把整个笨重的身子欠了起来。

"好吧，亲爱的朋友，现在我们该分手了。你是个可爱的好姑娘。上帝怀着爱关注所有的穷人和不幸者，'我是穷人和微贱人的上帝'——我们的圣父说。拿上二十五个奥拉现钱回去吧，上帝保佑你。"

牧师忘记了答允过的咖啡，难道值得记住这点点小事吗？他送走小姑娘，随手关上了门。她经过沉浸在庄严肃穆之中的村子回家。山顶上空雾霭缭绕。她在冷雨中机械地迈着步子，轻轻地哼起了母亲喜爱的那首关于圣洁的葡萄树的美丽歌子：

我赞美最圣洁的葡萄树，
赞美你，神圣的耶稣。
我永远不抛弃你，

我永远和你心连心。

但她仔细想了想这些词，她承认，牧师是对的。这完全是一首谎谬的歌子。它怎么也不同于村落和海岸。海洋和笼罩着灰沉沉石头山的寒雾结合在一起。她感到，痛苦使她喘不过气来，于是从口袋里掏出几块医生给她的薄荷冰糖放进嘴里，在复活节第一天，在这阴沉、凄凉和令人苦恼的天气中，只能以此来安慰自己。

第二部

海岸上的鸟



第三卷：另一个世界

1

离海岸不远，几个穷苦人家的小姑娘正在绿茵茵的牧场上跳着舞，唱着歌。这个星期天的生活多么美好！

海岸上的鸟儿
人们叫它海鸥。

小姑娘们手拉手跳着轮舞。但她们怎么也找不到与这些歌词相应的曲调，啊，怎么能和着没有旋律的歌子跳舞呢？

她戴着绸帽子，
她戴着绸帽子。

她们停住了。

她一头金发……

在大家都没吭声的当儿，只有一个小姑娘这么说了一句。大家全都笑了。小姑娘们提了提膝盖上有破洞洞的长统袜，一下都闲聊开了。后来，她们又想唱唱歌。

海岸上的鸟儿，
它是你的姐妹，
海岸上的鸟儿，
它是你的姐妹，
海岸上的鸟儿。

她们又停住了。圆圈散开了。

你想同我跳舞吗？
你想同我跳舞吗？
我的矮脚虎？

她们当中有个姑娘结束了歌子，好象是在自言自语。她的女伴们哈哈大笑，彼此说过几句悄悄话后，喊得更响了。而那个编唱歌子结尾的小姑娘不好意思起来，但并不长久。瞧，她现在已经不再羞涩难为情了，她向女伴们扔去一团污泥块，飞快地跑走了。春天的时候，看着穷人家的小姑娘们在牧场上跳舞，那是最有趣不过的事，她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春天过后就是夏天，更不用说想到秋天了。这一切还都那么遥远！

沙尔卡·瓦尔卡坐在窗口旁，满怀惆怅地想着她没有跳过轮舞，没有唱过歌曲，没有创作过诗句，想着一去不复返的童年。

而小姑娘又围成了一圈，她们想出了新的诗句，新的舞蹈，新的旋律。

海鸟和海燕又一起飞回家里来了，而冬天的海鸥迁居到山里去了。它们在下临万丈深渊的光秃陡削的悬崖上下蛋。海鸟翱翔在海湾和牧场上空，在蓝天和大地之间，它的动作是多么美丽，两翼的拍击又是多么神速，而它在云霄里刹那之间的屏息静止，简直把你的心都提起来了。现在它在海面上叼起一条小鱼，小小的两翅一扇，立即冲向了高空。海鸟成千上万，它们的运动无法理解，正象当你坐在窗旁，沉溺于又甜又苦的生活（它正在你身边什么地方流动）的歌曲里时，那些扰乱着你心灵的感情同样莫可名状。这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有人在敲门。轻轻地三下——代表圣父、圣子、圣灵。神圣的三位一体活在这一带居民的心里，自古以来支配了他们的思想和理智。沙尔卡·瓦尔卡打开了门。

“你好，亲爱的萨莉沃尔。”

站在门口的是个虚弱的小老头，他的两手发青，有点颤

抖。干瘦干瘦的手臂上布满了青筋。脏稀稀的白胡须微微颤动。他穿着磨光了的裤子，很不象样的上装和破旧不堪的皮鞋。他的整个外貌清楚不过地说明，他拥有一颗不朽的灵魂，并希望在上帝的天国里获得永恒的幸福。

"我请求你的爱和关照，我是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

"你好，你好，请进。"姑娘友好地说。格文杜尔是她在这地方一个最老的朋友。那个冬天，就是他让她登上这海岸的。现在许多个年头象流水一样逝去了。

"那好，我这个星期天也有客人了。你生活怎么样，你夫人怎么样？她，怪可怜的，整个冬天都在生病。现在怎么样，好些了吗？"

"喔，是的。当然，她好些了，真奇怪，归根结蒂，一切总会变好的。现在她能够起床、熬粥，甚至还能煮鱼了。"

"请坐一会儿，格文杜尔。"姑娘招呼他。"今天是星期天，请坐一会，我们一起喝杯咖啡。"

"不要费心了，不用了。"他谦逊而又自尊地说，就象这地方的礼节所要求的那样。

老人坐了下来，把十分破旧满是补钉的制帽放在地板上。他的倒霉的双手仍旧在发颤。

"是呀，我对大家说，"他那无神的老眼望着她强壮、年青的身体，打开了话题，"今后我还要这么说，几年以前我在这儿第一次见到你，我对自己说：这个小姑娘将来会有出息的，她会在生活里做出一番事业的。我知道，你会原谅我这个老头子提这些不必要的陈年旧帐。但是，要知道，我的预言很正确。我现在又老又病，特别是最近三年，只能勉强对付着。然而，

不管怎么样，不管我和我家里人（都象我一样不幸）的事情怎么样，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你是我们村子里真正的巾帼英雄，你顶得上任何一个小伙子。”

“你真会说恭维话。”沙尔卡·瓦尔卡说。

“喔，不是这样，”老人表示反对。“我说的可不是恭维话。我在这儿已经生活了六十多年。”

“是呀，你一生见过不少事了。”

“是呀，亲爱的，我是在这儿活到老的。我的双手什么样的活没有干过！我在这海岸上生了一大群孩子，只除了一个以外，其余全都各奔前程了。我曾有过自己的追求、思想、希望。看到青年人能实现自己的理想，那是令人高兴的事。可我自己不走运，我一早起来撒网，晚上打了鱼回家，夜间还得洗鱼、开膛、取出鱼脏。我可以对你说，整整六十年，我一天也没在家里闲着过，然而我没有能够实现我的任何愿望。现在我已经老朽无用了，谁还需要我这么个废物？谁给我工作做？我去找商人，也没有用。他们需要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生活是属于青年人的，谁关心一个穷得连买撮鼻烟的钱都没有的老头子？”

“是呀，格文杜尔，有个老人曾经说过：想到你终身日日夜夜弯腰曲背工作，到头来还得冻饿着进地狱，那是没什么可高兴的。”

“你不要以为，我想责备什么人。当然，更不想责备我们的造物主了。”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说。“有什么可说的，他对我，对我们这块地方总是仁慈为怀。大家全把我们这个村子遗忘了，他至少还想着我们，给这里派来值得赞美的救世军，把我们这块小地方变成了福地。如果说，救世军只给我们带来了

灾难，那不是造物主的过错。就象人们说的那样，不论美的丑的，都会带来祸殃。”

“是呀，”姑娘沉思着表示同意。“你永远不知道灾祸来自什么地方。”

“至于我自己，倒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我来说，埋怨命运是不公正的，大家对我都很好，马具匠的老婆甚至还送给我马铃薯种，好让我在自己的小菜园里种上。我很难为情，因为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留的种子吃掉了。你是知道的，我的老伴身体不好，半截身子已入土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喂她个把土豆，这样她的身体渐渐复元了。我们俩一年拿到三十克朗的养老金，所以我们还没有成为教区的累赘。因此，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他停了一下，接着又说道：“不用说，自从烟价涨到十克朗一包之后，我们的养老金剩下就没几个钱了。”

沙尔卡·瓦尔卡不好意思地望着自己的客人。他的眼睛已经褪色，两手发颤，鼻尖上挂着一大滴透明的东西。他扫视了房间一眼。老人们在世的时候这本是间厨房，现在炉子已搬掉了。沙尔卡·瓦尔卡用煤油炉煮饭。原来安炉子的地方放着一个漂亮的五斗柜，上面有几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墙上挂着一张描绘外地森林的风景画。此外还挂着漂亮的日历。房间里有两把光滑的椅子，那是从商店里买来的。

老人又恭敬地看了看姑娘。她剪着短发，穿着紧身的棕色毛衣和灰色裤子，尽管今天是星期天。一对水灵灵的蓝眼睛，两片丰满的嘴唇。也许，在这样一位女英雄身边，他显得越发卑微了。他伤心地摇摇头，又说了下去：

“我总是说，并且谁也无法让我放弃我的看法，你从北方来到这个荒僻地方的时候，还是个可怜的小姑娘，而如今有了

自己的房子、菜园，还合股弄了条船，我就不说这个五斗柜了，据我看，这大概是全村最漂亮的一个五斗柜。这样的情景真叫人不能相信。有什么可说的，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可比不上你。”

“亲爱的格文杜尔，你头脑里好象有什么事，你到我这里来，总不会是为了向我这个不信神的人说一通恭维话吧。你看，我甚至在星期天还穿着漂亮的裤子呢。”

“外面是无限美好的春光，”客人支吾着说。稍停，又接着说：“至于基督教信仰，我始终有这么个意见，你胜过村子里所有的青年，胜过所有的小伙子和姑娘，不管你下身穿的是什么。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谁也无法让我改变。我们村子里早就没有救世军了，如果许多人没有过去那种坚定的信仰，那是可以原谅的。”

“你忘了，我们有新牧师了。”沙尔卡·瓦尔卡说。

“我可以告诉你，我正在想新牧师。他同我们大家一样是个普通人，是个有罪的人，他的妻子也一样。她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请穷人喝一杯咖啡。我从孙女那里得知（她已在复活节举行了坚信礼），牧师并没有把许多为了拯救灵魂所必须知道的知识教给孩子们。我准确地知道，他甚至没有向他们解释，耶稣受刑的十字架有多高，更不必说它的宽度了。这难道能叫基督教义教育吗？如果我们值得赞美的老牧师还在世，他会对此说些什么呢？”

“格文杜尔，你的鼻子说明，你的鼻烟盒空了，”沙尔卡·瓦尔卡说，她希望改换一下话题。她刚把话说完，挂在老人鼻子尖上的晶莹的水滴立即掉到了地上。

“仁慈的上帝，整整三星期，我连一根烟丝都没有了。”

“我们想办法安排一下，格文杜尔，”沙尔卡模仿约翰·波格逊的腔调说。“总不能袖手旁观，任凭你的朋友们因为没有鼻烟闻而在陆地上死去呀！我希望自己能够放点什么到你的牛角烟盒里去。”

“喔，不要，不必这样，”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忙着阻止，他想了一会又说：“此刻我想起了一件事，不过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嗯，你说说，那是什么样的好念头？”

“我能不能问问你，人家说你当了渔民协会的书记，真是这样吗？”

“是的，这是真的。”

“应当说，建立反对波格逊的协会，这是非常勇敢的事业！而你走在大伙的前面，真了不起！要知道，你只是个女人，而担任这么光荣的职务！”

“说真的，这并不是那么高的职位，格文杜尔。而我所做的事也并不那么多，只写了几份记录，那也费不了什么事。”

“嗯，你年轻轻的，会写那么好的东西，这正是所需要的。”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望了望窗外，说了几句关于天气关于节气的话，又谈起了工资，特别提到，人们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好天气。

“听说，他们今年出的鱼价不错。”他说。

“迫使他们出好一点的价钱可不容易。”姑娘说。

“那些捕鱼的人运道不错，”客人说。“捕鱼的人可以完全不象穷人那样，受到商行日益加重的无情欺压。商行提高了渔民的工资。需要巨大的勇气，才能建立起反对商行和陆上工人

的协会。我自己就不会在社会上高升。我满足于严守基督教的信仰，但我，当然算不上什么。”

“对不起，格文杜尔，我们小船主，得到了象样的鱼价，我看不出这上面有什么不符合基督教义的东西。你知道，捕鱼并不容易。而鱼在我们本地和别的一些地方，是生命攸关的问题。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最终穷得破了产，没有能力去捕鱼，岸上的工人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这，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老人叹了口气。“我遵循上帝的示谕。谁穿小鞋，谁更了解什么地方夹脚。过去，商行在上帝帮助下，使我们免受饥饿的煎熬，无论是大人、孩子，也无论是有菜园子或没有菜园子的人，都能享受起码的温饱。直到出现救世军之前，我们的造物主仿佛一直保佑我们不受任何灾害的侵袭，他的双手在我们头顶上抚摸，我们穷人有吃的，有喝的，起码，在圣诞节是这样。圣书上明确指出，世界分成高等人和低等人。而低等人应当服从自己的老爷。但如今不信任一年年增长，对高等人的尊敬正在衰落。看来青年一代已不承认上帝创造了高等人和低等人。渔民组织起了渔民协会，自己制定鱼价，而商人从我们这些小人物身上捞回损失，现在不论海上陆上大家都变得太聪明了，全都希望同商人本人平起平坐。我对你说的不是自己的意见，而是经书上的话。正象科夫尊敬的约乌恩爱说的那样，没有对上帝的畏惧和对高等人的服从，协会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不想否认，商行为了榨取陆上的工人，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但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还不至于把这一点归罪于渔民协会的成员吧。”沙尔卡说。

“我的村子一度是块福地，是上帝恩宠的乐园。但这样的

日子过去了，”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说。“如今生活里出现了金钱，到鱼季结束时，打鱼人可以买到他们需要的一切了。但我们这些穷光蛋，没什么可变卖的，我们又能买些什么呢？赤手空拳是做不成什么事的。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打鱼人，而我们这样的倒霉鬼，甚至在店铺里记帐也不行了。比如，拿我为例吧，我家里有个患颠痫病的老婆，她还患有内科疾病，她筋骨痛。但谁都希望生活，穷人也不例外。而我在最近的鱼汛里挣了什么？除了我纯洁的基督徒的良心，什么也没有。”

“格文杜尔，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每个人应当学会自卫。因此我知道，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不会指责渔民协会争取到了较好的鱼价。”

“是呀，亲爱的沙尔卡，你是可以说这种话的，你有力量，独立不羁，但并非每个人都像你那样走运，据说，你同一个在美国的富人订了婚，你收到了他的挂号汇款。大家全知道由于你两次拿到了海外寄来的汇款，马拉尔布德算作你的私有财产了。富足的人们能够提出要求，而我同我的老婆能要求什么？或者，举我的女婿为例，如果他春天能够猎获一窝子狐狸并在法利拉捕到一条鲸鱼，那又能怎样？又比如，克鲁克的倒霉鬼宾捷英，前不久死了老婆，留下十个孩子，他又该怎么办？不仅如此，他还没有脚，全靠波格逊送给他的木腿走路。据说，他改变了信仰，但这与我无关。商行现在满腔怒火，因为有组织起来的协会反对它，很少同它商量事情。请你回想一下老约乌恩的话，他常说：‘我们的幸福全靠我们对待商行的态度。我们应当尊敬它。’据说，在首都，甚至有人准备组织反对所有富人和宗教的协会哩。”

“这倒是新鲜事，”沙尔卡说。

“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我只听到有人在广场上说起过，好象南方有个大人物掌握这一切。他从俄国搬来了这种瘟疫。他的名字叫图尔弗达里。关于他，人们还说，他是宗教的敌人，自己繁殖各种奇怪的野兽。还有人说，去年，他在波格逊把假腿送给宾捷英之前，就给宾捷英寄来了异端书籍。有人认为，波格逊只是因为这本书才变得大方起来的。他深为害怕。还有人说，那边，在南方，有人想抢富人的钱分给穷人。不过我不相信能够办得到。至于我自己，我决不会去碰一碰通过抢劫的途径弄来的金钱。我决不让自己的灵魂犯罪，决不违背上帝的十诫①。我坚决遵守圣训。要是人在获得整个世界的同时失去了灵魂，那又有什么好处？当所有道路在穷人面前关闭的时候，我决定采取对穷人留下的唯一正直的出路。我写了一封短信，我想在买邮票寄出以前先给你看看。我在上面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心血。”

“信，你写给谁的？”

“你知道，救世军离开我们了，它在教区里露一下面都不成。商店的大门只给有钱的人开，而我只有一条出路：向国王陛下呼吁。”

“向国王呼吁？”姑娘大为惊讶。她禁不住笑着问：“你怎么会想出这么个主意的？”

“当然，你会奇怪，象我这么一个蚂蚁一样的小人物，怎么敢向国王陛下呼吁？但请你相信，这个念头我在头脑里转了整整一冬天。还在我的老伴古德隆发病之前就有了。我不否认自己冒着巨大的危险，但国王毕竟是国王。而你，萨莉沃尔是

---

①基督教的诫条，“十条诫命”的简称，其中之一“不可偷盗”。——译注。

个学问高深的姑娘，应当懂得这一点。他是我们的国君，是上帝亲自派来保护我们的天使。上帝委托他关心自己的全体公民，不管他们处于什么社会等级。他既是穷人的国王，也是富人的国王。他不止一次帮助过我们的国家，他给过我们国家数目不少的钱，用来发展农业和种植森林。我确切地知道，在他最后一次来我们国家的时候，给了一个患肺病的北方姑娘十克朗现金。”

“不过，对不起，格文杜尔，国王不可能分配我们奥谢里这儿的工作呀。请你想想，要是所有没工作做的人都向国王呼吁，那会是什么样呢。此外，我听说，只有部长和将军才有权向他上书。给国王写信！亏你想得出来！”

“我希望，他能象所有普通人一样，能够收到通过邮局寄给他的信，只要寄出的信合乎规定和贴有邮票，”古德蒙托尔·约乌恩松表示异议。

“胡说八道！在丹麦人们只会笑话你。”

“尽管如此，我要写信给他，”老人固执地说。“让丹麦人去笑话我好了，我不在乎！我服从国王，他按照上帝的意志管理我，就像他按照上帝的意志管理所有在丹麦的人一样。他是我的合法国王和我们国家的合法国王，而我是他忠诚的公民，有权把自己的全部苦难告诉他。不但如此，整个王室对冰岛一向很仁慈。国王的曾祖父把宪法归还了我们。不错，后来又被取消了，虽然我地位低下，而他高高在上，除了部长和将军，谁也无权跟他谈话；尽管我身份卑微，但我甚至敢向更高贵的人呼吁，和他相比，部长和将军不过是一堆破烂。是的，我跟凌驾于所有人间国王之上的人谈过话，我深信，只要认为必要，他一定会回答我的请求。因此，有什么能妨碍我向国王呼

吁呢？归根结蒂，他同我一样也是个凡人。”

姑娘看着老人发颤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给国王的信，那是对折的一小块纸，外面还包着一张粗劣的破纸。刹那间，仿佛整个一贫如洗，备受不幸，甚至连几枚买鼻烟的铜板都没有的阶层体现在这个站在她面前的孤立无助的老人身上了。在计算着穷人塞进鼻子里去的每一颗烟粒的至尊的御座前，未必还有比这更可卑和更动人的哀求了。于是姑娘决定让古德蒙杜尔用她的帐去买鼻烟，并关心这些穷苦的老头儿们不缺少鱼吃。

末了，发颤的手指从纸包里取出了信。沙尔卡·瓦尔卡开始辨认不流畅的字迹。一行一行的字很不整齐，字母高高低低，句子不符合任何语法规则。瞧，就是这么写的：

丹麦和冰岛国王陛下：

让上帝保佑您和您的王国。您总是以光临我国和恩赐金钱帮助人们。只要想想您来冰岛时，您赐给我们的钱，那大笔的金钱，超过一千克朗的金钱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我写信给您是因为，我深信，在我最最贫困，我自己健康不好，我妻子健康不好的时候，定能得到您的救济。我妻子叫古德隆·艾利克斯多蒂尔，她从去年起，疾病缠身，把我折磨得走投无路，眼下病势没有好转的希望，反而天天恶化。如今我的近况比过去有六个小孩子时更坏了，这都是由于成立了渔民协会，它自行决定鱼价，因此，降低了岸上工人的工资。除了身强力壮的人以外，其他人一概拒绝雇用，对体弱的人竭力躲避，并且用现钱付工资，要求身无分文的人也用现金买商品。我自己年老体衰，我妻子古德隆·艾利克斯多蒂尔有颠痫病。她是背在我身上的沉重包袱，她不死不活，体内还有病折磨她。我的孩子们

已各奔前程，他们都在为填饱肚子奔忙，只有一个出嫁的女儿住在本地，但她大概很快要迁往别的教区去赡养，因为她有许多孩子，尽管她的丈夫声称在法列拉的银行里存有卖鲸鱼肝的钱。我始终相信宗教，保持深刻的信仰。在值得赞美的上帝的救世军彻底解散以前，我曾是它的军士。我满腔热情地希望您帮助我，因此我写信给您，请您寄给我一笔不大的款子，比如七十五到八十个克朗，因为我实在太穷了。我同我的妻子已是风烛残年，各方面都很不幸。俗话说，穷人无朋友。上帝创造了穷人和富人。他贬低一些人，抬高一些人，但对于尊敬上帝的人来说，大家都过得很好。我知道，万能的上帝迟早会把我此刻向您告借，而您也许会通过下一班邮船送给我的钱归还给您的，因为我现在连用来买一撮鼻烟的铜板都没有，再也想不出有比这更坏的事了。祝愿上帝保佑您逢凶化吉，我希望您的财富不会因此而减少，而是相反，能够增加起来。我一向过着猪狗一般的生活，从来没有做过我想做的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贫困的缘故。我年轻时希望当个兽医，后来又想当铁匠，我做过各种试验和其它工作，但我从来没有过钱，因此我什么也没有达到。我在年轻时同大家一样也会写不错的诗，但我的诗谁也不需要。我知道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向您一下借这么多钱；但我毫不怀疑，您给了冰岛好几千，而您的亲属也给过钱。我从来没能为您做一点好事，我总希望给您拍个电报，祝您幸福，请求上帝永远一贯地帮助您，保佑您。最后，我怀着获得您仁慈的帮助的希望给您发这封信。愿上帝保佑我的敬爱的国王。

您的忠诚不二的仆人

前救世军军士

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

2

每逢星期日，或其它有空的日子，沙尔卡·瓦尔卡便去拜访马格努斯·彼列普列奇克的妻子。现在他们只剩下七个孩子，有四个死了。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上帝的祝福，因为谁也不需要马格努斯做工。他本来就不是身强力壮的男人，不适宜从事繁重的劳动，所以即使岸上有工作，也不会有人想到他。马格努斯的处境相当困难，如果他向教区申请救济，他准会得到一点资助的。但马格努斯对这一点连听都不愿听，他有自己的原则和观点。马格努斯愿意从事心爱的工作——装帧书籍，他以自己的手艺名闻遐迩，有时甚至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破烂的大部头书请他装帧。此外，马格努斯很懂得哲学。他的妻子早就有病，胃不舒服，她的情况一天天越来越坏。开始的时候只是有一点不舒服但病势日趋严重，最后不能吃东西了。接着出现了剧痛，现在离开彻底安息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尽管如此，她还时不时起来拖拖地板，因为她的老妈妈没有力气干这个活。她妈妈患有关节炎，行动不方便。这时，医生已老得连

自己名字都忘了，他望着罗盘，请人把世界上的国家说给他听。有人给他说了‘西、东、南……’他微微合起眼，摇晃着脑袋笑着说：

“完全正确，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到南方去，是的，是的，到南方去。越快越好。”就这样唠唠叨叨个没完。

有的人这样理解他的话：要到南方去动手术，因为点滴已不起作用。但这时大家全都想起了波格逊的话，他曾经断言：如果我们的医生不能医治您，那就不必到南方去了。那还不是把钱往水里白扔？这就是说，您已经无可挽救了。因此，女人继续躺在家里，每当夜里逢上安静的天气，她的呻吟一直传到街上。

孩子们有时独自偷偷啜泣，有时在一起号哭。即使在有稀薄的燕麦糊糊喝，有煮熟的鱼吃，有涂了可口和富于营养的人造奶油的黑麦面包充饥时也一样。他们老觉得灵魂和肉体欠缺了什么，因此他们哀哀哭泣。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岸边度过，学会了许多未必值得跟着他们重复的语言。他们高兴在肮脏的泥坑里乱走，拚命乱爬篱笆，但若碰到走运的日子，在早餐时可以吃到牛奶，孩子们就不再说下流话。而那些年纪小一些的孩子，这时候会突然产生在岸边玩玩色彩鲜艳的小石子的愿望。沙尔卡·瓦尔卡总是竭力帮助这个家庭。她深知贫穷的滋味。她满意地给孩子们买了一罐牛奶，和他们的母亲——斯维恩堡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这是个聪明的女人。孩子们对沙尔卡·瓦尔卡很严肃。老太太——斯维恩堡的母亲，在这海岸边光靠咖啡生活了七十五年，经常抱着最小的孩子坐着，一成不变地唱着曾经哄过许多孩子的那首摇篮曲。其中有的孩子活了，有的夭折了。

想睡觉的小猪崽，
长着一对小黑眼！
快快向前边走呀！
那儿就是臭泥潭！

老太太可以把这四句词儿一连不断地唱上几个钟头，特别是手头有烟的时候，她抽起烟可以把凶恶的鬼精灵从婴儿身边吓走。

马格努斯和斯维恩堡青年时都曾到救世军里去做过礼拜。他们俩是在那里认识的。但装帧匠（这里的人都这样称呼他）并不是本地人。他们结婚之后，斯维恩堡开始认真考虑宗教问题。她很快又重新信仰乡村牧师了。然而牧师这个极其高尚的人已经去世。于是就开始出现可怕的腹内疼痛。而女人却继续隔年生一个孩子，有时还不到一年。同时，她祈求上帝帮助她获得全家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祈求上帝减轻她的病痛。然而她的祈祷没有得到反应。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而生活中的必需品越来越少，腹中的疼痛也越来越严重。他们居住的屋子，有一堵是泥墙，其它几堵是木头墙，上面蒙着一层哗哗响的旧油毛毡。窗台上有三个装着泥土的陶罐，但里面没有种花草，窗帘也没有。屋子由一个大房间和带一个小棚子的厨房组成，棚里放着一只水桶。有时这里挂上两三条鳕鱼，而有时屋角里放上一麻袋发霉的土豆。那是生活富足的人慷慨地拿来送给装帧匠的。这样的储备只有当家里还过得去的时候才有。大房间里有几张床，上面盖着各种破布；此外，还有装着乱七八糟东西的几只箱子，装帧机和压床也在这个房间里。这些东西赋予这间屋子某种身价。每当晚上，房间里亮起灯光，透过窗子可以

看到孩子们号哭着脱衣睡觉，每张床上睡三两个，他们满身肮脏，饥肠辘辘，皮肤冻得发青。能否想象出比熟睡的孩子更为动人的景象！

如果马格努斯能够挣到几个奥拉，他必须立即花掉它们：买纸张、皮革、白洋布。他通过某种超自然的途径在村子里弄到这些货物。由于他的手艺，房子里经常堆放着许多书籍。它们是从阅览室和其它地方送来的。其中有些书把思想引向遥远的地方，破坏了这对夫妇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奥古斯特·比雅纳松的哲学著作更是如此，因为它们对任何现象都从科学的角度加以解释。这些书里许多观点同上帝的言论大相径庭。在疼痛略有减轻的时候，斯维恩堡就把读到的东西讲给沙尔卡听。

沙尔卡·瓦尔卡经常把书拿回家阅读。这非常有趣，非常有益。晚上你坐在家里读书，你就知道，布达、伊马努伊尔·康德等人曾经说过的一些话。

“是呀，如果我们穷人当中有这样一个人，不管生活里遇到什么情况，比如，捕不到鱼或没有工作做的时候，可以去向他请教，那就好了。”斯维恩堡说。

“是呀……”沙尔卡·瓦尔卡表示同意。“我读着这些聪明人的著作，有时觉得，人们对待我们这些穷乡僻壤的人，一点也不比为波格逊从海里捞起来开膛、腌盐的鱼好多少。”

两个女人都向往高尚、漂亮、美丽的东西。因此她们常常谈论真实，真理。瞧，她们今天又谈起来了。沙尔卡年青、颀长、健康、有力，血液就象海浪一样在她血管里奔腾，而斯维恩堡一条腿已经入土，躺在可怜的床板上，家里的小孩子都是在这张床上受孕和生出来的。渴求真理的目光谁也没有象这个穷苦女人那么明亮，尽管她的眼睛深陷在瘦削的脸形上，已蒙

上了临近死亡的阴影。温顺、安祥、仿佛微笑的表情只会在死后第三天出现。

“反正都一样，”女人有气无力地说，“这些书中的聪明人，谁也无法向我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又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世界。每当我看到大的孩子们为了在夜间不愿听到我的呻吟，用手指捂住耳朵，或者，每当我看到他们勉强用破布遮掩着的肮脏的小身体，我便想，早先时候的异端教派允许消灭孩子，这比基督教要仁慈得多。我根据自己的生活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我现在躺在这所贫困的茅屋里等死，我应当痛苦地承认：穷人看见他们孩子的夭殇，要比看着他们活着轻松得多。当然，这仅仅对穷人来说是这样。那个作出这样安排的上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想，除了鱼，不会有别的上帝，”沙尔卡·瓦尔卡略略沉思之后，孩子气地说。

“沙尔卡，你过来，我把昨天同新牧师谈话讲给你听。我问他，圣经里是否说过，上帝是仁慈的，莫非这是捏造出来的。”

“牧师仍然到你这儿来？”沙尔卡问。

“对，”女人轻声说，“他来吓唬我。”

“吓唬你？干什么？”

“不知道，你也许记得，圣经里什么地方说过：听见我声音的人是虔诚的。有一次，我忍不住冲着牧师说：‘我听不见他的声音’。”

“他怎么回答你？”

“他说：‘想想爬艾列奥纳山的情景吧’。”

“那你怎么回答？”

“嗯，我记得，我回答了。我大胆地说，我还想起更可怕的事哩！对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来说，在十字架上吊二十四个小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说，‘特别是，如果他知道，他是为伟大的正义事业而死，他拯救了世界，以后将升到天上最美好的地方。这难道能同我在家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受的痛苦可以比拟的吗？我的家里满是孩子，我整夜整夜痛得喊叫，不能入睡，感觉不到减轻的希望，现在眼看自己就要死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死。而等待着我的不是天堂，因为我相信，我死后，我的孩子们仍会象现在这样叫嚷、相骂、说下流话，乞讨牛奶’。”

“他怎么回答你？”

“他回答说：‘但上帝对你永远是仁慈的’。‘不是这样，’我说。”

“他发火了？”

“他声称：‘已故的古德蒙杜尔·哈尔多松临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我回答说：‘喔，这我知道。’他想了一下，问我是否破坏了上帝的戒律，是否爱自己的敌人，‘不，’我回答说。他又说：‘你应当遵守这条圣戒。’我回答说，‘我倒愿意这么做，可我没有敌人，叫我怎么办呢’？”

沙尔卡·瓦尔卡不能不提醒病人，牧师会找到别的题目同她谈话的。

“临走前，”女人继续说，“牧师告诉我，法老的女儿是如何在芦苇丛中找到摩西①的。他答应很快就来看我，给我念一章

①《圣经·旧约》：摩西是古代犹太人的首领，先知，他生下来后被装进一只箱子藏在芦苇丛中，法老女儿洗澡才发现了他。

书，说是这章书曾安慰过许多处于我现在这种境地的人。我说：‘好呀，你来吧，但你要记住，除了真理，我什么也不怕’。”

经过短暂的停歇，她接着说：

“我只希望他让我安静，不要管我。遗憾的是我没有钱去南方动手术。自从渔民协会争取到提高鱼价之后，他们付给岸上工人的工资减少了三分之一，谁也不让马格努斯靠近渔船。要是马格努斯被当作不适宜捕鱼的人，人们就以为我们的孩子不需要牛奶，不配喝牛奶了。为什么他们应当受苦？”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想到过公正不公正，”沙尔卡·瓦尔卡说。“你以为当我想到自己曾经是为争取成立渔民协会而奋斗的人们当中的一员，就不感到痛苦吗？难道我想到过，波格逊竟会从穷人身上捞回他的损失吗？我打哪儿知道，普通渔民会变成岸上工人的竞争者？你知道吗，斯维恩堡，我小时候是这个教区里最穷苦的孩子，还在那时候，我就产生了合股买条船的强烈愿望。”

“我对谁也不怪罪，”女人说，“我谁也不责备。世界就是这样，人人都应当关心自己。唉，要是岸上的工人也能象你们那样，把商行逼得走投无路就好了！”

“我经常想，岸上的工人也应当组织起来，但渔民协会里的人听都不愿听。应当有人来做这件事。”

女人苍白的眼睑垂了下来，她同新发作的疼痛斗争了一会。末了，她睁开眼，目光凝视着女伴健康的脸容。疼痛减轻了一些。

“人不该生孩子，如果无力养活他们的话，”女人又回到刚才打断的话题上。这一次她熬着疼痛，说得非常激烈，就像是

个宗教狂。"为了这一点应当坐监狱。我相信，这是人世间最可怕的罪孽。要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世界上竟有你这样理智的姑娘。"

"要是我能统治国家，"沙尔卡·瓦尔卡说，"每当穷人家庭里生一个孩子，我就给他们一千个克朗。"

"孩子们从来没听到过合乎礼貌的话，"病人接着说。"但这不是最坏的事，叫我们到哪儿去弄牛奶？波格逊有四条奶牛，但全部牛奶他们自己都喝了，因为医生劝他们喝凝乳。他说，这对健康有好处。他们全都由于吃得太多而得了肠胃消化不良症。而我们这些破屋子里的穷苦人，哪儿去弄钱买牛奶给七个孩子喝，即使有地方可买的话？"

有人敲门。

牧师进来了。

这是个长着火红头发的青年男人，一双富于幻想的眼睛，两颊红润，仪表堂堂，胯股宽大。他有一双厚实的手和一口黄牙。牧师的微笑非常温柔，他的目光中闪烁着爱。他当年曾打算进挪威的传教士学校，他感到，圣灵赋予了他崇高的使命，决心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拯救亚洲，主要是拯救中国和印度的异教徒的事业上。他把自己的命运同基督教联系在一起。就象新娘把自己的生活同新郎联系在一起一样。他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了上帝。他甘心情愿和愉快地使自己服从上帝的意志。尽管圣经的敌人对他恶毒攻击，他仍然在心中保存着最有价值的瑰宝——直接同上帝交往。他常常说，每当在受诱惑的沉重和阴暗时刻，他便对自己再三默诵格拉蒂安主教① 信里的话："我同耶

①格拉蒂安（？——约1160）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法学家，编纂教会法典的首创人。

稣一起受磔刑。我已经解脱，这是基督活在我身上。”大学毕业之后，他正打算根据崇高的使命去愚昧的亚洲丛林里完成伟大功勋的时候，他同健康的、不抱感情主义的姑娘订了婚。她住在梅滨，希望生十来个孩子，在大铁锅里熬稀饭，根本不想到亚洲去。她说，他应当在靠海的什么地方找一个牧师的职务，他就这样照办了。于是，他就出现在阿克斯拉尔峡湾畔的奥谢里了。

牧师一向总是认真地倾听人们向他诉说的一切。他具有一个真正的忏悔牧师的仔细和耐心。当他需要回答的时候，他的脸上一定会露出象客店老板那种刻板的微笑。然而，这种微笑不是从某个小酒馆里学来的，而是从一个他偶然在鱼站上认识的瑞典传教士那里套用来的。只有少数人能够不受这种微笑的影响。因为在他的微笑里闪耀着杰出的精神上的成熟和善意。马格努斯家罗圈腿的、无人照料和管教的孩子们，在路上的脏水潭里停止了淘气，全都跑进屋里，把肮脏的小手塞在嘴里，好奇地盯望着他。他拍拍他们的脸颊，照例说一些这样的话：“喔，他们多可爱，多漂亮。”孩子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会用微笑来回答。他们继续毫无礼貌地瞧着他。牧师毫不迟延，开始执行他的崇高义务。他向病人提出了绝对必须和义不容辞的问题：她是否感到自己已准备好去见上帝了。

“噢，”女人说，“我不知道。”

沙尔卡·瓦尔卡继续低头坐在那里，眼睛望着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她想，牧师大概不太赏识她，因为她星期天还穿着裤子串门，也不去教堂做礼拜。她想：牧师大概认为我的行为是对神圣教会的挑战。

“但这很简单，”牧师用温婉和富有感情的语气说。

沙尔卡·瓦尔卡心不在焉地听着，头脑里禁不住浮起不适宜的念头。她想起牧师和他的家庭生活。她开始可怜他的老婆——牧师的嘴里有股那么难闻的臭气！

“这可既简单，又重要，”牧师继续说，“一个人应当记住三条基本准则。第一，圣经谕示我们，上帝存在于我们的心中，这一点我上次就同你说过。第二，一个人应当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由他在一切方面指导你。第三……第三……第三……”

从厨房里传来了拚命的叫喊声，吵架声，诅咒声，打架声，最后是小孩子可怕的号哭声。两个互不相容的声音在呼喊母亲帮助。“妈妈！……妈妈……，”“这是该死的小猪仔格利！”“这是癞皮狗格文杜尔！”“看我揍你……”一大堆最可怕的威胁声。

“那边发生了什么？”母亲喊了一声。

八岁的斯蒂娜一阵风跑进了屋里，告诉说，格文杜尔和格利在为姥姥藏在土豆袋后面的鳕鱼头打架。

只有当鱼头象称药一样准确地分成两半，给了两个孩子以后，这场纠纷才彻底平息。经过这番周折，牧师又继续说他被打断的话：

“我把上次答应你的书带来了。现在我给你读里面的一章。这一章对你很合适，因为此刻你内心经受着痛苦。这本书叫《神圣的生活》。作者是著名的基督教哲学家，博爱众生的英国人史密斯。全世界千百万人读过这本书。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无数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应当庆幸这本书翻译成我们的文字出现在我们国家里。如果你不很疲累，那我就给你读一小段。

“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疲乏到无法听你念一小段好书的地步。此外，我希望象索福尼亚说的，你只打算给我念真理。我不能容忍象你这样气质的人，告诉我一些不真实的东西。”

“是呀，”牧师回答。“是这样。真理可以坚定人的灵魂，使它高尚，变得更加成熟。它可以照耀我们谈起过的艰难的人间生活。我给你读一章《上帝的凯旋车》。请听。”于是他开始朗读。女人的眼光充满了恐惧、希望和焦躁，从书本转向牧师。沙尔卡·瓦尔卡坐在老地方，姿势活象个鼻子里塞足鼻烟，不敢稍动一动的老水手。

“说艰难的人间生活是上苍的考验，这很好，很正确。但最好的考验，毕竟是把灵魂送往胜利顶峰的上帝的凯旋车。不错，它们不是以凯旋车，而是以敌人——苦难、考验、失败、失望、颓唐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如果我们能见到它们的真实面貌，我们就会欣喜若狂地接受它们，因为它们会把我们送往我们的灵魂所向往的胜利的顶峰。

“叙利亚国王派遣车马反对先知以利亚……”

沙尔卡·瓦尔卡从小对别人的和遥远的事情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此刻一听说国王，不禁猝然一振。今天她已是第二次听人谈论国王。于是她怀疑而又好奇地看了牧师一眼。然后，她又分心地望着窗外：今天山坡上的阳光多么灿烂！她的思想突然转到了去年秋天她热烈支持过的渔民协会上。如果好好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它给村子里带来的只有害处。她想着“叙利亚国王。”这时她的思路完全被打断了。奇怪的是，这个姑娘非常不善于抽象地思索问题。她的思维缺少飞腾的能力。她已经非常坚实地被束缚在自己的地位上。牧师朗读的那些思想没有进

到她的脑子里。突然，她听到了哈巴谷①的名字。她想："哈巴谷，圣经里什么样的名字没有！"

"《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八诗，叙述上帝出发去解放自己的人民……"

沙尔卡·瓦尔卡不是一个喜欢高声大笑的女人，但她听到这么一些滑稽的名字，诸如法柳尔、列伊马尔、费尔特拉姆、里卡弗隆等等。便禁不住笑出声来。而现在，除了这些可笑的名字又加上一个新的怪名——哈巴谷。

"经常遮住天空和吞没绚丽阳光的乌云——不是别的，正是上帝的凯旋车。我们很快将乘着它胜利地升腾到超越黑暗和雾霭的上空。"

这是多么有趣的旅行！多么奇妙的飞行机器！真是难以想象。

姑娘注意到，病人的脸孔变得越发尖瘦了。死神已在她头顶上盘旋。她想。"人的生命——这是鳕鱼头。哈巴谷……"她晃了晃脑袋，以便摆脱这些讨厌的念头。她决心集中注意听牧师朗读。

"亲爱的读者！而在你的生活里呢？乌云是否变成了凯旋车？你是否驾着它飞到了九天云霄？"

"我有机会认识一个女人。她有个女仆。从各方面来说，她是个出色的姑娘，又勤劳又谦逊。但女主人是个麻利、机灵的人，不喜欢女仆的迟钝。她生女仆的气，每天对女仆喊叫咒骂许多次。她试图遏止心中的愤怒，但没有成功。无休止的内心斗争使她的生活变成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有一天她忽然醒悟

①《圣经》故事人物：先知。

到，大概这是上帝在考验她的耐心。很可能，女仆的迟钝恰好就是上帝派来的凯旋车，以便通过忍耐的道路载运她的灵魂去天堂。于是这个女人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自己的女仆了。

“我还知道另外一个女人，她到聚着许多人的一栋房子里去作客。由于客人太多，她只好同其它两个女人在一个房间里过夜。她想睡觉，但她的同伴却老是说话。因此第一夜她无法入睡。她疲惫地躺在床上，心绪很坏，但那两个人瞎扯一通之后美美地睡着了。第二天，她从什么人那里听说了上帝的凯旋车。晚上，当她的女伴们又开始胡扯的时候，她已把她们的饶舌看作上帝用来考验她耐心的凯旋车了。于是她心平气和地忍受了她们的谈话。但当夜深时分，她想，她们也早该睡觉了，于是她说道：‘朋友们，我躺着睡不着。我乘在凯旋车上走了。’她的女伴们立即不吭声了，于是她进入了梦乡。这样，她不仅赢得了内心的胜利，而且还战胜了外部的力量。”

3

真奇怪，在静静的五月的一个星期天，当环绕着平静如镜的峡湾海面的丘岗上芳草如茵的时候，一些人竟会产生不平静的念头。

沙尔卡·瓦尔卡怀着沉重的思绪回到了家里。她想到朋友们的疾病，想到低得可怜的工资，想到失业，想到现在只有最有保障的工人才能在商店里得到信贷。沙尔卡·瓦尔卡本人靠了自己的菜园子和渔船的股份，在社会阶梯上爬得够高的了。但她还没有成为可以屏弃基督教教条的那样一种重要人物，这些教条是专为生活不如她的那些人创造和准备的。沙尔卡已不再是去世的马拉尔布德的西古尔利娜过去的女儿了。可怜的西古尔利娜，她无限地信任上帝和人，但正当她最需要上帝和人帮助的时候，他们都远远地躲开了她。小姑娘很早就知道了现实，也就是鱼的价值。还在坚信礼之前很久，她就深深懂得，如果穷人遇到了困境，那你甭想得到上帝的帮助，也甭想得到别人的支援，只好由你自己去找出路，只有你自己能够帮助自

已。

她在农田一样展延在道路两侧的晒鱼场上，看见了约翰·波格逊。他手持黑色的手杖大步走着。此人是来监视的。他自己就说过，经济上的操心和事务，使他成年享受不到神圣的休息天。他不可能象常人那样，不折不扣执行上帝的十诫。他没有时间。星期天也同平时一样，他必须去视察自己庞大的业务。手杖在这方面对他很有帮助。这是根魔术般的红木手杖，上面有象牙把手和纯金的镶头。这是妇女联合会庆祝他五十寿辰时送给他的礼物。由于这个寿辰，他还收到了教区送给他的金烟盒（感谢他供暖和为教堂做的其他好事）。波格逊用这根手杖掏掏码头上的鱼堆，捅捅洗鱼的大槽，翻翻晒在场上的鱼干。他经常在有好太阳的日子里，专心致志地用这根手杖从无数摊开晒着的鱼当中随便翻弄一条，就象检阅时的国王，在好几百人的队伍里只把目光倾注到一个士兵身上，好象跟他打招乎似的。他用这根手杖经常翻动小店里（箱子里和货架上）的各种商品。甚至还把它伸进葡萄干里去。他还用这根手杖敲敲别人的靴子或皮鞋，检验一下他们是不是在本地买的。有时候他甚至用这根手杖撩起女人身上的裙裾，检查一下里面穿得是否规矩。应当说明一下，波格逊吩咐所有洗鱼的妇女，必须穿上羊毛三角裤叉，他不希望他的女工们在冷水里溅湿了受冻。应当直截了当地说，他的工人很少得肺炎。此刻波格逊正在检查，万一夜里天气发生变化，鱼堆是否遮盖好了——但也许，他仅仅是为了欣赏自己的财富，他用手杖一会拍拍这里，一会捅捅那里。

当沙尔卡·瓦尔卡走得与约翰·波格逊靠齐的时候，他当然是背对着她，没有发现她。他早就习惯于人们从他身边经过

的时候，首先向他打招呼，在他冥思苦想，全神贯注地为繁重事务操心的时候分他的心。通常，他由于深刻的沉思遐想，总是迟迟回答别人的问候，有时心不在焉地、茫然地把目光看着空空的远方。他肩负着那么重大的责任！但最近一个时候他开始有点变化。村里人的普遍看法是这样：尽管开初很难同他商量事情，尽管他干巴严峻，但人们有事找他，很少空手而归。这个商人和居民之间的传统花招就是如此。他是鱼和村民们的主宰，他总是沉着脸，操不完的心事。不过，令人不解的是他怎么至今还没有被这么经常不断的繁重责任所压垮。村里人都是些普通不过的老百姓，他们怎么能不亲热地向他打招呼，不向他点头致意，不从事各种无关紧要的小事情呢？当然，这些小事有时也会使他们夜间不能安然入眠。他们好象一群令人讨厌的蚊蚋，总是搅扰漂亮、聪明、忧郁的骏马。沙尔卡·瓦尔卡不参与这种把戏，迳直从他身旁走了过去。但是，走了二十来步，她听到有人在叫她。

“萨莉沃尔！”

这是商人在叫她。

沙尔卡回过身来。波格逊站在广场边上惊奇地望着她，然后他用手杖招呼她过来。她向他走近了一些。

“你好，波格逊，”姑娘说。“我以为你没有看见我。”

“什么？”波格逊心不在焉地问。

“今天天气很好。”沙尔卡说。

“是吗？……”波格逊依然想着心事，随口应道。

“你要跟我说什么吗，波格逊？”

“我想知道，这是一出什么戏，”说着，他用手杖触了一下她锃亮的新皮鞋。这双皮鞋完全不同于奥谢里卖的那一种，这

是国外做的登山用鞋。

“你是说我的皮鞋?”她红着脸问。“很好是吗?我是根据货单定购的。”

他担心地看了看姑娘。她象小伙子一样魁梧，身材修长，肩膀宽阔。高领的紧身毛衣衬出了她年青的胸脯。她的浅色头发长得很密，剪得短短的，梳着偏分头。她眼睛明亮而勇敢，下颌骨大而有力。嘴唇丰满，但被海风吹得有点粗糙。一双手很大，习惯于劳动。而嗓音浑厚，有点与众不同。他瞧着她，用尖锐、狡猾、不失幽默的目光打量和品评着她。末了，他好象完全大惑不解地摇了摇头。

“我不懂这一点，”他说，“我的西里斯峡湾的同事根本不允许在他那里工作的妇女穿裤子。许多人认为这是不成体统的打扮，特别是在星期天。有时有人问我：你有没有毛病?我甚至听说这里的人给你起了绰号。”

“是呀，有人称我为‘渔民协会的裤子’，”沙尔卡·瓦尔卡说。

“那你自己怎么想?”波格逊问，继续打量她的裤子和皮鞋。“我一生从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在我们那个时候这样的事是不可思议的。”

“可不是，波格逊，那当然!不过我看不出那些穿裙子的女人比我好。我家里有一堆旧连衣裙，不过，只有我想穿的时候才穿它们。”

“怪脾气任何时候都不会招来好结果，萨莉沃尔，而固执己见更是如此，”他用父亲般的口气说，一点也不为她的挑衅口吻生气。“永远不会。整部世界史上没见过。相反，世界史表明，突出自己的愿望总是由荒唐的偏执引起的，一个偏执的人

可以毁坏整个渔村。比如，倘若所有的姑娘都不再考虑家庭、家务，都在星期天穿着裤子闲逛或搞各种各样的协会，那会有什么结果？试问，那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会把人民引到哪里去？”

“我怎么不大懂得你的意思，波格逊。”

“你不懂？那我尽量说得清楚一些。各色各样从南方搬来的思想，闯进了海边上我们这样一个小村庄。什么短发呀，流行性感冒呀，布尔什维主义呀，我只提几个最近一个时期司空见惯的东西，因为首都报纸上充斥了这些货色，它们涌到我们这儿，传染给了一些人，使他们忘记了上帝的启示，这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些人，这个小地方将会怎么样？我们有冒失去独立的危险！难道美丽的冰岛萨迦，所有奇妙的民间文学珍品——难道它们不正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与人民的独立和古老的冰岛文化紧密相连的吗？我可以肯定是这样。既然如此，难道我们要放弃这一切，然后象猴子那样去模仿来自南方的各种蠢东西吗？”

“如果你指的是我的短发，那么，据我了解，你的女儿奥古斯塔第一个在村子里理这样的短发。”

“好，你这么比较！但这完全是另外回事。她嫁给了哥本哈根的一个海军军官！”

“‘穷人们认为，凡大户人家做的事，都是值得仿效的’。”沙尔卡·瓦尔卡引用哈尔格利穆尔·皮杜尔松的话，证明她知道哈尔格利穆尔·皮杜尔松并不比这地方其他人差。

“我正要等你说这句话，”约翰·波格逊说，“瞧现在人们是怎样想的；这是新时代的精神，它到处泛滥。老百姓在各方面都竭力模仿社会阶梯上站得比他们高的人，结果就发生了南方

那种全盘的惊惶不安和紊乱。那边最下流的一种人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在人们当中制造内讧。他们挑拨和煽动对一小部分吃得好喝得好的人的忌妒。他们想从富人那里夺走一切，分给一伙游手好闲之徒和恶棍。"

"我希望，这种恐惧和怀恨不是由于我穿了裤子引起的？"姑娘说。

"我根本没有说这个，"波格逊冒火了。"萨莉沃尔，这是风气，是时代精神。你晓得，这是新的反叛精神和偏执精神。这种精神在各个领域里都有表现。这是思想错乱；反对一切神圣和正确的东西，反对上帝，反对良好的风习、反对当局、反对我们祖辈相承的冰岛人民的德行。要知道，这是我们国家黄金时代的祖先传给我们的。人们还反对冰岛不止一代的伟大人物为之牺牲的一切。我说，不管这种风气来自普通百姓还是名门望族，反正这种时代精神是有害的。比如说你吧，你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姑娘，公开同反对我，千方百计想提高鱼价的协会联系在一起。你在大会上发表讲演。他们把你选进委员会。我不愿说我是妇女自由平等的敌人，根本不是这样。为什么？在理性的范围之内一切都行。我一贯表现出宽阔的眼界。这一点只要从我对待妇女联合会的态度就可以知道。我肯定地说，在一定的界限之内，妇女和男子应当享受自由，但为了懂得什么是自由，就需要受广泛的教育，需要精神上的充分成熟。这种成熟决不应同各种各样愚蠢荒唐的思想和仓卒的议论混淆起来。比如，去年秋天你在会上说，我好象成了此间所有人的绊脚石。我不能把这种不负责任的瞎扯称作自由，更不会同意说这种言谈里有那怕点滴的健全思想。萨莉沃尔，我还以为我自己值得你较好对待呢。我们一度在困难的时刻相互帮助过。"

“波格逊，据我所知，渔民协会以大多数票数决定（虽然我曾经反对这一点）保证你在岸上有比过去更为低廉的劳动力。因此，你比别人更没有理由埋怨渔民协会。但如果因为我小时候你曾给过我两个克朗而责备我，那……”

“别激动，别激动，值得为这样的小事生气吗？我根本不抱怨什么。不管怎么说，我不认为自己受了冤屈。那是别人在抱怨，他们不满意。但你象我一样清楚，不满意的是穷人，也就是这些年来我为他们而生活，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加以关心的那些人。我把这一切看作是自己的责任。我一直注意让他们能正常地生活，能有一点不多的储蓄，过得和睦、安静、满意、没有忧愁。肩负起关心穷人的责任，这就是我的命运。本来我们大家都生活得不那么坏，吃的和烧的都不欠缺，足可满足我们这样的渔民小村的需要。我和居民之间从没有发生过误会和争吵。我给每个人在小店开了户头，他们可以用劳动向我支付他们需要的商品。我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就象一个好家庭里佣人和主人间的关系那样。我是村子里唯一关心和惦记穷人的人。而突然之间，象晴天一声霹雳，出现了您和您那同我作对的协会。你们要求那么高的鱼价，这在今天的银行信贷条件下简直不可思议，而且还应当考虑到，我每年都有巨大的亏损。试问，谁来为这样混乱的后果付出代价？喏，当然，只好由岸上的穷人和被你们剥夺工作和贷款的工人来付啰！而我为他们把整个生命都贡献出来了。”

“好吧，这就是说，岸上的工人也应当联合起来，要求提高工资，就象我们要求提高鱼价一样。”沙尔卡·瓦尔卡说。“每个人都应当达到自己的目的。”

“啊，瞧你又想到哪里去了，”约翰·波格逊说。“老实说，

我早就等着这一招了。我懂得，您不会停留在渔民协会，穿长裤和剪短发这些事情上的。俗话说得好：小事见精神。我知道，我们不用等多久了，布尔什维思想很快会出现在我们的水域里，你只是证实了我的想法。每个人都应当达到自己的目的，岸上的工人应当象渔民一样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人都应当达到自己的目的，应当组织和成立协会，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对我。但这种手段我们早就领教过了。当发现不是所有人都会捕鱼的时候，那些不走运的人开始把水搅浑，大家突然急于想发号施令，谁也不想平静和理智地对待事情。好吧，你把协会捧给他们吧！协会一个接着一个，全都反对我，但这会引起什么后果？我当然不是预言家，但如果查查世界通史，看看最近的各种丹麦报纸，瞧瞧它们关于国际形势写了些什么，那就可以满有把握地说，这一切都会以俄国发生的那种罢工告终。国内的大部分人将牺牲在暴力下面，接着全体人民很快也会饿死。我知道，你是个不坏的姑娘，沙尔卡，但如果一个人把自己想象得超过他的实际能力，把自己看得高于他的天赋，如果他还要异想天开地追求更多的东西，那么，其结果总会是相当可悲的。”

姑娘冷漠而平静地听着他的责备，眼睛望着前方。她心里感到奇怪，村子里这个最有势力和最自信的人，竟突然开始失去自制力。因为她什么也没回答，波格逊便继续说下去：

“您是这里的人，您不习惯多想想未来。您头脑里想都没想过，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事，每一步都得事先衡量好。所以，所有操心的事都落到了我身上。如果一个人的利益同其它人发生了冲突，如果人们不再相互信任，每个人只考虑自己，那会有什么结果？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那时，你们渔船主将

不得不为你们提价的做法付出惨重的代价。比如，如果某个早晨，发现你们的船被抢走了，鱼具被没收了，菜园子被毁坏了，克鲁克的宾捷英或类似他的什么人物，同俄国或丹麦派来的反叛分子合作，当上了最高统治者，那你们能说什么呢？”

“克鲁克的宾捷英？”姑娘吃惊地打断了他。“喔，我发现，波格逊，你在开玩笑。”

但，仔细看了看波格逊的眼睛，姑娘没有发现他的目光含有惯常的幽默，他的神情很严肃。

“我想，”她接着说，“你跟宾捷英是紧紧连在一根绳子上的。不到一个月前，我在首都报纸上读到过他的感谢信。他感谢你送给他一条木腿，祈求上帝保佑你，祝你发财、成功。”

“木腿？我送给他的不是木腿，那是我从法国定制的出色的假腿。它是用高级橡皮做的。用这样的假腿走路，那的确是一种享受。至于感谢信，那我怀疑是牧师写的。我非常怀疑，宾捷英这个人，今天是救世军的上尉，而明天就会亵渎上帝，这完全取决于他认为当时怎么干更有利。这种事完全干得出来。你也许听说过，去年秋天他收到了南方来的一本危险的书。书里说，应当把所有拥有丰富食品的人通通驱逐出社会。”

“这是本什么书？”

“我不认为传播它有什么好处。所以把它妥当地藏起来了。我绝对不希望类似的胡说八道浸润到我们村子里所有人的头脑里去。我只给你说一件事，这本书既反对你，也反对我。这是本大逆不道、极其有害的书。此外，里面还有许多不堪入目的淫秽之词，在过去是不可能出现在书本里的！我可以发誓，它是用俄国或丹麦的布尔什维克的钱出版的。这样的东西，甚至连提一提都不应该。谁也无法想像，这种卑污的书一旦落到无

知之徒手上，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害处。假腿没有到手和我没有让他开户头以前，宾捷英的行为颇为谦逊老实，不多说话。但你以为他会长久这么下去？才不是呢。春天里，我劝他夏天去修路，这下，和睦与平静就结束了。我懂得，他从这本书里记取了不少东西。这个坏蛋的面目变得这么快，简直让人吃惊。现在他靠了我亲自为他出钱定制的假腿到处走动，散播关于我本人和我的商行的种种无稽之谈。据说，他甚至写信给南方的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辱骂我和我们村子里其他可尊敬的人物，请求图尔弗达里派布尔什维克到这里来，教这儿的工人罢工。我还听说，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很快亲自要到这里来了。”

“这个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到底是个什么人？现在村里人都在一个劲谈论他。”姑娘问。

“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你不知道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是谁？他是冰岛最可恶的布尔什维克。你怎么啦，没读报纸？你难道不知道，谁在败坏冰岛人民的好名声？要知道就是这个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他打算推翻一切社会支柱和基础，使你，使我，使我们的孩子沦为叫花子。”

沙尔卡·瓦尔卡用惊异的目光盯着约翰·波格逊这个自信和有力的人物，全村生活的支柱和基础；迄今为止只有他是独一无二的人物，能在本地区通过魔术似的方法，轻而易举地解决任何困难。就象有人在背后塞给他王牌，暗示他该如何办似的。但此刻，这个人的样子让人觉得好象事情发生了最出乎他意料的转变。原来，不仅他的孩子，而且还有沙尔卡·瓦尔卡的孩子，加上所有的孩子，都将遭受可怕的灾难了。莫非他忧伤过度，因而喝多了？如果上苍的凯旋车迷失了道路，那将多

么不幸！而现在约翰·波格逊发现，地上的凯旋车出了轨，这可是件大事。沙尔卡·瓦尔卡真的有点惶恐了。

“我从来不反对我们这里的人为自己的劳动获得较好的工资，”波格逊说。好象是在看不见的原告面前辩护。“相反，当我看到这儿每个人得到象样的工资，我打从心眼里高兴。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抱怨我没有完成自己的义务。我愿意在任何法庭上，无论是天上的法庭，还是人间的法庭上承担责任。我们很幸运，不是十年八年了，我们这里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都有东西吃，谁也不必羡慕别的邻居。《晚报》说得完全正确，想到我们国家里有几户富有的家庭，那是很令人愉快的。我们冰岛人是些穷人，我们的国家也是个穷国。嗯，比如，要是把我同美国百万富翁相比，那会怎么样？只不过是一个叫化子而已，甚至可以说得更重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只有过往行人偶然抛给他几枚可怜铜板的一文不名的麻疯病人。”

“嗨，波格逊，你并不那么可怜，你得到的利润并不少。”

“利润？我？只是传说罢了。除了一屁股债务，我什么也没有。旧债、新债，过去的债，重新欠下的债。债务，一个又一个鱼季积下来的债务。除了操不完的心和债务，还有什么！不管我是睡着还是醒着，它们都像恶梦一样缠着我。这就是我的全部情况。要是你不信，走吧，我给你看看我几年来的收支表。”

“但对不起，波格逊，你家有二十个房间……”

“嗯，房子……这个概念是相对的，请你相信，我倒很希望有一栋房间少一些的房子。我多么羡慕房子少一些的人，大房子耗费大笔金钱。这么大的房子需要花多少钱！不，那些有小幢房子的人可以认为是幸福的。此外，这幢大房子根本不是我

的，它属于我的妻子。她用自己的钱根据丹麦的设计盖起来的。有什么可说的，这里有许多人比我住得舒适。他们有菜园子和不大的家业。这一切好象给了他们敌视生活富足的人们的权利。人们不能忍受这一点。大家不去想想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在家务上做一些什么，却一心只想当船主。他们不购置美丽的家具，放弃过舒适的生活，把钱都用到机器渔船上，希望自己捕鱼。而我，真是个白痴，还是一如既往。给了他们大笔贷款。要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只好被愚弄了。他们不但不感激我，反而反对我和我的商行。现在轮到岸上的工人了，他们应当像你所说的，为自己斗争，提高工资。大家全都以为，可以任意对付波格逊。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将以俄国那样的混乱和破产告终。难道不是这样吗？”

“噢，我想，世界总归会存在下去的，”姑娘回答说。

“要是我破产了，人们到哪里去弄钱生活？而你们，完全依靠我生活的渔民，有趣得很，又从哪里去获取流动资本？这倒是我想知道的。你们以为，同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相处要比同我相处容易一些？你们认为，他将轻易地保证你们大家有吃，有穿，更不用说，用来装饰你们的房子，创造舒适环境那些小东西了。他会轻易地给你们形形色色放在五斗柜上的瓷器，德国制造的发出响声的儿童玩具，或者你们早上喝咖啡时吃的盒装饼干？”

当话题涉及这些激动人心的新鲜玩意儿时，波格逊的声音有点颤抖了，这都是他为了方便居民生活才引进到奥谢里来的货物。不过，从悬垂的浓眉毛下落下的泪珠，那无疑是眼睛的错觉而已。

这时，发生了一件并不新鲜的事，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两个

谈话人的沉重的思路。有一个小男孩独自离开照例在星期天去袭击菜园、庭院和晒鱼场的一小群孩子，来到姑娘和约翰·波格逊的面前，他把什么东西藏到了自己背后，焦急地等着约翰·波格逊讲完正在讲的那句话。他是奥次弗列特的哈乌康的儿子，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的孙子，一个萌芽时期的小资本家。他不仅靠欺骗从小伙伴那里搞了许多铅笔刀，并且还用各种狡诈手段从大人那里骗钱。他的口袋里经常有叮当响的硬币。他经常用现款买储存太久的甘蔗，有时候还买香烟。波格逊刚停止说话，小家伙就冲到他面前，手里拿着一条长蠕虫，立即不失时机地对他说：

"给我五个奥拉，我就把这条虫吞下去。"

说着张开了口，头往上一仰，把蠕虫放到了嘴边。

约翰·波格逊不可能答理这种蠢事！他转过身子走了，甚至没跟沙尔卡·瓦尔卡告辞。顺便说说，这是商人在村民们面前要弄的那套滑稽剧的组成部分，他从来不跟人告辞。但小无赖不那么容易让人用冷冰冰的态度搞得束手无策。他高举着蠕虫，跑去追波格逊。

"要是你不给我五奥拉，我就吞下去。"

沙尔卡没再看商人和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的孙子之间的交易是如何结束的。她朝着相反的方向回家了。

4

村子里还没有什么人象想象当中的十恶不赦的冰岛布尔什维克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那么令人惶惶不安。这个怪人并不满足于咒骂国内最优秀的公民和出版可怕的《人民报》。这份报纸在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里是禁止阅读的。他不止一次用行动来凌辱当政的官员，据说，他的整个生活就是对上帝的彻头彻尾的亵渎。有人千真万确地知道，他按时从俄国和丹麦收到津贴，来从事破坏国家独立，推翻现存政权和打倒宗教的活动。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伙未必可以称之为“人”的可疑的分子，他们的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性格象野牛一样凶恶。《晚报》通常称他们是“红色分子”或“布尔什维克”，还有人怀疑他们不是两条腿，而是用四条腿走路。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称他们为“波里。”①。他一贯按自己的方式给人和牲口起外号。大家都知道，克利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的信徒储藏有大量爆炸品和各种军事器材。这些东西他们是用船只从俄国和丹麦

①冰岛文，公牛的爱称。

同一口袋一口袋金砂一起运来的。为了使人民离开基督教的正道，一年以前，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把一个俄国的“红色分子”带到了冰岛，为了这个“红色分子”，他不惜反对当局，因而引起了全体人民对他和他那伙匪徒的注意。当时首都的市长下令图尔弗达里立即将俄国人送回去，但图尔弗达里拒不服从，他组织群众，制造了真正的大血战。据乌里法尔的报导，战斗发生在首都各条街道上、胡同里和十字路口。为了治疗伤员，不得不专门成立了野战医院。当局下令：只要那伙煽动分子一被击溃，所有教堂里的大钟都应立即敲响起来，因为这是真正的圣战。最后，城里的神父们抓住了那个年轻人，把他送回家了。据说，把他送上了一艘丹麦军舰。

克利斯托弗·图尔弗达里也被抓住，关进了监狱，但他的“红色”朋友们闯进监狱救出了他们的头目。后来他得到了国王的宽恕。

这些事件鼓舞了奥谢里的一位学校教师，他写了一首富有感情的爱国诗，刊登在南方的《晚报》上。

教师在这首诗里热烈地恳求冰岛人民遵循父辈的遗训，坚决反对土耳其人的暴力，坚决反对其他旨在取消我国重新取得的独立、废除宗教，对我们民族十分危险的人们的暴力。教区会议主席斯维恩·巴乌尔松怎么也不能原谅教师的这首诗。他声称，这首诗韵脚押得不好，并有两个地方意思表达得不清楚。他的这番言论在村里引起了传说，似乎教区会议主席通过在西里斯峡湾的朋友，秘密地得到《人民报》，并准备在《人民报》上发表自己的诗作。至于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村里人则说他正在繁殖来自俄国和丹麦的危险的猛禽和野兽，他准备利用这些动物去杀死首都市长。

这些事件发生一年了，关于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豢养的那些猛禽和野兽的故事说得很多，他似乎把它们关在专门的笼子里，放在城市的各个地方。那些野兽可怕地咆哮和悲号，弄得首都的许多可敬的居民睡不着觉。这儿峡湾里的人则认为，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一定会把他的野兽放出去危害当局的要人，让野兽折磨他们，让猛禽啄掉这些要人的眼珠。现在人们在翻阅自乌里费奥特时代以来通过的所有法律，查捡包括宪法和圣经这样一些神圣可靠、智慧的书籍在内的各种书籍，以寻找禁止豢养这类野兽的条文。稍后，几位神学教授和福音书专家企图共同努力，在圣经里找到把这类野兽列为非法的段落，然而，他们的共同努力终归徒然。他们在圣经里找不到任何反对图尔弗达里的野兽的藉口。

无论是上帝的幻想，还是人类的法律，都没有预见到会出现这些怪物。当局只好不加过问，他们害怕违反宪法，因此，野兽得以继续咆哮、悲号，成了整个社会的耻辱。末了，几个虔信上帝、出身规矩家庭的青年人（因此他们才这么关心国家的独立和基督教）曾决定在夜间放掉这些野兽。然而，尽管这种做法表明了他们对祖国的巨大热爱，但并不完全成功。那类野兽仅仅是一些乌鸦和狐狸，而现在一旦获得自由，它们就去进攻羊群，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灾害。这一事件之后，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里人分成了两个阵营，这同全国各地一样。一些人认为，出现这些渎神的动物是上帝许可的；另一些人则认为，野兽不该从笼子里放出来，就让它们呆在里面好了。对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的看法也有分歧：一些人把他想象为一个学者，他养这些野兽是为科学实验用的；另一些人则说，他是个亵渎上帝的家伙，是强盗，该上绞架的恶棍，尽管他已被合

法地选为国会议员。但归根结蒂，奥谢里人关于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的意见并不比其他地方的人更矛盾，而当人们找不到工作，鱼也不够吃的困难时刻，可以听到大致象下面这样的意见：

“与我有什么关系，让人家去叫他十恶不赦的冰岛布尔什维克好了。说实在，如果震动一下有钱人，把他们的钱分给我们穷人，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我不懂，从来不真正工作的官员，为什么必须比那些一旦有事可做，连腰都不能直一下的人拿更多的钱。再比如，有些人一生从没有亲手捕捉过一条鱼，但把捕鱼得到的全部利润都塞进了自己的腰包。”

来自南方的谣言说，不久以后，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打算亲自到这些地方来，据说，当地有人写信请他来。于是，人们经常提起克鲁克的宾捷英的名字，因为在全体公民里，他对生活的看法最为可疑。夏初，村里许多人做了各种怪梦，发现了种种迹象，比如，有个女人看到天空里有可疑的征兆，然而大多数人斜眼看着约翰·波格逊，感到自己很不平静。

一个下雨天的早晨，全村传开了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来到的消息。有人说，他是夜间乘摩托船从邻近的峡湾来的。有几人已见过这位不漂亮的男人，说他宽肩膀，尖下巴，鼻子象土豆，噘嘴唇上挂着恶毒、阴险的微笑。这个人的大红脸上浮现出一副对周围一切都蔑视、瞧不起的神情。他穿着蓝色的冰岛高领毛衣、高筒靴，也就是斯维恩·巴乌尔松穿了出远门的那一种。完全可以想象，许多人急不可耐地想知道，图尔弗达里是不是把那些野兽带到这里来了。不知为什么，许多人相信，当初并没有把所有的动物都放走。青年们焦急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准备充当大战斗的目击者。要知道，如果图尔

弗达里到波格逊那里去，要求分掉他的金钱的话，战斗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人说，波格逊的钱不放在家里；另一些人则说，这个商人欠了一屁股债，他自己就不止一次这么说过。持有这种意见的人，立即被称做“反动分子”，虽然谁也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很可能这是宾捷英从那本危险的书里抓住的一个新词眼。青年们声称，主要的问题在于，如果发生了战斗，有没有人敢进击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他大概带有匕首或手枪。而另一方面，这儿村子里的人谁也不知道怎样使用武器，因此很快就没有人再谈论这件事了。这里的人只是在酒醉时才打架，而且用的是拳头，很少动用偶然到手的棍子。当然，有时也发生打破玻璃窗这类事件。不错，奥茨弗列特的哈乌康以打狐狸出名，但主要还是他自己吹的。他还说过在法罗群岛①上杀死过鲸鱼。然而许多人怀疑一旦同布尔什维克战斗，他是否会这么机灵。此外，哈乌康有一次企图偷窃约翰·波格逊的铁锚，被当场抓住，于是，他对商人说，为了拴那头二十岁的母马，他借用一下铁锚。由于有过这回事，所以，到时候哈乌康是否会站在约翰·波格逊一边还很难说。一般人的意见，认为村子里只有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可能有手枪。他作为一个富翁和侦察小说的爱好者，当然会使用这种武器。也只有他一个人企图充当英雄好汉，但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此刻不在这里，还在去年秋天他就到南方什么地方去了，多半是去了葡萄牙。是呀，很明显，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很容易获胜，并且能象当初著名的冰岛国王耶隆德·洪达达加②一样，

①北冰洋上的群岛，位于冰岛以南。

②丹麦冒险家，1809年来到冰岛，他成功地实行了政变，宣布自己是冰岛国王，他的统治一共才两个月。

满有把握地统治这个地方。瞧，这个亵渎上帝的自信的家伙，这个鼻子象土豆的人出现在村子里了。他神气和威严地走在路上，东张张，西望望，活象是要杀一头奶牛的样子，只是嘴巴里没有咬一把尖刀。人们竭力不朝他看，假装正在想其他的心事。末了，人群里闪出一个人来，显然是出于简单的好奇心，而不是出于战斗精神。他走到著名的陌生人跟前，这个人就是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他把帽子往上一掀，怀着基督徒的温顺向陌生人致意。

“您好！欢迎您光临我们寒村，我们这里不常看见外地来的客人。您自己也可以发现，这是个偏僻的小地方。我在这儿整整生活了六十年，在这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只曾一度出现过值得赞美的救世军。现在这儿来了个新牧师，而去年成立了渔民协会，这就是我们生活里的全部重大事件。但我认为，我们的好国王象治理其他城市一样管理着我们这个小地方。”

陌生人把一大口散发着烟草味的唾沫径直吐到了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的脚下，鄙夷地翕了翕嘴唇，把嘴里的那一口烟叶含得更舒适些。他正在准备回答，脸颊上方的两条小缝里，一对小眼睛轻蔑地望着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活象一头喂得饱饱的猫咪看着一只死耗子。

“国王！”他终于拖长了声音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套东西，老人家，你要知道，丹麦人不配嚼我刚才吐出来的那种烟草。难道我们冰岛人不是自由的民族吗？”

“但是，他和他的家族，对我们冰岛人常常很好，这一点我可以起誓，”军士表示反对。“许多人说，当你遭受不幸的时候，他对你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善意。”

“善意，对我？”陌生人不胜惊异。他发火了。“我倒想知道你是谁！你怎么敢把我的名字同国王联在一起？把我！我一生都在为国家的独立而斗争。自从独立党成立的那天起，我就属于这个党，直到现在，我一直是这个党的党员，只要我活着，我将永远是这个党里的人。”

“这么说，很明显，同俄国人的那些事也是夸大的了？”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说。

“同俄国人？我同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瞧，我早说过，不能相信人们信口胡说的一切。”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说。

几个少年人围住了古德蒙杜尔和外地人。他们听见了陌生人嘴里飞出来的每一个字。

“这就是说，我们这里一再听到过的关于野兽的各种传说都是假的了？”军士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至于我自己，我可从来不怎么相信。”

“见鬼，你说的什么野兽？”

“我怎么听来的，就怎么说吧。”军士说。“有些人说，这是些野牛；另一些人肯定，那是些食肉的猛兽。但是，要是你想知道我的意见，我怎么也不懂，他们怎么能同圣经抵触起来？”

“见你的鬼，我不懂你在胡诌什么野兽。如果你想知道，你自己倒很象圣经里写的野兽。”陌生人不停地嚼着烟叶，深恐它从嘴巴里掉出来。“我根本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你，我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不管你有没有野兽。我不懂你在胡扯什么，老胡涂虫，归根结蒂，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请

求说。"请您告诉我，你就是那个从俄国搞了什么野兽回来的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吗？我决定问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看见您是怎样闻烟叶的。"

"我闻？我？我根本不闻。但你既然提到了这一点，既然你想知道这一点，那我告诉你，我嚼烟草。但要是你想凌辱我这个新来到这里的人，说我是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冰岛人民最可怕的毒蛇，那我应该对你说，你简直发疯了，老傻瓜。"陌生人大为生气，简直是怒不可遏。

这么说，这个人原来不是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而是约翰·波格逊在西里斯峡湾的商人朋友临时调给他的新承包人。他叫卡特利努斯，是来视察采购鱼干和建造新的大冻库工程的。在这之前，卡特利努斯曾领导过教堂的建设工作。这个人积极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代表着三个富有的渔业主的利益。每当形形色色的歹徒举行罢工，把水搅浑时，他总是跟号召人们工作的最老实最忠诚的公民站在一起。他在西里斯峡湾曾成功地防止了三次罢工，并把许多叛乱分子打发到远处去了。此外，他曾说服过不止一个家长，使他们相信丹麦人、俄国人和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是冰岛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晚报》把他的照片刊登在最显著的地位。所以，当人们把他当作冰岛最危险的布尔什维克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的时候，这个体面的公民大发其火，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一个小地方期待什么重大事件出现的时候，总会发生那种意想不到的转折。轰轰烈烈的事件只发生在人们的幻想之中。

这样，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来到村里一事就象一颗巨大的彗星，虽然在飞过长空的时候引起了许多喧嚷，但最终变

得无影无踪。而那些对重大事件作好准备的人，此刻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了。人们又开始说开了：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既没有从俄国，也没有从丹麦拿到黄金，还有一些人根本怀疑世界上有没有图尔弗达里这个人。

5

谣传中的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的来访一事未曾实现，奥谢里人大失所望，现在，他们的情绪刚刚恢复正常，却从南方开来了一艘轮船。也许，它不是从南方，而是从广袤无涯的世界的另一个什么地方，从生活那么有趣、有意义和充满重大事件的地方开来的。当大轮船进港和出港的时候，峡湾上空刮的似乎是完全不同往常的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男人们穿着雨衣，好奇地在海岸上走来走去。而那些女人都穿着贵重、鲜艳的服装。当地的孩子们全都跑到码头上，睁大着眼睛，手指塞在嘴里，紧盯着陌生的乘客。“叔叔，叔叔，给我一个钱儿！阿姨，给我块糖！要是你给我钱或糖果，我就喝这个臭泥潭的脏水！”

后来，大轮船开走了，当它在远处消失的时候，奥谢里人的心头产生了无名的怅惘和不安。他们对轮船来的和去的那个世界怀有非常美好的看法。他们难于相信，阿克斯拉尔峡湾畔的奥谢里恰好就是宇宙的中心。

傍晚，沙尔卡·瓦尔卡和其他妇女一起下班回家。她们看见广场上有个穿着很讲究的男人，很可能他是个没有来得及回到船上的乘客，有人这么假设。但陌生人却感到自己象在家乡一样自在。他悠闲地在同一个男人说话。妇女们走近些一看，这个穿著考究的男人，脸孔娇嫩、光滑，手里拿着一根锃亮的葡萄牙竹手杖。春天，他经常出现在父亲的渔场口，他对渔场有着同父亲一样的权利，将来，渔场会全部转到他手里。他就是许多渔船、浮标、渔具、鱼铒、木桶、装鱼或垃圾的箱子、再加上所有这些从事渔场事务的人员的未来主人。不错，为了使这些人熟练地做工，约翰·波格逊花去了一生的心血。阿乌恩甘蒂尔专管鱼的销售业务。现在约翰·波格逊的鱼行已不通过中间人，直接同国外做生意了。它向村里的渔民和其他峡湾的渔民收购了大宗商品，这样，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代表了阿克斯拉尔峡湾奥谢里钱币对外的那一方面。

“晚安，欢迎您回家。”走过他身边的男人们向阿乌恩甘蒂尔问候，恭敬地脱下帽子，这是本地区最高教养的标志。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对乡亲们一一回礼（顺便说一下，过去他从来没这样做过），并向他们询问冬季捕鱼的情况。

有人停下来向他作详细的说明，姑娘们挽着女伴的手，轻轻低语：看他多漂亮端正！还有，他头上的香水味多香！

只有沙尔卡·瓦尔卡一个人，经过阿乌恩甘蒂尔的时候，没有理睬他，没有表示任何敬意。然而，她深信他注意到了她。她总是大家注意的对象，即使在成百个妇女当中，她也立即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她从来不看别人，而是匆匆从一旁走过。

“唉，姑娘们，这是我，干吗不走过来问好。”阿乌恩甘蒂

尔宽厚地说。当他说“我”，说“走过来”这几个字的时候，让人觉得“我”和“走过来”这几个字是用顶天立地的大写字母构成的。

“你们清楚，我急着想知道，村子里是不是又增添了年青姑娘。啊，这一个，好象是沙尔卡！有什么新闻吗，沙尔卡？”

姑娘们转过身去，沙尔卡也一样。她的脸一直红到了头发根，显得很难为情，要知道，如果客人直接向年青姑娘说话，她们总是会难为情的。

“难道我藏有最好的新闻吗？”她漫不经心地问。

她那漫不经心的回答，没有流露出不友好的感情，这对她是不容易的事。但这有什么办法，沙尔卡·瓦尔卡对商人的儿子自有看法，她是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的。阿乌恩甘蒂尔看了看她，冷笑了一下，眨了眨眼睛，什么结实、健康……的东西也逃不过他的目光。苗条的身段，富有弹性的胸脯，坚实的双手以及脸红的本领，一般来说，照例是逃不过一年有十个月被迫同贫血的天使般的女人睡在一起的男人的眼光的。那些女人只喝鸡尾酒，不听音乐，只崇拜难懂的嘈杂音。

“渔民协会的情况怎么样？”他问，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关切。

“据我所知，一切都不错。”沙尔卡·瓦尔卡回答。

“代表向渔民协会表示问候，并致以最好的祝愿。既然我来了，是不会空着双手的。”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沙尔卡回答。

“他说，他是你们的代表。我希望，他将对你们有利。”

“对我们？什么代表？”

“这我们以后再说，”阿乌恩甘蒂尔说。“计件工资的定额怎么样，全都顺利吗？”

“协会暂时好象没什么意见，莫非你打算改变它？”

“我，我怎么敢反对协会，它有那么个倔强的书记。那是一团火，不是姑娘！”

“倔强的姑娘！”姑娘们应声说，一面象马嘶一样哈哈大笑。“倔强的姑娘！瞧他说的！”

“沙尔卡！”阿乌恩甘蒂尔在姑娘们身后喊了一声。“我们等一会再见。”

“我不知道还要不要再见。据我看，我们没话可说。”姑娘漫不经心地走着说。今天有些事使她很忧郁，那些事比当众这么讥笑她更为严重得多。倔强的姑娘！亏他想得出。

“当你知道等着你的是什么，你就不会那么说了。”他回答说。

但沙尔卡·瓦尔卡什么也没回答，她继续走自己的路。

“瞧，好厉害的娘们！”他喊着说。

其他姑娘全笑了。

“好厉害的娘们！”他又喊了一声，姑娘们笑得更响了，莫非是些傻丫头？

不久，大家全分头回家了。

沙尔卡·瓦尔卡在家里洗了碗具，点起煤油炉煮晚饭。这是间旧木房，老人们死后只修理过一堵墙。现在地板木吱吱作响，地板四角已经发烂。房间里放有一个旧柜子，那个旧柜子是懒惰的耗子最心爱的安乐窝，这间屋竟也奇怪地成了她的财产。没有一间房子的地板走起来响得这么厉害……过去双目失明，样子象圣徒的艾约利富尔老头编织过鱼网的房间，去年春

天，沙尔卡·瓦尔卡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卧室。她很喜欢这个房间。窗子面向峡湾，可以看到冬天刚换过羽毛的海鸥，随着春天的到来在峡湾里欢快地飞翔。一群群绵凫也飞集到这里来，它们发出悠长的叫声："喔——喔——喔。’它们住在山壁的各种洞穴里，咕咕地叫着，有时甚至会在院子的角落里下蛋，大概它们很信任这个姑娘温文尔雅的脾气。

房间里有个五斗柜——这是每栋房子里福祉的第一个标志。柜子里有好几格还空着，因为沙尔卡·瓦尔卡不喜欢无谓的小摆饰，她有别的兴趣。她的头脑只装着捕鱼业，一心希望从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她精通事务，懂得有利的经营方法，从不拒绝进款，即使通过超自然的途径来到她手上，比如，不知谁突然给她用挂号寄来汇款，她也照收不误。然而，另一方面，她只有三张照片，要知道，只有当一个人获得重要的社会地位之后，才能拥有大量的相片。其中一张是个女人的相片。沙尔卡·瓦尔卡经常帮助她，送鱼给她。后来，这个女人到更为幸福的地方去了，那地方有撮影师。另一张是马具匠妻子的照片，这是沙尔卡·瓦尔卡当选为渔民协会书记的时候赠送的。第三张相片是个西里斯峡湾的独眼小伙子。不知怎地，见到沙尔卡·瓦尔卡之后就爱上了她，现在经常给她写信，这使沙尔卡·瓦尔卡感到有趣。此外，沙尔卡·瓦尔卡在颈饰盒里还保存着一张小相片。说实在，这甚至不是相片，而是小小的珍宝，就象是挪威水手送给一个本地姑娘的上面有中文的那枚硬币一样，是纪念品。那姑娘认为，送给她的硬币是忠诚的标志。因此她有五年认为自己已经订婚，后来才弄清楚，硬币仅仅是上海的纪念。上海在遥远遥远的什么地方，这类纪念品就象是《晚报》上常常提到的埃及木乃伊：其中的一个叫图特，

另一个叫阿蒙，此外，对它们就一无所知了。谁也不知道，这些木乃伊的肉体和灵魂曾经有过什么遭遇。颈饰盒里这张照片的情况也是如此，说实在，它也说不上是照片，它只提供对一双孩子的眼睛和一张小嘴的模糊概念。此外，他大概爱上了商人的女儿。沙尔卡有时在报纸上见到他的名字，但这从来没有唤起她对那个黑夜的回忆。那一夜，她，一个瘦小的小姑娘，冒着倾盆大雨站在码头上希望同他告别。孩提时代的回忆，泛起一个个圆圆的大波纹向前推进，而同留在记忆中的珍宝有关的一切，渐渐淡忘了，就象安息在金字塔下，等待着有朝一日石头塔顶说出它们历史的埃及法老一样，被人遗忘了。

“土豆！”沙尔卡心里想，“我干吗要煮土豆？等不到煮好，我就不想吃了……倔强的姑娘！好厉害的娘们！”她回想着这些话，又微笑着脸红了，她被罩在土豆的蒸气里。由于这些粗鲁的字眼，她完全忘记了阿乌恩甘蒂尔还说什么代表来着。他究竟懂这个词的含义吗？她并不比其他姑娘更倔强。衣着讲究的饶舌鬼，葡萄牙来的花花公子！想一想，他还要同我说话。还有什么，他们会说些什么？她从小就把他当作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她正想把所有的自以为高于别人的家伙收拾掉。此外，他还踩过她母亲的尸体，在她躺在岸上的时候。而此刻他来到这里，以为人们不再记得这一切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从葡萄牙来的？因为穿得象丹麦广告上的时装木偶一样漂亮？不，她知道这种人值几个钱。她完全相信，狠狠一击就可以把他打翻在地。

沙尔卡·瓦尔卡认识阿乌恩甘蒂尔引诱的两个姑娘，一个被送到了北方，另一个留在本地。她给自己定购了一顶可笑的红色宽沿帽，满心希望他春天回来之后重新每天黑夜跑到她那里

去。呸！见你的鬼！沙尔卡还知道一个已出嫁的女人，也同阿乌恩甘蒂尔乱搞。有些人说，去年整整一个夏天，他一直在向牧师的老婆献殷勤。“只要他也试图同我来这一手，”沙尔卡想，“我要叫他看看颜色！洒了香水的肥皂泡，里面空无所有，他多么叫人讨厌！”

沙尔卡望着窗外，看着天空中的飞鸟。据说鸟的体温比人的体温要高得多。一大群绵凫从小水湾里飞起，直向大海飞去。雌鸟企图使自已的情侣离开鸟群，它温婉地咕咕叫着，这叫声含有多少柔情蜜意！它们彼此又是多么关怀。它们悠悠地叫唤着：“喔——喔——喔——喔，伏达——伏达。”仿佛它们想把自己的叫声渗透到你的心里去，使你相信在峡湾的那一边存在着另一个奇异而美丽的世界，关于它，只能用歌曲和呼唤的叫声来叙述。也许，这些从远处飞来的水鸟，在它们珍贵的羽毛掩护下的心灵里藏有什么奇异而珍贵的品质，预示着不平常的秘密和春天的来临？海燕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鸟儿，它一点也不浪漫，它怀着一定的目的飞到这里来，做着自己应做的一切。它猎取小鱼和昆虫，它的行动是那么自信和准确。它的鸣叫仿佛预告着倒霉和不幸，其实并非如此，它只是在发出爱情的召唤。这些鸟儿多么有趣！姑娘不由笑了。有些人说，鸟儿没有德操，没有忠贞，它们想到哪里就飞到哪里。然而，如果从鸟身上拔下一根羽毛，它的眼睛里也会涌出泪水的。

这些奇怪的念头，在煤油灯的嘶嘶声中和变性酒精的气味里，闯进了姑娘的脑海（顺便说一下，那种变性酒精从经理的儿子的嘴里喷出来的时候，简直成了恶臭）。她就象瀑布畔的醉汉开始有点发困。于是她拿过脸盆，倒了水，脱去高领毛衣，动手洗脸。她仔细地洗了脖子和双手。她相当满意于自己

富于弹性的肌肉，她知道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战胜村子里任何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她穿着自己剪裁的裤子出门。而连衣裙穿在她身上总是太瘦。可能这种感觉是在她已经长大，而她所有的连衣裙穿了确实太小的那个时候深刻地遗留下来的。此外，在她看来，那些衣服的布料也不切实用，有些料子上有玫瑰花的图案。玫瑰，特别是撒在纺织品上的玫瑰，使她感到讨厌。大家都睁大眼睛看沙尔卡，特别是她穿上连衣裙的时候。她害怕穿着连衣裙弯腰。她做的连衣裙领子高到了下巴颏，而下摆长得盖住了裸骨。当她穿起连衣裙的时候，孩子们就在街上停下来喊叫："瞧，瞧呀！沙尔卡·瓦尔卡穿连衣裙了！"有一次，一艘挪威船的船长在广场上走到她跟前，问她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个下流坯想亲自弄清楚这个问题，于是沙尔卡·瓦尔卡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当然，她同所有的单身男女一样，脾气有点古怪。她独立不羁，自己养活自己，可以使出任何古怪的脾气，这多自在。她谁也不羡慕，只羡慕那些每天成群地飞来飞去的鸟儿。姑娘每天也到渔场上去，但这是另一回事。白天之后是黄昏，黄昏之后是黑夜。虽然你同人们谈话，但你仍然没向他们说出主要的东西。即使他们是你的朋友或亲戚，你也不会在他们面前打开心扉的。所有与之交往的人，都在你的心房之外。姑娘不认识任何一个她愿意象在睡梦中那样，向她倾吐一切的人。这同你看书时候的感受完全相似。书里发生的一切，都在读者意想之外。也许那些写书的人只想到自己，没想到沙尔卡。姑娘任何时候也没有在书里捕捉到引起自己心跳的东西。她觉得，作者都认为自己高出于她，他们写教训性作品只是为了使她相信这一点。这样，她就没有发现什么可以扰乱她孤独生活的东西。夜里，当她神经质地在被窝底下辗转反侧的

时候，她心里充满了脑恨，她常常怀着内心的忧郁入梦。

但这天晚上发生了某种不平常的事：有客人光临，有些有名望的客人直接来到了她的厨房里。她的依然散发着鱼醒味的双手或盛着鱼的盘子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她的姿态。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灾难？商人的儿子满身烟雾和香水味，象加伦·阿里一拉希德一样，亲自来到这里，来到了她满是煮鱼味的厨房里。仿佛那些无生命的东西也都不安起来。当地头目斯捷芬逊经理身上散发出一种谁都没有的、难以忍受的烧酒味和马尿味，很难说，要是这种气味不是由他身上散发出来，那会发生什么事。这个永远醉意朦胧的会计帐本的主宰，他的才能一下子为丹麦所赏识，他是两个身高高于常人的儿子的父亲。这两个儿子为约翰·波格逊训练马匹。他们时不时折断别人的手脚，强奸妇女，最后被驱逐出村子，发送到不知是贝尔根①还是斯塔万格②去了。之后，照管马匹的事落到了父亲身上。他经常跌倒在坑洼里或土墩上。他有一对骨溜溜转动的无颜色的眼睛，他的裂开的嘴唇永远留有烟草沫，很象一块被仔细拧开的抹布。他的衬衣领子，就象好奇的猪狗竖起的两只耳朵。他成年忘记把上衣领子翻下来。斯捷芬逊管理着全村人的收入和消费，他的谈话总限于永远不变的断断续续的句子："嗯，那是为什么！"这些话，他每天要说上成百次。

第三个客人是渔民协会的主席，马具匠、理发师、民族诗人、教区会议首领斯维恩·巴乌尔松。他留着修饰得很好的胡髭，脸刮得光光的，他是个非常审慎和爱好整洁的人。他代表此间第二代显贵，而他的父亲是这一带第一个经营菜园子的人。

---

①②均为挪威城市名。

斯维恩·巴乌尔松的确是个有天赋的人，读过不少书，待人亲切，有教养，而且，他是通过自学获得这一切的。他是村子里唯一单独有条鱼船的人。他的女婿住在南方，因此，斯维恩·巴乌尔松同首都的各家银行有着直接的联系。此外，他同妻子还拥有一家不大的商店，经营波格逊商店忘了采购的各种东西。斯维恩·巴乌尔松是个令人敬重的人，他非常善于计算，写得一手好字。来的第四位贵客是卡特利努斯·艾利克松，波格逊的新承包人，争取独立的光荣斗士，他曾被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无缘无故当作冰岛十恶不赦的布尔什维克。

大家全都向沙尔卡·瓦尔卡问好，同她握手。全体中只有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除外。他未经允许就径直闯进了沙尔卡·瓦尔卡的卧室里看这看那。房间里除了姑娘的一张床，一张不大的桌子和旧板凳，没有别的家具。看过这一切，阿乌恩甘蒂尔回到厨房里，在五斗柜上坐了一会儿。经理倒愿意拥抱一下姑娘，尽管她穿着裤子，但看不出姑娘有类似的愿望。

"我真不好意思，"沙尔卡红着脸说。"我甚至不知道是否有足够的地方请你们如此高贵的客人坐下。斯维恩，要是你不反对的话，请在我床上坐。瞧，这里还有条板凳，请坐吧，我刚吃过晚饭，还没来得及收拾桌子。"

"非常感谢。但我们不打算多耽搁。"教区会议主席说。"说实在，我只是顺便来看看你，说一点不大的事，只一会儿。而这几位先生同我一起来了。我们村里有件事已经成熟，虽然我不想说它有点出乎意料。"

"代表？嗯？"经理打断了他。"幻影，嗯？全都见他妈的鬼，干吗还纠缠不休！"

"怎么回事？"姑娘问。

斯维恩·巴乌尔松骚了骚后脑勺，转身对商人的儿子说。

“喏，怎么样，阿乌恩甘蒂尔，你是否一下统统告诉我们？你去过我们祖国和外国的许多地方，你比谁都能更好地说清楚这一切会导致什么结果。我指的是你已经见到过那些笼罩着危险的国家……”

“你以为这会触动我吗？呸！我唾弃这一切！”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说。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喂，那张侧面象上的小伙子是谁？”

“他住在东方，住在西里斯峡湾。”沙尔卡·瓦尔卡红着脸回答。

“噢，这是马克努斯。”经理认出了照片上的小伙子。“他一只眼，怪可怜的。他的相片怎么会挂在这儿的，嗯？有一个冬天他在我们村子里做过木工。”

“这是个十足的红色分子。”承包人卡特利努斯插嘴说。由于他积极为独立而斗争，所以熟悉东方各峡湾的每一个人。

“既然你们为马格努斯而忘掉了你们来的目的，那想必你们没什么要紧事。”沙尔卡·瓦尔卡说，她认为大片乌云总会带来暴雨。

“我不认为有什么理由要向你隐瞒消息，”斯维恩·巴乌尔松说。“至于我，那我总是竭力开门见山。既然阿乌恩甘蒂尔不愿意说，那好吧，让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说实在，我根本没把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看成罪犯那样的人。我一向认为，这是蠢话。已经弄清楚，他曾在哥本哈根自然科学系学习过，一度写过诗，发表在《斯吉尔尼尔》①杂志上，但用的是

---

①冰岛最悠久的文学杂志之一，至今仍在出版。

笔名。比如，他曾经写过一些有关歌手的美丽诗句，我女儿小时候甚至还背诵过。现在他同捍卫合作化问题的报纸联在一起了。虽然他有时不怀好意地写到企业主和大渔业主，但我应当说，刊登在《晚报》上的文章，不论是否涉及合作社或其他问题，一点也不比他的更好一些。比如，拿我们的教师为例，他开始插手发生在雷克雅未克的重大事件，写愚不可及，不合韵律的长诗，把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比作狗和土耳其人，有两个地方竟把'看'和'我'当作一个韵脚。"

"唉，学校教师的韵脚同我什么相干？图尔弗达里现在和将来都是十恶不赦的布尔什维克。"独立的拥护者很生气地说，但又小心翼翼，深怕烟叶从嘴里掉出来。"他不只一次表明自己是争取独立斗争的敌人。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这个魔鬼去年秋天去过俄国，从那里拿到了黄金，于是在《人民报》上写道，冰岛人反对国王的斗争是由几个患有癫狂症的人发起的，这几个人无缘无故地把自己想象成丹麦的奴隶，而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冰岛的小偷而已。我保存着这张报纸，我经常在会议上朗读，我可以拿给大家看。"

"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自己是小偷，他比小偷还坏。他是个叫化子。"阿乌恩 甘蒂尔·波 格 逊 说。"一个渺小的叫化子，仅此而已。他那可怜的生命成了大众的累赘。他比教区的任何一个寄生虫都要坏。他成了丹麦的累赘，俄国的累赘，而现在他加入了贫农合作联盟。他想把大家都拉平，全都变成象他一样的地狱里的坏蛋。他想取缔自由。"

"说是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到我们这里来了，这是真的吗？"沙尔卡·瓦尔卡问。

"他的尾巴出现在这里，"经 理 冷 笑 说。"他的尾巴。嘿—

瞟……。”

端坐在五斗柜上的阿乌恩甘蒂尔的脸上露出愤怒和不满的神色，因此，喜欢抓住事情实质的斯维恩·巴乌尔松认为有必要把问题解释清楚。

“不管怎么说，有个不令人愉快的使者到我们这里来了。谁在背后支持他，是图尔弗达里还是外国人，这并不重要。如果正视事实，就应当承认，分布全国的农民合作社把联合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反对为冰岛争取陆上和海上自由的独立党，作为自己的任务。因此，很难相信图尔弗达里会对来到我们这里的人一无所知。我多半可以肯定，这种人的出现只会预示着破产和灭亡。我们见到了战后在全世界发生的事，特别是俄国，那里把私有制同欺骗和劫掠等同起来，被法律所禁止，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饥饿而死，那里的女人成了公共财产，而天真的孩子……”

“你们讲的这个人是谁？”沙尔卡·瓦尔卡打断他问道。

“你问他是谁，说得坦白一些，我还没有见到他。萨莉沃尔，你十分清楚，我不喜欢谈论自己没有亲眼见过的人。但你也许还记得，在科夫住过的人，他们那里有个小伙子，我想，沙尔卡，你记得他。他被送到雷克雅未克学习。但他的父亲不久就因为某桩不体面的交易破产了，于是那个小伙子就一无所有。后来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保护了他。据说，图尔弗达里送他到英国和德国去学习外国文。然而，他没有干正事，却同某些革命组织搞到了一起。”

“我不明白你指的是谁，”沙尔卡·瓦尔卡说，虽然，不祥的预感已经象电流一样通过了她的身子。

“难道你不记得住在科夫的人了？”斯维恩·巴乌尔松有点

惊讶。

“唉，要是科夫的约乌恩老头同我们在一起就好了。”经理叹了口气，由于想起了这个忠诚的奴仆，又流下了一滴眼泪。

“不，这不可能，”沙尔卡·瓦尔卡说。一时间她的目光模糊了。“不瞒你们说，我感到非常惊讶。”

“你觉得这不可能?”阿乌恩甘蒂尔说。“但你想想吧，这是真的。他跟我乘同一条船来的。当然，他坐的是二等舱。他是个叫化子，邋里邋遢，没有刮脸，衣衫褴褛，多半长满了虱子。这些该死的布尔什维克全是麻醉剂的奴隶。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大概吞服他所能弄到的各种毒品。我能够用任何东西担保，他们不止一次蹲过监狱。”

“你在胡说些什么?”沙尔卡·瓦尔卡问。

“我胡说什么?据我看来，你生活得不错，仿佛也颇有成就，亲爱的小姐，”阿乌恩甘蒂尔说着，殷勤地把穿着锃亮皮鞋的一只脚伸到她跟前。“你怎么，啥也不明白?你完全落在生活后面了。难道你不清楚，这个人到这里来是为了煽动所有老百姓反对你，你不是昨天才出世的吧?你好象已经被击败了。他们打算搞掉所有按集股的办法掌握鱼船的人，焚毁教堂和消灭鱼类。你看见了吗，工会是旨在反对渔民协会的联合组织，它从丹麦人那里得到津贴，听见了吗?从丹麦人那里，还从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和俄国人那里获得武器。喏，现在你懂了吗?”

“那你当时看见这条恶狗的时候，干吗不给他一拳头?”独立运动的拥护者小心地问。但显然还不够小心，因而从嘴里掉出了几滴带烟草的唾液。

“我?”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反问道。“难道你以为我会弄脏我的手吗?这种事同我们没多大关系。我们的信贷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国外，都没有问题。我们连手指也不打算动一动。这里成立多少个反对我们的协会，我们反正无所谓。这个工会将骑在你们，而不是我们的脖子上。要是你们不向他们让步，不提高工资，他们将开始罢工，并用武力阻止你们洗你们自己的鱼，虽然你们迫切希望日以继夜地工作。这一切都将以大打出手结束。末了，渔民协会将全面崩溃。至于工资嘛，鬼知道会涨得多高。捕鱼业会衰落，私人企业会自行倒闭，而你们将同俄国老百姓一样，全都饿死。不过，务必请你不要认为这同我们有丝毫的关系。

“我父亲说得对：受苦的将是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力量用来提携他们，不使他们沉沦的那群渎神的败类。”

“以后商行怎么办?”沙尔卡·瓦尔卡问。

“商行?没什么?我们什么事也不会有。我们只不过停止捕鱼罢了。”

“这是不用说的了，如果工资无止境地提高的话。”斯维恩·巴乌尔松说。

“你们想，我干吗到这里来，要是不为独立而斗争的话?”新承包人委屈地问。

“啊，是呀，干吗呢，嗯?”经理接着他重复了一遍。两人一起面向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

“要是渔民协会同意稍稍提高工资，也就是说，相互让步，那会怎么样?”沙尔卡·瓦尔卡转身问渔民协会主席。

“好极了!”阿乌恩甘蒂尔极口称赞。“一切都很简单地解决了：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取得了胜利，我们将要求归还

所有借款，并把你们的船卖掉。约翰·波格逊的商行的生意结束了，你们拥有的一切都用来偿付你们的债务。好吧，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一点损失也没有。我们不过离开此地，如此而已。”

“难道你不懂吗，姑娘？”经理说。“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这个背叛的工会成立起来。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斯维恩·巴乌尔松握住了沙尔卡·瓦尔卡的双手，认真地向她解释起来。

“你应当在大会上发言，做一个反对他们的主要发言，萨莉沃尔。渔民和岸上工人都十分敬重你。比如，我就不好在会上发言。我听过你两次发言，你善于燃起群众的热情，你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发言。你讲的时候，要举出例子，要作比较。你可以大致这样说：饥饿的幻影已在我们国家上空伸出了他瘦骨棱棱的魔爪，这是二十世纪的死神……”

“但你听我说，斯维恩，”沙尔卡·瓦尔卡打断了他的话，“举例说明，作比较，我觉得，你简直把我当作傻瓜了！你难道认为，我能够反对来自南方、受过教育的人吗？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教会了我识字，读书。他那么聪明，说的话很漂亮，象是书本上的。还在行坚信礼以前，他已经读过那么多的书，也许我一辈子都读不完哩。”

“聪明？这个脓包聪明？”阿乌恩甘蒂尔生气了。“我们国家里出现了怪事：越是愚蠢无才的人，越是大叫大喊自己聪明能干。一个毛孩子，嘴上没长毛的时候，就在夜里溜进别人房子里追求女人了。他聪明，他还是个小偷哩！他不但从商店里偷东西，还居然溜进我父亲的书房偷书哩。”

沙尔卡说：“他小时候有没有偷你家的东西，有没有在你家

里追逐过谁，这都跟我无关。不过我怀疑他未必会去追逐不引诱他的女人。我只知道一点，要是认为自己能同一个在国内外大学里念过书的人较量一番，那才蠢哩。你们不过是想让我出丑罢了。如果你，斯维恩·巴乌尔松，认为自己胜任不了，而约翰·波格逊——我们村子里最出色的演说家，不打算在群众大会上露面，那我看，除了让教师发表这样的讲话之外，就没有别的出路了。”

“教师！”斯维恩·巴乌尔松不禁喊了起来，现在轮到他发怒了。“我觉得萨莉沃尔，你了解这个教师并不比我差。你听见过他可曾满怀激情地说过话？我不想否认他有某种才能，但这个人没有天赋。当发言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没完没了地引用《斯图伦格萨迦》或《土耳其人的抢劫》①里的话。必须使自己的话更有生气。我一向竭力把一切都讲得栩栩如生。听我说，你们认为我能够创作英雄史诗吗？当然不是教师写的那种长诗，他在长诗里把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同土耳其人混为一谈。而比如，在长诗里反对十足的奴性，反对我们国家里一切靠外国人面包过日子的寄生虫，这种人在有巨大困难的情况下是没有勇气选择自由的。萨里沃尔，你对这有什么意见？你是个聪明姑娘，也是个人进取精神优越性的最明显的见证。当然约翰·波格逊是个人进取精神能给予穷人许多利益的最光辉的榜样。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自吹自擂：我说我现在完全不是从前那个人了，完全不是年轻时来到此地修马镫和缰绳，因而被大家叫做马具匠斯维恩的那个人了。比如，我可以在长诗里

---

①1627年，几艘土耳其海盗船在冰岛登陆，进行抢劫，还掠走大约五百个冰岛人，卖作奴隶。

描绘出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企图用心探究天命的时候，缠绕在我头脑里的种种想法；比如，还可以描写建立在宗教信仰和真诚的爱国主义基础上的虚荣心，能够战胜生活道路上的任何困难，达到一心向往的目的——个人的、从而也是全体人民的自由……”

“让你的诗见鬼去吧，”阿乌恩甘蒂尔从五斗柜上跳下来，生气地打断了他，“我有一次在《家庭杂志》上读到过你的诗，我问大学里一个非常有学识的人对你的诗有什么看法。我自己，谢天谢地，不大懂诗。他对我说，那不过是字句的拼凑。让诗见鬼去吧！诗对我们有什么用？现在我们谈论的是工资和布尔什维主义。好了，我要走了，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已经警告过你们了。至于你们今后如何行动，我反正无所谓！你们也走吗？”

“要不要喝一杯咖啡？”沙尔卡·瓦尔卡问。

“好，当然，”经理说，他站起来想吻姑娘，但斯维恩·巴乌尔松正式和有礼貌地谢绝了。

“咖啡和诗！冰岛人想到的就是这些事。”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忿忿地说。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怎么办，”他们走到外面时，斯维恩·巴乌尔松感叹着说。“也许，我们直接去同教师和牧师谈谈？”

6

落日西沉。地平线上只剩下一小块残阳。海燕飞翔在峡湾深色的水面上空，飞翔在绿色的小山坡的上空。在寂静的夏夜里，一切景物都呈现出与白天不同的面貌。散布在海岸上的灰色、阴郁的渔家小屋，象是海船遇难之后的残片，而在这黄昏暮色里，又仿佛是匆匆架起来的兵营。沙尔卡·瓦尔卡正打算到装帧匠马格鲁斯家里去安抚那些吵吵嚷嚷的孩子。

由于从小养成的习惯，沙尔卡一边吮着食指关节，一边凝望着广漠的远方，低声说："反对科夫的阿里?"然后大声说：

"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他永远离开这里到广阔而遥远的世界去了……不，不可思议，不可能！"

她迅速从坐位上站起来，走到五斗柜跟前，看着西里斯峡湾的小伙子的相片。当然，他照的是有眼睛的那个侧面。好象这么一来，可以使人忘却失去的那一只。她把这个小伙子的相片之所以放在五斗柜上，倒并不是由于他有什么特殊的功绩，而仅仅因为这是一张相片。但这同阿乌恩甘蒂尔，葡萄牙来的

好色鬼有什么关系？如果她有勇气把银颈饰盒里的小相片给他看就好了！让他看看好了，否则，他在这里走来走去，凌辱人们，当面咒骂他们。“我反正无所谓，这同我们无关。”她模仿他的口气，但她却远不是对一切都无所谓。如果这儿有人害怕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的话，那就是她了。

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突然拉开了五斗柜的一只抽屉。她要找什么？她象在做梦似的机械地打开了放有各种小东西的小盒子。她怎么没有把这个盒子扔到海里？她的有力的粗手指随着年龄变得大而粗了，而颈饰好象变小了。这朵温柔的小花怎么样了？它在她心头凋谢了，还是仅仅睡着了，就象那个睡美人整整睡了一百年，而在此期间，城堡周围的森林却不断延伸，长得无比茂密了。沙尔卡·瓦尔卡打开颈饰小盒，见到了已经褪色的、勉强能看清楚的一个小孩子的头像。冲着她又散发出一股奇异饮料的香味，那是母亲还在世时，她怀着最隐秘的幻想喝过的饮料。母亲死后，她把颈饰藏了起来。她难过地渐渐意识到，她为另一个礼物——小小的然而贵重的指环付出了母亲的生命。她用薄纸把颈饰包了起来，然后又裹上一层厚纸，最后用细绳扎好，把小纸包放在盒子的最下面。好几年过去了，她突然接到了来自美国的汇款。这些钱比起颈饰里的小相片来更有实际价值。她已经不再去拿盒子里的颈饰；她太爱好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了。后来又给她汇来了钱。母亲的死加强了求生的力量。她从来也没有努力去分析，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是什么，或者想象一下，如果日后和那个人重新见面又会怎么样。

但这是什么？地板上丢着一付葡萄牙手套。那是皮手套。他怎么忘在这里了？这是毛皮的，真是难以想象，那边是怎样

剥下可怜的动物皮的。她闻了闻手套外面和里面，想戴一只到手上去。噢……她的手太大了，好不容易才戴了上去。突然听到台阶上有脚步声。姑娘连忙脱手套，但发生了常常在梦中发生的事。一个人本当迅速地做某件事，他很着急，拚着命，但总是无济于事。此时门开了，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出现在门口！

血液一下涌到了沙尔卡的头上。她胀红着脸。也许，即使象本地一个女孩子那样被送到北方去分娩，也不会比此刻所感到的羞愧更厉害。偷偷地戴男人的手套，被人当场发现，对女人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样的事更难堪，更丢丑的？

“噢，你戴着了。我想，准是忘在这儿了。”

“我……手套掉在这地上……”姑娘嗫嚅着说。“我无法搞清这是谁的手套。有那么一股怪味。”

“这付手套值二十五克朗，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拿去。”

沙尔卡用屁股一推，关上了五斗柜抽屉，不让阿乌恩甘蒂尔看到里面的东西。但颈饰仍然在五斗柜上。她完全不知所措了。奇怪，她变得多么敏感，也许是因为过去从没有男人在这么晚的时候拜访过她，至少在春天，在燕子飞翔在峡湾平静的水面上空，而青草随着微风的吹拂梦幻似地晃动的时候，从来没有过。天哪，奥谢里周围所有的窗子都长着眼睛，而墙壁也都长着耳朵。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希望你不要认为，我喜欢你的手套，”她用挑衅的语气说，这是不幸的人在不得不同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谈话时，甚至在谈论最普通的事物，诸如天气、风向、下雨等这类问题时，通常采用的自卫手法。尽管这样，当她听到自己的回答是

那么粗鲁，就不好意思起来。她想起了林达尔标的老太婆，有一次，约翰·波格逊问她身体怎么样，她却回答说："据我所知，我记在你帐上的钱，足够做我日后的安葬费了。"

"呣，当然，这是男人手套……"阿乌恩甘蒂尔说。

"男人手套！"她继续用不愿承认富人优越地位的穷人的抱怨口吻说。"正派的青年根本不会想到戴这样的手套。"

"你的论断非常轻率。"阿乌恩甘蒂尔用见过世面人的宽容口气说。

"哼，轻率？"沙尔卡·瓦尔卡忿忿地反问，她转过身去把五斗柜上的颈饰合上了。

"要是小伙子突然想向姑娘证实情况恰恰相反呢？"

"用什么方法？"她干巴巴地问。

"那很简单，"他吹牛地说。

"你身上散发着香水味，那大概是南方女人用的。"沙尔卡·瓦尔卡就象一个被嘲笑的孩子，吹毛求疵地评论说。

阿乌恩甘蒂尔只是笑笑，他一点也不生气。姑娘也忍不住笑了。

阿乌恩甘蒂尔："你那是什么？颈饰？"

姑娘："这关你什么事？"

阿乌恩甘蒂尔："我希望你珍藏的不是独眼龙的像片。"

姑娘："我没有义务在你面前……"

但他已从姑娘手中夺过颈饰，打了开来。瞬息之间，姑娘没有防备，没想到他非常机敏，他的双手很灵活。沙尔卡没敢扑上去夺回锦饰，虽然她毫不怀疑，她很容易这么做。

"这是什么？一个小男孩？"他问，顿时失去了对象片的任何兴趣，把颈饰还给了她。"我希望这不是你的孩子？"

“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随便问问。你干吗这么发脾气？干吗那么凶狠？要知道，建立工会反对你的不是我，我对你难道比别人差吗？你知道，如果必要的话，我将站在你一边。”

“这张相片是我小弟弟的，”姑娘回答说，语气已经缓和了一些。“我小时候曾为他骄傲。”

“原来如此，”阿乌恩甘蒂尔说，他很高兴，谈话终于变得友好、近情了一些。“他现在在哪儿？”

“他死了。”

“真的？”他同情地摇摇头。“我能够想象，你小弟弟活着的时候，你多么高兴。现在我想起来了，他确实死了。”

“不对，你不可能回想起他。他在我来到此地之前就死了。”

“你来到此地？你难道不是在奥谢里出生的？”

“不是。”

“这么说，我记错了。你母亲好象埋葬在这里吧。是吗？”

“到这里的第一天，我同妈妈去过你们家。”

“噢，我现在想起来了，后来她淹死了。我很清楚地记得她淹死的那一天。真可惜。”

“你坐在那里，对猫做鬼脸。”

“对猫？她淹死的时候？”

“你一贯嘲笑我，在我背后喊着说我长满了虱子。也许，我是长过虱子，但你怎么敢那么大声嚷嚷？所有的孩子都欺侮我，而你最恶劣。我不知道，要是没有小弟弟的话，这一切我怎么会受得了的？”

“我以为他死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

"你这样想?"

"你自己刚刚说的。"

"不，他没有死，他离开了。"

"我看得出来，你在愚弄我，"他茫然若失地说。而姑娘觉得，他有点愚蠢。

"说实在，我不了解你，沙尔卡。真想不到从葡萄牙回来见你这样的姑娘！听说你订婚了，是吗?"

"这是谁说的?"

"许多人。你从未婚夫那里收到钱?不管怎么样，经理是对我这么说的。"

姑娘红着脸回答说：

"我不明白，我的事，特别是我的钱，关你什么事。"

"听说你把钱存在南方银行里，真的吗?存在国家银行里?你知道吗，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首先企图捣毁的就是国家银行。"

"这关我什么事?让他去捣毁好了。"沙尔卡·瓦尔卡说。

"这么说，你没有订婚?"

"要是我已经订婚的话，也用不着赶紧告诉你呀。你大可不必操心。"

"唉，沙尔卡，你生气了?你甚至没叫我坐一会儿。我希望，要是我在你床上坐一坐，你不会反对吧。因为我习惯于只在松软的地方坐。我要跟你谈点正经事。"

于是，他毫不礼貌地走到她卧室里，坐到了床上。

"正经事?我本来当你是来拿手套的。"

但她仍然跟着他走进了卧室，当他握住她手的时候，她也没有反对，虽然并没有同他并肩坐在一起。

“你懂了吗？”阿乌恩甘蒂尔开腔说：“他们现在正在开会讨论计划。他们企图把这个地方搞个地覆天翻。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多半要他们使你们——你和象你一样有船股的人破产。唉，等等，让我把话说完。要是我握着你的手怎么样？我不能推心置腹地同一个不握着手的人交谈。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你明白了吗，他们要使你们整个渔民协会彻底完蛋。他们不顾惜人，他们无情地毁灭生灵。他们在俄国杀死了成千万无辜的儿童。所有外国报刊都在起劲地谈论这个问题。去年冬天我到过毕尔巴鄂①。他们企图推翻西班牙国王。我对你讲的全是真话。以后谁来买我们的鱼？我们不可能同红色分子管理的国家发生关系。顺便说说，沙尔卡，我早就想问问你：你穿裤子同我一样用吊带还是束皮带？应当从小就习惯用皮带，否则裤子老会往下掉。”

他刚刚说完，沙尔卡·瓦尔卡猛地抽回手，几乎碰到了他的脸。

“听着，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如果你以为我会告诉你，我用什么束裤子，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他温厚宽容地哈哈大笑，活像低级趣味小说里的男主角。姑娘明白，她无论如何不能上这个惯于诱惑女人的色鬼的圈套。一个首都花花公子的可笑正经值个什么。无论如何，在这儿，阿克斯拉尔峡湾畔的奥谢里，他无疑是个令人羡慕的、会献殷勤的男人。

“我有时琢磨，”他又重新开腔说。“你从哪里给自己弄到的裤子？你的裤子又穿到你身上的什么地方？你的毛衣总是很

①西班牙比斯开省首府。

长。这种式样我还从来没见过呢。”

沙尔卡推开他又长又软的双手，虽然她知道，眼前这个人属于完全不同于自己的另一类动物。但是她的身子仍然微微有点颤抖。她走到窗户跟前，两眼眺望着峡湾。

“你应当原谅我，沙尔卡，我在国外习惯于在有教养的人堆里转来转去……而此刻我忘记自己已经回到了穷乡僻壤。我能指望在此地遇上一个穿着如此迷人的裤子的人吗？但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我们俩彼此都有好感。”

他站在她背后，这些话是俯在她肩膀上说的。姑娘继续望着窗外，只是轻蔑地嗤了嗤鼻子。阿乌恩甘蒂尔把一只手放到她肩上，用又温柔又严肃的语气说：

“我唯一想请求你的是……噢，请你平静一会儿。你干吗要固执己见？你要知道，这非常重要。你应当在群众大会上发言。我听说，你一讲话，大家全都静听。据说，你一贯能把握问题的实质。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你知道吗，我们希望不费多余的口舌使他们相信，我们的私有财产和国家的独立正面临着危险，因此，不能在个人进取精神的道路上设置什么障碍。你不应否认和反驳他们认定存在着贫穷的论断。但你要指出，贫穷只能通过巩固每个人的私有财产来消除。只有私有财产可以帮助每个人获得力量和独立自主。你要主张：自由国家和自由竞赛。我把一年的《晚报》合订本拿给你读一读，我父亲那里有，你可以读到有关该死的红色分子的种种罪恶行径。他们在俄国烧毁了六百多万个教堂，断言任何人都跟耶稣基督无关。不要忘了说他们杀死婴儿的事。他们所有的书籍，都用来渎神和否定创世主。我秋天曾经买过一本他们的书，我相信，《晚报》说得完全正确，这本书是彻头彻尾的下流货。它说

有个人到了意大利，成了天主教徒，后来在廷维德里尔[1]同一个有夫之妇睡觉。甚至南方大礼拜堂的院长也一再强调，这是罪孽。后来出现了斯维恩·巴乌尔松这类骗子，尽管他自己嘴上还粘着鸡毛，却声称什么他们能够用自己空洞的歪诗来防止这些灾祸。不，邪恶应当连根铲除，舍此没有别的办法。我父亲就是这么做的。现在他打算在西里斯峡湾出版一张独立的新报纸。

他越来越靠近姑娘。末了，他已经在向她耳语了：

"要是你能够阻止在这里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工会，或至少使渔民协会不参与提高工资的斗争，我保证商行向你提供新的贷款。给你个人。懂吗？你给自己买条船，你将成为一个享有充分权利的有产者了。顺便提一下，我们可以把那艘"莱奥"用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你。假如你准备盖新房子，那么，你只要对我说一声就行。要知道，你后来没有再从美国收到钱，对吗？所有认识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的人都说，我们村子里从没有见过第二个象他这样胡作非为的人。此外，经理说，他对你母亲的死是负有罪责的。我不想重复人们对你和他乱嚼的那些话，我知道，那全是无稽之谈。但我完全相信，如果这些反对你的流言蜚语传播出去，那是会刺痛你的。而如果你在政治上误入歧途的话，这样的事多半会发生的。同样，我也确信，商行从来没有考虑过为克鲁克的宾捷英的假腿付钱，因为他欺骗了我们。而如果他的假腿被拿走，那也是应当的。咳，沙尔卡，你要支持我，让我们一起行动。今年我在金钱方面相当走运。我们现在享有无限制性的信贷。要是你个人需要什么

---

①离雷克雅未克不远，从930年到1798年为冰岛国会所在地。

东西，喏，比如，需要一笔不大的款子，千把克朗，我随时准备效劳，沙尔卡，你只要向我说一声就行。好吗？”

说着，他用右手捧她的下巴，准备把她的脸转过来吻她。但沙尔卡猛地挣脱了他，牢牢抓住了他的衬衫，揪住他相距有一臂之远，满腔愤怒地瞪着他回答说：

“你曾经踩过我母亲的尸体，而现在你要我拿你的钱，好让你有可能压死我。”

快午夜了。

她坐在长凳上，又是一个人，一个涉世不深的姑娘，一个缺乏逻辑判断的姑娘，此刻正用牙齿咬着食指的骨节。她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缺乏自信。她的手上仍然散发着鱼腥味。

沙尔卡自己一点也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厌恶这个来看她的年轻人，尽管他给她贫乏的充满鱼腥味的生活带来神秘不解的外国香气和口袋里钱币的叮当声。

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拒绝金钱。也许，她以后会惋惜，就象人们为没能完成的罪孽感到遗憾一样。谁也不能否认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是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有钱有势。虽然，也许与其说他聪明，不如说他刚毅，他见多识广，周游过世界。而她的嘴唇，一个普通姑娘的嘴唇又值得什么？现在她晚餐吃的是普通的食品——鱼。也许，她在自己身上捍卫一个名叫西古尔利娜·约乌恩斯多蒂尔的女性？或者，摆脱她？也许，她的整个生命就是为纪念她母亲而斗争，同时又想忘却她。否则，她为什么不能同这个漂亮、富有的青年人相处，即使他曾经用脚踢过母亲的尸体又有何妨？要不，她的命运就是这样：在对待那些曾经欺侮过母亲，和母亲睡过觉的那些人方面，她永远不可

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由女人生下来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难道命运注定她永远不会是个自由人吗？

“嘀—嗒，嘀—嗒，”闹钟不停地响着，时间一分钟接着一分钟，永远消失不复返了。苍穹里已经模糊地呈现出黑夜过后新的一天的曙光，兴许，黑夜根本没有存在过。但当姑娘脱下衣服，睡到床上的时候，堆满海藻，落满鸟雀的咸涩海岸比任何政治更强烈地吸引着她。仿佛鸟雀的所有脾性习气都渗透进了她的血肉里。她非常珍惜金钱，但她既不害怕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也不害怕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一点也不害怕。她从小就是这样，始终保持独立人格，无论是鬼蜮还是恶魔，谁也不能吓唬她。

六点钟她就得起来。不管她在床上如何辗转反侧，终归徒然，她怎么也睡不着。身上热得发汗，她掀掉了被子，沉重地叹了口气。太阳升起来了，它总是那么绚丽夺目，那么年轻，就象诗里说的。姑娘一跳，下了床，想看看散布在山坡上的灿烂金光。

突然，她看见一个男人，他坐在离她院子不远的一块石头上，两眼望着风平浪静的峡湾。金碧辉煌的水面上，倒映着庄严的群山和它们的峰峦。岸上坐着的人穿着灰色的西服上装，戴一顶普通的制帽。他背对着马拉尔布德。海燕披着金色的晨光，翱翔在他的头顶上空。但他好象没有注意它们。姑娘木然站在窗旁看着他。她象是着了魔，看了很久很久，完全忘记了旭日东升的早霞。她是那么专注，忘怀一切，甚至当那人站起来的时候，她也没离开窗口。他回过身来，朝房子这边望了望，他看见了大清早站在窗旁的半裸露的姑娘，在全世界的诗歌里，这样的时刻常被歌颂。世界各国人民读着它，就象

凉风一样，可以使发烧的躯体感到舒爽，而同时，又会象熏风那样使感到寒冷的身体温暖起来。

末了，沙尔卡·瓦尔卡离开窗口，关上外门，插上第二道栓，然后一下子钻进被窝里，把头蒙了起来。必须买一块大窗帘，她下了决心。时间在流逝，房间里洒满了阳光。沙尔卡起身悄悄走到窗旁，为了不再让人看见她，她差不多是弯着九十度的身子。她小心地从窗框里望出去，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她坐在窗旁等着，但那个人没有再露面。

此刻是六点钟。

7

学校里的板凳上坐满了人。只要不必付钱买入场卷，这个偏僻的沿海小村的居民一向非常愿意参加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集会。当然，有许多男人，特别是年轻人没有来，其中有一些去修路，有一些去什么地方架设电话线或干别的什么事了，还有一些人则飘流到夏天可以找到工作的较远的地方去了。在夏天，村子里只剩下一些老人。他们坐在家里，嚼嚼烟草，如果手头有烟草的话。呣，当然也有几个青年人留下来等候鲱鱼汛。在座的大多数人都已尝过变性酒精的味道，这是渔村里大集会的惯例。大家认为不喝一点酒，就不算是集会。参加大会的还有神情疲累，上了年岁的女人。她们的面孔都饱受过风吹雨打，而她们的双手由于经常在盐水桶里涮洗而变得粗糙，手骨节哔唰作响。她们在约翰·波格逊那里有自己的帐目，因此她们很关心工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多数年轻女人专门打扮了一番，准备在大会之后跳跳舞。不跳舞还算什么集会！这里还集合了不少小家伙——小男孩和小女孩，他们恨不得变成

“红色分子”。克鲁克的宾捷英是人们注意的中心。他脸色黝黑，一头蓬乱的白发，两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显然是个非凡的人物，虽然在非常激动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会闪出热烈的光芒。从波格逊的店铺里传出谣言，说他好象是个疯子。男人们按照冰岛的习惯，大声地向一旁咳嗽，好象是要竭尽全力把浓痰吐到邻座的脸上。但是说话的人很少，全都怯生生的。海边居民都有阴沉、内向的性格。他们时不时搔搔耳朵或后脑勺。有几个小男孩在捉迷藏，尽在高贵的城里人的脚裆里钻来钻去。人们严厉地要求他们停止愚蠢的胡闹。大路上传来了马蹄声。从窗口里张望的人可以看见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的后背。他在寂静、美丽的黄昏时分驰进了山谷。他手上还牵着另一匹马。据说，骑马对身体很有益处。渔民协会里一个颇有礼貌的男人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沙尔卡·瓦尔卡。

末了，克鲁克的宾捷英认为，欢迎全体与会者的时刻到了，他的姿态活象一个真正的政治活动家。宾捷英不是那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的人。他开门见山。

“今晚上我们搞这么个集会，”他开腔说，“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们。我们集会是为了同资本主义斗争。今晚上，我们应当砍掉资本主义的脑袋。这个资本主义喝工人阶级的血，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明白我们村里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亲自向许多人解释过了。我认为，要是我此刻当着大家把我遇到的一件事公开讲清楚，那就比啥都好。去年，南方有位著名的学者给我寄来一本书，你们想想，竟让资本主义给偷去了。我想，知道这件事的人是很容易理解的。资本主义为了使我们工人比实际上的我们愚蠢一千倍，那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大家全知道，我去年收到了一条假腿。我说收到了，那是因为这是人家

送给我的礼物，用来代替那条我在给波格逊卸船时，被钢绳索绞断了的真腿。商行吩咐医生截去我的腿，另一个医生，即去年秋天给村里孩子们检查身体的那一位，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截肢。你们猜，当我把这个意见告诉波格逊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他说，现在布尔什维主义甚至也钻进医学里来了。不过，当我威胁他要向法官控告的时候，鬼东西，他害怕了，劝我接受所谓的人造腿，用以代替我献给资本主义祭坛的那一条。结果怎么样呢？忽然有一天，牧师亲自来到我那里，要我写一封感谢信。我回答说，'你见鬼去吧！'"

人们在坐位上不耐烦起来。大多数人对于这条腿的故事早就听腻了。妇女们伤心地摇摇头，有个男人喊了一声，要报告人赶快结束讲话。

"不，"宾捷英喊着回答。他越发激动了。"我要在这里，在全体正直的居民面前说清楚，感谢信是伪造的，否则，我不愿结束我的讲话。我从没有写过这类玩意儿，从没有祈求上帝施恩约翰·波格逊。我是个无神论者。如果我因此而罚入地狱，我也毫不在乎。我有十个孩子。十个孩子面对着上帝和人。我要说，把我送进地狱，并在那里关多久都可以，但我反正要诅咒资本主义和资本家，他们都是撒谎家和骗子手，小偷和杀人犯！"

看来，会议已达到了高潮，会场的各个角落里都激动起来了，爆发出了尖刻的言语和强烈的喝叱声。有人喊着把报告人赶下台。承包人卡特利努斯扑向宾捷英。但后者拚命挣扎，继续大声讲着。

"但是，我安葬完老婆，仅仅过了两星期……在新年里，正当我失业的时候……我收到了帐单……这条该死的假腿的帐

单。打倒资本主义！”

人们把克鲁克的宾捷英强行拉到了院子里，他在那里号啕大哭。紧接着这番热闹的序曲之后，真正的会议开始了。

一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子青年上了台。他大概还不到三十岁，长着栗色波浪形卷发，拱鼻梁、黑眉毛。看来，他起初有点神经质。瞳孔张得很大，眼睛变得很黑。他穿着灰色的相当破旧的工装。他的服饰唯一引人注目的是红领带，这条领带同他苍白的脸色和深色的头发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张年轻的兴奋的脸在灰暗的夜色里发着光彩。“这个叛逆的灵魂是否找到了阳光灿烂、遍地开满奇花，结满异果的国家？不，他永远不会找到的。”沙尔卡·瓦尔卡暗自思忖。但她毕竟在他身上认出了似乎一百万年前就抓住了她的想象力，从而使一切其他形象都为之减色的那个人。是的，这就是他。她知道，他眼睛里的火花始终没有在她心里熄灭过。它到处照耀着她，使任何别的光线都相形见绌。她心头突然浮起模糊的预感，而莫名其妙的颤栗一下掠过了她的脊背和双膝。曾经向她讲过消失在群山那边的谜一样女人的那张嘴，此刻在这儿又说起话来了。

当沙尔卡·瓦尔卡开始明白他说什么的时候，已过去了不少时间。卡特利努斯·艾利克松又出现了，他的到来引起了一阵喧哗和吵闹。他迳直坐到报告人的鼻子跟前，嘴里嚼着烟草。报告人花了很多时间谈论阶级，资本主义，谈论社会体制，并渐渐地离开了承包人。

“资本主义，这是长在社会机体上的肿瘤，”他说。

承包人又紧紧靠向他，嘴里拼命嚼着烟草，好象是要把报告人吞下去似的。

“公民们！”报告人继续说。“他们不高兴我们希望消灭私

有财产权，但在我们社会里十分之九的人一无所有，其他一小撮所以能够享受私有财产权，仅仅因为多数人一无所有。因此，资产阶级攻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使大部分居民沦为无产者的私有财产权的意图，竟被资产阶级看作冒天下之大不韪。”

如此等等。

听着他的讲演，沙尔卡·瓦尔卡不能不承认，他的话里有许多合理的东西。不错，她不清楚，这种精神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用于这个小地方。至于她自己，那么她不反对拿取她自己的一份，如果布尔什维克剥夺波格逊的财产分给大家的话。虽然她从这个讲话里找不到更多符合她利益的东西，但承包人的行径引起了她的义愤。他继续挤着报告人，企图推倒他，因此在大厅里引起一阵骚动和笑声。末了，沙尔卡实在忍不下去了，她扯开嗓门问承包人，他是否打算规矩一点，象大家一样安静地听报告人讲话。她的干预得到了普遍的赞同。

“无产者一无所有。无产者对家庭和孩子的态度同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毫无共同之处。工业，体现在这里的主要是渔业，工业和到处都一样的资本主义的压迫，使无产者丧失了一切民族特性。我们，象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资本家工厂里的数百万劳动者一样，首先是无产者。对无产者来说，法律、风俗、宗教，全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不可能是别的。他们制造这些东西仅仅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捍卫他们的利益。”

现在，沙尔卡比过去更加相信，在那边的大世界里，恶人们把疯病放进了这个苍白的青年人的灵魂。她不记得从什么地方开始抓住他的每一句话的。看来，旁的人也是如此。男人们停止了咳嗽和吐痰，已经听不见吵闹声，只有海岸上的鸟儿的啁啾声从打开的窗子里飞进来。

“资产阶级的存在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使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资本在增长，利润也在增长。增本的生命源泉就是工人的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基础却是劳动力的过剩。但工业的发展将会消除这种过剩。工业的发展会把劳动者联合在革命旗帜荫护下的工会里。尽管资产阶级竭力想阻止工业领域里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正在不顾它的意志，破坏着资产阶级的组织基础，破坏着生产和私有制。资本主义正在为自己挖掘坟墓。它的崩溃跟工人阶级的胜利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

报告人利用这个新的有力的论据，开始论证消灭富人财产的必要性。应该把迄今为止有万贯家私的人，根据无可争议的科学规律，交给教区去赡养，而一无所有的穷人，例如：克鲁克的宾捷英，应当管理世界。沙尔卡·瓦尔卡不记得奥谢里的居民什么时候这样认真地听过某个聪明人的与鱼和捕鱼根本无关的讲话，而且那么希望弄明白讲话的意思。不错，不能说大厅里始终寂静无声。当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场上又开始大声擤鼻涕，在袜子上擦手。很难立刻弄懂，那些无产者怎么能够养活象他们自己这样的穷人，何况如果谁也不掌握鱼船的话。只有一点使他们感到安慰：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听过各种各样离奇的故事了，比如关于耶稣的故事就属于这一类。这个最最贫穷的人，只用一块面包和一点点鱼就养活了五千个人，甚至连土豆也不需要。此外，还应该补充一点，听众通常都喜欢听活泼、聪明的讲话，即使他们不懂也愿意，因为每个人内心里都尊敬能阅读祈祷书和会写自己姓名的人。而这一次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根据渔民协会成员的脸色不难发现，他们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眼前是个颇懂事理的小伙子，甚至在演讲人转述《共产党宣言》里一些最复杂和难懂的原理

时兴趣也并不稍减。有些人已经希望报告能以高谈阔论结束，但结果并非如此。谈完工人阶级分配世界财富、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有产者的政权之后，讲得入迷的报告人立即从天上降到了阿克斯拉尔峡湾悬崖旁的奥谢里地面上。

他开始谈论提高工资的必要性，谈到工人应当制定自己的要求，提交给商行，其中包括按法律规定，工资应用现金支付这一条。他号召建立包括所有地方上的各种工人的工会，捍卫他们的利益，谁不服从工会的决定，就解除谁的工作。不过，他一个字也没提需要剥夺约翰·波格逊的财产分给大家。后来，他说，工会必须在今天晚上组织起来，应当说，有些人对这一点感到不满意。然后报告人谈到了将来。他得到消息说，冬天将举行市政府选举。他说，工人应当在选举中捍卫自己的利益。下一步，将是明年夏天的国会选举。不言而喻，工人们应当团结在自己的竞选人周围。然后，报告人又强调了在本地工人中成立合作社的必要性。他已经在描绘将来怎样由公社进行捕鱼了。不止渔民，还有岸上的工人也将加入公社。他们将在谷地里建立巨大的、由现代化技术装备起来的耕作农场，村里所有的小孩子都将有牛奶喝。

“这是煽动，这是布尔什维主义！”大厅末端有人喊了起来。而承包人又开始挤报告人，象公鸡一样摆出一付打架的架势。

但报告人不是可以让人轻而易举地搞糊涂的，相反，他比刚才更加雄辩了。他谈起了公社捕鱼业的将来，机灵地运用着数字，证明公社捕鱼业可以获得什么结果，而这一切又是多么容易实现。将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属于这一带贫困家庭的父亲和母亲们的捕鱼船队。而是否能取得这笔创建船队必不可少的贷款，就

取决于国会选举中谁获得多数——是保守党还是进步党了。建立大农场的情况也是如此。公社要在谷地里建设这样的农场不可能没有国家的帮助。那时候，小孩子们可以在美丽的绿茵茵的草场上玩上整整一个夏天，而新鲜的牛奶、奶皮和羊肉将由大车送往各个穷苦的劳动人民家里去。到目前为止，穷人们除了把鱼的‘下脚料’搜罗在麻袋里背回家里外，不知道还有别的食品。只有到了星期天才能打打牙祭，吃上象鞋底一样坚硬的咸羊肉。报告人也没有忘记给生长在这儿村子里的工人们修建现代化的舒适住宅。它们将按照美因河畔法兰克福①那种类型的房子建造，用山中瀑布发电照明。在公共食堂里高明的厨师将会煎烤鲜嫩的、红喷喷的牛排，供应给一向靠吃‘鱼下脚’长大的人们。他们将为生活在这些房子里的全体居民准备饭菜。藏有无数有趣图书的图书馆将为工人们开放。这里将修建起辉煌的备有各种乐器的大厅和儿童游乐场。孩子们不仅会得到科学的照料，而且还要培养他们，使他们爱好知识。有经验的专家将在奥谢里修建起象手掌一样平滑的道路（报告人为了使听众有点感性印象，向他们伸出自己的手掌）。阿克斯拉尔峡湾畔的奥谢里的工人将为自己建设一个新的世界，而这个新世界的基础将在今天晚上成立工会的时刻奠定。报告人利用推理和计算数字证明，对本地居民来说，唯一顺理顺章的事就是建立新世界！而这是完全可能的。他引用的计算数字，就象爱利克·布列姆的教科书里的算术题一样令人惊异地严整和准确。听众试图想象现实中还不存在的光辉、宽敞的道路，想象那尚未来到人世的健康、结实、身材匀称的劳动人民走出自己美丽的家门，在路

①西德城市名。

上散步蹓跶的情景。

“要是你们以为这仅仅是幻想，你们不相信工人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起这一切，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工人们在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国家里——也就是说，在俄国，已经获得了这一切。俄国的土地面积占全球的六分之一，有一百六十五个民族，其中只有不多的民族处于比我们更高的文化水平上。”

结束讲话的时候，报告人建议大家休息一下，并请那些对建立工会不感兴趣的人离开会场。语音刚落，会场就象开了锅，大家一下都说开了。人们喊着，相互论证着，一些人赞成资本主义，一些人反对，又响起了权威的声音，强调成立由罪犯和小偷组成的工会是彻头彻尾的专政。有人要求就要不要成立这样的工会展开辩论，感谢上帝，这里的人还没有沦为恭顺的奴隶，他们不那么容易上布尔什维主义暴力的当，使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的走狗有可能取消1851年（或者，上帝知道这是哪一年）的法律赐与人民的行动自由，何况这里的会议上，还有腰包相当充实的知名人物在场呢。当布尔什维主义的拥护者商量由谁出面给这些吵吵嚷嚷的家伙一个反击，而教区会议主席咳了声嗽，清了清嗓子的时候，有个人却突然从坐位上站了起来，看来，他没有弄清楚会议已达到最富戏剧性的关头。他站起来只是因为有个小问题扰乱了基督徒的良心：在一片混乱和喧哗声中，他那发颤的苍老声音显得非常突然。

“我想向报告人提一个使我万分感兴趣而又不那么重大的问题。我老早就认识报告人了，当时我是救世军里的军士，而他还只不过是个鞭把高的孩子。现在你成了有学问的人，到过国外，我想问你一件事，请你告诉我，是不是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饲养着各种从俄国弄来的动物？我希望得到对这个问题

的回答。我深信，其他人也不会反对了解真相。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这儿有许多说法。好了，我要问的就是这一些。”

但象往常一样，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提问题时，各人都想着自己的事，谁也顾不上听他。一些人太聪明了，另一些人太富裕了，不愿意屈尊去回答他。甚至国王本人，也就是那个全体人民的国王，也没有回他的信。主持会议的主席没有回答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没有阐明最近六个月来最为全村人关心和激动的这个问题。他要求听众保住肃静，因为著名的天才诗人，约乌恩·约乌恩松教师打算发表讲话。

尽管大厅里远没有安静下来，尽管有大会主席庄严的命令，学校教师仍然从坐位上站了起来。他消瘦、严峻、留着大胡髭，戴着眼镜，喉头有个大喉结。他开始朗读他写得密密的发言稿。

“大家都知道，赫夫舍人和维金人①不甘忍受哈拉里德②国王的暴力，从挪威逃到这里，建立了我们这个国家。他们热爱自由，为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祖国。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困难的条件下，胼手胝足在这里创立了繁荣的国家，从而显示了自由和独立的人民的本领。这教育了我们所有优秀的冰岛人懂得和预见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丧失了独立，沦为专制制度的奴隶，它的命运将会何等悲惨。”

“谁不能闭一会儿嘴，就滚出去！”承包人喊起来了。

第一个报告人靠着墙坐下了，带着怀疑和嘲讽的笑容听着别人讲话。教师继续在念他的发言。他简要他回顾完冰岛的历

①第八世纪至第十世纪掠夺欧洲西海岸的北欧海盗。

②哈拉里德（约890—940说890—945）最早统一挪威的挪威国王。

史，便开始攻击社会主义者纲领的基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中，基本原则在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限制个人自由。如果他们的理论得以实行，那么就必然会导致史无前例的专制和独裁统治，这是每个爱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不能容忍的。我敢担保，我们将退回到一度主宰过这个国家的那种制度中去，那时可怜的霍乌里母法斯杜尔的一个农民只是因为没有在垄断一切的主人划定的商业区里卖几条小鱼，就被绑在耻辱柱上鞭打。”

“打倒约翰·波格逊的垄断！”会场上有人高喊。承包人仔细地扫视了一下会场，企图认出这个煽动分子是谁，然而没能做到。

“打倒资本主义的走狗！”

“必须使个人具有自由选择的充分可能，必须使个人拥有根据自己的信仰和观点，任意施展其力量的权利。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自由，才能成为自由的，同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人……”

“够了！……”

这是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他从坐位上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就象上课的教师，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似的。

“我们建议那些不想加入工会的人离开会场。”

“滚！滚！”各个角落里都有人在喊。年轻人一道喊出的声音是那么响，以致无法听清楚自己的声音。台上的人停止了念稿。气愤不堪的学校教师在周围人发出的“蠢驴”、“白痴”等咒骂声中向门口走去。骂他的都是他过去的学生，这就是一生辛劳、到老来得到的报酬。

但这时斯维恩·巴乌尔松站了起来。他咳了下嗽，清了清

嗓子。也许，他决心举起由他的同志捍卫过的战斗旗帜，虽然他相信，教师的失败并非出于偶然。在这么一通干巴无味的发言之后，还有什么可指望的？斯维恩·巴乌尔松一反通常的羞怯，开始讲了起来。每个人都在要求邻座安静，全场不停地响着喊声和嘘声。报告人的讲话，只能听清个别的字眼，但有时也能听清一些连贯的句子。

“个人进取精神，”他喊着说，“贸易自由，这是基本法规。生活、幸福、宗教。俄国，奴役，饥饿，布尔什维主义；上帝的奴仆被钉在十字架上和被烧死。女人——姐妹，未婚妻、女儿，象牲口一样归大家公有；一千万儿童，首都著名的学者。这个年轻人是谁？他是神父？是法官？不，他不是学者，不是诗人。他的进取心在哪里？审慎、节俭，简单说，他积极的进取心。我说，进取心。进取心。不要熄灭燃烧着的火焰，要使它燃得明亮，平稳。明亮，平稳。约翰·波格逊，我和其他人。进步——正确的道路。根本不是要大家全都拥有一切，或谁都一无所有；重要是要使每个人都有可能发财。个人进取精神可以使每个人变成富翁。我从微不足道的小事，从不大的菜园着手。我给人理发刮脸，给他们做鞍鞯·挽具、小铃铛、马具。后来卖咖啡和瓶装啤酒。从丹麦定购了两头猪。一个人头脑里可以产生一百个想法，一千个想法，谁有想法，谁就会顺遂。你们想想：约翰·波格逊为这块地方做了些什么。不要忘了，这个高尚和宽宏大度的人给我们树立了什么样的榜样，他帮助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光。”

“嘘……嘘……”

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槽杂声和嘘嘘声，演讲人的话一句也听不清了。于是教区会议主席象前一个报告人一样，只好垂头丧

气地离开了讲台。这一次站起来的是一个剪短头发的姑娘，宽肩膀，穿冰岛式的高领毛衣，她用有力而不太悦耳的嗓门问道：

“阿尔纳里杜尔，我能够和你谈谈吗?”

阿尔纳里杜尔做了个手势要大家停止喧哗。吵嚷声立即停止了。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他在群众中颇有威信。只要他一举起手，一露出象惊险小说里的恶棍那样恶魔般的微笑，会场马上就安静了。这是个不平凡的姑娘。大概，她的声带结构里含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也许，这需要进行细致的医学考察。此外，她轻蔑地对待发音，因此，可能给语言学家提供一定的兴趣。她有吞掉元音的习惯。她的外貌会给见到她的人留下矛盾的印象。一方面，这是个结实、健康的女人，同时，她身上还存在着某种孩稚气。有时她似乎很富于幻想，而同时又与现实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太多尘世和讲求实际的气质。她的相貌有点淘气、轻浮，但同时不能想象有比她更纯洁、更不爱卖弄风情的姑娘了。虽然她的外表和服装明显地不同于其它妇女，但未必存在比她更完美的女性典型。同她在一起，所有其他女人都显得暗淡无光。

“阿尔纳里杜尔，”她说。“我可否向你提个问题？自从我小时候听你向我述说自己的理想和幻想以来，已有好多年没见面了。在你看来，我们村子里的平民百姓，现在还应该依靠传说和幻想生活吗？我并不否认，这里的许多东西可以变得更好些，但假如把一切都好好衡量一下，那么，生活，这首先是咸鱼，而不是空洞的幻想。假如由于我们要求提高价格，商行再不能买鱼进行加工，那我们把鱼搁到哪里去呢？随之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鱼就会堆在那里，而我们无法尝清债务；往后，我

们只好三钱不作二，连鱼带船都拍卖掉。以后又怎么样呢？商行将会停止捕鱼。我们大家全都失去工作和贷款。一些人成为教区的累赘，另一些人将会破产。不行，阿尔纳里杜尔，我从来不喜欢毫无结果的幻想。至于我，那我认为，到手的小东西比不到手的大东西要实惠。我的思想和我的力气，也许没有多大价值，但这是我唯一所有的东西。当我有思想、有力气的时候，我不指望别人，不指望上帝。我一生已看见过许多欺骗。我们这里曾经有过救世军，它教我们忘记不安，忘记苦恼，教我祈祷和把一切希望寄托给上苍。现在又出现了你，你捎来了工会和革命，于是，我们应当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工会和革命上。但谁能保证你比救世军好？有谁能保证，我们不会才脱龙潭又入虎穴？我不太会分析演讲和书本，对有闲工夫啃书本的人来说，书里描绘得很漂亮。而我们这里需要的唯一东西，就是象样的鱼价。去年，我们同约翰·波格逊达成了协议，我们有了保证。如果明年我们在西班牙有良好的市场，那么，工作就会更多，收入自然会增加，小本渔民就会变得强大些，贷款条件也好一些。但如果现在你组织工会反对波格逊和我们小本渔民，那这一切都会以罢工告终。波格逊在破产以前决不会让步。我几乎要用他的话说：我们夏天靠什么生活？我希望，您毫不怀疑，波格逊不会踌躇不定，他会把几千普特咸鱼都扔回海里去。很难用好言善语诋毁波格逊的商行，而用暴力那就更难了。在适当的地方协同工作是必须的，也是很好的。比如，在负着同一重负的人之间就可以这么办。但是，公社捕鱼船队——那是胡说，是书本里杜撰出来的，我们不允许在阿克斯拉尔峡湾畔的奥谢里组织这么个东西。我们立足现实，不靠书本上的杜撰过活。我们应当根据我们的知识和捕鱼的经验来行动。

要是岸上工人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工资，那么，商行当然会拒绝除我们渔民协会成员以外的其他工人工作了。”

“工人工会将会坚决禁止你们工作，”阿尔纳里杜尔打断了她。他的话在会场上赢得了大伙热烈的赞同。

“这就是说，你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挑动一些无辜的人反对另一些无辜的人？”沙尔卡·瓦尔卡怒冲冲地喊着说。

阿尔纳里杜尔回答说：

“这里的社会主义，同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一样，首先是斗争——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反对企图剥削他们的力量的斗争。”

“就我所知，我们这里除了你，都是工人，而你根本不是本地人，而是外地人。到目前为止，我们彼此不相往来，日子过得还不错。我可以告诉你，将来我们不靠你也会过得很好的，因此，阿尔纳里杜尔，你可以离开这里。”

“这儿，也象在其他工人没有实行变革的任何地方一样，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多数，是创造价值的广大群众；一种是少数，是一小撮，他们享受广大群众创造的价值。第三种人是没有的。

这时姑娘粗鲁无礼地回答道：

“科夫的阿里，我们过去见过面！也许，你周游过世界，见过大世面，把我忘了。但我没有忘记你。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你，就象昨天刚见过一样。我看得出，你今天的全部胡言乱语，同你过去在这儿，在海岸上跟我讲的幽灵、鬼魂和青山背后的神仙世界没有什么两样。你用这类胡说八道愚弄我，认为我比谁都蠢。噢，阿尔纳里杜尔，你的胡说我早就听够了。因此，当你出现在这里，谈论什么漂亮的房子和煎牛排的时候，

我并没有立即拜倒在你面前。说什么这里会修建起象你的手掌一样平坦的道路呀，我们将会创造另一个世界呀！不，阿里，你不可能再用这种空话来愚弄我了，我只能回答你，我在救世军里不止一次听到过布道……”

渔民协会的会员们对她的讲话欢呼“乌拉”。她则希望从这里跑走。她认真地思索着，自己是否真的多少推翻了他有关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论据。她是否迁就了自己的私人感情，自己的讲话是否跟学校教师或教区会议主席的演说如出一辙。也许，话没讲完就跑到院子里去大哭一场，象克鲁克的宾捷英那样。阿尔纳里杜尔仍然象刚才一样，嘲讽地、冷漠而又充满自信。他甚至没有给她回答，只是再一次请渔民协会的会员离开会场。

“要是渔民协会的会员们不愿意客客气气地走开，那就把这一伙该死的赶出去！”会场上有人喊。

这就开始了阶级斗争。另一个声音喊道：

“打倒强盗工会！打倒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

对立的双方相互喊着，吼着，大概以为，谁喊得响谁就获胜。然而这种局面拖得越长，就越清楚，这两夥人都不大轻松。无论哪一方都离胜利远着哩！末了，斗争发生了转折，出现了按照全部军事艺术准则发起的进攻。教会的伟大建设者，或者，象有人称呼他的那样，依附于约翰·波格逊的独立英雄——就是他，抄到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的使者背后，一把抓住他，猛地把他朝宾捷英离开的方向扔了过去。同时宣布说：

“今天够了！今天够了！”

会场立即大乱。女人们象通常一样，都向上苍呼吁求救，

急忙离开男人。一些人担心自己的生命，另一些人则担心身上的围裙。这时，两个敌对营垒里的男人都往前挤，争着去救自己的头领。此刻，设法有力地打击对方，已成了主要任务；政治已被遗忘。严重的殴斗开始了。会场十分活跃！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的使者原来落到了无疑得到村里所有有钱人精神上支持的那伙人的铁手里。眼看再过一会他就要被撕得粉碎，自信的微笑从他脸上消失了，他徒然地想挣脱独立英雄有力的双臂。这个倒楣鬼，没有想到这里，在奥谢里，住着古维金人的后代，他们象黄金时代一样，准备保卫祖国的独立，反对象特维拉的艾纳尔·约乌恩松之流的外来统治者。

“嘿—嘿……今天可受够了，骗子！维金人和独立斗士的精神还在这里活着，你好好想想因戈里夫·阿尔纳松①，他在古时候怎样反对奴役，怎样从维斯特马纳群岛的赫伊姆山上投海的。不，今天够你受了。码头上有船等着。它可以免费把你送到你来的地方去。在这里，在奥谢里，我们是独立的人。”

古老的萨加连同他们的英雄功勋，在当地优秀儿孙的血液里沸腾起来。他们在英雄卡特利努斯·艾利克松四周组成一个包围圈，挡住了奴隶们，不让他们去救自己的头头。布尔什维主义在奥谢里的这番冲击使许多人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耳光从左右两边打来，衣服的碎片四向乱飞。有的颧骨打歪了，有的牙齿打掉了，许多人眼睛直冒金星，一群人同遭受失败的报告人一起，缓慢而稳妥地退向门口。

但在大门口发生了没有预料到的突然事件：个人进取精神的捍卫者沙尔卡·瓦尔卡冲破了人群，谁也没有来得及想一想

①阿尔纳松，在870（一说874）年最早移居冰岛的挪威人。

这是怎么回事，她已经狠狠给了卡特利努斯的鼻梁两拳头，又给了他每只眼睛一拳头。她的劲是那么大，以致这个教堂建设者立即放开了他的俘虏，要不是他的同伙扶住，他多半跌倒在地上了。然后，姑娘粗鲁地把渔民协会的几个同志推向一旁，给阿尔纳里杜尔扫清了道路。现在他可以自由地同自己的拥护者联合在一起了。

“你们，可怜的畜牲！”她愤怒地咬着牙，大声说，“要是有胆量，你们来打我好了！”

原来，没有人想攻击她。殴斗结束了。人们帮助卡特利努斯·艾利克松走出大厅。有人去拿水，他的鼻子破了一大块，他的脸肿得连眼睛都看不见了。鼻子流着血。大家都相信，要是换一个遭到这样的恶运，多半会不省人事的。

“雇用的杀人犯！”有人喊叫。

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完好无恙。他站在院子中间，伸出白嫩的小拳头向围着卡特利努斯的那些人表示威胁。他身上的衣服撕破了，一条条破布挂了下来，但显然他没有受伤。自信而鄙夷的微笑已从他脸上消失，露出一副恶狠狠的表情，使他的脸孔大大改变了。他活象一只坐在屋顶上愤愤地对一群狗喷着鼻子的猫。

“我们要跟约翰·波格逊算帐！我们要打倒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和你们这些波格逊的走狗。我老实告诉你们这一点！”

我的天哪，在这张年轻的知识分子脸上燃起了什么样的仇恨火焰，它简直要吞噬一切，沙尔卡·瓦尔卡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脸庞。可怕，同时又非常吸引人。这股火焰把她自己的感情燃成灰烬。它冲击着她，象难于理解的、甜蜜的预感震憾着她

的身心。

“萨利沃尔，你出卖了我们的事业！”斯维恩·巴乌尔松嘶哑着嗓子对她喊着说。

“走开！”她轻蔑地回答，说罢就转身回家去了。

8

“岸上有只鸟，它名叫海鸥。”在夜鸟的啁啾声中，姑娘脱去了身上的衣服，而世界革命的回声和反对雇用杀人犯的战斗号召仍在她的血液里响着。鸟儿和重大的政治在她心里汇合成独特的交响乐。

你不愿意，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你不愿意，
同我欢快地跳一场舞。

这首荒诞的，她自己编成的歌子，在她入睡之前，不停地一再在心里回响，她做了一个梦。

她梦见一群瘦弱不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们站在跨过小河的一座小桥上口喊着淫秽的字句，唱着下流的歌曲。他们饿得能吞下整个世界，就象一首旧歌里唱的那样，

唉，要是湖水变成了牛奶，
要是高山变成干奶酪，
要是蜂蜜流满大海洋，
要是黄油铺满了牧场……

沙尔卡·瓦尔卡站在这群饥饿的孩子中间，但突然梦境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故事——圣经里关于摩西的故事，法老的女儿在灌木丛里捡到一个小孩，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象小鸟一样拿回了家。沙尔卡觉得，这个躺在小筐子里被漂到岸畔的小家伙，是她去小树林里的时候发现的。只有基督徒的感情引导着她。后来叙利亚的国王和哈巴谷出来干涉，末了她醒了，只觉得头脑昏昏沉沉，比未睡以前更为疲累。这时才两点钟。当她重新睡着的时候，那个梦又重新开始了，不过这一次还出现了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他乘坐上帝的凯旋车，驾着一匹漂亮无比的白驹。她一生当中从未见到过这样的骏马。骑在马上的人披着一身雾霭，她看不太清楚，她不大有把握那一定是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也许，他就是耶稣，基督本人。就这样她做了一夜的梦。末了，天亮了。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她怎么会通宵达旦做这么一个笃信上帝的荒唐的梦的？如果梦见正敲着奥谢里大门的世界政治事件，岂不更好吗？

她晃了一下脑袋，以便把奇怪的梦甩掉，就象一条在雨中睡下，醒来已是好天气的狗那样抖了抖身子。姑娘觉得自己根本没睡醒。她睡得不好，但决心不让自己再打瞌睡，深怕再纠缠到摩西和哈巴谷的世界里去。她敏捷地下了床，给自己做鱼吃。似乎天气很好，从峡湾那边传来了海鸟的啁啾声，水鸟低低地飞翔着，它们的两翼几乎触到平静如镜的海面。早露给青

草洗了个澡，而姑娘也希望象小草一样洗洗自己的身子。她的牧草地仿佛成了穿堂院，姑娘边洗澡边想着，倒不妨提高它的租金。要是渔民协会里有人想来告诉她，昨天的大会是如何结束的，她将请他滚回去。这事跟她无关。她继续洗着澡，还有什么比在美丽的星期天早晨洗个澡更愉快的事呢？这是最惬意的享受。你那么年轻，四周鲜嫩的青草仿佛和你的心灵、肉体完全和谐一致，它们是在为我们的青春欢乐，而不是为老年的悲伤而生长。姑娘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她知道许多歌颂祖国，歌颂祖国光荣的历史和英雄们勋业的歌曲。然而这些歌曲里的形象并没有在一代一代都靠鳕鱼和鱼内脏过日子的人民心中引起反响。这些形象更象是穿着厚实大衣、通常在他们的地方惊异和欣赏不已地呆上半个来小时的老爷。但她感到，春天在她的心里苏醒了，于是她唱起自己编的歌曲：

特拉　塔一塔　达　特拉一塔一塔
特拉　略一略　达　特拉一略一略
特拉一塔　塔一塔　塔一塔　塔
特拉一略　略一略　略一略　略

这首歌曲是从她心灵深处产生出来的，并以奇怪的方式，同她曾经在偶然漂到这里来的一艘丹麦船上听到的手风琴声联在了一起。

见你的鬼……姑娘正赤裸裸地站在那里，突然有人敲门。她赶忙缩紧身子，用双手遮住胸脯。又敲了一声。

“你要敢开门，我立刻揍死你！”姑娘喊道，她不大相信门

闩的力量。

从门外传来了听不清楚的咕哝声。

她随手抄起一件衣服套在身上，生气地问：

“谁？”

“小伙子，”从外面传来挺有礼貌的回答。

由于慌忙，她撕破了挂在厨房钩子上的旧连衣裙，它的下摆已经磨破了。她赶紧穿好，光脚往靴子里一伸，就这身打扮去开门。这么早来访，声音又不熟悉，她心里有点打鼓。因此决定先从门缝里张望一下，弄清楚来人是谁，然后再开门。

她做了一夜杂乱可笑的梦，此刻是阳光明媚的早晨，空气里充满了鸟鸣声，站在她屋外的又会是谁呢？要不是通晓人世间一切的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还会是谁。她象是生了根似的站在门边一动不动，两眼凝视着他，好象她从没有这么早接待过客人似的。然而，她还是相当友好地欢迎他，但口气多少有点惊异，疏远，声音有点嘶哑：外面是谁，有什么事？当初他们在这个院子里分别的时候，大地还在霜冻。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世界上有没有比把男女分隔开的更深的水流？

“我没吵醒你吗？”他说，做了一个问询的手势，把两个手指安放在面颊上。

“没有，我正在洗澡……我刚打算换衣服，今天是星期天。”

他靠着栏杆，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在手指间搓揉。然后，他疲倦地用手摸摸前额，把鸭舌帽向后脑勺一掀。衬衫的领子不太干净，脸没刮，大概，今早晨也没洗过脸。这是个面容困惫、穿着寒碜，也可能，没少挨饿的人。没有钱，口袋里最多有一两枚硬币，脚上的鞋子也没擦。沙尔卡心想，红领带衬着

这样的打扮看起来很滑稽。昨天晚上他的讲话那么明晰、合乎逻辑和令人信服，而今天早晨，他头发蓬乱，看上去又是多么茫然不知所措。尽管他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轮廓美丽的嘴唇和雪白整齐的牙齿，但他同普通的穷人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且，非常可能，他也无力酬谢她昨晚为他把一个人打得鼻青眼肿的功勋，尽管她的行径很可能给她自己和自己的名声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害。说实在的，她干吗不让人把他从这里撵走，当时船已准备好了。

阿尔纳里杜尔点燃了香烟，漫不经心地问她：

“你怎么啦，不打算放我进屋吗？”然后，他又颇有意味和客气地问了一句：“你家里有人吗？”

“我？”被刺痛的沙尔卡反问道。“没有。我可以告诉你，我还没有成为公共财产。”

他看了看她，只笑了笑作为回答。

“要是你高兴，那就进来吧，”沙尔卡说。“不过我还没收拾，甚至床上也没弄好。我刚开始洗澡。”

“那你继续洗吧，我不打扰你。”

“什么？”

“我说，请你再洗吧，我不反对。”

“这还不够！”

“我常常看见光身子的女人，她们一点也不使我动心。穿着衣服的女人反倒使我心乱。”

“原来如此！”

他仔细察看着厨房。

“我应当告诉你，我根本不是女人，”沙尔卡说。

“真的？”他走到放着咖啡壶的炉子旁，贪婪地吸了一口从

壶里喷出来的香气。

“咖啡是热的，”沙尔卡说。

“我可以在这里洗洗脸吗？”

“这儿？”她惊讶地问。“我以为你是来告诉我新闻的。”

“新闻？”

“是呀。你的布尔什维克大会是怎样结束的？”

“我们当然成立了工会。顺便，谢谢你对付了那个小伙子。你显然很有力气。而我没有力气。我没有带手枪是个错误。但我怎能知道约翰·波格逊变得如此有教养，采取了这么一种不能允许的手段。他取得了成功。”

“你没有对人放枪，难道就亏了吗？你该害臊才是。你怎么能想到用手枪的？”

“但你还记得吗？有一次约翰·波格逊是怎样给你两个克朗的，而他的老婆因为把自己女儿的破衣服扔给了你，又是怎样伤心得不得了的？”

“我还记得别的事哩。比如，你还是个可怜的小崽子的时候，是怎样追求他的女儿的。她让你替她当差，差你去买酒。”

“你说的完全正确，更糟糕的是，有一次她引诱我到她身边去，然后又把我撵走了。您瞧，对她来说，我还够不上是个男人。”

“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我认为，你应当感激约翰·波格逊。他借给你书看，你后来也没还给他。”

“要是约翰·波格逊在正义的战斗中杀人，我倒愿意向他脱帽致敬。然而，他仅仅是个专门背后杀人的罪犯。他是个致命的肿瘤。”

“在一个明媚的星期天早晨这么谈论一个人！但你知道吗，我们全都靠了他的力量才得以存活下来的？他把自己一半以上的生命贡献给了这个地方。”

“啊，原来如此！顺便说说，听人讲，您和杜里已成了好朋友，他甚至在晚上来看你。”

“那又怎么样，”她冷淡地回答说，“我希望，他没有夺走你什么？”

“啊，没有，当然没有。我无所谓。但也许，你有兴趣知道他最新的婚事吧？”

“他订婚了？天哪，这多么使我感动！”

“他同一位丹麦牧师的女儿订了婚。两年前她跟一个意大利理发匠的徒弟生了个孩子。”

“真奇怪，要知道，他经常呆在葡萄牙。”

“我可以想象，他是怎样用葡萄牙的故事来勾引你的！这个可怜的年轻商人从来不敢走到比弗雷德里克堡的洛利夜总会更远的地方去。但我已经说过，现在他打算讨老婆，做一个规矩人。如今他到这里来，请求他父亲在夏洛顿伦纳给他造一座豪华的住宅，价值五十万。你们当然会竭尽一切可能，在波格逊这些最困难的日子里支持他。只能指望工人们的工资不增加，否则，老头子只好拒绝那对出色的年轻人在丹麦建郊区别墅了。”

“这通通是扯谎，”姑娘用淡漠的语气回答说。“大家都知道，约翰·波格逊是冰岛最为显赫和独立的人当中的佼佼者。首都最大的报纸上常常提到他。”

“噢，是呀，他是位有名的争取独立的斗士。他是那么有名，所以几年以前，当他的女儿赐给了西里斯峡湾的许多居民

一种疾病的时候，他得以迅速地把她隔离：他买了一个海军军官做她的丈夫。”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我是从西里斯峡湾的医师那里听来的。他是我小学的同学。约翰·波格逊在西里斯峡湾有个堂姐姐，她是领事的遗孀，是冰岛最有德行，也是我们周围地区唯一给在中国的传教士团每年捐助二百五十克朗的人。她得以不只使一个中国人变成基督徒，因此，约翰·波格逊有充分理由相信，在基督舞台上具有这种十分特殊地位的女人将不难使一个迷途的女人走上正路。所以几年以前，当他的女儿到哥本哈根作了一次例行的旅行回来之后，就让这个笃信上帝的女人做他女儿的保护人了。但结果是，这种疾病以众所周知的不体面方式在全城都传染开了。”

“但是，即使这都是真的，难道就有损于约翰·波格逊的独立人格吗？现在他正筹备独自出版一份报纸。”

说实在，沙尔卡·瓦尔卡不知道，自己搬出这么个论据，是不是有什么效果，尤其是听了阿尔纳里杜尔对她解释，一台印刷机价值一万五千克朗，而这种专门以破坏工人阶级利益为宗旨的报纸编辑的工资，每年大约也需要这么多钱，她更为茫然了。姑娘无可奈何地坐在厨房桌子上，摇晃着两只穿着脏靴子的脚。旧裙子上的破洞露出了一个膝盖。但她什么也没有注意。他停止了说话，两眼望着她。她是多么强壮、结实。

“沙尔卡！”他叫了一声。“如果在冰岛可以把某个女人称作同志（共产党人彼此是这么称呼的，因为他们不歧视性别）的话，那么你，就是真正的同志。”

“阿尔纳里杜尔，不管你用什么称呼我，我都无所谓（然

而，她遮住了膝盖，红着脸从桌子上跳了下来）。你知道，不应当支持一个建立在违背常识的理论基础上的党派。我昨天在大会上已经说过，你一向生活在奇奇怪怪的幻想世界里，远远脱离现实生活，你完全不懂得普通老百姓争取生存的斗争。你干吗到这里来，我一点也不明白。”

“昨天晚上，我组织起了工会。”

“参加的人多半是毛孩子和醉鬼吧。”

“小的会变成大的，这仅仅是开始。无论如何，很久以来，这里最受苦的是孩子。”

“完全是胡说！”

“也许是这样，如果你能证实实际情况完全相反，我将感到高兴。但事实胜于雄辩，村子里孩子的死亡率增长得非常快。特别是最近几年，约翰·波格逊的魔掌伸向鱼肝和鱼子以来，当局派往各个峡湾诊疗孩子们健康情况的医生亲自对我说过，奥谢里百分之八十的孩子患有营养不良症，至于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情况，那就更不用提了。我不想说，患营养不良症仅仅是孩子。大多数成年居民都是丧失希望的无产者大众。他们由于贫穷，由于基督教的和资产阶级的可敬罪行，精神和肉体都遭受着痛苦。对这种罪行，老爷们也是怀着虔诚的感情来谈论的，如同他们对待自己的救世主的受苦和死难一样。”

“贫穷根本不是罪过。”姑娘说。

“怎么不是！”他愤怒地喊了起来。“没有什么比贫穷更可怕了。同贫穷相比，诉讼法典惩处的所有罪行看起来都是德行。贫困，这是大地上最可怕的罪行。”

“从你嘴里总能听到某种新鲜的玩意儿。”

“我希望你听说过，大地蕴藏着无穷尽的财富？”

“那你相信，所有人都能生活得一样好吗？不会，阿尔纳里杜尔。贫穷和富有——这是自然力量。我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一个外国人在报纸上发表的，这个人的学问大致不比你差。他说，全世界都进行着生存斗争。有些人比另一些人获得更多的东西，还有一些人永远也出不了头。人不应当等待任何人的帮助，而只应当依靠自己。”

“非常非常感激你。据我了解，你打算在你母亲坟上发表悼词。那好吧，这还不晚。”

姑娘的脸沉了下来。她向前走了一步，愤怒地说：

“我不许你提起我的母亲。”说完，就转身走进卧室，象是有什么事。她回来的时候，嘴唇苍白，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

“顺便说说，”阿尔纳里杜尔又开始说。“由于你刚才的话，我突然想起：现在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

“我偶然想起了他。”

沙尔卡装做没有听见，转过身去，把背对着阿尔纳里杜尔，开始煮咖啡和鱼。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她露在靴子上面结实的小腿肚。

“大家全都认为，要是没有旁人的帮助，你不可能把马拉尔布德搞到手。”

她猛地转过身子，凶狠地说：

“你管不着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你侮辱我母亲的情景，你叫她‘破鞋’。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就无缘无故侮辱我。”

他不知所措地望着她，什么也没想起来。但姑娘记得一切。她的生活是一条连绵不断的细线，此刻涌上她心头的种种

委屈，都是前面一些事件的直接延续。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问。

“就是我在广场上遇见赫尔鲍格，并跟在她后面上你家去的那一次。”

“我记不起来了。”

“那当然，你怎么记得起来!”

“喏，那后来怎么样?”他问。

姑娘望了望窗外青翠的山坡，然后回答说：

“记得我想对她说，我不愿意做女人。要知道，我当时只有十三岁。噢，不。我说这些干什么?你也许会以为我发疯了。”于是她不吭声了。

“但，对不起，后来怎么样?”他有点焦急地问。“我想，你要对我说什么话，结果，什么也没说。”

她逼视着他的脸，用责备的口吻说：

“你难道不记得，那天晚上我满面流泪逃回家里?我一生里真正的痛哭，就只有这一次。”

“噢，我现在有点记得了，这事发生在我离开此地以前不久。临走以前我曾去向你告别。”

“你给了我一个颈饰。但你的相片完全不象你本人。”

“这是我所有的唯一珍宝，”他微笑着说。

姑娘惊奇地发现，微笑使他的脸庞改变了。

“我当时走到码头上，想对你说一声最后的‘再见’，但你没有看见我。”

“你是个不平常的姑娘，你和其他人不一样。有时我觉得，谁也不能象你那么理解我，但人们总是忠实于自己的。你现在反对我，大概是因为你已积蓄了几个可怜的克朗的缘故。”

“不对，阿尔纳里杜尔，你要知道，我不反对你。我根本不反对你。我不过是在反对我不明白的东西。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我思想不够开阔，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你住在大城市里，阿尔纳里杜尔，你见过世面。而我是什么，我只能……”

她突然不吭声了，沉思了一下，好象是找到需要的字眼，急忙结束了自己的话：

“……是现在这个样子。”

她站在初升的阳光里，全身罩着咖啡的雾汽，半张着嘴，一头刚洗过的头发，裸露的脖颈和膝盖，只有一件破旧的连衫裙遮盖了她美丽的肉体和灵魂。转瞬间，她目光中的自信被柔弱的女性气质所代替了。这真正是意外的发现，而且完全是突然之间发生的事。他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她，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几次点了点头，好象是在肯定自己的想法。他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踩了踩，象是对付一只粪蝇。

“是呀，”终于，他若有所思地说，“完全正确，我见过世面。我见到了世界上的全部荒淫无耻。但是你，沙尔卡，你……”

“你象个魔术师，”她接着说，“你还是象小时候一样，你的天地——那是苍翠的群山后面远隔重洋的美丽的国家。这些高山的影子总是把你的眼睛挡住，使你看不见我们这块小地方。想必在你的国家里生活着一个身穿霓裳羽衣，美艳绝伦的女魔术师吧。”

9

这辆旧车子经常不断地在运转。人们不明白它是什么玩意儿，有些人叫它凯旋车。有时人们想到什么地方去，但它总是站在原地，虽然，它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小地方就是小地方。虽然它企图显得更有分量和重要一些，但实际上，它本身并没有特别之处，一点也没有。它的生活不过就是现有的样子罢了。人们为这为那斗争，他们有崇高的目的，他们不应当受到侮辱。一些人想把俄国人的风俗习惯移植到我们这里来。但这完全是疯子的念头。要是事情真的弄到把妇女变成公共财产，杀死孩子和在星期天恶毒咒骂上帝的话，那我们能怎么办呢？另一些自称独立党的人，要求我们尽快挣脱可恨的丹麦桎梏，至少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摆脱这种桎梏。心里意识到你是丹麦的奴隶，那不是愉快的事。还有些人，突然异想天开，要求给孩子们供应牛奶。有些人则站在约翰·波格逊一边。但总的来说，大家都按照上帝的吩咐，各走各的路。

比如，我们想建立工资定额，但许多人觉得这没有意思。

现在有几个穷人连同全家加入了工会，打算规定新的工资标准：说是我们只能为那样的工资工作，少了就不行。他们谈论得很起劲，很有说服力，他们说自己的计划将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也会影响到西班牙。资助渔业主的英国银行拒绝给予渔业资本家贷款，要是他们对提高工资的荒唐要求让步的话。这一消息在南方引起了巨大的惊慌。这一点，从国家银行行长亲临奥谢里，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呀，在这个小地方，提高工资的要求也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比如，就拿装帧匠马格鲁斯·彼列普列奇克的老婆斯维恩堡为例吧，她突然从床上爬了起来，整整支持了一天半。但另一方面，克鲁克的宾捷英的假腿被除掉了。原来，由于某种误会，做假腿的钱不是别人，而是应当由宾捷英自己来付。约翰·波格逊已有几天不作对他的正常消化必不可少的例行散步了。整个这块小地方，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围绕着几个胡子拉渣的穷工人和被无节制的生育弄得憔悴不堪的女人想出来的可怜的工资价目表转动了起来。

这事发生在全国进行鱼类采购工作、需要大部分没有经常工作的男女从事这项劳动的季节里。大多数没有地方可去挣夏季工资的男人，无所事事地等待着鲱鱼汛的到来。他们现在干着自己的事：洗全家吃的鱼，种菜园子、修理房屋、鱼具，要不就欣赏欣赏他们小牧场上的青草。青草是用来喂奶牛的。这一带通常四户人家养一头奶牛。及时洗干净鱼，被公认为是项要紧的事，这样，当鲱鱼汛来临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晾鱼了。任何地方都把鲱鱼看作上等货。但它并不经常自降身价，从近海经过。

当男人们去向约翰·波格逊要新工资时，波格逊回答说：

“不行”。即使“这些人”认为自己不能再替他工作，他也有足够的劳动力可以应付。此外，他们想在国内实行布尔什维主义，那是找错了地方。克鲁克的宾捷英开始诅咒和侮辱商人，但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命令他闭嘴。这天晚上宾捷英的假腿被拿走了。持悲观态度的一些人预言，围绕着新工资的这场好戏也会以此告终。然而，工会晚上又举行了大会，通过了决议。会上还唱了歌。

第二天，在规定的时间，洗鱼槽旁边出现了三个不通事务的人。洗鱼车间门口站着一大群青年人，声明今天不工作。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晒鱼场上。但天气很好。小男孩们武装到了牙齿，他们拿着用装砂糖的箱子板做的斧钺、马刀，在村子里跑来跑去。还有哪方面不象爱吉尔·斯卡拉吉姆松萨迦中的英雄呢！岸上已有人在打架，村子里疲累、虚弱的妇女一小群、一小群地站在家门口，两只粗糙的手塞在围裙下面，热烈地谈论着什么。看来已不会有通常做工的人出现了，约翰·波格逊便告诉渔民协会的人，叫他们出场。过了不多一会，这里来了几个重要人物，他们两颊红润，身躯肥胖，颇有力气的样子，跟在后面的是他们身板结实、漂亮的女儿和贤良的妻子。他们全都坚决反对俄国，反对丹麦和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他们甘愿为波格逊规定的任何报酬，为最低的工资工作。如果必要，他们甚至还可白白为他劳动，因为此刻他们的理想正处于危险之中。问题涉及的是祖国，是民族独立，是个人进取精神——这是打从带着空箱子的赫夫金人张起海船上的篷帆驶往英国，屠杀孩子，强奸妇女，抢劫奶牛那个古老的光荣年代传下来的最神圣的遗产。

鱼库门口出现了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一群工人围着

他。其中有些人已尝过变性酒精的滋味，但有三个，也许在其他地方学习过布尔什维主义的健壮的青年，却十分清醒。他们是阿尔纳里杜尔最忠实的战友，他住在他们家里，由他们的母亲照料他。这一次，阿尔纳里杜尔脸刮得光光的，面色苍白，眼睛几乎是黑色的，鸭舌帽稍微歪戴，身上穿一件旧风衣，扣子一直扣到下巴颏。他一只手里紧捏着一支点燃的香烟，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他时不时同他的伙伴交换几句话，时不时微笑着，但他的笑容更象是做鬼脸。沙尔卡·瓦尔卡相信，阿尔纳里杜尔的安详是假装的，内心一定很不安，甚至有点害怕。也许，他原本是个疯子？他非常象经常出现在《晚报》上的相片。那些相片上的人常常杀死淫荡的女人，然后用她们的肉做香肠，在大街上叫卖。看来，昨天晚上暴发出来的凶狠劲，现在都凝结在他的脸上了。

“我们罢工了，”他用冰冷、单调的声音说。同时做了一个富有表情的手势，又把手伸进了口袋里。

要是想做工的人请他从路上走开，他仍然用那种语调重复同一句话：

“我们罢工了。”

沙尔卡·瓦尔卡心想，预谋的杀人犯大概就是这副模样。这个在遥远的外国呆过的年轻人细嫩的脸庞上燃烧着的凶恶的仇恨使沙尔卡·瓦尔卡很反感，但她决不是唯一反感的姑娘。人们的心头涌起了一条大狗看见小猫时产生的那种感情。

“这里一向很平安，大家生活得都不错，”他们遗憾地说。“谁也没有请你到我们这里来。你到这里来怎么不感到遗憾。”

但他仅仅挥了挥手，并用恶毒的平静语调又重复了一句：

“我们罢工了。”

工会会员们紧紧地聚集在他背后鱼库的入口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想看看这场好戏如何了结。一些穿着蓝色工装、戴着白头巾，皮肤晒得黝黑的姑娘也来了。此外还有一些爱发议论，成年无所事事，在村里游来荡去，而在商店的帐本上已被当作死人的倒楣鬼；手持拐杖，由于年迈或狂饮过度已忘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垂垂老朽；手持斧钺和马刀的小孩子；唱着下流小调的醉鬼；从其手上就可以看出整个人类的痛苦和备受折磨的母亲们。他们全都睁大眼睛看着瞳孔象疯子那么放大的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年轻姑娘们害怕得有点颤抖起来。

只有到了此刻，沙尔卡·瓦尔卡才真正懂得了这张脸，也就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春天的晚上，前来教她读书、写字的那个人的脸。在白天的光线里，当诗意的幻影已经消失，疯狂的理想变成世界政策的利益的时候，这张脸看上去就应当是这样的。这是一张最美丽、自有人类以来最令人鼓舞的脸。它的本质就是无穷的受苦，疯狂地渴求另一个世界。

经理来了，他对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宣称：他的行动辱没了人们对已经安寝在国内某地的科夫的老约乌恩的记忆。经理提醒阿尔纳里杜尔，他的父亲是个小偷和骗子，不止一次在国内和国外坐过牢。他父亲罪孽地同他母亲生活在一起，并且还同她的妹妹生了个孩子，因此红色分子的领袖可以夸夸自己的家谱：两个破鞋，一个苦役犯。

“够了，闲话少说，”被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挑动的承包人断然说。他脸上两个紫青块，那是昨天晚上沙尔卡·瓦尔卡送的礼品。“现在我们来扫清进库的道路，看我对付这个氓流。”

有人很关心遣送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去东部峡湾的摩

托船是否准备好了。

罢工的人在阿尔纳里杜尔周围围成紧紧的一圈，准备保护他。突然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但，顺便说说，这也是任何事件中常有的事。

谁不知道，一心幻想着二十五奥拉钱币的小私有者的灵魂是什么样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正是小私有者从人类争取实现理想的斗争中取得最大的便宜，因为他合乎上帝的心意。也许，由于上一天的教训，直觉以难于理解的方式提醒斯维恩·巴乌尔松，肥牛的末日到了。当大肥牛送上屠宰场的时候，那就可以认为，小商贩的好运来到了。他不止一个十年曾不得不怀着虔信上帝的耐心贩卖各色各样小东西：针线、手绢、变酸的啤酒。这时代是否已经过去了？或早或晚，人人都会得到应得的报应。

瞧，发生了什么事：正当一个个握紧拳头，在空中闪过，准备袭击敌人脑袋的时候，这个高贵的人和诗人冲到前面，喊出了抗议的声音。

“只要我还是渔民协会的主席……”他没有再说一句话，但做了一个大幅度的动作，摊开双手，向前伸出一边脸颊，大概，想以此表明，如果在他心爱的奥谢里有人该打耳光的话，那就是他自己。因为渔民协会会员有将近二十名结实的男人，而工会超过六十人，那么不难想象，如果他们不能导致和睦地协商，那任何别的途径都很少会有成果。两个阵容安静下来了，只是偶而发出几声具有真正冰岛气质的骂人话，还有两个醉汉在继续用拳头殴打，因为其中一个人的奶牛闯进了另一个人的菜园子里。

然后，渔民协会的优秀代表人物极其激动地到约翰·波格逊

那里去。他们被邀请进办公室，给他们烟抽。他们依然颇为激动和生气，但他们被邀请喝了咖啡。之后，他们拟好了给法院的有说服力的起诉书，上面详细列举了事情的全部细节。分手的时候，每人都喝了一杯偷偷弄来的烧酒，然后，安静地各自回家去了。稍后，五个男人大白天在广场上大打出手，不过，彼此都没有造成重伤。几个醉汉打破了两家的窗子，但玻璃马上就装上去了，钱当然记在他们的帐上。晚上，约翰·波格逊和协会、工会的代表举行了会晤。他们力图达成协议。渔民协会的同志牺牲自己的要求，作出某些让步，事实上，这就是沙尔卡·瓦尔卡最初所建议的。但约翰·波格逊反对。相反，他要求他自己的企业和商店用最便宜的条件转卖给布尔什维克，他自己愿意离开此地。布尔什维克们当场表示反对。他们要求给克鲁克的宾捷英重新装上假腿。

约翰·波格逊不同意，协商就这样破裂了。

村子里的罢工继续着。

第二天，一伙年轻人（他们是独立党的敌人）企图把卡特利努斯·艾利克松——争取独立的著名斗士，从大梁上拉下来。当时，他刚好在给约翰·波格逊建造存放鱼饵的新仓库，以便冬天用略微对自己有利的价格（仅仅以五倍到十倍的利润）把鱼饵卖给渔民协会。这些年轻人要求卡特利努斯·艾利克松在工会工资价目表上签名，如果他想继续干他的活，也就是说，在梁上钉钉子的话。卡特利努斯没有听从他们，继续用锤子敲着钉子。青年们问他，据说，因为他给克鲁克的宾捷英除去了假腿，约翰·波格逊给了他十个克朗，这件事是不是真的。青年人还问他，要是他破坏了工会的领导，杀死了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他的主子答应给他多少钱。这位争取独立

的斗士回答说，他不打算同祖国的叛徒说话。

“打倒独立党！”小伙子们喊道。

“叛徒！”卡特利努斯声音嗞嗞地说，他的口里正含着几枚四英寸的钉子。

从海岸那边走过来一群孩子，约三十个，一个比一个穿得肮脏和褴褛。他们快活地嘲笑着独立斗士。不久，又来了两个年轻女仆和三个渔妇。还有几个在向渔妇献殷勤的水手也加入了她们的行列。独立斗士继续钉着钉子，这时有个小孩子抓起一团泥块，扔到了独立斗士的身上。

“你们是胆小鬼！”上面的人回答。

立即又有几团泥块飞到了他身上。孩子们开始做着认真的瞄准比赛。他们又向他扔短木片。附近的脏泥团扔完了，就扔石子。

“打倒杀人犯！”不知谁喊了起来，虽然大家都清楚，他暂时没有杀死谁。恰恰相反，全村只有他一人赚到了青紫块。他为独立奋斗了这么多年，从没有在任何地方遇到过象在奥谢里发生的这么大的意见分歧：沙尔卡·瓦尔卡和斯维恩·巴乌尔松出卖了祖国的事业。据说，经理威胁着要离开此地，因为渔民协会和商行怎么也达不成协议。

“打倒私有制！工人团结阵线万岁！”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喊道。

工地旁边聚集起越来越多的人。主要是被卡特利努斯称为祖国叛徒的那些人。最后，私有制的拥护者毫无办法，只好带着满身污泥，外加眼睛下面的两个青紫块，从上面爬了下来。此刻，他那股凶狠劲，大概可以对付得了四个小伙子。他决心不顾一切地豁出去，把这些工会里的流氓通通从大地上消灭

掉。但上帝拯救了他，使他没有尝到对手的拳头，因为他们营垒里个个都是对付得了四个敌人的好汉。要不是这场殴斗得以制止，这一天广场上多半会发生流血事件。但老天保佑约翰·波格逊突然象是化身为人的精灵，出现在人群之中。

“不，不，不，”他说着伸出了手杖，象是一根把英雄同工会暴徒分隔开的栏木，“决不允许我们村子里有任何暴力行为！一切顽固到底，不愿劳动的人，可以丢下工作，根据自己的信念去行动。而正直的人们工作与否，这由法律来决定。”

“法律！”有人学着他的腔调说。“这是大财主想出来的玩意儿。所有法律都是有钱人想出来反对我们的。”

“不管你们头脑里装着什么样的错误理论，我将始终把你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虽然目前商行不能够提高工资。到目前为止，村里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只有我一个人遭受亏损。那又怎么样，很好！就让我今后继续亏损好了，我早已习以为常了。”

见到这么高尚的行为和英勇气概，有的人垂下了眼睛。这时，约翰·波格逊拍了拍偶然站在他身边的孩子们的脸颊，让他们到商店去：“告诉他们，我允许给你们一些葡萄干。”然后他在工地上走了走，鼻子里哼哼着什么，把手杖东戳戳，西戳戳。他同工会商谈好了，万一下雨，工具就搬进屋子里。他自己把锯子拿了进去。开始了总罢工。

第二天，有一艘货船靠了码头。这是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但没有人前去卸鱼。鱼库关着门。工会的纠察队就站在广场上，认真地监视着，不让任何人“为约翰·波格逊”动一动手指头。这些人胡涂到了何等程度！他们拒绝卸下他们自己十分必需的货物。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由两个强壮的小伙子

陪着，在广场上走来走去，宽宏地允许乘客和邮件进进出出。

不久就清楚了，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和他母亲打算乘这艘船离开，他们一道去丹麦。纠察队有人询问似地看了看阿尔纳里杜尔，要不要让他们上船？阿乌恩甘蒂尔在哥本哈根有捕鱼方面的急事，他此刻站在码头上，脸上毫无血色。有人大声地把他的脸比作燎尽毛的羊头。他同阿尔纳里杜尔一样，也有私人的保镖。波格逊太太在用丹麦话向上苍呼吁。阿尔纳里杜尔回答说："嗯，让他们走吧。"约翰·波格逊同获得恩准离开的亲人们告别。轮船启锚了。而老头子依然站在岸上，象悬崖一样屹立在汹涌的浪涛之中，把帽子举在头顶上。他知道，在任何困难情况下该如何行动。他从不放任自己的感情，也从不在任何情况面前退缩。第二天早晨，商店关闭了。

罢工在继续。

应当说，所有这些事都促进了罢工：每天都取得成绩——红旗、无休止的会晤（特别是在青年人之间）、精彩的演说、唱歌、爱情插曲。因为商行决心要饿死他们，所以父亲们只得乘了双桨小船，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捕捞每天必须吃的小鱼，并在自己人中间友好地分配。然而，村子里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缺乏维生素"B"。阿尔纳里杜尔到过许多地方，知道得也很多。他通过某种第六感觉知道，约翰·波格逊的贷款人，其中包括西班牙国王，对这次罢工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许多时间他在电报局里度过，他同全世界保持着联系。他等着来自国外的轮船。它应当运来黄油、鱼桶和腌鲱鱼的盐。有几个人预言，轮船一来，约翰·波格逊就抵抗不住诱惑了。他将会投降。如果不情愿这么做，那渔民协会就强迫他这么做。渔民们的收入完全取决于鲱鱼捕捞量，因此，不管工资抬得多高，他

们应当出海捕鱼。但从哥本哈根发来的商行贷款人电报，顺便说说，由于约翰·波格逊的中介，他们也是渔民协会的贷款人。电报说："银行收到保证以前，停止一切供货，坚决制止提高工资的要求。开始工作。"

现在，全部问题在于约翰·波格逊是否不管前几次遗留下来的债务，为船上的各种商品向银行提供保证。这些商品是捕鱼必不可少的，但他们也有可能整个夏天都躺在那里得不到利用。但归根结蒂，当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工作不再进行，商品不再出售的时候，能否再要求渔业主牺牲自己的收入，那怕一百万克朗呢？这里怎么办？西班牙的情况如何？据说，西班牙国王暂时不放弃王位，因此市场是有保证的。南方的银行又会怎么说呢？它们要求一会关于这，一会关于那的经常的情报（关于魔鬼和他的祖母的经常的情报）但自己的最终决定却不告诉你。

这样，阿克斯拉尔峡湾畔的奥谢里突然成了宇宙的中心。同雷克雅未克、哥本哈根、西班牙、葡萄牙交换着电报。全世界都屏息静待对奥谢里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雷克雅未克的报纸充斥着有关罢工的最可怕消息，甚至对克鲁克的宾捷英被卸掉假腿这样的事，也上了工人报纸头版，占了一大栏篇幅，标题是："阿克斯拉尔峡湾奥谢里的白色恐怖"。《晚报》则十分悲痛地评论说，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开始冲击大城市，而且也冲击小城市了。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正在把我国引向灭亡。同时还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应当作出回答的人沉默着》。当然，所谓应当回答的人，不言而喻，指的就是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大家都知道，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就是他卵翼下放出来的。而《人民报》刊登了有关《晚报》主编骇人听闻的故

事，说是他在京格维德利尔的教堂门前同银行经理和演唱小曲的歌女一起喝酒，预料英国人就是来到这里控制整个国家，因此他们才那么宽厚和慷慨地贷款给冰岛银行，支持小本渔民。“但现在出现了荒诞地要求提高工资的工人，导致了捕鱼业的不景气——部分原因是由于罢工，部分原因是小本渔民由于提高工资而破产。一些大的拖网渔船队一个个消失了。国家银行冲销了百万元的债务，但破产的小本渔民却比过去贫穷了百万倍。国家的独立正处于危险之中。工会跟着俄国的指挥棒在转，有文件证实，光去年一年，它就从丹麦人那里得到了四万克朗的资助。”报纸找不到足以诅咒这种不成体统的局面的有力字眼，那是很自然的。

一天，全村都传开了，似乎峡湾入口处出现了鲱鱼群。这天不知是谁说，约翰·波格逊已打算让步，西班牙人愿意出大价钱买鱼，明天早晨开始工作，再过几小时，装盐的轮船就要离开哥本哈根了。但事情并非如此。约翰·波格逊不是好吓唬的。相反，有可靠消息说，约翰·波格逊派遣自己的人马分途到十个峡湾，不惜花费十万、百万克朗去买光那里所有现存的咸鱼。他打算在夏天把采购到的鱼都集中起来，因此他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渔船躺在奥谢里的岸边晒太阳，也不担心自己的晒鱼场上连一条鱼翅也晾不成。即使鱼在仓库里变潮了，对他又会怎样？看来，打击的重点恰好落到小本渔民的身上。如果他们不能如期算清商行的贷款，在秋天偿还，那么他们的渔船只好拍卖掉，也许，还债时连鱼具也得搭上，据说，渔民协会有人去向波格逊呼吁，流着眼泪哀求他对工会让步。难道他不清楚吗，如果受主要打击的是那些拥护个人进取精神并有船股的人，这有多么不公平？但约翰·波格逊回答很严肃，很动人，

说他是根据银行的指令被迫这么做的。事实上，他一生的行为都完全取决于国内外贷款人的意志。他本人一无所有，因此什么办法也不能采取。谁也不象他这样被束缚住了手脚。他只能等待指令。

不久，峡湾里出现了一条大轮船。它载着南方国家银行的经理克拉乌斯·汉逊到这里来了。汉逊到这里亲自给约翰·波格逊下达指令来了。

10

毫无疑问，克拉乌斯·汉逊是曾经踏上过奥谢里海岸的最重要的人物，要是不久以前，这样的人来到村子里一定会使全体居民诚惶诚恐，但现在时代变了，最妥当的办法是由四个人（当然，不包括约翰·波格逊本人在内）保护他，一步也不让他单独行动。

克拉乌斯·汉逊是所有真正独立斗士的领袖和所有关心冰岛民族精神的正直法官，虽然从父母的血统来说，他本人是个丹麦人。他是冰岛独立的不可动摇的基石，因为他手中掌握着大部分黄金储备（即国家独立的基础），以及投入构成国家命运的企业里的大量资金。他是冰岛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也是冰岛最大的金融家之一。作为银行经理，他有一百三十三克朗三十三奥拉的日薪。他同意留在这个岗位上仅仅出于慈善的考虑，因为他为此放弃了部长的职务。此外，他还从各种企业获得两万克朗的收入，这些企业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才管理的。他是国内天字第一号的渔业资本家。同时，他还是最高法院的律

师。他代表一个亲戚开设了一个拥有许多法律工作人员的律师事务所，因而左右着那些在投机交易和其他金融方面失败者的命运。根据普遍的看法，他是北方几个国家最有才能的法律工作者。他打赢了大部分官司，特别是在上级机关——法庭面前，打赢了大部分官司。

象他这样高大而结实的人，奥谢里还是第一次见到。约翰·波格逊在他面前简直是个小甲虫。这个人一定吃得很好。他的外表漂亮而高贵，这只有喂得最肥胖的海洋哺乳动物才能这样。他在春天也穿着三千克朗的皮大衣。这是拖网船公司送给他的谢礼。村里的显贵还没有见过这么文雅的男人。由于他的光临，奥谢里的天气也变了。早晨还下毛毛细雨，而现在太阳竟从乌云里露出了闪闪发亮的脸盘，不久天空完全晴朗，变得瓦蓝瓦蓝了。一群衣衫褴褛，光着脚丫的小孩子从海岸边跑了过来，他们聚成一群，嘴里吮着手指，默默地瞧着这个活象上帝的大人物。红色分子当中不知是谁开着玩笑说，克拉乌斯·汉逊是靠吃孩子生活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大概吃早饭的时候，他会得到一对油煎得很可口的孪生兄弟了。他看上去是那么魁梧、高贵。

就在这一天，装帧匠马格努斯的老婆斯维恩堡见上帝去了。工会成立之后，这个女人有一天半的时间感到病况有好转，但后来，工会没能再对她的健康起什么作用，在她的心目中，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是最可尊敬的人物之一，就象读过的《人类精神史纵观》中描写的人物。她那么尊敬他，只有对待精神上的导师才可能这样。那一天她重新感到身体不好，不得不躺到床上去，她叫人去请他，希望从他嘴里听到生活的意义何在，但他刚想对她阐述自己的观点，她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发

作了，因此不得不请他离开。妇女们不愿意让这么完美的男人看到她们肉体上的痛苦，斯维恩堡大声哼哼了几天几夜，为了不听见她令人痛苦的呻吟，几个大孩子只好把破棉被罩住了自己的脑袋。这是非常难过的悲哀的时刻。接着，牧师来了，他随手拿着一本出色的书，想等病人的疼痛稍有减轻的时候，给她念上一章。但厨房里传来了喊叫声，孩子们正在那里非常下流地相骂，这大概是由于缺乏维生素B引起的。他们象富翁一样愚蠢，又象红衣主教、罗圈腿和八字脚一样难看。那个最小的声嘶力竭地喊着，因为他的什么东西被夺走了。人们认为，最好请一个新医生到村里来，因为那个老医生完全昏聩不中用了。但约翰·波格逊声称，要是村里出现新医生，那村子里的人都会生病，因为现在许多医生都是红色分子。就拿去年秋天巡视过峡湾的那个好出风头的家伙来说吧，他发现在我们这个优美、健康的地方，竟有百分之八十的孩子患有某种似乎不可理解的营养不良症。啊，这个布尔什维主义，到是无孔不入，甚至渗透进了医学里！

过了几天，这个女人依然躺在床上受罪，每天只能喝点冷水充饥。但喝下去的水也立即吐了出来。渔民们很同情装偵匠马格努斯·彼列普列奇克，送鱼给他吃，所以他每天可以有规律地在隔壁房间里煮三次。马格努斯本人常常来看看他的相处一直很融洽的老伴，他就在她身边吃饭。他老婆的胃癌在扩散。人们就是这样按各自的方式生活和死亡的。沙尔卡·瓦尔卡不由心想，为什么上帝对人和人对人都那么残忍。

自从成立工会之后，沙尔卡·瓦尔卡同她女友的关系疏远了。现在她们的友谊并没有改善，而是近乎完结了。沙尔卡·瓦尔卡本来就讨厌一切病人和垂死的人，这是身体健康的人所

常有的心理，然而姑娘还是认为，让孩子们有咸鱼和面包吃是自己的责任。

突然，门口出现了两个罗圈腿的孩子，袜子松落着，衣衫褴褛而脏肮。他们两脚替换着站着，一会儿把手指塞进鼻孔里，一会又塞进嘴巴里，在这个奇异的姑娘面前怯生生地不知如何是好。

“妈妈停止呼吸了！”他们冲口说。

“停止呼吸了？”沙尔卡·瓦尔卡问，起初以为他们在开玩笑。

“是呀，真见鬼，”一个孩子说。“她突然不动弹了。她身体里面好象有什么东西断了。我们亲眼看见的。”

“啊，原来如此！”沙尔卡·瓦尔卡穿上大衣，匆匆向马格努斯家走去。两个孩子陪着她走在道路的两侧。他们还高兴在水潭里扑腾扑腾脏水，跳越围着铁丝网的栅栏。克拉乌斯·汉逊由保镖和约翰·波格逊陪同正在晒鱼场上漫步。他们用手杖一会儿戳戳这，一会儿戳戳那，不时翻动着鱼。天气很好，人们奇怪，莫非克拉乌斯·汉逊打算呆在这儿了。不管怎么说，轮船已经开走了。

斯维恩堡家里的情况同预想的完全一样：没有吃的东西，女主人死了，丈夫满脸眼泪，老妈妈还是象原来一样，鼻子里哼哼着什么。有的邻居过来张望了一下，觉得帮不上什么忙，只好去请医生和牧师。沙尔卡·瓦尔卡发现厨房的一只木碗里有一点咸鱼，已经发臭，粘在碗上，一群粪蝇在上面打转，它们讨厌的嗡嗡声一直传到了房间里。

小猪在打瞌睡，

老祖母坐在屋角里，摇着襁褓中的婴儿。此刻马格努斯的房子里生命之神和死神令人厌恶地、得意洋洋的碰到了一起，这仿佛是公然的嘲笑。但这是这块小地方并不罕见的现象。斯维恩堡僵卧在床上，面孔腊黄、精瘦，张着嘴，有人给她合上了眼，因为活人看着死人象会醒过来的样子，心里不自在，虽然，世上未必有比死和睡这两者更截然不同的东西了。凝结在死人脸上的病态的微笑看起来非常古怪，但要是尸体躺上三、四天，那么死者脸部严峻的表情将会缓和，也许会变成温柔的微笑，好象一切都被遗忘，一切都被宽恕。时间已近傍晚。太阳已巡视完了整个大地，两个肮脏的小姑娘拥抱着坐在门槛上，她们没有吭声，而牧场上斯维恩堡的孩子跟别的孩一起爬着啃泥土玩。

“有什么新消息?”沙尔卡·瓦尔卡问半道上遇见的一个小伙子。

“阿尔纳里杜尔听说，克拉乌斯·汉逊声明，银行将拒绝给约翰·波格逊贷款，如果他同意提高工人工资的话。捕鱼业受不了涨价的打击。”

“克拉乌斯·汉逊莫非已经打算要奥谢里的捕渔业完蛋?”

“据说，他声称，这里的一群乌合之众很快会投降的，只要对他们狠狠地施加压力。”

“我根本不相信阿尔纳里杜尔谈论别人的话。”

突然，空中传来轰轰隆隆、噼噼啪啪的声音，就象小说里描绘打仗时的响声，全村的人睁大着眼睛向天空张望。

阿克斯拉湾峡湾上空出现了一只极其庞大的蚊子。它掠过

海面，从一个山峰飞向另一个山峰。末了，它降了下来，滑过海平面，停靠在岸边。这原来是架水上飞机。关于这种飞机近来报纸上谈得很多。全村能够走动的人都到码头上来了。大家全都非常惊奇，象是着了魔。飞机停在离栈桥不出二十米远的地方，甚至拿了经书急着到刚去世的斯维恩堡那里去的牧师，也抵抗不了飞机的诱惑，而改道飞奔到码头上来了。从这只大蚊子的肚子里爬出来了一个驾驶员，他戴着大手套，紧紧的头盔和一付可怕的眼镜。

跟随克拉乌斯·汉逊的保镖推开人群，给他清出了道路。约翰·波格逊踏着细碎步跟在他们后面，活象是刚刚举行过坚信礼的孩子。大家全都为这架飞机——文明的使者的出现惊呆了，因而全都忘了呼喊“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只有两条狗可怜地对着太阳吠叫。克拉乌斯·汉逊紧紧掩上价值三千克朗的皮大衣，威严地从夹鼻镜里看了一看，缓缓地戴上手套。他神气十足地向约翰·波格逊伸出一只手，而约翰·波格逊连忙奴颜婢膝地躬下身子。他陪着汉逊，就象是奴仆侍奉主人。牧师也荣幸地被允许走过去跟克拉乌斯·汉逊握手，然后，克拉乌斯·汉逊上了船，他的保镖使劲划了几桨，立刻把他送到大蚊子旁边了。驾驶员向克拉乌斯·汉逊伸出双手，帮助他爬进了座舱。约翰·波格逊继续卑躬屈膝地脱帽点头，牧师甚至大胆地挥着帽子，他因为能同克拉乌斯·汉逊握手，高兴得满脸堆笑。然而，克拉乌斯·汉逊没有看他们，他又换了一支烟抽了起来。

飞机马达轰轰隆隆地响起来。它在峡湾的水面上滑行一会儿，就迅速向天空冲去，它的动作非常快，谁也没注意到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再过一会儿，它已经翱翔在大地上空，同阿

克斯拉尔山峰一样高入云霄了。两小时之内，飞机就会把山坡上长满帚石南及布满熔岩和冰川的冰岛群岭抛在身后。克拉乌斯·汉逊可以指望及时赶回南方家里吃晚饭。

我希望迎着微风的吹拂
向前飞驰而去。

这位显赫的大员乘着现代化强大文明的飞机离去的场面是多么壮观，堂皇。啊，文明，它超过了不朽的行吟诗人们奇妙的幻想，达到了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高度。体现在这个生着翅膀的机器里的人类精神，难道不够伟大吗？它在自己的身体里载着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在光辉的苍穹下，在我国的熔岩和长满帚石南的荒地上空，按照上帝的意志飞翔着。而夕阳柔和的光线正映照着可敬的乘客们的脸庞。

11

这天晚上，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向集合起来的工会会员宣读了约翰·波格逊的最后决定：无条件地拒绝所有要求。人群里发出一片怨言。有人在喊，现在全部努力都化为乌有了。用脑袋碰南墙有什么意思？三个女人从座位上跳起来，开始咒骂布尔什维主义，然后宣称明天就去洗鱼。她们全都一下嚷嚷开了。她们问，基督徒难道能够冷漠地看着鱼堆在那里发臭吗？不等其他妇女表明态度，阿尔纳里杜尔马上发言了。开始，他企图利用听众的感情，因而面向妇女们。他说，鱼烂掉这件事仅仅是半个不幸；但是，要知道，孩子们挨饿，这是天大的罪孽，但现在全都安排好了，饥饿不会再威胁了。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全国各工会的电报，它们都热情支持罢工，赞佩奥谢里居民们的勇气，希望他们获得成功，并告诉他们，已经成立了帮助罢工工人家庭的基金委员会。救济金可望在几天之后送来。

一个家长从坐位上雄赳赳地站起来，气愤地说：

“我从来没有要过饭，决不接受别人的施舍。”

说话的是赫罗乌比雅图尔·里茨松，这个健壮的水手，很熟悉洋溢着维金人精神的冰岛萨迦。他是五个孩子的父亲。紧接着，其他人也赶忙宣布，不愿接受来自国内其他地方素不相识的人们的施舍。但是，工人中也有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持动摇的立场。不过这些人中的多数仍然是具有独立个性的人。他们愿意按着自己的性子生活或死亡，就象野猫一样。为了自己的理想，他们可以饿上三个星期，因为他们即使看不到什么希望，也已习惯于忍饥挨饿了。但他们决不容忍同古代的英雄业绩和冰岛萨迦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屈辱，即使问题涉及到提高工资，也一样不能含糊。

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施展他的雄辩和煽动性的口才，这地方上的人都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言论。他大量引用马克思的话。他说，全世界的工人，这是统一的整体，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面临同一种危险和同一个力量的威胁，这就是剥削阶级。从本质上说，他们就是杀死孩子的罪犯，是吃人的魔鬼，是吸血鬼。你们要知道，各地工会答应给我们的援助，不仅来自我们的同行，而实际上来自同胞手足。他们的胸膛里，也有同我们——被压迫的老百姓一样的心，而这颗心现在正被嗜血的吸血鬼吸吮着。全世界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劳动的人，另一类是靠工人们的劳动发财的人。共产党人和有觉悟的工人为一方，他们主张共同劳动和财产公有，并且提出了唯一合理的决定，那就是：取消任何利润，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压迫者，竞争的怪物、资本家，也就是社会身体上的脓疮、肿瘤和杀人犯，站在另一方。共产主义者和压迫者，这就是两种人，这就是地球上对立的两极。

现在，亲爱的同志们，当我们懂得了这一点，懂得这些基本真理的阶级属性……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接着，阿尔纳里杜尔从在场人的生活遭遇里举出了几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向大家指出，当地掌握大权的头目和他们的走狗如何把无辜的儿童折磨死，如何把卧床不起的八十岁老翁的最后一件衬衫剥夺走，他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让自己过上淫逸的生活和喂肥他们的荡妇，花费上千克朗做珍贵的大衣。说到这里，许多男人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们从坐位上跳起来，严峻地紧握拳头声明，他们宁可当场饿死，再也不愿为约翰·波格逊动一动手指头了。女人们号啕大哭起来。许多人愤怒得把牙齿咬得格格响。他们一想到克拉乌斯·汉逊，非常后悔没有趁他呆在这里的时刻把他宰了煎肉排。群众的愤怒从来没有象此刻达到的白热化程度。

群众大会结束以后，人们举着红旗向约翰·波格逊的住宅出发了。他们高呼"打倒杀害儿童的罪犯!"他们要求给孩子们面包，甚至十二岁的小姑娘也站在商人家的窗子下面，愤怒地喊着:"我们要喂我们孩子的面包!"

这次示威游行是由基于阶级觉悟的深刻感情因素引起的。人们充分相信，只有一个阶级，即劳动者阶级，有权生存。稍后，大会在学校里继续举行，最后，大会以在海岸上举行歌舞和游艺而结束。

但第二天早晨，正当民主运动的领袖们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发生了出乎意料的事件：晒鱼场上和洗鱼车间里的工作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五六个女人一清早就占住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另一些人看到有人开始工作，也就参加进去了。她们认真地洗着鱼，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她们那么卖劲地剖鳕鱼

肚，不多一会，已经有一千多条鱼躺在清晨的阳光下了。

新承包人卡特利努斯·艾利克松从村子里消失了。据说，不管这个声誉卓著的独立斗士在哪里出现，哪里的“红色分子”总是赢得胜利。但谁来代替他？不是别人，却是沙尔卡·瓦尔卡。萨利沃尔·瓦利格尔杜尔·约乌恩斯多蒂尔成了约翰·波格逊的承包人。她拿着笔记本，耳根上夹着一个铅笔头走来走去。昨天晚上，她串了许多家，说服女人们破坏工人的团结。此外，有四条船出海捕鱼去了。他们把捕到的鱼送往西里斯峡湾，那里有的是装鱼的东西和盐巴。去捕鱼的不仅有渔民协会的会员，其中还有工会会员。昨夜跳舞结束之后，罢工的人被弄得措手不及，只好同意渔民协会的工资价格。约翰·波格逊自己也坐在其中一条船上出发了。他赶着去东边几个峡湾买鱼。

这种工贼行为给仍然坚强不屈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可能也这么做。阿尔纳里杜尔知道早晨发生的事后，便象发疯的猫似地东奔西跑，但海上凉爽的咸风使他清醒了一些，他冷静了下来。沙尔卡·瓦尔卡看到他那么吃惊，感到很高兴。她怀疑，阿尔纳里杜尔这一夜是同克鲁克的宾捷英的女儿古伊娅一起过的，这是个愚蠢的小姑娘，未必到了行坚信礼的年纪。后来，阿尔纳里杜尔最可靠的“红色分子”也来工作了，并且仍然按照老的工资标准。一天，阿尔纳里杜尔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布尔什维主义在村子里不留影踪地消失了，人们的记忆中只剩下几句口号，他们就象一些被喝空了的酒瓶，在人们心里除了一点惆怅之外，已引不起别的感情。商店又开门了，人们又获得了爬到债台上去的可能性。

不知怎么，早晨鱼库门口出现了拄拐杖的宾捷英。他要求让他做点什么事。

“这是怎么回事?”沙尔卡·瓦尔卡问。“你用一条腿走路?”

“是呀。”

“瞧你的样子！大概喝醉了?”

“可以给我点什么工作做做吗?”他问。

“你也决定当工贼了？而我们以为你要图谋充当此地一带的独裁者哩!”

宾捷英无可奈何而又悲哀地望了望姑娘，象孩子一样垂下嘴角，低头望着地皮，什么也没回答。姑娘感到了良心的谴责，她何必同这个可怜的人——十个孩子的父亲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呢？即使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跟他的女儿一起过夜也不该这样呀。

“好吧，我跟经理说说，要是能给你重新装上假腿就好了。”

“谢谢你。”他说。

无论如何，他的面貌和脸部表情都显示出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此刻只是因为贫穷、疾病和各种各样的非难才弄到这样的地步。他的驯顺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稍后一些时候，人们把假腿还给了他，他开始工作，帮助老太婆们洗鱼，他又变得活跃和喜欢说话了。他说，整个地方上只有一个人值得尊敬，这个人就是约翰·波格逊。他承认，自己曾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布尔什维主义身上，把它看作健康的思想，并相信在它的帮助下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你一旦同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这类人处熟了，了解了，那就会不由

自主地改变自己的意见。他声称布尔什维克只知道吹牛，要是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现在落到他手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收拾他。

“你们以为，他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安静吗？”他问。

在这之后不久，南方《晚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报道：

注意！去年各报刊登的声明说，我去冬得到的来自德国的假腿，仿佛是由于政治原因被扭掉了。这与事实不符。仅仅在谁该为假腿付钱的问题上发生了不大的误会。现在误会已经完全消除。上面提到的假腿不是由别人，而是由约翰·波格逊自告奋勇来付款。为了这件事，也为了他的其他许多善行，其中包括去年冬天，我亲爱的妻子丢下十个未成年的孩子去世时给予我和我的家庭的帮助，我向他表示由衷的感激。我祈求万能的上帝给予他应得的恩典，就象我曾经在报上呼吁过的那样。至于我一度不够虔诚，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宾捷英·约乌恩松

一艘挪威船开到这里运鱼。这是九月里的事。

尽管有种种不安，贸易的光景看上去并不那么坏。西班牙的市场有可靠的保障，在困难的日子里，人们的希望正寄托在这上面。这天早晨，大家的情绪都很好。人们早就不再谈论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那次失败的宣传了，革命的狂热被风刮走，大多数人一致认为，约翰·波格逊的商行就是他们生活的保障。大家又全都信任约翰·波格逊，相信他无限的好意。为此，人们原谅他的种种罪过。

但轮船刚刚装完货，码头上又来了一艘陌生的摩托小船。

二十个身穿冰岛高领毛衣和工装、嘴里叼着香烟的小伙子上了岸。其中就有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他穿着灰色的破风衣，一顶旧的鸭舌帽歪在后脑勺上，他手上揉着一支香烟，象猫一样灵敏地跳到了岸上，其余的跟在他后面。他问谁在领导鱼场上的工作。沙尔卡·瓦尔卡回答说是她在领导。他冷淡而礼貌地看了看她结实的身躯——她穿着高筒靴，站在码头上的鱼堆中间。

"今天这里禁止一切工作，"阿尔纳里杜尔说，夹着香烟的一只手轻轻地做了个手势。"冰岛总工会禁止把约翰·波格逊的鱼运出去。伙伴们，你们好好看守码头！"

他由一个人陪着去找经理，把总工会的这项决定通知他。约翰，波格逊还没有回来。

工人们看着沙尔卡·瓦尔卡，好象在问，他们怎么办。

"这全是些坏透了的乳臭小儿，"她忿忿地说："你们就害怕不服从他们？"

她走到陌生人跟前，破口大骂。但他们只是粗鲁地对她开玩笑。克鲁克的宾捷英踩着吱吱响的假腿走到大伙跟前，咒骂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他们也回敬他，说他是出卖工人的叛徒，资本家的走狗，应该上绞架。

后来，码头上发生了殴斗，打得挺来劲。码头很干燥，天气也非常合适。但当有个人被推到水里去之后，打架就停止了，大家都涌上去救他。之后，吵闹又继续了一段时间，只是打架的舞台由码头转移到了广场上。不久，当地人被战胜了。他们当中许多人重新丧失了对约翰·波格逊的信任，从而回到了对民主的旧信念上。很快，广场上打架的痕迹也一点没有了，只有几个小家伙在广场上游荡，拾起污泥团向过往的人扔

去。但他们立刻被吆喝回家去了，不许他们愚蠢地淘气。几个年轻姑娘在商店的台阶上跟陌生的小伙子们挤眉弄眼。见鬼，他们全是些漂亮的小伙子！阿尔纳里杜尔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自己人身边，于是他们立即在广场上围成一圈唱了起来。主要领唱人是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许多年轻的奥谢里人参加到他们的合唱里去了，虽然他们既不知道歌词，也不会哼曲调。就在这时，在白天，小伙子们邀请姑娘们跳舞。陌生的小伙子们带来手风琴伴奏。平常喝咖啡的时间到了，革命家们随身带着咖啡和别的食物，他们邀请姑娘们尝尝他们的食品。姑娘们认为接受客人们的邀请不合适，因此便邀请男人们到自己家里去喝杯咖啡，吃点黑麦面包和人造黄油。有人家里做了白面油煎饼；结果，好多人不反对马上订婚。挪威商船被迫没有完成任务就离开了。

晚上，奥谢里的工会复活了，与此同时，又响起了热烈的讲演和谴责资本主义的愤怒语言。人们破口大骂城里的神父。总的说来，这一天过得异常快活，它以夏日黄昏的跳舞、散步结束，而半夜，情人们在码头上热烈地吻别。阿尔纳里杜尔象疯子一样跟姑娘们跳舞。然后，开动了机器，造反的年轻人坐上小船，唱着歌，在夜阑人静之际出海去了。他们的歌声在峡湾两岸的山间唤起了清晰的回音。

12

沙尔卡·瓦尔卡把四个小孩子领到了自己家里——装帧匠马格努斯·彼列普列奇克和斯维恩堡的四个大孩子。她这么做是违反教区会议的愿望的。彼列普列奇克在重新结婚之前，不愿向教区会议请求援助。教区则希望赡养他，不允许他再结婚，因为不能肯定新娘是否已过了生男育女的年龄。

晚上，沙尔卡·瓦尔卡下班回家，碰见几个孩子在打架。她给他们吃了点东西，抓住每个人小马驹一样的鬃发，用湿抹布给他们擦净了肮脏的小脸，然后打发他们去睡觉，命令他们不要相骂，哪怕仅仅在睡觉前不相骂也好。孩子们十分尊敬地对待这位姑娘，因她的力气非常大。孩子们认为，她能对付得了六个小伙子。小家伙们睡在厨房后面一间小屋里的折叠床上。房子里很快就安静了。

沙尔卡·瓦尔卡回到自己房里准备睡觉。她点亮了蜡烛头，然后又吹灭了。人的血液——仅仅是盐和对饥渴的感觉。世上是否还有比钻进灵魂的莫明其妙的惊恐更奇怪的现象？它一

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她心头总笼罩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她很难分辨这种感情，更难于作出什么决定。他是留下来了还是离开了？归根结蒂，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好象我在希望他是正确的”，她心理想。但过不了一分钟，她又反驳自己：我似乎希望他错了。我希望他成功！噢，愿他经受住失败！哎，他干吗到这里来，把个好好的地方弄得鸡犬不宁。他留下来把这里的一切都改良一下就好了。天哪，他是多么柔弱，甚至有点可笑。任何一只旱地老鼠都会把他打倒，象收拾马掌一样收拾他，从路上扔掉他。不，他身上好象有点什么让人思念他的东西。他不可能象其他人那样，从头脑里被扔出去。噢，不是这样。对他只能憎恨！和他手挽手、肩并肩一起前进，终身不渝，该多有意思。为什么恰恰是这样；是他，而不是别人教会了她读书、写字，告诉她翠绿的群山那边有个奇异的国家，给她讲她不可能相信而又确实存在的另一个世界。既然存在着这么一个人，那就不应当否定另一个世界的存在。难道他乘船走了？

我希望他走了。他同我有什么相干？她企图说服自己，她同阿尔纳里杜尔就同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相干。哎，我该睡了。尽管她竭力不想他，但还是没有用。她总是睡不着：想象的力量反抗着意志的力量。她躺在床上想：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到过许多大城市，是普通人的榜样，怎么能够设想他会诱惑穷人家的肮脏的、未成年的少男少女？如何看透他复杂的本性？他在她心里，按照自己本来的面目复活起来，他浑身充满了矛盾？他激动，但又悲郁；象先知一样聪明，但又象孩子一样年幼；他冷漠，但又热情；他是个奔放快活的小孩子，在手风琴下欢蹦乱跳，但又是个激烈的充满了责任感的雄辩家。

但她首先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个太平生活的扰乱分子。他仿佛是个黑暗世界里燃烧着的惊叹号。

归根结蒂，他凭着把可能和难以想象的东西融合在一起的奇怪性格，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把约翰·波格逊的政权推翻，就象用皮鞋把长在路上发霉的蘑菇一脚踢开那么容易呢？他是否拥有能够摧毁商行这种强有力的商务机器的牙齿，是否能够从大地上消灭由收入帐簿上不可动摇的数字支柱支撑着的重大经济势力，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彻底打乱我们生活中的加减号？记得有些外国学者曾打算取消万有引力定律，说什么世界上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结果怎样呢？他莫非打算把各种贷款的主人变成叫化子，把富裕的、可敬的人搞掉？要知道，这些人是凭着正派、节俭和顽强的劳动才获得今天的社会地位的。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这个人简直是幽灵，而现实是稳固和不可动摇的，决非这个幽灵，这个长着一张生气勃勃脸蛋的人所能消灭的。

"我相信生活，斗争，个人的努力。这是大自然唯一的法则，是使万物处于自己应有地位上的唯一东西，"姑娘思忖道。然而，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他，这个无可指望，到处都没有生根的书呆子，却在今天把一条空无所获的巨轮打发回去了，把约翰·波格逊挤到了墙角里。这难道不是岂有此理的事？要知道，约翰·波格逊，是个掌握渔业的人，他本身就是大海边这些群山之中现实生活的体现。

但紧接着，姑娘的思想开始混乱起来，产生了有趣而不够体面的念头。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她恐惧地颤抖了一下。最初她以为是喝了点酒的小伙子在敲窗子，这样的事过去也发生过。但后来发现，这完全是个清醒的人，他叫着她的名字；她

在黑暗中看见了他的香烟的火光。感谢上帝，这就是说，他没有离开。

“你要干什么?”她走近窗口，嘶哑着嗓子问。她的两个结实的膝盖好象出了什么毛病，不住地打颤。

“开开门，我有话要跟你说。”

那是清晨，曙光刚刚升起。她穿上裤子和高领毛衣，点燃了厨房里的小灯，开了门，犹豫不决地回答了他的问候。然而，她从来没有，真的从来没有感到自己象此刻这么幸福。

“我饿了，”他直截了当地说。

“难道你没有走?而我以为你走了。”

“没有。我可以进来吗?”

“啊，当然，”她说，内心深处暗自感到高兴。她又激动，又害怕，糊里糊涂地又说了一句：

“而我以为你走了。”

“我今天什么也没吃，”他说。她看着他，觉得他竟然由一群人簇拥着，来到这里同约翰·波格逊斗争，想把他彻底击溃，这简直难于想象。

“为什么你要把我们这个地方搅得鸡犬不宁?”沙尔卡问。

然而，他太疲累了，他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佝偻着身子，两手支在膝盖上，呆呆地望着冉冉上升的袅袅青烟。后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生存或者死亡，这就是问题的所在，”①他呆板地哼哼着说，象是喝醉了。“我不知道，你读过这些话没有，”他说，没有看她。

注①源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

“读什么?”姑娘问，但他，显然不打算向她解释。

姑娘问：

“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为什么不到其他朋友家里要点东西吃?”

“我累了。”他回答。

“没什么可奇怪的。你带了一群人闯到这里来，发疯了一整天！我们对你们怎么啦?”

“噢，请别再说了。”他疲倦而阴郁地请求她。“资本主义社会连同蜕化的穷苦的群氓和日益腐化的高等阶级，真令人作呕。对你，没什么可谈论的。”

“阿尔纳里杜尔，我可不可以给你提个问题？请你告诉我，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禁止约翰·波格逊的鱼出口。他无权运出去，”阿尔纳里杜尔说得很快，并挑衅地看了看姑娘。“今年秋天，他将连一张鱼翅都运不出去。”

“阿尔纳里杜尔，我觉得你神经不正常。”

他什么也不回答，只是再一次要求吃点东西。他就那么低头坐在那里，胳膊肘撑着膝盖，两手托着疲倦、肮脏的下颚。但他相信另一个世界，老是嘟嘟哝哝念着什么外国诗。

“阿尔纳里杜尔，请你向我解释解释，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才能在这儿生活下去？难道你以为，我们能够靠着这种无休止的罢工生活吗？要不，在你看来，我们可以靠跳舞、热情的演讲和歌唱来喂饱肚皮吗？咸鱼，这才是我们赖以生活的东西。”

“同志！”他热烈，但同时又悲哀地说。他站起身，本想向她走过去，但又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你是真正的同志。要是在

过去，你头脑里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要不要让我给你说说，什么叫共产主义？”

“给我？！你以为我愿听你的不着边际的空话吗？不，还是饶了我吧。”

她在他面前放了一碗粥和一条冷鱼。他默默地吃了一些时候，而她望着他。

“阿尔纳里杜尔，你好好想想，什么东西在这里等待着我们？”

“国有化，公社化的管理，”他回答说，没有停止咀嚼，没有打顿，象是照着教科书在机械地背诵，完全没有思索自己在说什么。

“难道你就那么天真，真相信有什么公社可以比约翰·波格逊付更多的钱吗？”

“这是什么声音？”他问。

“孩子们的声音。”

“我懂了，这就是说，你有孩子了？我可以看看他们吗？”

他站起身来，嘴里继续在咀嚼，拿着蜡烛走进孩子们睡觉的房间，他揭开被窝，孩子们光着身子躺着。每张折叠床上睡两个：小女孩睡一张，小男孩睡另一张。他们睡得很熟，蓬着头发，张着嘴，很象是发生战争时外国车站上逃难的孩子。

“佝偻病，这是因为缺少钙。”

“他们一点也不比无家可归的俄国孩子们差，我前不久在《晚报》上看到过他们的照片。”沙卡尔·瓦尔卡说，她为收养着的孩子感到屈辱。

但阿尔纳里杜尔似乎并不想为了俄国孩子或别的什么原因同她拌嘴。

"你为什么收养他们?"他问。

"不知道。我跟他们的母亲念过同一些书。"

"一些什么书?"

"奥古斯特·比雅纳松和其他人的书,"姑娘回答说。他惊诧地望着她,不理解她的思想进程。于是姑娘不由接下去说:

"每当我看到海岸上的孩子,我总觉得,好象看到了我自己。马格努斯,他们的父亲,真是个笨伯,在他再度结婚之前,不愿向教区会议请求救济。他爱上了一个老太婆。"

"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便让他们都见鬼去。"阿尔纳里杜尔说。他又回到厨房里吃东西。"帮助别人,这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和伪善行径。这意味着在地狱之火上加油。艾普顿·辛克莱① 就是这么说的。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人们的共同性,社会意识。除了针对资本主义桎梏进行的革命,再没有别的拯救人类的道路了。"

"人们供养你,你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你不要以为你对我给了天大的好处。我可以为这顿晚餐付钱。"

"大概是用俄国提供的金钱吧?"她问,但他已把手伸进裤袋里,拿出了几枚硬币。他仔细地数了数,把一克朗八十七奥拉放到桌上。

"照我看,这点钱完全足够了,你那鱼,说得文雅点,不怎么新鲜了。让我们回到刚刚打断的话题上。我想对你说,要是今天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帮助了什么人的话,明天另一些人就会倒霉,因为慈善事业丝毫不能使社会制度变得好一些。那

①艾普顿·辛克莱(1878—1968)美国小说家。

个产生穷困的社会秩序，丝毫没有触动。穷困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慈善事业办得太少造成的，而是社会组织不合理的必然结果。”

“我听人说，俄国的红色分子不满足于把女人作为公有财产和杀死儿童这类勾当，他们现在正在挖掘坟墓，把石块投到尸体上。因此，你最好把你放在桌子上的臭钱拿走，否则，我立即把你赶出去。”

“你怎么啦，除了《晚报》，你什么也没读过吗？”他问。“要不，也许，你跟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睡过觉了？”

“住嘴！”

“我在秋天问过你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的事，你什么也没回答。”

她走近他，满脸怒气，准备扑过去揍他，但克制住了，只是张开了嘴，象是要咬他。后来她叹了口气，背转身子，待平静了一些，才回答说：

“斯坦恩托尔比你好得多。他同我有相似的气质，尽管他是个流浪汉。而你，仅仅是个流动的知识分子。此外，你的学问一钱不值，你什么时候待人接物有点人样？”

“上帝保佑我别这样。当我开始表露感情的时候，我的运气就完了。我同群众是密切不可分割的。我象一只小鸟……。”

“那你最好到海岸上去，同海燕一起去吱吱叫唤。”

“你最好刷刷牙，沙尔卡，你的牙齿本该是很漂亮的。”

她鄙夷地哼了哼，作为回答。

“你刚刚问我，”他接上了刚才的话题，“我身上的钱是不是从俄国弄来的？你完全正确地认为，人从什么地方得到钱这个问题，完全不是他私人的事，但你这次弄错了，我拿的钱不

是从俄国来的。我放在你桌上的钱，是我向西里斯湾一个同志借的两克朗的余头。显然，我不能还给他了。"

于是，他把钱放回了口袋里。

"说实在，我口袋里一生从没有超过两个克朗的钱。但因为我很了解你，所以该轮到我向你提个问题了：你收到斯坦恩托尔的钱是怎么想的？莫非因为你有了这些钱，就认为自己很有力量，因此决心反对这儿村子最不幸的无产者了？"

"我胡说！"姑娘发疯似地吼了起来，她气得脸蛋和脖子都涨红了。

"我胡说？"

"应当把你赶出门去。你深更半夜闯到我这里来求食，而这是发生在你给我，给我们渔民协会全体成员制造了那么多不幸之后。你在人们当中制造混乱。你无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什么你不让我们太太平平？我仅仅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这同你有什么相干？"

"我教会了你识字，沙尔卡，你忘记了？"

"照你说来，我就欠了你什么了。那有什么？就算我从美国继承到了遗产。有谁知道，也许我也象你似的有那么一个父亲。"

"很可能。如果不比你详细，那我至少也象你一样了解你的父亲。"

"你知道他什么？"

"他很多年前就死了。他是个挪威领航员。"

"你从哪里知道的？"姑娘问，这次用了和解的口气。

"我很了解自己的人。这属于我鼓动工作的范围。因此，你别打算向我隐瞒什么。"

“哦，既然你啥都知道，那就用不着我回答你了。”

“一千五百克朗在这里被认为是一笔大款子，然而只有克拉乌斯·汉逊那件皮大衣一半的价格。我们知道，你花一千二百克朗买了马拉尔布德。我劝你把余下的钱放到罢工基金里去。”

“你的无聊的废话我都听累了，我要睡了。”

“你指望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有朝一日会回来同你结婚吗？”

“瞧，差不多快天亮了，”沙尔卡说。“大概，古伊娅等你等得疲倦了。”

沙尔卡打算刺刺他，他对她这种天真的做法哈哈大笑。然后，他又变得正经了。

“克鲁克的古伊娅，是个蠢小丫头。”他说。“但就是她，虽然很穷，也捐献给罢工基金六个克朗，她希望这里的孩子们将来会有牛奶喝。”

“你没有赏给她一个将来能喝上牛奶的孩子，这太不幸了，”沙尔卡嘲笑说。“唉，要是村子里有什么姑娘……”

她突然停住不说了，咬着嘴唇，好象又重新感觉到了一度沉静下去的疼痛。这是已经习惯了的疼痛。然而她的这种疼痛唤醒了另一个心灵。阿尔纳里杜尔惊异地看着姑娘，他简直不认识她了，然而，他很了解她。真奇怪，一张简单的脸怎么能表露出那么多感情！他走到她跟前（她坐在餐桌旁边），把一只手放在她结实的肩上，而另一只手握住了她的手。但他刚刚接触她，她那只空着的手立即捂住脸，对他背过身去。她身上起了一阵颤栗。半张的嘴深深吸了口气，后来她浑身仿佛瘫软了，重又吸了口气。这回呼吸声倒更象是笑声。有一刹那她把

头向后仰着，好象是要委身于他。但她立即清醒过来了，她用力推开他，但并不粗鲁，她俯身在桌子上，两手掩住脸。当他用手指尖触摸她裸露的强劲的脖颈时，她恐惧地摇了下头，并请他别打扰她；而他听从了她的话，走开了。

“好吧，我走了。”他轻轻地说，他脸色非常苍白。

她没有吭声，也没有动弹。

“我知道，”他走到门口时说，“做人不容易，但更困难的是教会自己作为独立的个性去思想和感觉。”

她继续沉默不语。

“简直难于理解，人，作为独立的个人的人，会遭受失败，但作为群众，就会胜利。只有一样东西，更加难于理解。我指的是关于耶稣上帝的传说，他怎么能独自一人为大众承担全世界的罪过，并取得了胜利。好吧，我走了。”

“走吧，阿里，”她用哀求的语气说。

他戴上鸭舌帽，抽起烟，向她伸出手去。她站起身，眼睛望着地上，问道：

“你身上有住宿的钱吗？”

“我住在同志家里，”他回答说。

“啊，原来如此，那好，晚安。”

但他刚在门口消失，她就觉得不能不向他解释清楚，她为什么生活。于是她把他叫了回来。

“什么事？”他问。

“要知道，人手里的钱，不仅仅是钱，它有更重要的意义。”她说。

“你指的是什么？”

“为了钱，有人消失了许多年，在海外许多国家，在地球

的另一部分，在愚蠢的人们中间度过了许多年。除了那些经受过这些危险的人之外，谁也不知道挣到这些钱有多危险，你想想这么一个人，他没有一个朋友，谁也不认识他，甚至要是他死了，谁也不会发现他不在人世。就算他并非是个非常好的人，但他也并不比别人坏。我们大家远不是堪称楷模的人，包括你在内。也许，这，正如你所说的那样，由于我们大家都希望为自己生活，自顾自地过日子。这里的人说他杀死了我的母亲，但这不是真的。这是我干的。要是我继续仇恨他，她也许会活着的。她会由于我对他的仇恨而生活下去。是的，我真的憎恨他。这，我对他说过。我对他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魔鬼。但他给了我戒指，珍贵的戒指。这不仅仅是一个戒指，它似乎体现了人的全部尊严，体现了多年紧张的劳动。这好象是圣经里常常谈到的那种牺牲。人们建造祭坛，献上牺牲。他就象是把这种牺牲献给了我。不错，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曾经企图羞辱我，但我并不想知道，他是否真的这么做了。有天晚上，你嘲笑过我，当面粗鲁地侮辱我。我哭得满脸眼泪跑回家里，我对自己说：就让天塌下来好了，我是属于他的。他并不比阿尔纳里杜尔坏。他很有力气，眼睛是栗色的，说起话来那么令人信服。他也可以惊奇地默不作声。我就是这么对自己说的。最初他在我心中种下了仇恨，但他又命定要把仇恨从我心中挖走。是的，阿尔纳里杜尔，就是这么回事。后来，我遗失了你的明信片。也许，我是故意把它丢失的。他拥抱了我，紧紧地抱住了我，要不是我母亲进来，我相信，他会把我完全占有的。我知道，我会同意他这么做的。那时，除了他和我，世界上什么也不存在。后来，他离开了，我的母亲注定要死了，而她真的死了。当我夜里回家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是个杀人犯和

小偷。我看到她躺在沙滩上，那是复活节的早晨。她嘴里满是海藻。我为她付了安葬费。这是我的第一个义务。尽管我当时非常可怜她，但我知道，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憎恨她，也会憎恨自己……”

稍后，村子里传说，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准备乘下一班轮船去南方。“红色分子”替他征集了一小笔款子。他没有来跟沙尔卡·瓦尔卡告别。空气中已经散发着冬天临近的气息。

当他跨过码头，准备登上轮船的时候，一个螺圈腿的小孩子跑了过来，嘴里喊着：

“叔叔！我要交给你这件东西，”于是，小男孩把一个小而又小、里面只能装个顶针的小包递给了他。

“谁让你送来的？”阿尔纳里杜尔问。

“不让我告诉你，”小孩子说完就走了。

第四卷：生活的十字路口

13

男人的嗓音？

难道这不是奇异的巧合吗？冬天又来临了，虽然自然界里的一切都在准备迎接春天的解冻，而突然又响起了这个嗓音；而从下面，从海岸上，传来了沉重的打锤声。珍藏起来的小小的照片同这一嗓音相比又值得什么？这个嗓音在童年时代具有那么大的意义，而后来被忘却了。此刻，它又重新响起来了。

姑娘茫然站在那里，浑身在发颤；就象房子的四壁由于融

合了日常现实的旋律而震颤似的。看来，现在一切都有了，再也不需要等待了，这个嗓音在她的心跳里找到了回声。一对深棕色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那是一对深沉、炽热、远离理性世界和幻想世界的眼睛。用文学语言来说，这叫"全神贯注。"

然而，只要她一同他说话，她就知道，这对深棕色眼睛同任何别的眼睛没有什么不同……也许，这都是她杜撰出来的？尽管日常只有咸鱼和黑面包，尽管有歌唱和政治，但在记忆里依然滋长和丰富起奇异的想望。把这双眼睛独特的闪变同自己的想望联系起来是愚蠢的。这双眼睛可以同缺乏独特性的诗句相比。但是他出现在这里了，这个人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就象所有其他人一样。不知为什么，她总记得他比别的男人高，而现在却怀疑他的身材是否超过一米半。归根结蒂，他的脸相怎样，象诗一样温柔，还是看了叫人讨厌？除了公牛，很难想象有比他更大的头颅，更阔的嘴巴和更刚毅的头顶了。然而，靠近一看，她明白了，这个人仅仅在她想象中才可能象诗一样温柔，或叫人讨厌。有时，现实同我们诗意的幻想相比显得多么可怜！

"你好，沙尔卡！"他微笑着说，露出了前面两颗闪闪发光的金牙。这样的笑容经常出现在狗的脸上。当狗抬起一条腿，在屋角里撒尿时，就是这样又象负疚，又象恶毒地微笑的。

难道这个粗鲁的、手上汗毛丛生的男人从小就对她有那么大的影响？当时她还仅仅是个附在硕大的母枝上的一个小小的土豆。不错，这就是他。她象着了魔似地看着这双眼睛，它射出的火光给她母亲带来了这么大的苦恼，以至她忘掉了造物主的威力，宁肯选择大海作为自己的归宿，……沙尔卡向他伸出了手。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是你吗？”

“当然是。我回来了，”说着又笑了，但眼睛没有看她。

“你，你回来干吗？”

“这儿是我的家。”

他的蓬乱的黑发里闪烁着一些银丝。

“就算是这样吧，”姑娘说，“但没有人盼望你回来呀。”

“好象你还不知道似的，我走了是要回来的，我还是从前老样子。”

“你不要翻老帐了，斯坦恩托尔，”姑娘说。“我你都很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你。我得承认，看到你已冒险回到我们这个地方，真叫我惊讶。不过，当然，你来去都由你自己负责啰。”

“负责？”他反问道，好象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

“喔，我不打算向你解释。请坐。你干吗不坐？我去煮咖啡。嗯，那好吧，祝贺你重返家园。”

“现在这里倒还不错，”他向四周环顾了一下，说：“椅子，图画。看来，你日子过得不坏。”

“当年你干吗寄钱给我？”

“钱？什么钱？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是魔鬼寄给我的。我，想也不想就花掉了，很快就派了用场。我拿这些钱买了马拉尔布德，不过现在庄园该归你了。它对我没有什么用处。顺便说一下，我同全村人一样，快要破产了。不过请告诉我：你干吗不用自己的名义寄钱给我？”

“你可能嫁人了。”

“嫁人？我？胡说什么！不，我打算去南方。现在这儿弄得乱七八糟。波格逊坐在家里，被上百万克朗（甚至更多）的

鱼压垮了，银行在没有得到国会对波格逊等的担保以前，都拒绝跟他们发生关系；这个冬天未必有一条、半条船出海，除非银行自己去捕鱼。据说，波格逊损失掉一切，我们只损失我们所有的不多点东西。还传说，在西班牙对国王的不满正在增长，而克拉乌斯·汉逊愚弄波格逊，用狡猾的手段骗光了他的钱。他迫使波格逊把钱投到南方的渔场上。瞧，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结果。周围的人好象都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真遗憾，我这里除了那边罐头里的几片黑麦饼干，没有什么可就着咖啡吃的。你吃黑麦饼干吗？"

"不吃。"

煤油炉嗡嗡地响了。这很象是瀑布的声音，我们的一些大名鼎鼎的诗人就是这么形容的。这个人的眼睛又闯进了她的生活。他象古代人那样，靠墙坐着，脸上浮起厚颜无耻的微笑。他什么也没问，无论对过去，对现在都没问一句话。

"你没有什么可说说的？"姑娘问。"你从哪里来？"她甚至打算问问他生活过得可好，但话到嘴边又停住了。

"我从维斯特①来，"他回答说，用的是一个英文字。虽然这是他讲的仅有一个外国字，但他的谈吐里有时会有外国话的口音。

"你的工作很好吧？"她问。

"有时不错，"他回答说，一边取出烟斗和微微散发出酸味的烟丝。他的一双手，并不象大部分奥谢里人那么粗糙。于是，她禁不住问道：

"你在美国走运了？"

①英文West，意为西方。

“走运？从什么意义上说？”

“我想说，你发洋财了。”

“当然，我发财了，”他毫不迟疑地说。“要不，我不会回到你身边来的。”

“回到我身边？你说什么？”

“你以为我忘记了什么吗？”

她若有所思地望着前方，然后，坚决地对他说：

“斯坦恩托尔，如果世界上还存在正义的话，你就不该有好结果，而我们只会因此感到轻松一些。这就是我唯一想告诉你的话。”

“我有八年没看见你了，”他说，“你至少不可能否认接受过我临行前送给你的礼物吧。”

“看来，你想重提愚蠢的过去？那我就马上把煤油炉关掉，你只好到别的地方去喝咖啡了。如果你不想要马拉尔布德，那我希望，将来有朝一日，我能够把欠你的钱还给你。但我不打算听你胡说八道。”

“你把什么叫做胡说八道？”

“我们这里发生的事远为重要得多，应当谈谈这些事，而你尽胡扯。这里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战斗，两败俱伤。孩子们苦于缺乏维生素。谁也不给穷人们帮忙。我已经不是八年前那个愚蠢的小姑娘了。我现在已经懂得社会的利益了。”

“社会的？”他惊讶地问。这个词他没听说过。

“是呀！是社会的，谁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谁就是瞎子和聋子。那种不愿反对社会不公正的人，我甚至不高兴称他们是人。”

“不公正?!”客人轻蔑地微笑着，把这个词重复了一遍。“你们这里，在冰岛，全都走得很远，全都在瞎扯些什么社会的不公正，真有意思，不知道你们指的是什么?”

“我们指的是什么?我们当然指的是象约翰·波格逊这样的有钱人。他从银行里取出成百万、成百万的钞票，给他乳臭未干的龟儿子在丹麦盖豪华的府邸。此外，他同克拉乌斯·汉逊一道，把一部分资本投进了拖网渔船公司，如今，还在西里斯峡湾出版报纸。他在报纸上侮辱和教训工人，硬要他们牢记什么应当仇恨丹麦人，做独立党人，以及其他各种胡言乱语。他用整百万克朗把鱼收购一空，如今只好坐在鱼堆上，因为这个人太坏，不愿给穷人起码过得去的工资。有人说，过错全在克拉乌斯·汉逊身上。有他们这种人活在世界上，简直是奇耻大辱。我还要告诉你，克拉乌斯·汉逊一天挣一百八十多个克朗，而这里穷人家的孩子饿着肚皮在海岸边流浪。听说，反对资本主义，建立合作社、幼儿园、集体经济和捕鱼公社，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我认为，这根本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正确的念头和合理的事业。我不懂自己怎么会想起你，想起一个完全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的人。我应当同一些真正的人谈谈。”

“那有什么，你的话里有点道理。”他说。“但我了解约翰·波格逊。打从他第一次哄骗我起，我就了解他了。我发誓，一定要做一个跟他同样富有的人。至于我有一个时候喝酒浇愁，那并不重要。是的，萨莉沃尔，亲爱的，还在你来到人世以前，我已经知道，约翰·波格逊从小店里称量的每一磅东西上，从他记进收入帐目的每一笔钱上，掠夺我们。请你说说关于正直、公正的言论，除了对老百姓和善男信女讲讲之外，什

么时候还对其他人谈起过？我可不是昨天才生下来的。”

“当然不是。你已经犯下了不少罪行，斯坦恩托尔。”

“我从来天不怕，地不怕。”

“这我们已经听说过了。难道你还要让我相信这一点吗？要知道，我曾两次有幸看见你是怎样逃避自己的罪责的。”

“难道你不知道，及时躲藏起来要比留在陷阱里需要更大的勇气吗？大部分人甘心坐在原地不动，因为他们不敢冒险采取什么行动。而这些人被称做庄重、规矩和值得尊敬的人。而在我看来，他们是些蠢驴和胆小鬼，尽管他们都生了十三个孩子。”

男人突然从坐位上猛地站了起来。沙尔卡从他身上又认出了从前的斯坦恩托尔。此刻他直挺挺地站在她面前。

“难道你没有看见我是个自由人吗？”他问“难道你没有感到我一切都能够做到吗？”

他突然显出诗意，他走到她面前，奇异地恢复了从前的老样子。

“沙尔卡！”他说。“在我做过和经验过了一切之后，终于又回到了你的身边。我在你眼睛的光辉照耀下生活。这光辉射进了我的灵魂。它在海地一百度的高温下，在北方古德宗附近零下五十度的严寒下，在黑人、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当中，通过我的血液照射着，不管是我挣钱还是失去钱，你都是我的力量，你加强了我的意志。现在，当我终于回到家里，回到你身旁的时候，你突然谈论起了社会，尘世间的不公正，海岸边饿肚皮的孩子……”

14

从这一天起，在被上帝遗忘了的奥谢里，出现了又一个大人物：在不幸和破产似乎没有个尽头的小地方上，现在却有了一个没有债务的人。虽然谁也没有见过他的钱，但大家都推测他有钱。老人们奇怪，斯坦恩托尔去了一趟美国变化有多大：他暗示准备收购大宗咸、鲜鱼。

现在，当约翰·波格逊这颗明星陨落的时候，该由斯维恩·巴乌尔松这颗明星升起来了。他在奥谢里这一带，是唯一的独立渔民，此刻，他打算派两条摩托船出海冬捕。正象常言说的，还没来得及好好闻闻烟味，世道已完全变了。约翰·波格逊的商行不但没有顾主，而且也没有商品；借债人的名单转到了斯维恩·巴乌尔松的工资簿上。他在什么地方雇佣了一个办事员，专管登记收支帐目和按分量分着称出大麦米。至于约翰·波格逊的经理，已经成了一伙醉鬼当中可尊敬的一分子。这群醉鬼都是深陷绝望的失业工人（各家的父亲）或奸诈之徒，他们已不象过去那样只在夜间狂饮，即使有吵闹也不致于太越

轨。现在，他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抢劫了。波格逊的商店关闭了。奥谢里的白宫也关着门，大门上挂着两把大锁，百叶窗都被钉死，因为此时波格逊夫人到丹麦去了。她正在帮着儿子和新媳妇布置郊外的别墅。波格逊本人也暂时离开了。根据最新消息，他已从国外回来，现在住在雷克雅未克。传说他病得很重。有些人说他在银行里中了风，还有些人说他已躺着不省人事，而有个从南方来的人则说，倒霉鬼波格逊已一贫如洗，把最后一件大衣都卖了。国家银行关闭了，一切经济来源断绝了。存户只能拿到微不足道一小部分存款。现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国会身上。过完新年之后的第一次例会，国会将决定这个问题：国家将帮助日益枯竭的银行，还是让银行彻底破产，谁也不知道事情会有什么结果。临近冬天，孩子们脸上生起了斑疹，老太婆们坐在家里搓捻羊毛，悲叹自己的罪孽。她们简直找不到言词来谴责青年人的轻浮。夏天闹完罢工，四个姑娘怀了孕，只有马具匠和他的老婆轻松自在。正当捕鱼高潮季节，他们往南方镶牙去了。

约翰·波格逊还回来吗？正象驰名世界的关于高个子乌尔曼的诗句所说的那样：他还回来吗？渔汛早已开始，在洗鱼的时候，对这个扬言象爱自己的孩子那样爱他们全村人的高贵人物说了不少不堪入耳的粗话。当他的仓库已经装不下咸鱼的时候，他难道忍心让他的孩子们死于饥饿或变性酒精吗？有些孩子因为没有衣服穿，只好不去上学读书。现在他们呆在家里，呆在这些满是虱子的洞穴里，被煤油炉的烟雾呛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唱歌、相骂，缺乏具有良好营养价值的食品。

渔汛开始时，从南方来了个人。真的，他本可以不在这个地区露面。他是穿着破风衣（正当寒冬腊月）来的，瘦弱的手

上捏着一支香烟，眼睛很大，两颊塌陷。青年“红色分子”在码头上迎接他，同他一道抽烟，下船上岸，用热咖啡招待他。

不，这个疲惫、贫穷、无处安身和光从书本上了解生活的大学生，正在为正义事业而不疲倦地斗争。首先，他召开工会大会，出席大会的一共只有几个人，因为许多人对他的人类平等学说已经领教过了。他们凭亲身的经验知道从他那里得不到什么好处。如果再好好分析一下，那么，导致奥谢里发生如此糟糕局面的，恰恰就是这个学说。然而，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仍然在出席会议的不多的青年中鼓起了精神。他发表了长篇演说，要他们相信，现在只需要几下决定性的打击，很快会赢得对资本主义的胜利。如今，当他们已经抛弃约翰·波格逊之后，资本主义的多头蛇又抬起了头，这一次是以斯维恩·巴乌尔松的面貌出现。应当猛击他的脑袋。一切敢于反抗人民意志的人，都该打翻在地。他向与会的人展示了被有些人当作印刷机的破旧打字机，说他打算出版一张取名《火焰》的报纸，以便同约翰·波格逊之流进行斗争。报纸预定每周出版一次。它的任务是鼓动人们参加市政选举，把共产党人选进市政管理委员会各机关和国会里去，还有，把银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掌握国库。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还告诉大家，约翰·波格逊在南方感到很舒服，他既没有在银行里，也没有在其他什么地方中过风，任何有关他临床不起，不省人事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不久以前，也就是圣诞节前，他在国外给儿子建造完郊外别墅，回到了冰岛。现在，他同类似克拉乌斯·汉逊之流的先生们正领导着拖网鱼船队。他在首都过得很自在，住在豪华的府邸里，经常同一个年轻的农家姑娘一道乘小汽车去哈弗纳尔峡湾兜风。那个姑娘尽管说不上花容月貌，但正当青春年

华。有关他被迫卖掉随身穿的大衣的说法，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事实恰好相反，他从给年轻人赠送礼物当中取得莫大的满足。有人肯定说，他在南方甚至还送了件大衣给一个部长。送大衣给有钱人，在那里被认为是好风度的表征。出席大会的人把这一新闻很快传遍了全村，于是诅咒和谩骂又纷纷落到了这个商人的头上，因为他剥夺人民捕捉鳘鳕鱼的可能性，因为他欺骗了自己可怜的老婆。要知道，并不是大家都可能欺骗自己老婆的呀！

最后，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接触到了主要问题。他谈起了创造不仅破坏约翰·波格逊的贸易，而且还能破坏这个小地方包括斯维恩·巴乌尔松在内的贸易领域中的一切个人进取精神的条件。他宣布说，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答应以全国合作联社理事会的名义，给奥谢里重新成立合作社提供为数四千克朗的贷款，只要此间合作社能够保障自己拥有相当于这个数目一半的保证金。这时，那些最不信任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的人也成了他的拥护者，他们原谅了他给社会带来的不安，也原谅了他的那些古怪的动物和其他种种罪过。人们把他当作真正的人民救星来相信，现在可以指望，孩子们将能吃饱肚子，有可能在裤子上缝个补丁，可以允许自己有点别的必需品了。

几天之后，召开了组织合作社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很多。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这种合作社。会议决定，每个参加合作社的人交纳五十克朗，以后还必须交纳一百克朗。人们热烈希望参加这个联合组织，高兴地在纸上歪歪扭扭地签上自己的姓名。沙尔卡·瓦尔卡和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也出席了这个大会，他没有坐，而是站在旁边。他身材魁梧，仪表堂

堂，一头蓬松浓密的黑发，而皮肤闪出青铜色的光辉。人们恭敬地向他致意，因为他穿着风衣，象个真正的绅士，在这群衣衫褴褛的失业者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戴着硬领和领带。他没有参与讨论，没有表示任何支持建立合作社的意图。沙尔卡·瓦尔卡从坐位上站起来，写上了自己的姓名，并在旁边写上一百五十这个数字，以此表示她同情地对待明智的想法，懂得社会的需要。然而，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一眼也没看她，虽然她用签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自从他来到这里，他甚至一次也没跟她打过招呼。看来，他决心把她当作属于大多数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看待，虽然去年夏天他曾两度拜访过她：一次是清晨，另一次是夜间。在纸上签完名，她感到自己失败了。

但要大家把钱放到桌子上时，人们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原来，去年以来，谁的手里都没拿到半个子。他们建议用自己的不动产、鱼、奶牛、草场或船股来担保这笔款子，然而，他们全都是约翰·波格逊的债户，因此他们不知道拿出来的东西还是不是他们自己的财产。但没有别的出路，只好接受这样的保证。阿尔纳里杜尔被授权接受一张总数为两千克朗的支票。会议结束前，大家推选阿尔纳里杜尔担任合作社的主席，他负着责任的重担离开了会场，正眼也不瞧一下沙尔卡·瓦尔卡。

15

发生什么事了？

从美国回来的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突然在村里消失了，当他重新出现时，不知从东方还是北方，也可能从南方带回了两条小船，这样的小船，此地从来没见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这里的人把这两只船叫做“颤音号”，大概是因为它们同音乐里的那种美妙声音相似的缘故，船不很大，敞篷，有小马达。它们几乎一钱不值。也许只是玩上几条人命。斯坦恩托尔确信，现在正是捕鱼的时候，要趁热打铁。他提出收买所有拉上奥谢里岸上的鲜鱼。尽管在西班牙正面临困难的时期，国王和他的臣民之间发生了各种矛盾，但他还是要把这里的鱼通通采购下来。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乘斯坦托尔的“颤音号”船出海的，他们认为这些小船不适宜在广阔海洋上捕鱼，虽然它们装了马达。要是马达出了故障怎么办？于是斯坦恩托尔就亲自驾船作第一次出航，以此来回答渔民们的疑问。人们纷纷上他那里去，请求借给他们渔具，重油和盐。他用赊帐的办法给每个

人供应了少量必不可少的商品，允许他们日后捕了鱼偿还。

一天晚上，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来看望沙尔卡·瓦尔卡。

“你倒轻松地摆起阔来，”她说，“派船出海，采购鲜鱼；要知道，你只是利用了那些比你更聪明的人的劳动果实。告诉我，谁使约翰·波格逊屈服了？至于我们被迫同意你提出的不利条件而出海，这根本不是你的功劳。你等着瞧吧，那个半年前使约翰·波格逊处于绝境的人，很快就要收拾你了。”

“你是指以学者面貌在这里游手好闲的那个干瘦的二流子吗？他大概连买他整天抽着的纸烟钱都没有。这我可以向你保证。”

“如果他是二流子，那你是什么？”

“而你说给我听听，曾经叫过我二流子的那些人现在在哪里？因痛风蜷缩着身子和得了瘫痪症的老人，他们甚至无力给自己买点变性酒精。谁是这地方的中流砥柱？是我。”

“我倒想知道，要是约翰·波格逊不被打倒的话，你能干什么？”

“约翰·波格逊到他该去的地方去了。如果有谁把他打倒的话，那就是我。”

“根本不是，这是合作社的功劳。而谁创立了合作社？”

“合作社——这是我。我贷给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迫切需要的两千克朗，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以后把你们所有的人踩在脚下。我了解南国的生活，也了解北纬的生活。我要一往无前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用偶然的胜利吹牛是很容易的，”姑娘说，虽然这刚听说的消息使她颇为惊愕。

“偶然的？难道你以为我是偶然的？而这个地方对你也是偶然的？或者今年，今天都是偶然的？你难道不知道我发誓要收购下所有的鱼？难道你不知道我一直把这地方认作是我的私有财产？或者你以为我不会对你的丈夫报复，要是你出嫁的话？你可以确信，我会让他坐上带窟窿的破船，强迫他出海……”

“如果我出嫁，你把他放在破船上？你敢！啊，我多么希望真有上帝，是上帝，而不是空位子。让他惩罚你，为我和我的母亲复仇。”

“除了我以外，没有上帝。”

“从前我以为我一生都落到了你罪恶的魔掌里，因为有一次你差点把我打死，但现在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对男人有感情，建立在崇高的思想基础上的真正的感情。”

“崇高的思想？胡扯！”

“是的，正是崇高的思想。他没有送我象你送给妓女们的那种礼品，但他唤醒了我的灵魂。尽管你在许多年以前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得以玷污我，但我知道，你丝毫没能触及我的灵魂。我的灵魂是属于他的。”

“胡言乱语，就象救世军里胡扯的一样。”

“你可以今天就拿走这座房子。我愚蠢地用大概是你在另一个半球的什么地方偷来的钱买了这座房子。但这不干我的事。而你为了在我小时候对我的愚蠢行为而给我的戒指，已转赠给了我的朋友。我是在他离开这儿的时候送给他的，以便他能卖了它，把钱用在需要的事业上。”

斯坦恩托尔的脸不由自主地变歪了，他拿起帽子，神经质地摇了摇头，但立即笑了起来。

“这个戒指未必能值十来个克朗。我是在轮船上偷的，说确切点，是在军官的厕所里拾到的。第三领航员洗脸的时候忘在那里了。”

沙尔卡·瓦尔卡久久未能对这突如其来的自白作出回答，这番自白在转瞬之间消除了她关于爱情的全部概念，并把她用以跟过去和未来对比的一切珍贵感情变成了灰烬。瞧，她，一个纯朴的遭受玷污的小姑娘，呆呆地站着，她不仅受了欺骗，还受了侮辱。爱情的赠物原来只不过是偷来的玻璃小玩意儿，母亲为赎罪而死原来象我们救主为赎罪而死一样毫无意义。如果好好想一想，那么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简直是个恶魔。姑娘张开了嘴，象傻了一样，脸扭歪了，它突然变得粗野，几乎不招人爱了。然后她用手捂住脸，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用不自然的高嗓门喊道：

“我蒙受了奇耻大辱！蒙受了奇耻大辱！今天我彻底被侮辱了，无论什么，无论什么都不能洗去我的奇耻大辱。什么都不能！”

到现在为止，在姑娘眼里唯一能宽恕斯坦恩托尔的是他对她的爱。她站在他面前，两眼愤怒地瞪着他。

“骗子！”

“这是误会，”他说。

她继续在房内来回走着，一次又一次地说，她是在今天，在这一天，在这一分钟蒙受了奇耻大辱。

“遗憾，我在那次没做成，”他站在门边准备离开时，平静地继续说道，“我坦白地承认，这是我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我不论在哪儿，不论在世上寒冷或炎热的地方，我日夜想着这一点。遗憾，当时我醉了。后来我不止一次发誓要达到这个目的。

对于我来说，你是你母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是她身上最好的、我最渴望得到的东西。你血液的气味使我鼻子发痒，有时我觉得忍无可忍地等待你，只是因为你那时只有十一、二岁。我决定在那个早晨占有你，但你又抓，又咬，又踢，象只野猫，直到你失去知觉为止。”

他平静地，不慌不忙地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他没有完成预谋的恶行的原因。

“我突然清醒了。我赶紧躲起来，否则，我知道，我不会有好结果。但，象我已经对你说过的，我什么也没做。你只是由于害怕、愤怒、狂暴失去了知觉。你的第一个爱人，不管是谁，都能证实我说的是实话。”

“滚开，”姑娘叫道，挥起拳头想给他一记耳光。但她没考虑到在她面前的这个人，曾独自在世界各地跟有武装的一大帮人厮打过，而且战胜了他们。他在空中捉住了她的手，象铁钳一样夹着它。

她感到，他比她有力。

“你敢动我一动，”她紧紧地咬着牙齿说。

一场厮打发生了。大概这地方从来没有象他们这样厮打过。在仇恨和淫欲迸发之下，他们的肉体互相碰撞，仿佛他们都急于想把对方焚毁。他们象两头野蛮残忍的野兽。每一块肌肉都绷到了极限，胸对胸，腹对腹……好象，此时此刻生命本身在为自己搏斗，他们以同样的力量仇恨和爱着对方。他们滚翻在地上，把对方从一堵墙根扔到另一堵墙根。只听见打碎的家什哗啦啦一阵响，接着椅子又吱吱叫了起来，煤油炉打翻了，墙上一幅描绘国外某个美丽森林的图画掉了下来；房子的木头部分在喀喀作响，痛苦呻吟。地板在他们脚下掀起来又落下

去。终于斯坦恩托尔把姑娘挤到了一个角落里。他把自己的嘴唇压到她的嘴唇上，于是饥渴的野兽就这样咬住牺牲品的伤口。贪婪地吮吸着鲜血。这时候姑娘才醒悟到，她面临什么样的威胁，会发生什么事情。疯狂给了她力量。她抓住他的双肩，推开他，用出平生力气狠狠踢了他下腹一脚，使他象皮球一样飞出门外跌到了厨房的地上。这阴险的一击，使他从性欲和她血液的气味引起的醉迷状态里清醒了过来。

在门边两窗之间的墙壁上，挂着一把刮鱼的利刀。她抓起刀指着斯坦恩托尔。

“我宰了你！”她喊道。“如果你胆敢出现在我的门前，我就宰了你。”

“这门上没有一片木屑是属于你的，”他恢复知觉后说，“这是我的门……该死的妖婆！世界上没有一个坏蛋敢使出这么下流的一手。”

姑娘听见他在门外咬着牙又呻吟了一会。她抓起他的帽子扔到了黑洞洞的门外。然后她关上他房子的门，但手里仍然拿着刀子，在门边站了很久，如果他胆敢回来的话，她要杀死他。在她彻底相信他已经走了之后，她才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到一个布袋里，离开这间屋子，去找住宿的地方。

16

沙尔卡·瓦尔卡又成了阿克斯拉尔峡湾奥谢里地方的夜客。这次她在渔民协会一个成员的一所相当不错的房子里找到了避难所。渔民和他的妻子在斜屋顶下的阁楼上给了姑娘一个小小的房间。沙尔卡对发生的事什么也没说，只是简单地说，她再也不到马拉尔布德去住了。她请主人让她独自呆着，随手关上了门，从布袋里取出被褥，把它拉在身上，躺下睡了。海上吹来夹雪的冷风，虽然不算严寒，但相当冷。姑娘在发抖，她把被子裹得更紧一些，但睡不着。

她感到，好象这地方起了风暴，荡涤着在她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房屋一幢压在另一幢上面，威胁着人们的生命。组成她生活涵义的概念和观念也一个接一个地被粉碎了。无论甜言蜜语，无论是凶恶的暴力，都未能使她属于他。她对他的最后胜利证明了这一点。但同时她懂得命运欺骗了她。她的生活所围绕着旋转的轴杆原来是纯粹的幻觉。曾经有过的只不过是下面漆黑，上面闪着虚假光亮的雷雨前的乌云而已。最后一切都溶解

在海里，再也没有什么了！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她想成为高出于阿尔纳里杜尔说起过的群众的人，高出于人民，高出于什么也没有、但同时又希望生活的大多数人呢？

她在冬夜里起来，头发蓬乱，衣服也皱巴巴的，因为躺下时她没脱衣服。她没有洗脸梳头，只用羊毛围巾裹了脖子，舐了舐手上的伤痕，就象狗打完架后做的那样，然后走出了屋子。她有这么种感觉，似乎她已经死了，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真的，她从未象现在这样可怜。她仿佛只是现在才来到陌生的地方，当你走出别人的家门，环顾一下周围，你会体验到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一切都变了；房子和街道都分布得两样了，群山搬到了另一侧，天上的星星奏起了新的不熟悉的曲调，在巨大的雷雨云间它们显得那么微小。"新的地方有什么等待着我？"沙尔卡象离别了故乡，在陌生地方醒来的人一样思忖着。对于她来说，新生活开始了。

此刻，在寂静的深夜里，姑娘影只形单地站在街上，只有零星的几个小窗户里闪着灯光。也许睡眼惺松的女主人已经起床在煮咖啡了。但幸运的是绝大多数人尚未睁开眼睛迎接折磨着这小地方的贫穷。姑娘向拉乌格利走去。人们把位在码头西岸坡上的那部分村子叫"拉乌格利"，它是奥谢里的郊区。沙尔卡在一幢象铅笔盒一样长长的房子面前停住了。大概它是象孩子们的腿逐渐长长那样逐渐扩建的。这是拉乌格利最好的房子之一，人们称之为"横笛，"因为风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里面游荡，发出各种各样奇怪的声音。房子还没有醒来，正甜蜜地沉睡在从海岸上送来的难闻气味中。沙尔卡在房边站了很久，就象萨迦中的神秘姑娘，看着在她新生活的上空冉冉升起，而在大块的云层下显得寒冷阴郁的黎明之光。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

比这种灰色、寒冷，甚至比严寒还阴冷的黎明更加凄凉和令人压抑的了。也没有比孤独地站在样式古怪的房子面前的姑娘模样更加悲哀和苦恼的画面了。她蓬着头，没有戴帽子，羊毛围巾漫不经心地围在脖子上，手上满是伤痕。由于一夜未曾合眼，她似乎变得难看了。她瑟缩着站在那里，两眼盯住前方，而周围的一切都还在梦乡里。

末了，她走到门边，拨开门闩鼻，走进了堆满废品、充满鱼腥、鱼油、亚麻油味的狭窄过道。她，没摸到门把手，就敲了一下门，然后又一下……

“魔鬼把谁给送来了？一个睡梦惺忪的男人声音问。可以听到有人从床上跳下来，踩着地板，然后开门了，在门槛处出现了一个穿着羊毛衫的青年。

“早安！”沙尔卡说。

“谁呀？”

“姑娘。”

“啊，这是你，沙尔卡吗？你来晚了，我们已被雇佣，要出发到东方去了。”

“我不打算雇佣你们，我只想问问阿里在不在这儿。”

“阿里，你找他干吗？”

“我想对他说点事。”

青年毫不掩饰他的惊奇，但他给她指了指房间深处靠墙的一张床。靠着房间的四壁放着几排二层床。半睡不醒的年轻人，可笑地从被子下面偷眼看着：正好是在黎明时分，他们梦见了女人。

“阿里，一个姑娘找你来了，”青年说，并给沙尔卡开了门，然后又钻进了被窝里。而那个被唤醒的小伙子，撑着胳膊

肘欠起身来，用困倦朦胧的声音问有什么事，这个在夜里读书读得很晚的人，很难在一清早醒来。

他床前的板凳上堆了一堆衣服，旁边放着一盏煤油灯和厚厚的一本外国书——至少有一千页。他摸着找到了火柴，点燃了灯，玻璃灯罩已经破裂，并且被煤烟熏黑了，灯芯差不多全都烧光，几乎够不着煤油了。现在他们在这个早晨的毫无浪漫气氛的昏暗中可以互相看见了。

“你好，阿尔纳里杜尔，”姑娘说着，向他伸出冻得冰凉的一只手。

“你干吗在半夜里走动？”从旧衬衣直缝里露出白皙、瘦弱的胸膛，但在这个胸膛里跳动着一颗为全人类着想的心。

“我现在就走，”她毫无表情地，漫不经心地说，好象她的思想还徘徊在老远老远的地方。但奇怪的是：她的冰凉的手，犹豫而又顺从，仿佛准备永远留在他温暖的手中似的。终于他放开了她的手，这只手有气无力地垂了下去。

他看着站在他床边的姑娘。

“瞧，这儿除了床沿，甚至没有个坐的地方。”

她默默地在他身边坐下。起初她坐着把手放在膝盖上，后来低下头，咬着嘴唇。

“你这儿不冷吗？”她问。“那么薄的衬衣，被子也破了。”

“你不准备邀我到马拉尔布德，睡在你的鸭绒被里吗？”他问。

“不，”她简明地回答，没有脸红，也没有难为情。“我再也没家了。”

“你把它卖了？”

“没有。”

"那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来到这里以后，一次也不上我那里去?"

他惊奇地望了望她。

"你，大概发现了，戒指上的石头只是普通的玻璃。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以为它很值钱。那是我仅有的贵重东西，否则也不会给你了。我很遗憾，结果会是这样。"

"原来如此，那么这是伪造品了?而我，去年冬天，我们为南方渔民募集救济金的时候，把它放到罢工工人的基金里去了。但是，当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时，亲爱的沙尔卡，我想告诉你，我不习惯去拜访那些情人在长期分离后刚从国外回来的姑娘们。我知道，她们在这时候关心着别的事。"

"别说了，阿尔纳里杜尔，"她用微弱的声音说，羞怯地垂下了目光。她一生中从未这样恭顺地和人谈过话。

她坐在他床边，在一夜不眠之后，脸色苍白、萎靡，对一切都无所谓，也不感到一丁点儿害羞，好象她的知觉落进了她躯体的深底，而她现在的行动已失去理智的控制。

末了她说：

"最近我加入了合作社，阿里，我不象你想的那样，我不反对集体行动。不，我确信集体行动对群众是最正确的做法。但你怎么会想出来去找斯坦恩托尔帮忙，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他的债务人的，甚至也不问问我们?"

"第一，"他回答说，"我得到了弄这笔钱的任务，而第二，你应该同意，这一决定不那么坏。我不能说我很高兴和你以前的继父打交道，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而且在反对约翰·波格逊的斗争中所有手段都是好的。"

“他不是我的继父，更不是我的情人，根本不象你所称呼的那样。全都结束了，他不是我的什么人。而且我自己现在也啥也不是。有一点，我十分清楚：他一点也不比约翰·波格逊好。当我们落入他的魔爪的时候，我们会相信这一点的。”

“是这么回事？你说，你再也不爱斯坦恩托尔了？唔，既然如此，那我告诉你，斯坦恩托尔不会引起危险。他不是被称为体面人的那号人，只有那些人对我们才是危险的。我，比方，可以告诉你，我们伟大的慈善家约翰·波格逊不久前给雷克雅未克的报纸投资几万克朗，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我们家乡发生的事情上引开，他将咒骂丹麦人和俄国人，在海贼时代①，抢劫是公开进行的；现在则认为，通过报纸制造社会舆论，并煽动穷人反对自己挨饿的孩子是好品格的标志。他们刊登污辱性的文章，攻击那些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牛奶，有好的住房，能受教育的人。在古代统治者把婴儿挑在枪头上取乐，现在他们总想让父母举手反对自己的亲生孩子。这叫做政治。许多不同的故事叙述了海贼的高尚气度；但现在的统治者——我是指资本家吸血鬼——除了为仇恨而仇恨以外，没有别的感情。”

“这我知道，”沙尔卡说，“你从前也讲过，我听说过。这很可怕。我也是一直想着穷人的孩子们。听着，阿里。昨夜我无法入睡。昨天晚上我头脑里开了窍。现在我知道，我应该站在哪一边。我来告诉你，我决定加入工会。”

“发生什么事了？”他问，不祝贺也不欢迎她的新决定。

“我如今一无所有，除了我在船上的那点股份，那大概不

---

①8—11世纪侵略欧洲西海岸的北欧人被称为海贼，指半商半贼的航海者。

值什么钱。马拉尔布德的庄园再不是我的了。你也知道，那是用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的钱买下的。我是无产者。”

承认这一点时，她的眼睛里初次闪出兴奋的目光，但在她脸上还流露出某种没有把握的表情。

旁边床上的青年们翻起身来，有人开始抽烟，早晨的咒骂声也响起来了。隔壁厨房里女主人开始生煤炉子。

17

新的捕鱼季节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只有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的船丢了一只，这也许还值得一提。四个人组成的船队，只有一个人生还，那就是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本人。在九级大风暴里，整整一昼夜他始终坚持在龙骨上。这当然是颇具英雄主义的功勋。关于这件事所有报纸都报导了，但写得最多的却是由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领导的《人民报》。这份报纸还免费寄送给了村里每一个活着的和死去的居民。斯维恩·巴乌尔松的《水仙女》号摩托船在伊柳格礁石后面遇上斯坦恩托尔。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全身都受了伤，差不多快冻死了。直到春末，他都躺在床上，他的英雄主义与勇敢精神赢得大家的赞叹。他获救后的第二天早晨，牧师带着悲惨的消息到一个女人那里去，她的丈夫和船一道遇难了，她立即哭了起来。她象一只陶罐似的，被第一下打击砸碎了。她的卧病在床的老母亲也跟着哭开了；不懂事的小孩子们对母亲的奇怪行为感到惊异，不由哈哈大笑。他们笑得那么厉害，好象再也停不下来

了。而夜里，阴间世界的丈夫出现在女人的梦里，他告诉她，斯坦恩托尔把他从船上推了下去，自己掌舵。所以很多人预料在第一次出航之后剩下的一只船也会沉没的；但这事没有发生——只有一只船沉没了。

很难想象，要不是村里来了个新医生代替那个被打发到外地的什么医院里去的老医生的话，在这个季节里奥谢里的生活将是多么单调、无聊和乏味。新医生是个单身汉，他随身带来不少药物，而带来的烧酒尤其多。如今大家都病了（主要是女人），尽管他们没有钱。实际上新医生来得颇为及时，村里不久前有个人因喝了航海罗盘里的酒精而一命呜呼，而另一个人在打架时丧失了一只眼睛。

合作社联盟设在一所附属的旧屋子里，这间屋子最初作过杂物间，后来是鱼饵仓库，以后又作过马厩；关于这间房子的所属权有不少争论，但如今人们擅自占用了这间杂物间，把它变成了合作商店。店里来了一袋袋的黑麦面和麦子，一箱箱的糖，含维生素的新品种奶酪、烟草、干奶酪、葡萄干、咖啡和煤油，多么美妙的香味！这是人民自己的商店：所有的人都能进来看看。阿尔纳里杜尔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做，忙得不可开交，便不得不把二流子、游手好闲之徒、醉汉、厚颜无耻讨葡萄干吃的男孩子和假装来买盐实际来看烟卷的谦恭的老头儿推出去。大家以为，既然这是他们的商店，他们就有权在这里想呆多久就呆多久。阿尔纳里杜尔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柜台挪到商店的中间，象要塞的堡垒，把商品和商店的全体所有者隔开。商行经理斯捷芬逊一天里到合作社来看好几次，目的是要发泄他对合作社的满肚子怨气，咒骂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此外，还想沾光要点烟抽，恰好这时在首都发生了重要事

件：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利用自己在国会里的影响，建议政府拒绝给国家银行提供总数三千五百万克朗的国家保证金。他说服了几个著名的政府活动家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他。人们对政府表示不信任。违反宪法规定，国会被解散了。银行的命运处于千钧一发之中。现在清楚了：银行的主要资本，即私人储蓄，全完了。这一点《人民报》说得很清楚。所有的钱被几个住在国内不同地区的投机商兄弟般地瓜分掉了。《人民报》上对克拉乌斯·汉逊和其他几个显贵的角色还有什么没写到的！而另一方面，《晚报》又照样不可辩驳地证明，自从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这个卑劣的叛徒干预国会事务，收买立法当局，在面临考验的沉重时刻使我们失去生活源泉以来，我们的民族独立还从未陷入象现在这样危险的境地。

俄国人和丹麦人受到了来自这份报纸的不少谴责。每个星期天它总要刊登不少于六篇尖刻的文章，谩骂这些贫穷、遥远、没有可能为自己辩护的人民。在首都，在独立斗士和国家机关子弟们的协助下，俄国的苏维埃制度曾两次遭受到丹麦和冰岛国王威胁性的谴责。《人民报》刊登了显著人物的名字和地址，并列举了他们当中谁偷盗了什么；他们把最高法官称为"强盗"和其他侮辱性的别号。同时也十分清楚，按照医生们的结论，炮制这张危险名单的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是个精神病患者，这是长期服用麻醉剂的结果。有一次，他在饭店里无缘无故地扑向一个英国商人，抓住了他的喉咙，后来他又殴打在街上遇到的一个司机。大家还弄明白了有关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的某些细节。例如，还在小时候，他在西部的达拉尔纳省，就对自己的同学们做过很不象样的事。所有这一切都已被证人的供词所确认。不久以前，国内最好的专家发现在他

的血液里有引起疯病的细菌；而奥谢里人则确切知道，他身边有六个人，他们日夜监视着他。但他疯得那么厉害，他们很难对付得了他。

但不管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边里的健康如何，也不管一般的政治情况如何，不能否认，恰恰是他给奥谢里的合作社送来了将近一半的商品，但对另一半的保证则十分可疑。那些在约翰·波格逊商行里多少有点可靠地位的人都用难听的话议论着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而那些在合作商店里免费获得鼻烟，愉快地刺激着他们嗅觉和味觉的主顾，则把他捧上了天。是的，是的，他们甚至请阿尔纳里杜尔以他们的名义寄去感谢信，并希望仁慈的上帝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给他最慷慨的报酬。克鲁克的宾捷英是带着这样的感谢信来到商店的人当中的一个。他又成了“红色分子，”他现在一点也不反对合作社主席上他家去。他只是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女儿至今还没和阿尔纳里杜尔生孩子。事情很清楚，在没有出现孩子以前很难强迫一个人结婚。应该说，奥谢里早就传说阿尔纳里杜尔有神秘的法国避孕手段。要不，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此地村里不止一次使人相信，只要用手指轻轻摸一下姑娘，经过一段时间她就会分娩。人们把这归到鱼和鱼子的营养特性上面。所以阿尔纳里杜尔的法国手段在这一带声名狼藉，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亵渎行为；特别那些生了九到十八个孩子的人尤为愤慨。他们把这称为最可怕的淫乱。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虔诚，但是大家都持一致的意见，上帝赐给女人和男人多少孩子，就应该有多少孩子；恰恰在这时候，装帧匠马格努斯新娶的老婆怀孕了，而很多人都准备发誓，说她已经超过了生育年龄。大家都认为，显然这是上帝的意志。真的，人们心头又不由产生了

一个不安的问题，怎样让教区赡养这一大群孩子。但另一方面，对真正关心孩子的父母来说，没有比看见自己的女儿和工会主席在一起更发愁的事了。

而正当捕捞大忙时节，你们猜，谁又在关于破产、解散国会和政治的各种议论层出不穷的当口上，重又出现在村子里了？有谁呢，不正是我们唯一的大善人约翰·波格逊吗。他又用商品充实了自己的商店，人们可以用信贷的方式得到它们，同时还有免费附送的《晚报》和在西里斯峡湾出版的美妙的报纸《风》。此外，可怜的女人们几乎可以不花钱地得到一块做围裙和打补丁用的布料。只要谁遇到了倒霉事——喏，比如，女人失去了丈夫或奶牛——她立即会被叫到约翰·波格逊那里，然后从那里带着贵重的礼品回来。我们好心的老头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随和和容易接近过。当他来到人们当中时，大家感到自己更有信心了；而当他不在时，信心就离开了他们。好象要是他不在的话，人们停止思索，有什么思想钻进了他们的脑袋，使他们失去了理智。而现在我们可敬可爱的商人又回来了。上帝，愿你祝福他，永远保佑他！当他宽阔的肩膀在很远的地方出现时，诽谤和各种谗言完全失去了力量。他身上的一切，他的刚毅聪明的前额，强有力的颌骨，骄傲地闪耀着诙谐之光的眼神，他不时抚摸的上唇的小胡子，都会激起人们的信心。人们应该明白，他，一个可怜的上了年岁的人，在最近几年遭到那些巨大损失之后的这段困难时期，不能从事捕鱼业了。他用自己的话解释说：如果国会在夏天新的选举之后开会，不做中间人，不帮助人民的银行，那么破产的绞索将会勒在国家最有影响的企业主的脖子上，国家的一切产品将在仓库里霉烂掉，而人民只好饿死。所以在这个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

进行正确的选举——推选能够拯救国家工业、同时巩固国家的独立、保证银行必要的流通资本，以使所有经济企业重新繁荣的人。有些受合作社引诱的上年纪的女人和多子女家庭的父亲，如今在祈祷上帝和圣灵照亮他们的心灵，指引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没有解决的问题依然折磨着人们的心灵，因为，只要比较波格逊的和合作社的烟丝，谁能否认，从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那里得到的鼻烟较之波格逊商店里的鼻烟要好闻一些！人们一连几个小时停在合作社商店的柜台边讨论这个问题。但阿尔纳里杜尔不想对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作任何解释，他只是不情愿地、支支吾吾地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的人都跑向波格逊的商店，在那里听到了有关这个骗子的最稀奇的故事。然后他们又回到合作社商店，一心想弄明白全部细节。一般说来，这小地方非常不太平。常常有些醉汉聚集在有钱人家的房子旁边，用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去威胁他们。不久组织起了独立青年联盟，神父、医生、约翰·波格逊、教师、商行经理和其他许多人立即参加了进去。斯维恩·巴乌尔松宣称，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参加青年联盟的工作，他的这一行为受到不同的解释。置身联盟之外的是些患有不良癖性、放荡不羁的青年，他们抽烟、读低级诗歌，在正讨论联盟章程的房子窗边撒尿；村里的无知百姓就是这么一种人。

上面已经说过，沙尔卡·瓦尔卡加入了工会。她第二次加入组织，这个组织比其他组织有着明显的优越性，这就是因为它具有明确的目的。这个生活上完全有保障的姑娘，由于老鼠的突然袭击，离开了自己的家，把一个五斗柜和一张床搬到一位穷渔民家的阁楼上。她对待人生的态度非常古怪。她接受每一种现象都非常严肃，努力去弄明白它的本质。在人的一生中

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寻找生活的意义和对找到它的信念，虽然这么做不无危险和牺牲。姑娘改变了自己的观点，那是因为她看见了新的水平线。现在她确信，从海洋深处捕得的鱼，只有在给有九个到十八个兄弟姐妹的孩子们带来幸福的情况下，才能证实它的生命的意义。她觉得害臊的是，她怎么直到现在没看到包括鱼在内的尘世是如此的空虚：这里人们没有能力给自己买个柜子，而那些什么活也不干，甚至连一个手指也不伸进海里的人，却给自己在冰岛或其他国家里建造起了郊外别墅！在村里除了几个有船股的人，谁也没有可能给自己的孩子买件合身的衣服，也没有让他们摸摸第一册丹麦教科书的力量。可以肯定地说，为了鱼，人们甘愿受人愚弄；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们唯一的成就就是他们善于相骂或说下流话。早晨女人们起来，凶恶地把孩子们赶出家门，为的是不让他们缠在脚边——让他们去海边任意胡闹。要不，孩子在身边吵闹不休，向自己的母亲投掷肮脏的泥块，女人们拿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她们想捉住小捣蛋们，收拾他们，但她们永远那么鼓着大肚子，怎么赶得上他们！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孩子的教育问题就是这样，”姑娘听了阿尔纳里杜尔一番热烈的谈话后，跟着他重复了一句。

有时，村子里进行较大规模的道德教育，那多半是为了保护一个人，使他免受教区的赡养时才这么做。比如，以罗德古里的谢雪里娅为例，去年秋天她的丈夫死于败血病，留给了她十一个孩子。事情是这样的，当她丈夫正在为这十一个孩子奋不顾身地捕鱼时，一只小钩子刺进了他的身体。就这样，一大群人落到教区的头上，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决定：把这个家分散，把孩子们分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收养。五个人送到谷

地里，其余的安排在村中有钱人家。这里的各种鱼下水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不过星期天他们会挨其他孩子的打，因为这些穷孩子没有礼拜天穿的衣服。斯维恩·巴乌尔松——教区会议的主席——收养了寡妇，他雇她做饭和缝补衣服，让她住在安放苗木的地下室里。约翰·波格逊送了她一块印花布，让她穿得象样一点。过了一段时间后，在首都渔业家投资办的大日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感谢信：

通过这封信，以表示我衷心的感谢。我在十一月遭到了可怕的灾难：失去了自己亲爱的合法丈夫，他丢下孩子死了，从此全家没有人捕鱼了。住在这里和别的地方的许多朋友分担了我的悲伤，关怀我的困境。有的人收养了我的无依无靠的孤儿，另一些人尽一切力量帮助我，再有些人给了我完全不配得到的帮助。我不能一一列举他们对我做的所有好事，我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谁。我向我的所有恩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祈祷在天之父别忘记赐予他们最需要的帮助。

罗德古里的谢雷里娅·约乌恩斯多蒂尔

奥谢里，一月。

自从沙尔卡·瓦尔卡参加了新的工会以来，她没有过空闲。一天到晚总是在村子里跑个不停，从这一家到那一家，耐心地启发人们，尤其是妇女们的觉悟，因为当一谈到工资的时候，首先让步的总是妇女。真奇怪，她们愚昧无知到了什么地步。她们无论怎样也不能彻底明瞭所有这些斗争是为了什么，用怒气冲冲的问题来激怒男人：是不是准备用饥饿来送掉自己

孩子的生命。

“我们工人们有权得到捕鱼带来的利润，”沙尔卡·瓦尔卡说：“因为造船，做渔具捕鱼，把鱼剖开、弄净、晒干，都是我们干的。除了我们，谁也没有权利获得利润。”

“去年，当你过得不错的时候，你没这么说过。”女人们批评她。

“难道从去年到现在，我不能变得聪明一点？”

“当你还小的时候，波格逊和他家，不只一次对你发过慈悲，”女人们继续说，“你曾经穿着商人家的衣服长大。”

沙尔卡·瓦尔卡顽强地为使工人们选进市政管理局而斗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阻止穷人现已无法缴纳的税收再继续增长，并监视富人，不让他们逃税。要是红色分子占了多数，他们将使村子电气化，征购谷地里的土地，按照阿尔纳里杜尔的计划，组织集体经营的经济。村里那些聪明人认为这种想法简直荒谬绝伦。大概，事实上也就是那么回事，因为在这些人的家里有许多大灯和煤油。至于约翰·波格逊，他家用自己的小型发电机发电已有十五年了。此外，村里比较富裕的一部分居民有足够的牛奶供自己和孩子们食用。如果他们自己的奶牛不再下奶，他们就到谷地里用现钱购买牛奶。同样，秋天他们给自己买了许多牛肉，因而他们餐桌上每天都有牛肉汤和牛肉。所以布尔什维主义之类的东西很少打动他们。沙尔卡·瓦尔卡和工会希望安装自来水和排水设备。头脑健全的人觉得这种想法也很可笑，因为富人家里有足够的仆人可以打水和倒污水。他们只是问：我们倒想知道，如果不再需要倒污水的话，那些女仆还派作什么用？谁给她们工作做？也许，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可以雇用她们？真是难以想象！那个自己什么

也不会干，自己什么也不干的人，却要求大家什么事都为他去做！公社，谁也管不了的公社！要知道，事情非常清楚，如果国家和公社将为人们包办一切，那么，仁慈的上帝！这就会扼杀人民的全部精力，全部进取精神和独立意志，所有这一切必然会以现在在俄罗斯发生的大饥饿告终。只有个人的进取精神和机敏能够拯救人民，使他们成为独立的人。比如，以约翰·波格逊为例，他是从做小当差开始发迹的，难道是公社给他装上自来水管，给他的房子供电，或者给他把垃圾从屋子里运走的？西里斯峡湾的出色报纸《风》，就奥谢里容忍产生社会主义联盟一事，在大选前刊登了一篇抨击社会主义者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这是奥谢里的耻辱。"文章说"我们，说真的，满意地指出一个令人高兴的事实：这些游手好闲的青年革命者中的大多数是外来人。他们由于不同的情况被迫从各地来到奥谢里，所以不能把他们认作土著的居民。我们相信，任何诽谤和捏造都不会对具有健全思想和自尊感的人产生丝毫影响。相反，他们将竭尽一切可能，根除这些孳生在社会心脏里的杂草。这些革命者在体面人的眼睛里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伙微不足道的小人；这是一些有毒的爬虫、二流子、煽动者"等等，等等。

这一栏的下面刊登了下面这封来自奥谢里的一对夫妇的感谢信：

感 谢 信

我们，下面签名的人，向在去年秋天由于不幸的事件使我们失去了奶牛而对我们表示深切同情的所有远远近近的人们表

示热烈的衷心的感谢。失去奶牛对我们家庭是很大的打击。我们特别要提到一对好心肠的夫妇——马具匠斯维恩·巴乌尔松和他的妻子。他们是我们无私的朋友中的佼佼者；他们发起给我们募集四十七克朗五十奥拉。很多人，其中甚至还有不少孩子，参加了这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最后，大家所熟知的从南方回来的慈善家，商人约翰·波格逊在渔汛开始的前夕送给了我们一头刚刚生下的牛犊。此外，他还捐赠给我们各式花样的花布料。由于无法一一列举许多做了好事的人，我们希望他们的名字在更加完善的世界里将永不磨灭地刻在碑石上。我们向所有这些善心人，可尊敬的斯维恩·巴乌尔松和他的妻子，尤其是商人约翰·波格逊，表示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诚挚的感谢。我们深信，那随时愿给漂泊者送上一口水喝的人，当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将会得到我们的主——上帝恩赐的天福。

古德伦·约乌恩斯多蒂尔和
西古尔德·约乌恩松

春天突然来临了。

18

是的，春天确实来临了。……小山的峰顶向每天升得越来越高的太阳微笑着。

沙尔卡·瓦尔卡和阿尔纳里杜尔除了谈论一般的政治问题或开展运动的计划之外，彼此几乎很少谈话。姑娘常常怀疑，他们相互间是否了解，虽然她加入了他的工会和他的合作社。有时她觉得，同一年前相比，他仿佛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也许，他属于那一类人：他们每年都在变化，胜利时一个样，失败时又一个样，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斗争比目的更重要。而也许，他因成就太少而心头沉重："红色分子"只有两个人参加了市政会议。去年他的在场让人感到好象是一个排山倒海的巨浪；他有许多使人晕头转向的思想，大家都惊恐地注视着他的每一个新步伐。而现在他变得更象过去科夫的阿里了，象约翰·波格逊的小当差了。他沉默寡言，审慎自制，好象在他心灵深处隐藏着秘密的悲哀。也许是因为合作商店生意不兴隆的缘故，虽然商店属于大家，他和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这

个最有影响的人物共同领导商店和合作社联盟——国内最大的商业组织。姑娘曾经坚信社会上这股与商界敌对的强大力量将会高兴地响应他的思想，给他创造声望，要是他现在被迫和奥谢里的冷漠、涣散、消极作斗争的话。

不能说阿尔纳里杜尔疲倦了，或者他对斗争已失去了兴趣。相反，沙尔卡每次走进合作社，发现他总是满脑子的新念头，他不断思考着如何把更多的人民群众吸引到他的事业中来，如何说服这一个人，又如何支持另一人的信念；他非常熟悉每一个人的生活条件，并具有特殊的才能去刺激个人的利益，直接引起每个人的兴趣，激起他们对现状的不满；这远比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抽象讨论更为有效得多。当向人们指出约翰·波格逊不让穷人有可能修补墙上的破洞，因而满屋子刮着过堂风，使孩子夭折；或者，再比如，指出约翰·波格逊逼人在坏天气里出海捕鱼，许多渔民从此一去不返；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渔民再也不会在坏天气里出海，同时，到那时渔民将会在装备和修缮得很好的船上工作——这样一说，人们心里就亮堂了。

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在和沙尔卡见面时，他从不停下脚步，总是严肃地望着前方，问声好，就很快地从旁边走过去了。大概，他把她看成被战胜的敌人，认为现在不必为她不安了。也许，对于他来说，只存在他应该反对的那些人，而那些不需要他去战胜的人，对他来说，就是空白！有时，她觉得社会主义对于他不过是一种用来同人们厮杀，击败他们和欢庆胜利的藉口。理想主义是弱者的最高尚的特征。很难说，理想主义和对强者的仇恨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很可能，感到自己软弱的人心里就怀着最崇高的理想主义。只要一个人相当不幸和拮

据，就会无限地向往奇妙的神的启示和对另一世界的幻想。谁要是从小不明不白地历尽坎坷，他就会看到没完没了的不公正；对于他来说，幸福的理想就好象是肺结核：它以各种形式出现，直到他停止呼吸为止。沙尔卡·瓦尔卡越是相信必须给村里的孩子做点什么实在的事，精灵世界中的那个神秘形象就越发清晰地在她头脑里复活了，当夜晚改变了熟悉的轮廓，用自己任性的阴影掩盖了整个世界的时候，这个形象多年来曾在黑暗中照亮过她，她从来不敢想象自己能看透阿尔纳里杜尔，但春天在她心里，在山里，在海上的觉醒，她对这个形象——被她看作真正的人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了。渴望理解人生的意义和它的真正面目从来没有象在春天这样迫切；大概这是由于山峰的原因：它们沉浸在五月的纯朴的欢乐里，好象在缭绕的白云之中理解了生活的真理。

这样，她通过自己最初的最强烈的童年回忆看见了他，当时他把令人惊奇而又那么真实的秘密信赖地告诉了她。极度的喜悦犹如隐藏的忧伤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瘦瘦的、有点驼背的他走过她身旁的姿态，使人想起用外国文字写的诗歌或陌生世界的音乐。仿佛他是从另一个海岸上注视着奥谢里，从另一个星球上注视着全世界。他向她匆匆问过好就走开了。当他和人们谈话时，他的神态就不一样，那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当他沉溺在自己的理想之中，沉溺在对公正的追求之中，对胜利的渴望之中的时候，他完全是个特殊的，内心丰富的人。这个人把自己奇异的理想变成了现实的图画和形象，并想利用这些形象的力量去战胜停滞不进，使奥谢里的居民都变得象他一样。沙尔卡·瓦尔卡从他身上看见了那种给予鱼以意义并使村里的人变得富裕和崇高，至少也不亚于其他人的力量。所以她也加快

了步伐。在她犹疑不定的眼神里，他应该看到那种在咧嘴微笑和死乞白赖的友谊之中难得表现出来的真正的感激。她不会佯装，在这一点上，她简直是个很坏的演员。因而她总是很拘谨，虽然她常常说一些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其意思的事。

然而，在这个月里他们之间的谈话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尽管这些谈话有它明显的偶然性。后来他们发现了这点。支配着这个地区的生活的最大机器，虽然隐匿在连绵不绝的单调无味的日子中无人能够看见，但它确是无休无止地转动着，转动着。

一天傍晚，阿尔纳里杜尔走出拉乌格里的家门，看见了沙尔卡·瓦尔卡。她没有解释干什么上这儿来。她身穿蓝色的工作服和厚厚的、领子高到下巴颏的羊毛衫，脚上穿着靴子。她的两手插在胸前工作服里，头上没戴帽子。他向她问了好，但没把烟从嘴上拿下来。

“晚上好”，姑娘回答，看来她想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阿尔纳里杜尔也想从旁走过，但他又不由回过头来。姑娘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他感到应该和她攀谈几句。

“你在这儿干什么？”

“等一个女人。”

“春天来了。”他说。

“是的。”姑娘回答说，在她的眼里春天是很容易觉察到的。

“很久没见你了，”他说。

“为什么，我们昨天在广场上还见过呢。”

“也许。对，是昨天。但你那么匆忙，你总是非常忙。”

“我？你说什么呀，没有，阿尔纳里杜尔，要说谁忙，那

就是你。”

他从头到脚打量了她一眼。

“我还没见过一个姑娘，看上去象你一样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你一定会成为政委。你有什么消息？”

“什么也没有，除了早晨我和一个小伙子出海以外。我们捕到了一点东西。说起来，就是这些。”

“你读什么东西吗？”

“读什么？我？没有。除了读书以外，我有的是事干。我，当然，不反对读好书，但我们图书馆里的书我早就读过了。他们不会添置新书。他们穷得未必能够付得起鼻烟钱。”

“我可以借给你点什么读读。我在南方的同志们，时不时给我寄点书来，当然多数是外文书。但昨天我收到了一本一个年轻的冰岛人写的蛮有趣的书。他住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他对人类的命运感到兴趣，虽然未必能称他为社会主义者，他谈上帝和宗教谈得太多了。他有点象开始变红的越桔。也许，给你读读。顺便说说，他写得很有趣，很诙谐。”

“好吧，那我就和你一起去。我等的那个女人大概不来了。”

他们一道走了。

“马拉尔布德还空着吗？”沉默了一会，他问道。

“不知道，与我无关。”

“没有谁去照看菜园吗？”

“没有，今年那里什么也没种。”

他不由自主地看了她一眼。她和他并排走着，浑身充满青春的气息和力量，步子矫健，双手依旧插在胸前。

“我常常想，你很有力量。”他说。

“是的。”她回答说，“我很有劲，”她看也不看他，但又接着说：“但你毕竟比我更有力量。”

“你这么认为吗？”

他们又沉默了。然后她问：

“你怎么认为，要是穷人们不投票赞成波格逊做国会的候选人，他夏天会不会查封穷人的财产？有人说，他会这么干的。”

“只要他敢！虽然从他们那里也拿不到什么。他用威胁是什么也达不到的。要知道，合作社也可以威胁他。那些没什么好丢失的人，应该投票赞成自己的候选人。这并不意味着我抱有我们能够提出好的候选人的希望。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很关心这件事，他不让我们提出这样的国会候选人。要知道，我们得依靠他。”

“怎么，他不允许？他应该推举你去！”

“他有这种打算，但我相信他不会这么做。他怕布尔什维克。”

“但他自己也是布尔什维克呀！”

“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是布尔什维克？不，萨利沃尔。我没想到你这样单纯。他远不是布尔什维克。”

“那他是谁？”

“如果根据国际概念来衡量他的党性，那么他是所谓的左派。换句话说，是旧式的民主派。但问题不在这儿。确实，在我们国家里经常有产生过时思想的肥沃土壤。但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首先是个为政权而渴望获得政权的人。在他尚未控制一切之前，他是不会安心的。所以他才决定破坏保守分子对工业财政机构的权力；他在没有把一切拿到手之前是不会让步

的。他是那类不择手段的人。所以他加入了我们激进分子联盟；他需要反对右派政党的统一战线。当太平无事的时候，他利用我们；我们也利用他。当我们被迫起来反对他时，势必会发生真正的灾祸。他的一个小指头也比所有空谈独立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危险得多。”

“但《晚报》断言，他是国内最危险的布尔什维克！”姑娘说。

“这是对老实人搞的圈套。这个断言直接与俄罗斯笼罩着饥饿和失业的流言相联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里所有人都明白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失业和饥饿的国家时，他们就不会再称他为布尔什维克了。”

“我希望有谁能把这个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世。”

“可以把他同被我们这儿一个大雕刻家表现成额头上有一只眼睛的约乌恩·阿拉松主教相比。我们冰岛人不习惯这种人。我们作为个体太有力量，而作为人民又太弱小，我们无法忍受他们。我们确实是在稳操胜卷时蔑视胜利的乌尔马尔·艾里格松的人民。我们又从西达的哈拉身上继承了点什么，这个卓越的人物在和爱尔兰的布赖恩厮杀时不想从敌军走过的路上让开，他坐到门槛上钉鞋。任何一个民族不会有对胜利和失败的真正价值如此清楚的概念。对生持否定态度，对死持肯定态度，换句话说，怯于生而勇于死，你听说过约乌恩·西古尔茨松吗？这是个杰出的冰岛人。他永远避开胜利。有一次他要求外国人管理冰岛的财政，因而引起了对他的普遍不满。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反对投机商把持银行，也引起了类似的反感。”

“那就是说我们冰岛人永远要遭受失败了？”

“不，不完全是这样。准确点说，我们从不遭受真正的失败，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真正获得过胜利。一般地说，我们是在耻辱柱旁感受最深的人民，耻辱柱区别于绞刑台的只是脚还站在地上。约乌恩·西古尔茨松宁愿医治生疥癣的羊，而不愿杀死它们。有些人认为，我们是本性受到挫伤的民族，是长在贫瘠土质上的一棵大树的枝丫，它不会长大和结果。它只能挺立着抵御暴风雨和恶劣天气。”

“你很有力量，阿尔纳里杜尔。去年罢工时我就发现了这点。你比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更有力量。”

“而你什么时候想过没有，‘做强有力的人’是什么涵义？”

“照我看，这就是把事业进行到底，”姑娘回答。

“那就是说，最强有力的是那些把事业进行到底的人？而也许，是那些满足于自己个人力量的人呢？无论如何，成为强有力者是一码事，成为危险的敌人是另一码事。照我看，这是不同的两码事。按照我们的概念，约乌恩·西古尔茨松是个强有力的人。但在一八七四年，我们的财政与丹麦分开时，又怎么样呢？其实质，归根到底，就是洗劫人民和整个国家。强盗们只是改变了民族性罢了。因而，好好想一想，就可以得出结论：强有力者不常是胜利者。”

“那谁是胜利者？”她热烈地问。

“不知道，也许，最后是称之为人民的民族特性起主要作用，”阿尔纳里杜尔想了一会，然后接着说：“就是在旧时代被称为命运的东西。我是指人民能做些什么，又是什么组成了他们的命运。”

“我不明白你说的，阿尔纳里杜尔，”姑娘犹豫地说，“你是不是从去年起失去了对工人胜利的信心？”

“咳，你说什么呀，要是什么能给这地方带来幸福的话，那就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信仰。我相信，发生在这里的所有灾难都是由于缺少马克思思想的缘故。诚然，也有别的原因。唉，我从充满各种超越民族界限的思想的世界来到这里，已经一年了。”

“你知道，沙尔卡，有时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冰岛人，一个最普通的长两只眼睛的人，一只眼睛朝着我，看见我；而另一只眼睛看见大家。列宁征服了我。但有时我觉得，战胜我的不是别人，而是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这个政治上的野蛮人和冒险家。有时我很难隐瞒自己，我觉得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是个杰出的人。但要知道他不过是一个左派，只有那亲自经验的人才知道，做一个站在生活的十字路口的冰岛人多么该死。你大概以为，我失去了理智。”

“不，你说什么呀，我很无知。告诉我，你再也不认为，鱼需要由公社来捕捞，并用所得利润给劳动者建造住宅了吗？”

他们在不安的沉默中走了几步。他们彼此并不理解。最后阿尔纳里杜尔用枯燥无味的声音回答说。

“嗬，当然。公社应该从事捕鱼和卖鱼的业务，并用所得的利润为工人建造住宅。”

“那是不是说，需要向所有反对这项事业的人作斗争呢？”

“是的。”他回答道。

“而你不是在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要制止它吗？不，阿尔纳里杜尔，这不可能。”

他没有直接回答她的话，但看了看她，笑了，好象对可爱

但已令人厌烦的小孩微笑一样。

“我很乐意用自己童年时代的全部理想和所有获得的知识来交换你对事物的单纯而明确的观点。”

“我明白，你心里在讥笑我，并认为我的思想太幼稚了。你很清楚，我一生只是和鱼打交道。但我从你秋天的谈话中明白了许多事。比如，我完全明白我们让我们村里的一个人获得全部咸鱼利润是多么荒谬。我们不能再闭着眼睛不看曾经正确地认识了的东西。我，大概很迟钝，但要是我已经明白了点什么，我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唉，沙尔卡，看样子你也是一个一只眼睛长在额头上的人。还是在小时候的那些日子里我就一直赞美你。”

“听着，阿里，你在去年是那么强有力，”姑娘仿佛听见他的话，说道。“只要我活着，我不会忘记你怎样站在鱼库边说：‘我们罢工了。’为什么现在你没有去年那种坚定性了？”

“不知道，”他回答，“站在人民一边，读读外国书报，要比完成联盟主席的任务容易得多。”

“难道你们受过教育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吗？”她有点生气地问。“你自己清楚地知道，我们受教育不够，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

“教育！”他哼哼说，“你知道在阶级斗争中，所谓的教育意味着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学问的人不可避免地会落到叛变自己人民的境地。受过教育的人想给人民头脑里灌输不明白的思想并号召他们积极行动的时候，包含在他们言语之中的真理连一半也不到，其余的是胡言乱语和欺骗。生活是可怜的玩意儿，虽然许多人认为它非常有趣。你，大概以为我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有学问而骄傲吧！不，沙尔卡，相反，我羡慕人民，

更羡慕那些对普通事物感兴趣的人。那就是他们的力量和财富。一撮好鼻烟对他们来说，比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更为重要。他们忍受贫苦的能力，对我来说，高于一切哲学，胜过世上所有的诗歌。但是，如果他们要去完成什么事业，他们能不能忍受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种行动而引起的失望呢？有学问的理想主义者能够同时使人民变得比他们应得的更富和更穷。啊，但愿魔鬼把一切通通拿走吧！”

他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加快了步伐，仿佛在对自己生气似的。姑娘惊奇地望着他。大概世界上没有比她的脸庞更加真诚的脸庞了；一切含混不清的话语对她都感到陌生，虽然她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得你说的是什么。而我还以为你仍和去年一样相信着另一个世界……”

他停了下来，还是那么突然和急剧，就象刚才走路一样。他抓住她的手，带着哀求的声音说——很难明白是认真还是开玩笑。

“我相信另一个世界，请你帮助我，恢复我的信心……”

她把手抽了出来，不知该说什么好。

19

一次傍晚，沙尔卡·瓦尔卡向奥茨弗列特的厨房里张望了一眼，那里住着哈乌康，他是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的女婿。哈乌康春天打猎狐狸。有一回他一天清除了两个狐狸洞，每窝崽子卖得五十克朗。由此，他每天计算好了自己一生的日工资。这样他平均一年应能得到三万六千五百克朗，此外，在闰年还要多一百克朗。当法罗群岛上的渔民到这里来捕鱼的时候，他帮助他们破冰，有一次乘上法罗人的船到了外国，在法罗群岛上住了一冬天。他在那儿被岛上的统治者雇去当了教师，一次上课时，他听到街上喧哗，走近窗户一看，发现海里升起了一根水柱。恰好教室角落里有一支枪，哈乌康拿起枪，打开窗，朝着水柱射了一枪。不久，一条大鲸鱼被海浪冲到了岸边，它已经死了。全城都轰动了。没有一个人能呆在原地不动。他们派人到哈乌康那里，问他想怎么处理被他出色的一枪打死的鲸鱼。哈乌康说，他们可以把鲸鱼拿去，怎么合适就怎么分，但鱼肝除外。他想把肝留给自己，作为对自己的奖赏。

后来他以五千克朗的价格卖掉了肝，把钱存在法罗银行里。如今他和妻子有了八个孩子，他是村里最幸福的人之一。他健谈，好客。他们住在土屋里。他的孩子们是有名的淘气鬼，几个大的更是早就赢得了诡计多端的好名声。尽管他们的父亲有着难以想象的财富，但在为生存的斗争中他们从青年时代就习惯于靠自己双手的灵巧了。时间已近半夜，厨房里象平常一样挤满了客人。女主人正站在灶边煮咖啡。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坐在屋角里的一个木箱上，装帧匠马格努斯坐在小方凳上。邻居家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处女站在炉灶的另一侧，做出对女主人的谈话很感兴趣的样子，实际上她只注意听着男人们的谈话，还时不时插上几句讥刺的话。房主人坐在餐桌旁边，桌上摆着黑麦面包和人造乳酪。两个青年“红色分子”背靠着水桶坐在地板上。孩子们不睡觉，光着半个身子满屋子乱跑乱叫。可以听到旁边房间里乳婴的呜咽声。沙尔卡·瓦尔卡走进屋里的时候，主人立即从坐位上站起来给她让座。沙尔卡·瓦尔卡穿着便宜的印花布连衣裙，外面罩着雨衣，脚上穿着洋袜和灰色的亚麻布鞋。在斯维恩·巴乌尔松的商店里，这种鞋卖三克朗五十奥拉。

“瞧，沙尔卡·瓦尔卡走起路来就象小帆船一样荡漾。”房主人说。

他总把身材端正的姑娘比作飘着的船只。尽管个儿高高，体格结实，但姑娘穿着很小的鞋，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她坐到长凳的一端，甩去额上的头发。人们正在谈论克鲁克的宾捷英。

“宾捷英还作出了什么功绩？”姑娘问道。

原来他刚死，是昨天夜里因肺炎去世的。听说波格逊准备出钱安葬他。宾捷英在他一生的最后那些日子里，重又对独立

事业发生了兴趣。

“毫无疑问，波格逊会这么做的，这样，他就有了一具又听他支配的尸体了。”一个红色分子说。

“听他支配，这话怎么说呀？”有人问。

“非常简单。据说，从尸体上将要把假腿拧下来寄回德国去。要知道假腿钱还没有付呢。”

“这些男人相互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说呀，”老处女古德沃尔说。“如果波格逊凭去年秋天宾捷英的那种行为，拒绝为他支付这么贵的假腿钱，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记得，牠的腿已经有一次被旋下过了，”一个“红色分子”说，“我可以证明卡特利努斯为了把腿旋下来还得了十个克朗呢。约翰·波格逊对宾捷英所做的唯一好事，就是支付了感谢信的钱，那是由牧师执笔，用宾捷英的名义刊登在南方报纸上的。”

“红色分子说的话，我从来一个字也不相信，”古德沃尔宣称，“总之男人们说的没什么好事，都是些亵渎神明的家伙！应该为反对我们的主上帝感到害臊！”

“你经常上教堂吗？亲爱的古娃！”

“还不是一样！要是我从不去教堂，上帝也不会因此减少点神奇和美。”

“不管怎么说，圣经里有不少谎言和胡说八道。”另一个“红色分子”激动地说。

“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老处女回答。“我只知道一点，我永远追随基督，不管对与不对。”

“我们都是不幸的罪人，”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低声说。

“是的，”马格努斯·彼列普列奇克插嘴说，“我总是说，人们应该耐心地等待，应该努力做到互相了解。”

“对了，对了，”房主人哈乌康支持他说。“就拿你说吧，马格努斯是个饱读书卷的人，真正的蛀书虫，请告诉我，你对人生怎样看？你觉得可以把人生比作什么？”

“人生，”马格努斯想了一会说，“人生最象蚁垤，蚂蚁在那里面使劲乱爬，竭力想爬到日光下来。”

“蚂蚁！”一个“红色分子”蔑视地叫道。“我想知道，你在冰岛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见过蚂蚁？在冰岛没有蚂蚁。”

“我们国家有没有蚂蚁，这并不重要，”房主人说。“无论如何，马格努斯说的完全正确。人们很象蚂蚁。我在国外时，常常观察蚂蚁。这是一种总在瞎忙的小生物，它们住在不大的土墩里。事实上，这是种四条腿的生物。它们长着象尾巴似的东西和非常小非常小的眼睛。只要一出现太阳，这些小小的碌碌之辈就从自己的洞里爬出来了。”

“哈乌康准是在说狐狸，”一个“红色分子”挖苦地说。

“我想象它们是些会飞的昆虫，”装帧匠马格努斯说。

“而你对布尔什维主义能说些什么呢，马格努斯？”主人问道。

“要说嘛，布尔什维主义也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人类总是追求着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就其本身说，当然，是一种思想，但我觉得布尔什维主义也象其他运动一样，谁出钱，谁就得胜。你们工会里的年轻人不妨想想这一点，桌上的钱——这就是世上首先需要的东西。比如，拿合作社来说吧，合作会社——这当然是布尔什维主义。但让人们投资时又会怎样呢？就我所知，只有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出了钱。”

“红色分子”激烈反对他的结论。沙尔卡·瓦尔卡没听他们说什么，她感到提到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的时候，大家都在朝她看。而主人甚至指出，只有傻女人才会拒绝斯坦恩托尔的求婚。然后，他看了看古德沃尔，又接着说：

“咳，现在古娃有机会出嫁并到国外去旅行了。”

古德沃尔不愿谈论这种蠢话，她加倍起劲地隔着炉子和女主人谈话，而这时“红色分子”正在向马格努斯·约乌恩松解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你会在我们这儿找到两三个人，他们有钱，但他们不象斯坦恩托尔那样醉心于钱，”主人说，意思指自己。“我告诉你们：如果一个人能在一天中消除两个狐狸窝，他的平均日收入不少于一百克朗，那么他会懂得，吹嘘有钱就太无聊了；或者，说得轻一点，纯粹是肮脏的废话。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除了斯坦恩托尔外，还有别的什么人也可以组织合作社，要是愿意的话，他也可以成为合作社的唯一主人，不用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帮助。”

“如果相信人们的谣传，”马格努斯说，“那么，斯坦恩托尔在南方时和克里斯托弗很亲近，所以很难说斯坦恩托尔在这里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据说，他在东方买了不少于一万普特咸鲨鱼。这还不算去年冬天他向斯维恩·巴乌尔松买的鱼在内。”

听了这个消息大家都大为惊讶。他们曾经相信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是所有鱼商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现在他们比从前更不理解布尔什维主义了。甚至“红色分子”也不能解释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怎么能同意跟那些买鱼的人打交道。

“我不大关心人们谈论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的话，”古德蒙托尔·约乌恩松说，“他帮助我们组织了合作社，我坚

信，这比吹嘘自己有钱要好得多。我来说说我的意见：过去这里曾有过救世军，照例最反对他的是一次也不去参加会议的那些人。”

后来又对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和斯坦恩托尔的关系谈论了很久，于是产生了一种猜测：斯坦恩托尔会不会成为布尔什维克？尽管他做鱼生意和从事其他买卖；或者，也许图尔弗达里成了独立资本家，尽管他浑身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突然厨房的门打开了，门槛处出现了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

“咖啡真香呀！”他喊道。“在街上就闻到了。”

“没啥特别的，几乎全是菊苣根，”①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不满地咕噜说。

给阿尔纳里杜尔递过一个杯子，他感谢地接在手里，女主人立即倒上咖啡。阿尔纳里杜尔在沙尔卡·瓦尔卡身边的长凳上坐下来。她发现她的衣裙下摆没有盖上膝盖，赶快拉了拉，懊悔自己没穿长裤。她马上感到红晕冲上了她的面颊。谈话中断了一会。后来房主人大胆地问道：

“阿尔纳里杜尔，你对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是怎么想的？你应该很了解他。”

阿尔纳里杜尔干巴巴地回答说：

“如果按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那么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是在冰岛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一步。”

“见鬼去吧！”房主人说。

“很遗憾，这是真的，”一个“红色分子”说。

“哎，世上奇怪的事真多”，装帧匠马格努斯插嘴说。

---

①用干菊苣根粉掺入咖啡里面，可增加咖啡的香味。

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

“要是有人给我一撮鼻烟就好了，”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腼腆地说。

“这儿有的是鼻烟！”主人说，把两头塞着木塞的牛角递给马格努斯·彼列普列克奇。马格努斯欣喜地抓了一撮，吸了进去，然后津津有味地把鼻涕擤到手里，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指。

“戒烟很难。”他说。

“是这样，”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赞同说。“这点嗜好不会使人迷失正路。”

“这点嗜好使人得到不会引起不良后果的欢乐。”马格努斯补充说。

阿尔纳里杜尔困窘地看了看沙尔卡·瓦尔卡，感到有点不安起来。

“再比如酒吧，”马格努斯继续说，“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它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尤其是低级劣酒——甘油和变性酒精的混合体，更甭提在谷地里熬煮的货色了。有些人认为，这是用马粪和烟草根熬煮的药剂。吸烟总是对胃不怎么好吧。就拿我说，我吸烟的时候总是不停地吐唾沫。而当你在海上时，又有什么比咀嚼的烟草更好的东西呢！现在我们举个女人的例来说……不过，这大家都清楚，不值得再谈。但是这鼻烟……”

他凑到烟盒上去，吸了不下六七次。

“是这样，”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眼馋地看着马格努斯的每一个动作，说：“归根结蒂，唯一有意义的就是闻鼻烟。”

阿尔纳里杜尔起身告辞。不，谢谢，他不再等下一杯咖啡了，房主人哈乌康结结巴巴地表示希望合作社经理不要因为没有被请到室内好一点的位子上，或因为哪个小孩在地上撒了

尿，婴儿突然哭起来而不高兴。啊，没有，他一点也没不高兴，只不过他该走了。沙尔卡·瓦尔卡环视了一下四周，两个赤脚的孩子抓着母亲的裙裾站在她身边。"红色分子"还象原来那样坐着，背靠着大桶。他们一直看着悬在长凳上的姑娘的象两尾漂亮的大鱼似的小腿。沙尔卡完全相信：他们对布尔什维主义没有真正的概念。这些人似乎无可奈何地在原地踏步，既然这个奇妙的海岸能给他们提供咖啡和烟，他们也就满足了。女主人拿来了新煮好的咖啡。姑娘喝完了自己的一杯就告辞走了。外面正掉着雨点。

几天以后，约翰·波格逊出钱埋葬了克鲁克的宾捷英。假腿寄回德国。牧师谈过上帝的凯旋车，而现在凯旋车载着我们长眠的兄弟，驾着祥云，飞往胜利的顶峰去了。我们的永志不忘的朋友可能迷误，但他不属于坚持自己错误的那类人。生活对他是经常的导师，如果上苍的声音命令他，他会毫不犹疑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命运的波折和世界文化中的骗人学说对于他不仅是凯旋车，而且也是对他诚实品格的严峻考验。我们当中很多人有时会离开理智和公正的道路，但上帝的仁慈是无限的，上帝永远准备向那些回到他怀抱里来的人敞开胸怀。不负责任的、没有信念的人们散播各种学说，以此来动摇穷人的精神，使他们离开真正的生活道路，但上帝的忍耐是无限的，他耐心等待自己的朋友，等着他们重新找到合理的生活观点，等着他们看到自己的迷误。敌人总是站在高山上向我们许诺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和财富，只要我们肯追随他们。我们故去的兄弟是那些受过魔鬼诱惑的人之一，但上帝给了他死的胜利。牧师召来了耶稣、哈巴谷和其他远古时代的出色的神祇作证。

"向那些在生活的漂泊中帮助过我们已离去的兄弟的人表

示感谢，并为他们祈祷。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我们可尊敬的朋友和慈善家约翰·波格逊……”

安葬完毕后，请大家喝咖啡，吃了饼干和甜面包，这是宾捷英的女儿专门为丧事烤的。许多客人随身带着酒精，很快男人们变得精神轻松，谈话也活跃起来。当筵席正酣时，阿尔纳里杜尔来了。人们给他端来了咖啡。阿尔纳里杜尔坐到了桌子尽头。男人们在餐桌边坐得越久就越变得愉快。他们唱起歌，其中包括“哎，要是牛奶流成湖”和“我永远不把酒瓶拿在手中。”

“克鲁克的宾捷英万岁！这个人善于捍卫自己，让我们为他干一杯！”

“宾捷英万岁！”

阿尔纳里杜尔垂头坐着，夹在他细长黄瘦的手指间的香烟，升起袅袅青烟，和太阳的光线汇合到了一起。他坐着喝咖啡。阳光照着他闪闪发光的栗色头发，显得非常漂亮。他没有望沙尔卡·瓦尔卡，但她除他之外谁也没有看见。

死者的长女在桌边张罗。她有着闪闪发光的眼睛，但牙齿长得不好。脸上有几个小疱，身子干瘦，烟雾呛得她咳着嗽，她的笑声粗俗而断断续续。当她倒咖啡的时候，男人们尽量想碰碰她的膝头。她两次走近阿尔纳里杜尔，在他耳边悄悄说了些什么，把他的上衣领子整整好，但他一次也没看她。末了，她隔着桌子喊着：

“请快把自己的咖啡喝完，我们现在要收拾起来跳舞了。归根到底父亲只死一次。”

“谢谢咖啡，”沙尔卡·瓦尔卡说，“再见，亲爱的古伊娅。安葬父亲的时候跳舞，请原谅我，但这未免太……”

但姑娘无礼地对沙尔卡·瓦尔卡说：她只是白白浪费时间，为阿尔纳里杜尔痛苦。她未必能够得到他，虽然她也参加了工会。

“啊，原来如此！”沙尔卡·瓦尔卡说。“你知道得更清楚，你加入工会比我早。”

她立即后悔这样回敬了她。

在菜园子里，几个可尊敬的男人请孤儿们喝了酒精。孩子们做出可怕的鬼脸，但羞于表示害怕吞咽这一神圣的饮料。男人们哈哈大笑。

在篱笆边，沙尔卡·瓦尔卡遇见了一个拉手风琴的小伙子。

20

这天夜里，沙尔卡·瓦尔卡很久不能入睡，她冷静地思索着自己的感情，就象人们在夜晚常做的那样。这时良心不再被白天耀眼的光线照耀，而自然的激情也摆脱了礼仪的束缚，不用耽心引起可疑的反响了。她承认自己所以不赞成古伊娅关于跳舞的意见，只是因为自己不会跳舞，从而剥夺了大家的欢乐，破坏了丧事的气氛。她多么希望这天夜里她会跳舞、唱歌呀！

她在自己房间里从这头到那头来回乱窜，就象一条被捉住的淡水鲑。她皱着眉头，折得手关节咯吱作响，但总不能平静下来。这样继续了很久。末了，完全没有力气了，就坐到窗前。无忧无虑的鸟儿，就象生活本身一样，漂亮地翱翔在风平浪静的海湾上空。姑娘站起身来，脱下连衣裙和内衣，躺到了床上。她的强壮成熟的肉体，犹如一幅春天风景画展现在她面前：任何视力还没有接触过它。她有点害怕，害怕生活。首先，形单影只的生活使她苦恼。仿佛在她每条神经里都酝酿着

风暴，只要她微微动一动，就觉得有种恐惧笼罩着她，有某种不明白的预感在左右着她。她带着病态的呻吟从床上跳起来，两次糊里糊涂地叫着阿尔纳里杜尔的名字。但当她醒悟过来时，重又躺到床上，盖好毯子，呻吟着说：

“不，我永远永远不干这种事。”

第二天早晨姑娘醒来时，心绪有点奇怪：也许，她在发高烧。她动身到斯维恩·巴乌尔松那里去洗鱼，然后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睡着了。啊，她多么希望自己患上肺炎死去呀，但十一点钟醒来时，她感到自己很有精神，很健康，心情完全平静了，她怎么也不能明白，为什么昨夜那么激动和早晨这样沮丧，会不会她的性格象老处女那样变了？太阳西斜，在平静如镜的峡湾上反射出早霞、晚霞和群山的倒影。“现在沿着海岸散散步倒不错。”姑娘想。

五屉柜上放着一本书：《致大家的信》。这是她从阿尔纳里杜尔那里借来的。拿得太久了，真有点不好意思，他会以为她借了不还呢。喝完咖啡，沙尔卡决定立即把书还给阿尔纳里杜尔。

姑娘向合作社走去。商店开着门，但里面没有人。各种食品的气味迎面扑来。这儿，在面包袋旁边的糖箱子里放着阿尔纳里杜尔的书——关于社会主义的外文书籍。她翻了几页，但一点也看不懂。终于经理出来了。

“我是来还你书的。谢谢。”

“不用谢。请坐，就在洗涤剂上面坐。”他指了指一个小桶，“想吃葡萄干吗？”

“不用，谢谢。”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她接着说：

“我希望昨晚丧宴上您不感到太寂寞。”

“嗨，你说什么呀！最后他们喝干了所有的酒瓶。我不得不给西里斯峡湾打电话预订新货。”

“那好呀，古伊娅·宾捷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我没看出他们想跳舞有什么不好。”

“亲爱的阿尔纳里杜尔，难道你以为这会触犯我什么吗？”

“为什么你不留下跳舞呢？”

“我早早地躺下睡觉了，整夜睡得很死。此外，还有什么比安葬父亲时跳舞更使人厌恶的？”

他大声笑了。这么种笑法在他是很不寻常的。

“这一点也不比别的荒唐事更讨厌，”他反驳说。“我的想法正相反，当一切都结束之后，如果活着的人跳舞，这会赋予无产者无益的生活某种函义；至少这里包含有乐观主义的成份，且不说对死亡是一种挑衅似的蔑视。”

“而照我看，这简直是无耻。”姑娘生气地说。但阿尔纳里杜尔继续笑着；她的激怒对他只起到这样的作用。

“此外，”他笑着说，“在追悼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人的丧宴上跳舞，难道你没有从这事上看到真正的人民的诙谐吗？这使我记起一首挪威的舞曲来了。它是这样唱的：

所有的男人，
都有一双脚。
唯独我的男人没有脚。

他象醉汉一样哈哈大笑起来，虽然未必想得出比这更不俏皮的玩笑了。

“阿尔纳里杜尔，请别笑了，”沙尔卡·瓦尔卡怒冲冲地说。“你笑并不是因为你发现一切非常可笑。”她站了起来，“好吧，再见，”她说。“我到海边去散散步。”

“咱们一道去吧。”他建议说。

“怎么说呢，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完全可以一个人走。我不是常常要小伙子和我一道散步的。”

“咱们一道走吧，沙尔卡·瓦尔卡。”他说，“我去拿上风衣。”

“听着，”当他们走近门边时，沙尔卡动摇了，“也许我让你同我一道走做得不对。一位女人对我说过，姑娘永远不该主动邀请小伙子。”

“你根本没邀请我。”

“但我首先提起了散步，”沙尔卡·瓦尔卡红着脸说，“虽然我看不出谁先建议（姑娘还是小伙子）有多大区别。这是很自然的……”

他把她轻轻地推到了门边。

世界多么美丽，景色多么迷人！晚霞和早霞在大地和在海洋里融合成了一片。沙尔卡·瓦尔卡和阿尔纳里杜尔沿着海岸，向几乎朝峡湾口垂直倾斜的阿克斯拉尔山走去。通过山上两块巨大的圆石间的隙缝，可以看到一片绿茵。这里是牧羊场。而下面海水轻轻地拍溅着山脚，仿佛是梦中人轻匀的呼吸。他们沿着牛、马踏出的小径，在峡湾一条狭长小道上走着。海岸上充满了生气，各种不同的鸟儿在啼唤鸣叫。各种鸟类不停地叽叽喳喳，各自忙着安排自己的生活，有的则在明亮的夜的寂静中梦幻似地飞翔在熟睡的大地上空。初初看去，尽管有无数不同的声音，但在这鸟类生活中好象具有某种奇异的一致性。

虽然鸟儿大概也有自己的法律，但未必会象我们一样有那么烦琐。小伙子和姑娘坐在长满青草的小丘上，鲜嫩的小草冲破白色的石块和干枯的海藻，长了出来，就象什么时候熊熊的烈火席卷过全国，而此刻海藻的每一个叶片把生命的活力传给了土壤。

他们面对面坐在草地上，映在峡湾中的群山的柔和倒影使她觉得好象是他的眼睛和头发。但她没对他说出来。一群绵凫从头上掠过，飞向小小的海湾。雄鸟向绵凫叫了一声飞走了，给它们指出了通往大海的道路。喔——喔，喔！喔——喔——喔！雄鸟拉长着声音叫着，领它们跟着自己，组成了一个三角形。伏达——伏达，它叫着飞远了。喔——伏达——伏达！回声在山崖之间回旋。小伙子和姑娘只顾谈论着鸟儿，除了鸟儿，什么也没看见。他们的膝盖在草丛中轻轻地相碰了，碰得这么轻微，这么不在意，因而谁也不认为需要注意这一点。

他望着注视着大海的姑娘的侧面。如果有谁想采用“魅力”“美”这样的词汇来描绘她的外表，那么，这些词汇必定具有另外的不寻常的意义。她并非是通常所说的那种美女，但她纯朴、坚毅的脸形上，好象隐藏着自有海洋以来所生成的全部海盐的力量。她的眼睛和嘴型揭示了某种异教徒的、自然和古朴的性质。这样的古朴甚至在原始人为海豹和大翅膀的寒带海鸥所虚构的国家里也是很惊人的。她的笑声没有进入象音乐那样美妙的深度，但却是她身体的不可分割，完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突然产生，同样也突然中断。青年看见了她的一双有力的大手和突出在衣裙下面的膝盖。他突然注意到了长袜以上大腿上的一段狭长肌肤，比起她的粗糙和满是擦伤的双手以及风吹日晒的脸庞却是惊人的白皙、细嫩。她一只手扶着膝盖，另一只手拿着一根草茎咀嚼着，两眼望着大海。她的胸脯均

匀、平静地起伏着，就象波浪的轻轻拍击。这里的整个山山水水仿佛就体现在她的存在里，风的呼吸和她的呼吸融合到了一起，他躺在她膝边的草地上，用指梢轻轻地抚摸她的一只手。她没有缩回去，但过了一会，她用拿着草茎的一只手指着大海说了些什么。他回答着，但不明白谈的是什么。他们再没有说什么。她一动不动地又坐了很久，一味嚼着草茎，看着海洋，好象她的思想飞到了遥远遥远的远方；而他则一味抚摸着她的手，轻轻的轻轻的。喔——喔——喔，雄鸟叫着。

“让我们走走吧，”她终于说道。他们站起来走了。

山溪旁一匹牝马带着一只小马驹，旁边躺着几匹老骟马，每匹都认为自己是小马驹的父亲。长腿、机警的小马驹贴近母亲，由于害怕而开始吸吮奶汁。骟马抬起头，眯缝着眼睛。其中一匹在看见小伙子和姑娘后假装睡着了。而躺在小溪边的骟马站了起来，打起响鼻。

“稍等一等，”沙尔卡·瓦尔卡边说边向小马驹走去。刚刚来到世上的一切东西都会使她激动。小马驹藏到了母亲背后。沙尔卡·瓦尔卡不得不连续围着母马转。后来，终于把小东西抓住，便和它逗着玩了起来。

“可爱的小马驹！”她说。但小东西还是挣脱了她。“你喜欢小马驹吗，阿里？”

“不喜欢，”他回答道。“我更喜欢老马。”

“有意思，”她说。但最有意思的是她记住了他的答话，久久地思索着其中的含义。

他们走到了山坡跟前。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径，在布满圆石、乱石的山谷石级和斜坡之间走着，那儿只要脚一踩，许多小石子就会带着响声跳跃

着滚下山坡。他们登上了一个很陡的小丘。她走在前面。两人都走得发热了。山谷里，一只母绵羊和它的小羊羔睡醒了，它们受了惊，跑远了几步，母羊又回过头来看看，以便弄清威胁它们的危险有多大。刹那之间，它已和自己的孩子们隐藏在最近的山岗后面了。下面静静的水面上继续回响着鸟儿们安详的“喔、喔、喔”声。空气中仿佛洋溢着盛大节日的气氛。

他们在长着帚石南和小茴香草的绿色山谷里坐了下来。他们并排坐着，靠得很近，陶醉在春天山地的空气之中，他们浑身热烘烘的，脸上浮起了绯红色，眼睛也变得特别明亮。他把她的一只潮润、粗糙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把头放在她的膝盖上，就象枕着枕头似的。他抬起眼睛开始注视她那半近、半远，又骄傲，又温顺，还有点沉思的脸上的表情。沙尔卡既没有想挣脱自己的手，也没有想把他的头从膝上推开，她重又拿起一根草茎嚼了起来。他把她的手压在自己胸上，谁也不说一句话。他们不想动弹，深怕破坏掉寂静的生活之音的魅力。从沟壑里已经观望了他们很久的母羊，威严地带着自己的小羊羔们跺着脚走远了，仿佛以此来表示它的愤慨之情。从峡湾的四面八方传来了伏达——伏达——伏达的鸟声，但空中没见一只鸟。只有一次，一只金黄色的小千鸟象是祈祷一样，忧郁地叫着“必—必——必”的声音，从头顶掠过。

“再走一走吧，”姑娘说，温柔地用草茎搔搔他的脸。“既然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那就干脆走到晓加克赛里恩后面的玖拉达里去吧。那儿现在已长满高高的鲜嫩的青草了。”

他们重又并排走着，而遇到羊肠小道时，他就把手放到她肩上。

“我觉得我好象睡着过了。”他说。

“我也这么觉得，”她说，“你闭着眼睛躺了很久。”

“我从来没想到过，我能享受这样迷人的夜晚。”他说。

“今晚暖和得有点惊人。很快太阳就要出来了。请原谅我，阿尔纳里杜尔，但在你对我说你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夜晚时，我不相信：因为你到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

他没有直接回答她的异议，而是更加靠向她，问道：

“你不感到奇怪吗？我们一起走着……在春天？”

“啊！”她叹了口气，没有抬起头。

“沙尔卡，我真愿意把管理整个国家的权力交给你，我相信，当革命来到时，你会进入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你会成为政治委员。”

“我不明白，难道你嘲笑象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平凡姑娘会觉得开心吗？”

“我说的是真话。”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后来她问：

“阿尔纳里杜尔，请告诉我，为什么你那次在奥淶弗列特拒绝喝咖啡？”

“当你在旁边的时候，我觉得其余的人全都微不足道，等于零……老实说，我从未经受过更大的危险，比……”

“你想说什么？”她屏住呼吸问。

但他没解释自己的思想。

“你知道，我准备让你成为什么人？”他问道。

“让我？你是指什么？”

“我知道，你以为我会让你成为渔业公社的社长的。”他嘲弄地说。“没那么回事，你错了。当然，这不是因为你胜任不了，而是因为在你肩上要放更重的、我不能委托给任何其他人的

任务。我想任命你为合作农场并包括幼儿园在内的领导人。”

“什么，这儿会有幼儿园吗？”姑娘容光焕发地问，虽然对待任命的消息她很冷漠。

“当然，无论如何，夏天会有。显然，我们得聘请专家。他们将对孩子进行教育工作。但你将管理一切：奶牛、绵羊、农业，你将领导工程师、专家。”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使她不去注意刹那间的无恶意的接触，不去注意他的手放在了她的肩上。他谈了将在村里建立的巨大的合作社经济。这里将会有造纸厂，将会有生产鱼肝油、骨油、肥料的工厂，将会有畜圈、学校、工人住宅、食堂——宽敞的四人高的房子；在大厅里将放上生长在大桶里的艳丽夺目的鲜花，而在厨房里，手艺高超的厨师将煎出美味的牛肉饼，做出极其可口的布丁。工人家里将有很漂亮的、现在国外时兴的家具。因此，除了在商人家里外，一生中没见过其他家具的沙尔卡，听得完全入迷了。甚至在最大胆的梦想中，她未曾将脚踏进象今晚突然为工人们建筑起来的这样美好的房子里，而他们俩正领导着这整个地区。他们爬上山顶，走近悬崖，俯视脚下的大地，无数海鸟正在下面飞翔，只有自尊自大的海雀象祭师一样，在自己的窝边梳洗自己的羽毛，还有巨大的海鸥坐着孵蛋。夜客的出现使他们大为惊恐：它们鼓起有力的翅膀直冲云霄，飞翔在雾濛濛的山巅之上。

“你瞧，它们把蛋下在光光的石头上！”姑娘叫道，“它们甚至不想建个窝。想想看，这该多冷，而且它们竟不怕把蛋下在无底深渊上空光光的石头上！”

他也用阴郁和沉思的眼光看了一会，最后说：

“这是冬鸟。”

21

这年春天，在奥谢里，仿佛每个新的夜晚都比前一晚美一些。自然界里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没有呀！世上再没有比牧场上的马儿已经进入梦乡的春夜里，姑娘和青年间产生的忠诚爱情更美妙的东西了。真难以置信，这种高尚同时又是令人惊异的人间感情，竟会产生在此间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要知道，这里的商店橱窗里除了煤油灯、一般在圣诞节时送给孩子们的小花铁桶、以及英国国王爱德华在加冕日照的相片外，什么也没有了。现在除了爱情，世上什么也不存在了。仿佛所有的半音全都消失，好让这强大的自然的激情发出它的声音，犹如摆脱了不愉快噪音的人，沉浸于幸福的梦境之中。当第二个夜晚，沙尔卡和阿尔纳里杜尔在路边相遇时，许多窗口上出现了许多脑袋——生了不少于十个孩子，但家里只有一条干鱼的疲惫的女人和长小胡子的处女，她们只是因为苦于孤身独眠才求救于真正的信仰。她们全都想看看爱情。

“晚上好！”他意味深长地说。

“晚上好!”她愉快地回答， 当着全村人的面把手伸给了他。

他，嘴里衔着纸烟，坦白地说，他整天都急不可待地等着和她见面。青烟遮住了他的眼睛。

“瞧，现在我和你在一起了。”她回答说。

太阳还从未把自己的光线洒在陷入情网的这样纯洁和开朗的脸庞上。

“我可以和你在什么地方单独会面吗?”

“我们现在不就单独在一起吗， 也许，你怕别人看见我们?”

“我们总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上你那儿去。”

“上我那儿?”姑娘吃了一惊。她在爱情上对四垛墙的意义理解得太幼稚了。“象昨夜一样在户外散散步不更好吗?”

她觉得，爱情——这是春夜，是无边无际的天空，是在鸟儿的啾啾啼啭和喧嚣声中，在绵羊好奇的目光下，在沼泽的反光里，在小溪的潺潺声中，在近郊梦幻般地散步。

她不明白也看不到要对发生在他们之间的爱慕保持秘密的必要性，所以当深夜两点他们突然看见桥下的老太婆时，她不免吃了一惊。这是古斯拉巴尔的老太婆斯坦娜，全地区有名的两个醉汉的母亲。沙尔卡很熟悉这个老太婆，她们曾经一道洗过鱼。

走过桥，这对年轻人停下看了看四周，发现从桥下伸出一个缠着头巾的老太婆的脑袋，但随即又消失了。他们返了回来，以便搞清楚这不平常的现象。阿尔纳里杜尔站在桥中间跺着脚，象小孩要恐吓躲在桥下的小鱼时做的那样。但老太婆悄悄坐着，大气不出，一直到阿尔纳里杜尔用脚钩住了她，这才从桥

的另一侧钻了出来，两脚湿透，满身污泥。

“你在这儿干什么？”阿尔纳里杜尔问。

“啊，我丢了一样东西，它掉进洞里去了。”老太婆回答。

“什么样的洞？”

“桥上的洞，你怎么啦，年轻人，不明白还是怎么的？”

“是呀，这儿根本没什么洞。”

“你大概失去理智了，半夜三更膝盖没在水和泥里。”沙尔卡·瓦尔卡插嘴说，替老太婆抖抖身上的衣衫。

“你想怎么弄干净我呀？喂，缠着我干吗？”

“你要得肺炎的。”阿尔纳里杜尔说。

“别打扰我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就让我得肺炎好了，关谁什么事？”说着，企图溜走。

“啊，不，你哪儿也去不了，你必须说明白你在桥下做什么。”阿尔纳里杜尔拦住她的去路。

“我在桥下能做什么呀？我觉得，我想坐在哪儿就可以坐在哪儿。”

“瞧我狠狠揍你一顿，让你一辈子忘不了，这样一来，你也许会打开话匣子。”

“你就忍心举起手来打我这个不幸的、把八个孩子送进坟墓的女人吗？放开我！”

但经过一番威胁和恐吓，还是从老太婆嘴里掏出了点什么：原来马具匠的老婆和牧师的老婆收买她监视沙尔卡和阿尔纳里杜尔，答应她可以在店铺里每样东西拿一磅。村里纷纷传闻，年轻的一对昨晚逛到深夜。两个女人为这件事商议了好久，之后，她们把对这种事很内行的斯坦娜老太婆叫了来，她没有一个冬夜不是在窗下探察和偷听的。夜里的各种活动使她

有可能在这儿挣一磅咖啡，在那儿挣一磅白糖。

“要是真正的工作用不上我，我这个可怜的老太婆总得做点什么呀。好在名门贵妇为这种事还用得着我。”

“当牧师出去办事的时候，新医师爬进牧师老婆的窗口，这是真的吗？”阿尔纳里杜尔问。

“也许爬了，关我什么事！”

谈话结束的时候，阿尔纳里杜尔答应如果下一次牧师出门之后，她偷偷到牧师窗口去监视，就让老太婆每样东西拿两磅。谈妥之后，他们象朋友一样分手了。

这一夜，沙尔卡和阿尔纳里杜尔来到了谷地里，那里很快就将建起象宫殿一样的合作牧场。春夜，醉人的宁静之中，山谷就象是个童话世界。他们在鲜嫩的草场上漫步，这时万籁俱寂，屏声息气，就象在大交响乐里，乐器准备奏出最后一个和弦时那样。母羊带着自己的小儿女们分散在山坡上，幸福地吃着牧草；寒冷清澈的小河在谷底流着，冲洗着长着青苔的河岸，从那里又形成了许多小溪。一对年轻人经过横在沉睡的克维乌姆庄园下面一条小河上的小桥，来到了对岸。庄园的建筑物是杂乱的一堆房子，倾斜的屋顶上长满了杂草和野花。阿尔纳里杜尔开始给自己的旅伴讲述将在这地方盖起怎么样漂亮的建筑物。未来的农场将建立在埋葬着独立小农民历史的废墟上。要知道，独立小农民从无法记忆的时代起，就过着可怜的半饥半饱的生活。他们陷在贫困和愚昧之中。他们的境况比大城市的贫民窟里最颠沛无告，甚至直到现在还被认为只有死路一条，连虱子都不往他们身上爬的无产者还不如。因而，首都的报纸常常在赞美小农的诚实时，称之为“自己国家的国王”。

这个夜晚，山谷里来了讨厌的客人，到处播下不幸的种

子。这是他们，比任何别的人都更加严重地威胁着民族的独立；这些捣乱分子企图使克维乌姆的尤基和其他幸福的独立农民失去他们的土地；这些年轻的革命者的水平实在低下，你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能把他们同谁相比：同俄国人还是同丹麦人？他们反对冰岛人民的崇高理想——不止一个世纪构成我们民族荣誉的个人进取精神。而这些可怜的奴隶想消灭冰岛小农的王国，并把所有的人永远变为俄国的奴隶。

“冰岛的农民快醒来，在你们家门口站着一些想夺去你们土地和权力的坏人。他们甚至毫不犹豫地想要夺去你们的孩子。”阿尔纳里杜尔坐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纸和一支铅笔，大声引用《晚报》上的一段话。他画着什么。沙尔卡·瓦尔卡兴奋地看着他。而斜屋顶的房子仍然在沉睡中，不知道什么样的怪物正坐在它的旁边。

“瞧，”阿尔纳里杜尔说，“孩子们将住在这一翼：这儿是卧室，这儿是食堂，而这儿是教室和办公室。基础教育将在室外进行——无论如何农业课和畜牧课应是这样。管理牲畜比别的事更能促进孩子们的发展。还必须有游戏场，教会孩子们玩是特别重要的事。托儿所和幼儿园我们准备建在奥谢里，而这里，我认为只能收五至六岁的孩子，小了不行。”

姑娘沉思地，赞扬地看着图画，没说一句话。

“在我画的这一侧，将设置农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年轻的和上了年纪的工人将在这里进修实践技能和普通教育课程。你看看这一片草地，沼泽，设想一下，秋天和春天这里是一列列的犁铧，夏天是割草机和马拉耙子，到处是拖拉机。这儿我们要建一个大敞棚，并按照美国最新型的电力烘干机设置一个草料烘干房，这样，草料就不会因长期晒在草地上面而失去优质

和维生素；人们再不需要老是提心吊胆地操心天气了。他们可以干有益的活。”

虽然阿尔纳里杜尔现在采用美国型的草料烘干机，简单容易地解决了天气的复杂问题，姑娘还是继续沉默着。

“喂，你喜欢这个吗，同志？”他问道。

她天真地、孩子般地回答道。

“非常喜欢，但如果波格逊和独立党人不顾一切，在今年夏天的选举中获胜了呢？你知道吗，听说波格逊分给每个拉乌格利的穷苦女人一块做围裙的布料。现在牧师常常去拜访她们，和她们谈上帝的意志……”

“如果波格逊给布做围裙，我就给她们布做裙子。”阿尔纳里杜尔继续边画边说。

姑娘坐在旁边，完全沉溺在自己的思索之中，她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她的头发拂着他的脸颊。这样过了几分钟。图画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姑娘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城堡。谷地里的薄雾在沼泽、湖泊、河流上空冉冉升起，白色的雾团沉积在凹地和低洼处。

“阿尔纳里杜尔，”末了姑娘开口说，“你记得那个消失在青山后面的美丽女人吗？过去你常常谈到她。”

他立即停止了画画，看了她一眼，几乎是惊恐地嘟哝着，说她脑袋里钻进了什么傻念头：显然，他在和无人知晓的、包围着他意识的敌人格斗。

“她还在那儿吗？”姑娘问道。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你不明白？那有什么，这不重要。只不过我拿你真没办法，我记得生活中的一切。我什么也没忘掉。”

他没回答，而继续画着，用不明白的语言哼着什么。

“你真的相信，你喜欢我？”沙尔卡问道。

阿尔纳里杜尔抓住她的手，拼命吻了起来。

“你怎么能亲吻这样丑陋的爪子？”

“我信任它们，它们本身就是现实！”

“阿尔纳里杜尔，”姑娘严肃地说，“请你答应我，愿意做我求你的事。”

“什么事？”

“答应我，阿尔纳里杜尔，只要你讨厌我，就马上对我说。如果你不爱我时还对我很温柔和客气，那我是不能忍受的。”

阿尔纳里杜尔默默地望着她。

“你答应我这一点吗，阿尔纳里杜尔？”

他象小孩一样把自己的脸藏在她的怀里悄悄说：

“沙尔卡，你不能想象，我在爱情面前是多么无能为力。接受我吧，象接受一个愚蠢的婴儿，把我紧紧地掌握在你身边。”

她象母亲一样用温柔、深沉、纯洁和充满着爱的眼光看着他的脸，虽然很难猜测，她是否明白了他祈求的意思。

“让我们再走走吧。”她终于说。“让我们看看我们在露水上的足迹。很快太阳出来就把它们晒干了。”

22

第二天早晨，楼梯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连房子都震颤了。有人开始敲门。谁出现在沙尔卡·瓦尔卡的门口？是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我们光荣的英雄。他头发蓬松，穿着一件绿色的破雨衣。

“你好。”他说。

“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斯坦恩托尔冷笑一声，环视了一下房间。

“真怪，你住在这儿。”他说。

“那又怎么样？”

“很难猜测你们女人脑子里突然钻出些什么样的念头。”

“对你来说，我不是女人。”

“真的吗？而别人对这事是怎么想的？”

“嗨，如果你找我有事，请说。”

“一切都取决于你称之为事情的事。”

“啊，原来这样，那我现在就赶你走。”

“我就知道会这样，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隔了很久来看望你的继父的？”

“哈、哈、哈……你还想说什么？”

“听着，亲爱的沙尔卡，我们平心静气地、理智地谈谈不好吗？我已不是满足于相骂的那个年岁了。”

“你想要什么？”姑娘问。

“哟……比方说，”他拖长了声音说，并朝窗外吐了口痰，“我想知道，你打算把马拉尔布德怎么办？”

“我什么也不想。”姑娘回答。

“你是房子的合法所有者。”

“我根本不想占有它。”

“对我来说，当然，它属于谁都一样。我成为全村主人的时候也不远了。”

“你？”

“是的，我。”他挑衅地说。“这个被诅咒的地方将整个地属于我，只要我愿意。”

“那有什么，请吧。”

“顺便说说，”他已经较平静地问，“你的船怎么样？你的伙伴们怎么样？我想说，在目前条件下它有什么好处？现在商行不能保证借款给你们了。”

“你怎么，准备买下它？”她认真问道。

“不知道，也许吧，尽管在你们这地方敞篷船没多大用处。你是知道的，我去年冬天碰上了什么事……在我冻伤躺着的时候，你甚至一次也不来看望我。你们女人真忍心。”

“听你这些话会生病的。”姑娘说。

“你近来变得非常敏感。回过来再说船……”

“你是知道的，我不是船的唯一所有者。我只占有它的五分之一。”

“要是我和别的股东谈谈呢？”

“船是波格逊租给我们的。”

“扯蛋！我连同所有债务一起买下它。你的那份我用现金支付。这不算多，现在船价降了。在拍卖时差不多可以算白送。就我所记得，它不是新的，你们得到它时已经很旧了。但我们换个话题说说。你答应了合作社多少？”

“关你甚么事？”

“也许，我们现在就能把这些债弄妥当？不排除今后我将对合作社有某种影响。”

“你当真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吗？”

“我想，你还没完全意识到，我把烧酒当作唯一安慰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沙尔卡。但既然你比别人有恩于我（是你在几年前使我觉醒的），我总觉得应该感谢你。自从我在去冬遭受的灾难中幸存下来之后，这种思想特别折磨着我。”

她看了看他，他是多么魁梧结实！他的目光燃烧着多么古怪的火焰！他内在的原始天性是多么强，他离高尚的意向又是多么远！刹那间，她觉得她了解了他的全部本性，全部思想，因而她觉得害怕。

“你知道，去年冬天，当夹着冰块的波涛冲了我几乎一昼夜，手指头全都变成冰柱的时候，我一直重复念着谁的名字？”

他从口袋里伸出右手给她看：虽然手还象从前一样结实，青筋嶙嶙和毛茸茸的，但两只手指削短了。

“我躺在医院里时做了首长诗。”

她冲向他，想堵住他的嘴，并可怕地喊了起来：

“住嘴，不准你再说一句话，我不要听。”说着转过身子，用手指堵住了耳朵。

“这就是说，现在我们不谈爱情是吗？”他问。

“我要去洗鱼了。”

“咳，这不着急，你要洗的鱼已经属于我了。因而和我谈话所耗费的时间不是白浪费的。你以为夜晚和你一道散步的歇斯底里的傻瓜比我更好……”

“你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象你这种坏蛋没有权力诽谤诚实的人。”

“不是我第一个叫他歇斯底里的傻瓜的。比我聪明的人，冰岛最聪明的人当我面也这么称呼他。”

“你撒谎！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是阿尔纳里杜尔的朋友。”

“尽管你多次否认我的话，但你自己也知道这是真的。所以你和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一道散步，我一点也没有不安。我知道，你心里对他的话，一个字也不相信。有朝一日你会发现，他所有的话都是骗人的。”

“算了，”她假装无所谓的样子说。“那么照你说合作社也是欺骗？谁组织了它？”

“克里斯托弗和我。”

“你真是个下流坯！我相信格尔德的寡妇的话，她梦见你为了自己活命，从船沿上把自己的同志推到了海里。”

“她梦见了？如果你想知道——这是真的。是的，我推了他们，一个一个推进海里。我敲他们发白的手指头，只要我发现他们当中有的人又冒出波浪，重新抓住船沿，我就敲他们的脑

袋！我一边念着你的名字，一边揍他们，直到他们全部葬身海底为止。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我设想成为这样的人。无论阿尔纳里杜尔怎样装着爱你，难道他有这样的勇气为了自己活着而去打别人吗？不，他会为了集体赶紧第一个淹 死！”

这一天沙尔卡·瓦尔卡听到了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在美国暴发起来的历史。他抢了银行，杀了人。在大白天，他忽然出现在美国一家大银行里，走到经理跟前，杀了他，拿走了装有一万美元的钱袋。虽然美国银行的前厅里装得有摄相机，可以照下每个走出银行的人，可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也有办法。他做了什么？他背朝外走出银行，所以照片上只有他的背影，因而没能抓着他。

“我相信这些都是假话，”沙尔卡·瓦尔卡说。“斯坦恩托尔不比别人更卑鄙。”

“而他是怎么对待你母亲的？你忘了？”交谈的人问沙尔卡。

“在这一带他不是第一个遗弃女人的男子。”她反驳说。

“而当你还完全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他对你又做了什么？阿尔纳里杜尔对这件事说了什么？”

“这全是谎言，好象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什么时候对我做了什么坏事似的，这都是胡编出来的，是女人们嚼舌头嚼出来的；再提它，不害臊吗？照我看，在美国杀死一个银行经理实质上不比在阿克斯拉尔的奥谢里有孩子更罪 过。”

23

爱情使人们变得温柔而和蔼可亲，在沙尔卡和阿尔纳里杜尔的关系之间，从他们的谈话、相待之中，再没有一点粗暴的影子了，他们再也没有说过会伤害他们感情的话。谁能相信，有时这样软弱无力地埋在她怀中的这张未脱稚气的脸竟属于那个在大会上说话那么尖锐，罢工期间又那样果敢，那么坚定的人？而谁又会想到，她，一个对一切牵涉到金钱的事那么关切，在争吵时舌头那么厉害，谈起鱼来那么刚毅的姑娘，竟能这样温柔和驯顺？她抚摸着他的卷发，就象在梦中一样问自己，“上帝曾否在什么时候创造了比这个脑袋更漂亮的头颅？”

当他拥抱她时，他闻到了她衣服上的鱼腥味，甚至她的亲吻也是咸涩的。说实在，她甚至连亲吻也不会。她只是半张着嘴，闭上了眼睛。死亡和爱情非常相似。

但有时，当他们的抚爱走得太远时，她恐惧起来。某种隐藏在她生命深处难于辨别的东西吓住了她。这不甚知晓的东西是造成她致命恐惧的原因。还在她懂得她母亲的本性，懂得那

由于爱情而活得和死得那么凄苦悲惨的女人本性的时候，这种恐惧就开始了。她的整个生命都在抗拒领略这个由爱情、羞耻、死亡组成的神秘不解的世界。这时她挣脱出他的怀抱，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把脸埋在手掌中，浑身颤抖。也许，她哭了。当他温柔地问她怎么回事时，她回答说：

"不知道，我害怕。"

"你害怕你自己，沙尔卡。"他轻声说。

她揭开脸，激动地回答：

"不，不，不，我害怕我母亲的命运。"她重又遮住了脸，默然无声，但没有多久。

"是的，阿尔纳里杜尔，我害怕我自己。"她说。沉默了一会后，又接着说："我害怕，我怕失去自己……并且再也不能重新找到自己……"

她紧紧地倚偎着他，把他的头压在自己胸前，轻轻说：

"阿尔纳里杜尔，亲爱的，我的爱人！请告诉我，是我使你遭受了可怕的痛苦吗？"她不安地望着他的眼睛，怀着恐惧等待着他回答。

"阿尔纳里杜尔，告诉我，是不是我过分地折磨你了？"

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她更加不安地用发颤的声音问道：

"阿尔纳里杜尔，你不再爱我了吗？"

看到这种情景，他终于回答说：

"我越来越相信，我应该早就知道，在你心灵深处，你是斯坦恩托尔的情人，你对我的爱情是荒谬的。"

"阿尔纳里杜尔，"她打断他说，"你怎么能说那明知是不真实的事呢？"

"是呀，斯坦恩托尔很快就要成为高贵的人了，"他继续

说，不注意她的话，"他很快就要成为富人了，他不仅采购鱼，而且和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也要好。"

"阿尔纳里德！"她抱着他的脖子，象祈求怜悯似地轻声呼唤。

"现在他准备连同典契买下你们的船，并解除你们所有人的债务，以此让你们重新相信个人进取精神并重新负上新债。"

"阿尔纳里杜尔，亲爱的……"

她哀求地望着他，眼光中含着深深的爱。

"我亲爱的，原谅我这一次。你是知道的……不，我无法用语言表达……但我会在某一时候向你证明……用另一种方式。下一次什么时候，不过不是现在，阿尔纳里杜尔。"

"你不是第一次这么说了。"

"原谅我，只是不是现在。我这么害怕……我害怕失去自己，再也，再也不能重新找到自己。"

有一次，一个下雨的星期天，他十分沮丧地来到她这里，脱了鞋把脚搁在她的膝上。她给他补袜子。他时不时谈论一些什么事，突然他停止说话，漫不经心地亲了一下姑娘，站起身，又坐下去，重又站起来，走到窗前，忧郁地望着灰色的天空和阴沉沉的云层。末了，经过一番内心的痛苦斗争，竭力用喑哑无声的嗓音问道。

"斯坦恩托尔付清你的船钱了吗？"

"你干吗问这个？"

"顺便问问。"

但是她注意到，这不是一般的问题，问题后面隐藏着什么，也许他的声音越平静，他的思想越认真。她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很快就会成为真正的女资本家了，”他本想开玩笑，但听上去不象。

“这全是我的储蓄，”她回答说。

“听我说，沙尔卡，”阿尔纳里杜尔急速而又坚决地说，仿佛言语在烫着他的嘴……“我应当向你说实话：最近我接到南方一个同志——我的好朋友的来信，去年他借给我二百克朗，现在我需要还这笔钱。他的妻子病了。他以为，既然我当了合作社的经理，拿出几百克朗来不成问题……但你是知道的，合作社还在半道上，我甚至连薪金都还没有。问题是在选举结束之前我是不会有钱的；而且也只有在我们战胜独立党的情况下，才会有钱。”

“亲爱的！”沙尔卡高兴起来。一切原来并不象她所耽心的那样严重。“看在上帝面上，别烦恼了。请允许我借给你二百克朗。”

但当她拉出五斗柜的抽屉，开始点钱的时候，他就象挨了重重的一击，皱起了眉头，用双手遮住了脸。这位姑娘轻松地给他数出自己的一多半储蓄。正因为如此，她用劳动挣得的这点代价就显得更加神圣。她数得很认真，就象深知钱的价值的人那样，数得不慌不忙，但没有一丁点小气或吝啬的征象，虽然还在她是村里最肮脏最颠沛无告的孩子的时候，在这些纸片里就寄托了她全部的理想。

“给，请拿去吧，”她高兴地递给他二百克朗——艰苦劳动的沉重果实。他连忙象小偷似的把它们塞进口袋，温顺地、感激地把头垂在她强劲的胸前。

“你无法想象，我是多么感激你。”他说。

“你说什么呀，亲爱的，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你要知

道，我能给你某种帮助有多高兴呀。我在许多方面应当感激你。”

他们互相扑到对方的怀里，心灵深处都异常激动，当感激与谢忱和爱情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甚至在理想主义的情人之间，金钱也有着很大的意义。

分手时，他们比过去相爱得更为强烈了。

有人在岸边说，宾捷英的女儿古伊娅病了，不过，不太重。沙尔卡·瓦尔卡没问古伊娅是怎么回事。但傍晚她偶然看见阿尔纳里杜尔从过世的宾捷英家半塌的茅舍里溜出来，接着又消失在仓库后面的什么地方。难道他没有发现沿着岸边走的沙尔卡·瓦尔卡吗？要不，他假装没看见她？这对姑娘是个沉重的打击。她相信他只爱她一人。他有别的相好，这可能吗？要知道他把头放在她胸前的时候，好象感到自己是那么幸福！难道在明朗纯洁的爱的云彩下隐藏着叛变的行为？醋意在沙尔卡·瓦尔卡心中沸腾，使她失去了平静。阿尔纳里杜尔与这个姑娘的关系伤害了她的尊严，想到这里，她就怒气冲冲地向克鲁克走去，打算亲自去弄明白古伊娅是否真是阿尔纳里杜尔所爱的人，并让她作出回答。当一个人陷于猜度之中，辗转在希望和怀疑之间，就会表现出最大的嫉妒心。尽管她深感愤怒和屈辱，但心里仍然责备着自己。如果在玖拉达里度过的那些值得纪念的夜晚之后，在最近的春天这些日子里他竟对她不忠实，那么，这是谁的过错呢？难道她不明白，她是怎样残忍地折磨他的？她让他接近自己，最后又逃避本能驱使的健康的亲近。她的情绪变了，原来对古伊娅的仇恨和蔑视变成对阿尔纳里杜尔的怜悯和对自己的憎恶。

门前一大群肮脏、褴褛的小孩在淘气。他们玩着小石子、

锈铁钉和腐朽的木块；两个男孩跪在脏泥塘里，假想它是开阔的海洋，放着小船。

古伊娅和衣躺在靠墙的床上。她的样子不象有什么大病。

“沙尔卡？”她惊奇地说，“难道是你？真是稀客！”

“我听说你病了。”沙尔卡说。

“那又有什么？当我在生病的时候，不要打扰我。”

“那，当然。”沙尔卡说。“感谢上帝，你没有大病，我很高兴。”

“请到这儿，床上坐。很遗憾，家里没有咖啡，我也不能招待你。”

“我一会儿就走，我想和你说句话。”

“说什么？”

“我想和你谈一个人，由于他，我和你在你父亲的丧宴上吵了嘴。”沙尔卡说，决定开门见山。“当时我很惊奇，你会突然无缘无故地把他强加到我身上。当时没有根据，但从那以后发生了很多变化。你，当然知道，奥谢里的人们谈论些什么。所以我想问问你，你和他的关系怎样？”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把他从我这儿夺走？”

“我们已经订婚了。”沙尔卡说。

“那你就把他夺去吧。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我没从谁那里夺走他。他爱我。”

“哈，你是不是想叫我相信，阿尔纳里杜尔真的爱着什么人？我还不至于那么蠢！”

“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很知道，阿尔纳里杜尔根本不可能是忠实的。他爱所有的人，而没有一个人是他真心爱的。对他来说，不存在个别

的人，这是他亲口向我说的。他象鸟一样生活。”

“我不想为他或其他原因和你争吵，亲爱的古伊娅，我只想请你说一点：他最后一次上你这儿来是什么时候？”

“你问这干吗？”

“我请求你回答我。”沙尔卡说，眼里突然冒出怒火。

“他把你也丢了。”姑娘也生气地贸然说。“你一点也不比我好，虽然你在船上有股份。好吧，如果你那么想知道，我可以说，他最后一次在我这儿只不过是三天以前的事。而你不允许他……”姑娘这时向沙尔卡讲了关于她和阿尔纳里杜尔之间在上个星期六发生的事。

“你讲这些应该感到害臊。只有娼妇才会这样说。”

“他也会丢掉你的，”姑娘又说了一遍，“如果我的诅咒和祷告到达上帝那里的话。如果我是娼妇，那你就是小母牛，没有性别的小母牛！什么样的男人会要你这样的女人？谁愿意和你玩？你除了自己，谁也不爱。你只想如何多积点钱，和有钱人交朋友，虽然你为了得到他，伪装成了红色分子，你还是抓住斯坦恩托尔更好些，他正好配你的味口。何况他还在老早以前就对你拥有权利了。他大概是你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双方的言语越来越激烈，而她们的逻辑性却在按比例递减。末了，古伊娅激动的心情达到了极限，没把话说完，就嚎啕痛哭起来。她哭得那么厉害，仿佛再过一会，她就会被眼泪噎得喘不过气来了。

“你是那么有钱，漂亮，”她边哭边说。“你想怎样做，就能在村里怎样做，而你到我这个不幸的、可怜的女孩子家里来，她甚至不是每天都能有吃的。上帝知道，无论我，无论我的弟弟妹妹，从没有吃饱过肚子。而你在我病得躺在床上的时候，

到我这儿来，把我当癞皮狗一样对待，在我受够了一春天的痛苦之后，骂我是娼妇。除了上帝，谁也不知道，这是……而我还不到十六岁。"

她把头埋在枕头里哭了又哭。这时沙尔卡·瓦尔卡才发现古伊娅的脸是一张遭受巨大痛苦的未成年姑娘的脸。她的愤怒立即烟消云散。她很难受。她非常可怜姑娘。她怎能这么残忍地对待这个可怜的、生病的、不幸的、被她所爱的人诱惑了的孩子。

"亲爱的古伊娅，"沙尔卡·瓦尔卡对她说。"请原谅我，如果可能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好朋友呢，甚至我们俩要是都爱他的话？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古伊娅？"

姑娘继续哭着。毫无疑问，她非常不幸。显然，世界和它的创造者对这个可怜的年轻姑娘的残忍是难以形容的。沙尔卡·瓦尔卡坐在她旁边，握住了她的手。

"请原谅我让你生气了。爱情让人变得残忍。我本该老早就记住这一点。请你告诉我，亲爱的，我现在能为你做点什么？我能帮你一点钱吗？"

姑娘摇摇头，边哭边说。

"不，不。你已经给过我钱了。你帮助了我……"

"你说什么呀？"沙尔卡惊讶地问。她觉得姑娘失去了理智。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你的钱？为了我能够除掉孩子，他弄来的钱……"

"你说什么呀！可怜的！不，你真的疯了！"

"是的，他们弄死了我的孩子。"姑娘哭道，"医生至少要二百克朗才同意做这件事。要知道，做这件事是很容易坐牢的。

这事在星期六晚上做了，阿尔纳里杜尔帮了他忙。亲爱的，别说我告诉了你，他会生气的。你还不知道，他生起气来是什么样子。”

姑娘的哭声渐渐平息了，仿佛向她坦白了就轻松些了。

“你要是愿意，可以把他拿去。”末了，她说。就象个慷慨的孩子把自已唯一的玩具送给别人一样。“你是这样强有力，他大概不敢在你面前露出他的原形。他抛弃了我，有什么办法，我的生命也完了，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之间并不那么好心相待。”

24

就在这一天的半夜里，他悄悄来到沙尔卡的房前，敲了敲门。他进来时，沙尔卡正补着自己的工作服，没抬起头。她继续缝着。他抱住她的双肩想亲她，她避开了。

“发生了什么事，亲爱的？你心情不好？”

“一点也不。”她假装平静地，用那种人们通常不觉得冷淡或没有受伤害的语气回答。阿尔纳里杜尔坐下来，燃起一支香烟。

“我敢打赌，有人对你胡说了些什么。”

她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但没有立即吭声。

“我希望，阿尔纳里杜尔，你来不是为了要我的可怜的钱去为另一个不幸的姑娘解除你的杂种？”她终于开了口。

他把烟放到一旁，站起身来，笨拙地向她伸出双手，面色苍白得象块白布。

“沙尔卡，”他绝望地哼哼着说。

而她什么也没回答，也没表示出要向他伸出帮助的手，而

是继续补着衣服。他突然在她面前跪了下来，她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已把脸埋在她膝盖上，双手拉住她，痉挛地抓着她的衣裙，仿佛致命的危险正威胁着他。后来他抬起脸望着她，脸上充满慌乱和绝望——这种痛苦不堪的可怕的表情，她从来没有看见过。

"沙尔卡，你能明白吗，我在爱情面前是多么无能为力？我请求你象母亲对待自己不明事理的孩子那样对待我。沙尔卡，你是故世的马拉尔布德的西古尔利娜的女儿，难道你不明白，人们在爱情面前就象在死亡面前一样，都是无能为力的。我不过是个可怜的罪人。"

"难道是这样吗？而我认为你完全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我可还记得你在去年肯定了这一点。你升离地面还不算高吧！"

她站起来，想挣脱他的怀抱，但他紧紧抓住了她的衣裙。

"请你设法理解我。"他哀求着。

"不，阿尔纳里杜尔，没门儿，我太傻，此外，我这个人大概也不怎么样。看来，需要有高度的文化和德行才能理解你的理想，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渔家女。你肯定有许多朋友，他们比我更能理解你。"

"听我说，沙尔卡，请听我说，我求你。当春天我在玖拉达里初次吻你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我不隐瞒，我确实有许多姑娘。但她们没有在我心上留下深刻的痕迹。请你想象一下，我有时严肃地认为，我在私生活方面的权利不能多于天空的一群飞鸟，或海里的一群游鱼。我认为我的整个生命就是自觉地为广大群众服务。所以，当我和某个姑娘在一起时，我从未忘掉这样的感觉：这是偶然的，暂时的，我来了，又走了。我完全知道，我无法紧密地和一个人联结起

来。我觉得对私生活的要求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沙尔卡，我们争吵过，有时还打架，我常常想弄痛你，或者鄙视你，因为你是那样独立和勇敢。但甚至在我得以揍了你几下的情况下，我仍然感到自己是个失败者。你记得我们童年时代的某一个晚上，我上你那里去请求你原谅的情景吗？我给了你一个镶有我照片的颈饰，那是我母亲珍藏的宝贝，她死后留给我了。沙尔卡，我能否请求你把这张照片终生好好地保存起来？”

她什么也没回答，只是呆呆地看了看他，仿佛是在做梦，她希望他一直说下去……

“去年夏天我回到这儿，重又产生了征服你的愿望。你记得吗，我武装到了牙齿，变换了一个一个策略，从各方面接近你。我看出，你是最有力量的一个人，我觉得你可以管理整个国家。我给你设置了各种各样的圈套，或让你给我设置各种各样圈套。你大概还记得，去年整个冬天我尽力躲着你，后来有一个早晨，你到我那里去，你想加入工会。我放开了你的手，而没有把它握在自己柔弱的手里，而它无可奈何地垂了下去。只要我活着，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坐在我床边的那个早晨，你沉思地望着窗外冉冉升起的灰色曙光……你问我冷不冷。从这一天起，只要你一出现，我就故意从你走着的道上走开。但我相信，我们早晚会在一起的，我们彼此缺了谁都无法生活。有一次，我在家门口偶然遇见了你，你在那儿干什么？不，不，你别回答，这也改变不了什么。从这一时刻起，我只等待你撇开你的傲慢，把自己完全托付给我。我知道，我反对波格逊那伙人的论据，渐渐推倒了你的概念，你的道德法典。你已对个人进取精神的不可变动性失去了信念，你将会放弃它，找到新的信念。

终于，美妙的玖拉达里之夜来到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夜晚，我征服了你，第一次吻了你……但我立即发现，这是你征服了我，你动摇了我的信念。我一向认为，我的生活只是某个大整体的一部分，我没有权力过私生活，你动摇了我的这个信念。我突然感到，我只不过也是渴望过自己私生活的一个人。是的，沙尔卡，也可以说，死也是为了自己，为了自我。爱情，我从前觉得它属于生理领域的现象，而你把它提高到了崇高的精神领域，同时给它戴上了枷锁。这是你征服了我，把从前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拿到了你的手里，一切都归了你。”

“真奇怪，”沙尔卡叹了口气，“一个人怎么能说得这么漂亮，简直象书本上写的！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我是不是全懂了，暂时这对我来说好象是中国话，一窍不通，但也许以后我会明白的。有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虽然你说我征服了你，你听命于我，但星期六晚上你和另一个女人，也就是和那个医生替她刮掉了你的孩子的那个女人在一起。如果我将来得以知道，当我们从玖拉达里回来的那个夜晚，你钻进她的被窝去取暖，我也不会再觉得奇怪。瞧，我是怎样征服了你，使你服从我的意志的？”

他放开了她，站起来，走远了几步。

“这是你的过错，”他坚决地说。“你常常拒绝给我一个心爱的女人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礼物。这一点你知道得很清楚。你说你爱我，我听起来就象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听着有钱人说他爱他一样。饥饿者过于腼腆，不敢向有钱的人乞讨面包，内心深处却相信，如果真的爱他，就不会拒绝给他面包。你记得你从我这里拿去的那本书里的故事吗？一个贵妇人赠给饥饿的画家一束鲜花，其中每朵鲜花价值二十五克朗。你对待我也完全

一模一样。但饥饿的人不能吃鲜花，尽管每朵鲜花价值二十五克朗。那么，你拒绝我的东西，沙尔卡，我只应该到别的地方去找了。”

她思索着他的回答，现在他们更换了角色。他成了进攻的一方，而她变成防御的一方。突然她开口了，仿佛在出声地说出自己的思想：

“我想象不出，真正的爱情会是这样丑恶的。”她看了看他，又问道：

“难道你那么想让我怀上孩子，然后，为了摆脱他，付出二百克朗？或者你想让我成为象我母亲那样不幸的人，手里拉着私生子从一个峡湾流浪到另一个峡湾，让那些合法的孩子在角落里朝私生子丢石头、垃圾，并喊着：破鞋！破鞋！”

“这只不过是偶然性。古伊娅怀孕也完全是偶然的，完全是不小心造成的。我有避孕的手段，一般说来，任何女人都不是娼妓，不管她是否结了婚，只要她不利用自己的性别挣钱。有私生子的贫穷姑娘，通常也是纯洁的，因此不必为此不安。”

她长久地注视着前方，紧锁眉头，好象狂风刮过海面，使水面起了许多皱纹。她紧张地思索他的论据，他的丰富的经验。末了，注视着他的眼睛，问道：

“阿尔纳里杜尔，你一点都不喜欢古伊娅吗？”

“不喜欢。”

“只因为另一个女人爱你而使她遭受痛苦，你不觉得这是残忍吗？”

“我一丁点儿也不喜欢她，从来也没有喜欢过她，也不可能喜欢她。”

“而你被另一个女人吸引时，是否也会用这样的感情来对

待我？当你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你难道不会对她说：不，我从来未爱过沙尔卡·瓦尔卡！听说，男人掌握了一个姑娘，可以立即丧失对她的感情。”

“我只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

“好吧，但你确信是这样吗？阿尔纳里杜尔，你怎么想，你能对你的感情下保证吗？你对你的感情真了解吗？一般地说，能了解吗？”

“我只能为此时此刻的情况，为现时的感情负责，我怎么能知道更多的情况？生活中一切都在变化。经常不断地变化——这就是生活的规律。了解一个人只能在他生活的那一时刻进行。在人的一生中绝对真理只有一刹那降临到所有人身上，这就是死亡的一刹那。人停止生活，也就停止了变化，不过，不知道，这样的一刹那是否真的存在。”

他走近窗口，打开窗子，背向她，对着空间说：

“我对你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教会了我从人的个性经常变化这个角度来看待我自己。归根结蒂，如果好好地想一想，那么，在人的一生中有一系列互不相关的时刻，决定着生活的内容和指导着人的活动。这些时刻使人成为具有自己特殊的、不同于其他所有人的小天地的独特个性。在某个一定的瞬间，通过最普通的方法，常常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或不小心受了孕。然后，他降生了，也不怎么有诗意，最后断了气——也远不是具有高尚的形式。在任何一个基本瞬间里，他都不是最终不变的，它只不过是出现在世界上的一小点有机体，它由于某种无情的规律而在变化和消失。无论是人或他的环境，都无法改变或动摇这种规律。谁也无法改变人的命运。无论上帝、群众、工会甚至革命都不行。实际上人是孤独的，完全是孤独的。当

死亡的时刻来临时，他会觉悟到这一点。他知道，是他接受死亡，只是他一个人接受。你问，我真的爱你吗？我回答：是的，在这一时刻，在现在——是的，再多我就没法说了。但我对你体验这样一种感情，那是我和任何别的姑娘相处时都没有体验过的。这是对世上任何人都没有过的感情！我确信，世界上存在着美艳绝伦的女神，就象埃达①或荷马作品里描述过的那样。但我对任何一个女神，也不可能象对待你一样。当我看着你，或思念你的时候，我感到最热烈的愿望就是想死在你的怀里，死在你的胸前。我希望在我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在我的身旁……”

①埃达——十三世纪冰岛的两部文学集之一。

25

这天晚上，她比过去贴得他更紧了，并在热烈的亲吻中，在他耳边悄声说：

“阿尔纳里德，我觉得，我爱你爱得更强烈了。要是你没有和别的姑娘……发生什么事，也许我不会对你爱得这样强烈。”

就在这天夜里，她坐在床上，忘情地俯身对他说：

“瞧，就象小说里写的，我成了你的情妇了。”

很少有两个生命象他们经过这一夜以后，这么紧地贴在一起。日子飞快地流逝，它们就象一首胆怯的没有唱完的歌子，焦急地渴望着自己的韵律。夏日悠远的蓝天代替了田野芬芳的春天，鸟儿快活地在云端里飞来飞去，西天的落日与东方的朝霞交相辉映。现在，他们的爱情已不仅是这般美丽的自然界里的抒情乐章了。

一切诗意都消失了，就象早晨的薄雾从山谷里消失一样；如今他们的爱情成了尘世的现实，这里面美和它的对立面和睦

共处在一起。最可怕的是她的不道德的信念，认为发生的一切都是最美好和崇高的。洋洋得意的她现在简直可以不加思索地满怀欢乐之情从悬崖上跳下去，摔个粉身碎骨。她已把自己看成是他的一部分。她比他强大，她说，“来”,他就来；她让他爱抚，他就温顺地忘我地爱抚她；她要求他完全屈服于她的意志，他就成了她谦恭的仆人。现在她在这种新的火焰照耀下生活和呼吸着，每当她的爱人不在身边，她就觉得生命在离开她，晴朗的日子变成了晦暗阴霾的日子，周围的人们成了无生命的影子。

现在他们不再因亲近而害羞，对周围的人也不再掩饰他们的亲近。傍晚他们在街上会面时，总要热情地拥抱一下，然后走出村子。他们不再注意窗口上恼怒的面孔，不去理睬孩子们和街上的二流子对他们发出的尖酸刻薄的评论。他们走得离村子那么远，连最好奇的街头浮浪少年也只得挥挥手，不高兴在夜里跟踪他们了。有时甚至大白天，他们也在合作社里接吻，而且那么忘情，以致买东西的人不得不使他们想起自己的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须服从于他们得意洋洋的狂热爱情。他们的无顾忌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连女房东遇见他们在床上都毫不在乎。

一天夜里，沙尔卡突然象走到深渊边缘的月夜狂，用恐惧的声音问道：

“阿尔纳里杜尔，你对我做了什么呀？我认不出自己了。如果什么时候你抛弃我，我可怎么办啊？”

没听到回答，她便更为恐惧地重又问道：

“要是你抛弃我，我可怎么办啊？”

这一次也没有得到回答，她就拼命抱住他，把脸埋在他已开

始变心的胸前。

在这些炎热的夏日里，一切都被遗忘了，甚至连如此心爱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应该在奥谢里及谷地里建造为先进工人阶级增光的巨大的新建筑也被搁置脑后了。谁也不去充实合作社必需的商品。要不是斯维恩·巴乌尔松的商店对合作社商店久缺的商品应有尽有和条件优厚地供应的话，恐怕万能的波格逊重又会把那些老债务主登记进他的帐册里去了。此外，从可靠方面得知，由于斯维恩·巴乌尔松最近到南方去了一次，他成了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的信徒。这从并非不重要的一些事件里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报》上出现了斯维恩·巴乌尔松的诗章。村里大多数男人都四散谋生去了。一些人为了不呆着没活干到山里去，被非常低的工资雇去筑路或敷设电报线去了；另一些人到邻村去了。唯一留在村里的是在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的摩托船上工作的渔民。斯坦恩松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已经弄到了三条摩托船。

阿尔纳里杜尔暗示，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几乎已答应给他国会里的席位，并答应他的党在这个选区内支持他。但当候选人名单公布时，却发现上面没有阿尔纳里杜尔的名字。同时又获悉，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在南方和社会党的领导们妥协了，他的党将给社会党提供选区，条件是他们提出的候选人必须比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更加稳健。

“而我以为，你和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是莫逆之交。”沙尔卡·瓦尔卡读了报上的这条消息后说，“人家曾对我说，他在背地里说你坏话，我还以为这是谎言和诽谤哩。”

“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肯定地答应我的唯一的事，就是合作社经理的职务，只要合作社在这里站得稳脚跟。当然，

还要看我自己是否同意这一职位，”阿尔纳里杜尔回答说。“我对我没当上国会议员一点也不伤心。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愿意当合作社经理，尽管有不算错的工资。我有了你，还要什么呢？”

她久久地注视着他，但什么也没回答。

“你需要一套新衣服了，”她终于说，“而衬衣你根本没有。”

和人分享她所有的一切，给别人做她力所能及的事，这是沙尔卡的特性。她送给了他皮鞋、袜子和帽子。给了他买新衣服的钱。他从头到脚穿戴的一切，都是用她的钱购置的。凡斯维恩·巴乌尔松商店里有的和合作社商店里没有的好东西，她都用自己的钱给他买来了。没有一天她不送点什么给他。从早到晚他用她的钱吸着香烟。末了，她获得他房东的允许，在厨房里占了不大的一个角落，开始给他准备饭食。

“沙尔卡，”在他们一道吃了几次饭后，他说，“劳驾，别把刀子送到嘴里去。我不爱看。”

“为什么？”

“那样子使人厌恶。”

“使人厌恶？”她吃惊地重复说，“为什么使人厌恶？我从来没想到这一点。”

但她的脸羞红了。

“世界上任何地方你都找不着人们会这么吃东西。这被看作是一种粗俗的风度。亲爱的，请原谅我知识分子的习气，但我毫无办法。一个人首先应该有一定的风度。”

她好长一段时间默默不语地坐着，笨拙地用叉子叉着盘子里剩下的食物，不敢抬眼看他。最后她说道：

“很早很早以前，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你教我需要保

持身体卫生，不要生虱子，服装不要邋里邋遢。去年夏天你又批评我的牙齿太黄，需要刷牙。我总是听取你的意见，我再也不从刀子上吃东西了。我有什么事做得不对，你就提醒我。”

每到夜晚，他们在村里的街上都要碰到一只母羊和两只小羊。这几只动物带着矫饰的惊恐猛然躲到了一边。篱笆后面院子的角落里躺着一只羊羔，它呆呆地看着这对年轻的情侣。很难猜出在它的微笑中含有什么意味——是嘲笑，还是安乐、幸福。当他们走得近了一些，小羊羔赶快站起身来，飞快地跑到对面的角落里，跑到母亲的身边，告诉她有危险，于是它们撒腿就跑开，仿佛它们的生命就在千钧一发之间。但它们又马上停下来朝后看看，好象在和人们闹着玩，一块牧场上躺着约翰·波格逊喂养得很好的马群，在另一块牧场上，奶牛给自己找到了安乐窝。它们躺着，嚼着草，其模样仿佛正在思索玄妙的哲学之谜。这里生长着各种各样名字的花儿：蒲公英、铃铛花、铃兰、三叶草、野豌豆，各种芳香的和无臭的花草。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夏天，自己在大地上的位置，雨到了夜里又都有自己的露水。这对青年情侣只想着爱情。当他们提到动物和花儿，当他们欣赏鸟儿优美的姿态和飞翔时，他们的话题总离不开爱情。喔——喔，伏达——伏达，绵凫仍拖长着音调鸣叫着，但大概这是一只孤鸟，因为现在所有的鸟儿都在产卵并从事家务和教育工作。海燕张开双翅在高空里翱翔。只要老鹰稍微贴近一点水面，成群的燕子就象一支战斗的军队，准备保卫岸边所有的羽族。而在带露的草地上空飞舞着无数象小天使一样美丽的白蝶。它们尽情地享受着自己仅有的一天生命。一天夜里，他俩坐在山谷里的草地上，姑娘严肃地说：

“春天一切都生气勃勃，而秋天会怎样呢，阿尔纳里杜尔？我毫无办法，我怕秋天。”

“为什么，亲爱的？”他问，一面温柔地拥抱她。

但他的拥抱所带来的慰藉和安抚并没有触动她的心灵。在短暂的沉默以后，她说：

“你要是走了，阿尔纳里杜尔，我会死的。”

“我哪儿也不准备去。”

“但要是你变心的话，我就完了。”

“要是我变心，你和我一道变，我们将继续生活，变成新的朋友。”

“在你没来这儿之前，阿尔纳里杜尔，我沉睡着，象这地方的所有东西一样。但你来了，唤醒了我。从我为你醒来以后，我就成了你的一部分，我再也不属于自己了。你是我的生命。但当你离开之后，这意味着我将站在你的坟边，你将在遥远世界的某地继续生活，但我的生命结束了。当你对我说出最后一声告别的话时，对我来说，无论这个世界或任何别的世界都已不复存在了。”

“但要是我死了，人们埋葬了我呢，”他谨慎地说，“难道你就不为我，不为我教育过你的一切，为最高理想继续生活和劳动吗？”

“什么叫理想，阿尔纳里杜尔？”

“理想——这是人对更美好东西的追求。”

“但理想有什么用，要是人死了，来不及实现它呢？”

“理想高于人，”他象是在谈论哲学似地说，“人们会象上帝一样，在你最预想不到的时候愚弄你。人们都是个体，他们在变化。一些人死掉，另一些人叛变。但理想，沙卡尔，却比上

帝和人有更深的根。它们类似自然界的力量，它们将征服天地之间的整个人类，同时，上帝和人——单独的个体——将会消失。理想不会因为个别的人死去或叛变而受到损害，理想指引人类，而不是人类指引理想。”

“你记得，有一次，在早春的时候，你谈过民族性吗？告诉我，什么更强大：是理想还是民族性？”

“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会遇到很多困难，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斗争；要人们视死如归是最困难的事。”

不知她对他的话明白到何种程度，但她不安地问道，理想是不是比爱情更强大？

“我想知道，”她说，“理想在爱情灭亡之后，是否还继续存在。”

“我怀疑，能不能这样提问题。但爱情常常使人忘掉理想。”

第二天，阿尔纳里杜尔收到从西里斯峡湾来的电报，在上面签名的是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

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和另一些政治活动家完成了选举前的游说，他来电请阿尔纳里杜尔尽快地和他见面。就在这一天，阿尔纳里杜尔乘摩托船到西里斯峡湾去了。

沙尔卡·瓦尔卡觉得，春天还没有结束，但在这天晚上，她发现，夏天也快结束了。下着雨，姑娘觉得自己象是被遗弃了的那样孤独无告。

她计算着到奥谢里选举开始的日子，因为她知道，那时候阿尔纳里杜尔会回来的。她努力安慰自己，并高兴地想着阿尔纳里杜尔现在正忙着从事对人民有益的事。她觉得似乎领导人都那么看重他，当事情到了重要关头，连克里斯托弗·图尔弗

达里也离不开他，她如此感到骄傲。她努力想象着在峡湾的群众大会上阿尔纳里杜尔发言的情景。瞧他在安静下来的听众面前慢慢登上讲台，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崇高的思想，当他开始讲到峡湾里的生活，失业现象，工人阶级艰苦的生活条件时，俄国和丹麦的所有敌人都开始发抖了。他们诽谤和辱骂别国人民，想以此转移工人对自己生活条件的注意。和阿尔纳里杜尔并排站着的是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真正的巨人，已经谢顶，但长着跟名信片上的艾吉里·斯卡拉格利姆松一模一样的胡子。

她日日夜夜只想着一个念头：阿尔纳里杜尔在选举会上的胜利，但既然阿尔纳里杜尔处在第一线上，她自己也不想闲着无所事事。她开始挨家串户努力使人们倾向他的学说。

现在天黑得比较早了，尤其是在灰色的云层覆盖着天空的那些日子，更是如此。她在昏暗的暮色中坐在窗边，回想着刚过去的美丽的春天，想着她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姑娘对不在身边的爱人的想象，永远比现实更美好。世上再也没有比幻想远方的情人更美的东西了。

不久，政治活动家们来到了。是渔业检查处的一艘巡逻船把他们送到这里的。即使这艘轮船载着圣父、圣子和圣灵，人们也不见得会表露出比等待这些重要的客人更急切的心情。他们充满了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坚定愿望——各按各的方式。在码头上下来了六个健康结实的男人，穿着胶布雨衣，戴着帽子，手里拄着拐杖。他们愉快地互相交谈，互相开着玩笑，仿佛是一伙准备去郊游的年轻人。沙尔卡·瓦尔卡站在码头边上，准备阿尔纳里杜尔出现时，当着所有人的面奔过去搂住他的脖子。但他没在这一群人当中。怎么能想象，除了她以外，

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他不在里面，甚至没有人想到要问问他在哪儿。约翰·波格逊邀请所有的候选人，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都到自己家里去喝咖啡，而老百姓此时都涌向学校。

沙尔卡·瓦尔卡没走进学校，她呆在门边，决定弄清楚客人中谁是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以便向他打听阿尔纳里杜尔的行踪。尊贵的客人们在波格逊家里喝咖啡，抽烟，逗留了不下一个小时。参加群众大会的人耐心地在学校里等着他们。沙尔卡站在楼梯上，她同谁也没讲话。下着雨，终于候选人出场了。他们高兴地笑着，其中有个人友好地握着约翰·波格逊的手，对他说着看来是什么滑稽的笑话。老头也洋洋得意，满面春风。这个来客是中等身材，瘦骨伶仃，脸色非常苍白。他不同寻常地亲切，两排牙齿闪闪发亮，就象是磨光的象牙。鼻梁上架着金边的夹鼻眼镜。他的穿戴完全象外国的商人，原来这个人就是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冰岛最危险的布尔什维克。聚集的人群客气地给著名的客人让出了一条路，那些人亲切地摘下帽子微笑着。一个普通的、没有文化的渔家女，敢去挡住几年后也许将管理整个国家的重要人物吗？她怎么敢向他打听自己的情人？当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走过沙尔卡身边时，她的勇气消失了，她的心停住了，脸色变白了。瞧，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已经一条腿跨过了门槛——他穿着新的皮鞋，裤子熨得笔挺，裤缝就象刀刃！——瞧，第二条腿已跟着抬起来了——多么贵重、雅致的皮鞋！——再有一刹那，他就要从她手里溜掉了。

不，我应该！在绝望中，沙尔卡突然下了决心！她冲向门边，一把抓住了男人。

"克里斯托弗！"

他猛地转过身来，把眼光射向结实匀称的姑娘，微微一笑，举起了帽子。

“您找我？”

“我能同你讲两句话吗，克里斯托弗？总共只有几句话。”她说，在惶惑中她忘了需要称呼他“您”。

他放开约翰·波格逊的手，转过身来问道：

“单独谈？”

“是的，只有一句话。”

他友好地挽着她的手，他们走出了学校。

“啊，我认识您。”他说。“有人在码头上把您指给我看了。您是积极而成功地反对本地方权势人物的那个姑娘。我们，当然，全是盟友，我们希望在选举以后能够强迫他们把一切都要偿清，现在您找我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没有。”姑娘回答说，“但您知道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我同阿尔纳里杜尔有点认识……您不久前把他叫到西里斯峡湾您那里去了，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在哪儿？”

“啊，阿尔纳里杜尔，”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亲切地笑了一下，并从沉重的眼睑下看了姑娘一眼。“我很高兴，您和阿尔纳里杜尔成了好朋友。我常常感到我对这个青年有某种责任，所以我非常高兴，他找了您做朋友。您，我已经说过，我很熟悉您，我注意您已不止一年了，从您在这儿主持渔民协会时起就注意您了。这是村里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唉，是的，我们谈的是阿尔纳里杜尔，几年前我们为他在国会里争得了不多的助学金。很难找到这样能干的青年，他有不寻常的天资。此外，他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认为他

有天生的诗人禀赋。虽然他从未认真地钻研过文学或艺术。这个年轻人身上有某种非常吸引人的东西，而且没处找比他更好的性格了。我只是担心，这样敏感的心灵搞政治能否胜任得了。我觉得，这个舞台对这样的人不合适。至于我，那么应该承认，我早就成了那种曳足而行，不辨道路是否平坦的驮水老马了。而如果这样的驽马一天一天驮着重负在不平的道路上走，这就不可能迈开快步了。因此，只要有可能，我就竭力使感情脆弱的人摆脱这种命运。现在我告诉您阿尔纳里杜尔在做什么。他在山上……我想，他在奥谢里多年忘我地工作以后，完全应该略微休息一段时间，而要是我们赢得了选举，（我坚信会胜利的）我们就给他找一个适合他癖性的工作。有一组美国人留在西里斯峡湾，他们准备进山，但没有马匹和向导，一筹莫展，而我又几乎已答应给他们帮忙。于是我想，也许这件事对阿尔纳里杜尔倒合适。他总是很容易同有教养的人搞在一块儿。同时他英语很好。确实，这差事给的报酬不算多，但也有三十五克朗一天——对一个没有文凭的大学生来说，口袋里装这些钱不算少了。我想他的旅行期不会少于四到六周。总之，我能保证，这对他完全不坏，大约在九月中旬他将和马群一道回到西里斯峡湾。而美国人将在阿库雷里乘船回国。”

当沙尔卡·瓦尔卡清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正坐在山上的什么地方，而雨点不时掉落在她的胸前。

26

自从约翰·波格逊第一次把每个人的名字登记上他的帐册，将他们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已经四十年了。他不让任何一个年轻人或老年人死于饥饿，但看来更重要的是，那些凌驾于他之上的人的帐上又记了他一些什么。现在事情发生了完全意想不到的转折，在上层，突然把所有利润和亏损都一起冲销了。国家银行破产了。在八月最后几天新选出的国会里，大多数人投票拒绝银行提出的赔偿价值三千五百万克朗亏损的要求。这些事件也影响到了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里。国王任命了一个特派员去登记约翰·波格逊全部财产和与他的商行有牵连的人员。他的全部家产，从大到小，通通列入清册予以拍卖，只有白房子和美丽的家俱除外，还在波格逊破产以前，房子就属于他夫人所有了。夏末，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买下了这座房子和里面的全部财产。这个冒险家善于利用有利的机会。他在需要的时候从事捕鱼，听说，光今年一个夏天就挣了将近五万克朗。根据现有法律，南方建立了新银行，称为渔业银行，它有

固定的国家资本。银行经理是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的一位亲密战友。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自己在国会里占了一个重要地位，同时《晚报》给他加了新的绰号——“最可恶的冰岛反革命和我们工业的破坏者”，因为他们认为国家银行的破产破坏了全部民族工业。由于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的申请，奥谢里的合作社联盟获得了借款，并无偿获得了波格逊的全部设施。在九月初召集的合作社联盟大会上，选举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当了主席，这是因为他及时给了村里的合作社联盟最大的支持。斯维恩·巴乌尔松被任命为经理，有很不错的年薪。合作社联盟从南方聘请了有经验的会计。如今人们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合作社商店的大册子里了，而且象从前一样，他们开始赊买东西，仍象从前一样，用自己的劳动支付。在阿克斯拉尔的奥谢里，生活仍按往常的秩序进行着。

后来，约翰·波格逊这个特别好的善人走了。在他最后一次没穿大衣，告别故乡时，竟没有一个人到码头上去向这位最慈善的老人说声“再见”。忘恩负义乃是这世界上唯一的奖赏。他独自付了五十个奥拉，乘合作社联盟的小船向轮船驶去。他前往丹麦，——近几年他妻子住的地方。他儿子在那里为自己盖了一幢极其豪华的别墅。也许，老头子也可以在那屋顶下的随便什么地方找到一个不大的房间吧。以后有谣传说约翰·波格逊藏匿了不大的一笔财产——大约五十万，它们不知怎么消融在丹麦银行里了，尽管国王的特派员竭尽努力，还是没有查到。只有一点很清楚：约翰·波格逊活着，安然地享受着晚年。不错，他是生活在危险的、在我们国家名声不好的丹麦人中间，但很可能人们只是觉得这个可尊敬的老人告别亲爱的家乡时怀着忧伤和悲痛而已。大概他的穷困也是假装的，虽

然很难解释，为什么他要在离开奥谢里那天不穿大衣。人们喜欢过高估计彼此的道德品质。

九月中旬一个寒冷潮湿的日子，有个客人光临沙尔卡·瓦尔卡家里，这是合作社联盟的新主席。当他坐到椅子上时，从没有一个人把椅子压得这么吱吱咯咯响过。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当他去年重新在这里出现之后，沙尔卡·瓦尔卡竟没有看出他比别人更其危险。现在她看到，他的肩膀有力地舒展开来了，而刻在他脸上的厚颜无耻，如今又掺和了信心和力量。他的金牙在厚厚的、轮廓分明的嘴唇之间闪闪发亮，而颌骨仍然那么强壮结实，仿佛能受得住马蹄的打击。他的眼睛里仍象从前一样燃烧着野性的难以驯服的、能够烧掉任何障碍的火焰，他会不惜任何手段去达到他的目的，同时他身上又奇怪地混合着孩子和恶棍、罪犯和慈善家的面貌。

“只是为了你，我才戒了酒，回复了人的生活。”他说。

“要是你继续喝酒的话，我们所有的人会好过得多。”

“原来这样！要是和你母亲结婚，再生上十三个挨饿的孩子？不，沙尔卡，我及时走开，又及时回到了这里。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现在我们可以结婚了。”

“你大概是村子里唯一不知道我已经订婚的人。”

“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说什么也不会成为合作社联盟的经理了。对我们这地方来说，他玩完了。他在选举期间上了当，他在应当留下的时候离开了。在选举合作社主席时，他只得了几张票，只有两三个忠于他的发疯的红色分子，对，还有你，投了他的票。他完了。”

“这是你在他背后搞的阴谋。”

“克里斯托弗·图尔弗达里比我或你都更了解他，而他说，阿尔纳里杜尔只不过是个歇斯底里的饶舌家。”

“他有理想。”沙尔卡骄傲地说。

“嗨，他只不过是个可怜的优柔寡断的家伙！”

“胡说！”姑娘喊道。“别以为我不敢赶走你，别以为因为你用欺骗的手段钻进了合作社联盟，并利用他同波格逊一伙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来反对人民，我就不敢赶走你了。你要晓得，我愿意为阿尔纳里杜尔牺牲世上的一切，愿意为他白天黑夜地工作，给他生十三个孩子，并重新成为奥谢里最可怜的穷女人。”

“你永远也做不成这类傻事了，沙尔卡，亲爱的，因为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不会给你这种可能性，他宁可迫使你做十三次流产。你并不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听着，沙尔卡，你看见，我现在各方面都很走运，我甚至决定玩玩政治并逗弄逗弄政治家们。结果，那些坏蛋居然跑来对我低首下心。就象俗话说的，我现在是村里的栋梁，我再也不是被人鄙视的醉汉了。波格逊的房子现在属于我了。”

“而你的理想是什么呢？”沙尔卡问道，“你准备为此地的人民做些什么呢？”

“为什么我应该给人民做点什么？我让他们有可能象从前一样生活。而你，我则要邀请你住到自己的房子里，住到波格逊的居室里，并且今年秋天你就可以去国外。”

“我没有必要去国外，而且我鄙视你的房子和波格逊的卧室，那是你从我和象我这样的人那里夺去的。”

“原来如此！”他说，带着讽刺地微笑。他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拿了一小撮放在嘴里。

“把脏手塞进嘴里——看起来好漂亮。”

“我用自己的钱买的烟！”斯坦恩托尔带着穷人的骄傲说，看来，他还没有完全习惯富翁的脚色。

“这我毫不怀疑，不过你休想用钱来收买我。我不是凭着能不能给自己买烟来评价一个人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有能力维持自己，给自己买烟，要是我需要的话。因此，你没必要邀请我到波格逊房子里去。我不出卖自己。”

“我不再嚼烟，要是你不喜欢。”突然，他孩子气地说。说着从嘴里掏出烟丝，从窗口里丢了出去。“我将做你所希望的一切。你只要记住——波格逊的房子在等着我们。”

“你只能把我的尸体搬进波格逊的房子，我活着永远不会走进去。”

他威胁地看了她几秒钟，他的样子就象是风暴开始前的海洋。他睁大眼睛，紧握拳头，使手关节都变白了，但他还控制着自己的声音。

“这不过说说罢了，不管你说什么，你仍然是爱我的，你怎么也不会爱上别人。总会有一天——连你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来不及回顾一下就把其它的一切都忘掉。你现在神气那么骄傲，难于接近，而明天，你将在我的脚边爬，在我迟早要腐朽的身体面前爬。”他在她鼻子下晃了晃拳头，“在这些不幸的，没有谁象我自己这样鄙视的，甚至连海洋也拒绝收留在它深处的骨头面前爬哩。我见过各式各样的生活，应该说，我把它看得并不比踩在脚下的尘埃更珍贵。我唾弃你和阿尔纳里杜尔空谈的一切理想和正义。我在这儿就是一切，我就是这里的咸鱼和整个地方。没有力量高过我，我将赢得你！”他用拳头那么有力地敲打一下桌子，以至整个房子都震动了。

“我所爱的那个人的眼睛里，”沙尔卡骄傲地说，“对全人类都闪着爱的光芒。”

她终于收到了阿尔纳里杜尔的信，它是半月前从北方发出的。他刚从山上下来，在回到西里斯峡湾之前他决定让马先休息一下，除了这个通知，通常的衷心问候和祝愿之外，信中再没有什么了。但她连睡觉时也把信放在胸前，她会吻它几千次，直到它变成破碎的纸片为止。“他很快会来的。”她想。“当真他很快就来吗？这有可能吗？”每天早晨，她总要把信重读一遍，好让自己相信这不是梦，阿尔纳里杜尔当真快来了，仿佛她已好多年没见到他了。

她决定一辈子都和他在一起，永远和他肩并肩站在一起。她确信，他不止在推翻旧制度的斗争中，而且在创造性的工作中，也会取得很大成绩。他在一年的时间里推翻了波格逊的统治。在下一年，阿尔纳里杜尔会使合作社联盟繁荣起来，现在十分重要的是让国会通过决议，给予公共捕鱼业和合作农业以经济上的帮助。当阿尔纳里杜尔从事组织工作的时候，她将顶两个人劳动。她能够养活他们两个人——现在挣钱好象容易一些了。合作社将会搞捕鱼；斯维恩·巴乌尔松也不甘落后，至于斯坦恩托尔·斯坦恩松更不用谈了。还会有人加入的，工作的前景很好，市场的销路也不错。西班牙人很愿意买鱼，而他们的国王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保住自己的王位。沙尔卡深信，她一天洗鱼能挣十个克朗，她还有可能当上组长，这也不会很久，因为各项大工程——建筑农场和工人住房、开辟花坛、修建儿童游戏场，很快就会开始了。沙尔卡·瓦尔卡给阿尔纳里杜尔缝了两件条子布衬衣，她做一切总是仔细认真，针线

活做得相当出色。她从女邻居那里借来缝纫机，点了灯，缝到半夜，深情地缝合着每一条缝。

他在明朗的九月的一天回来了，当地到处都散发着新鲜的干草香味，她满怀深情，在门口迎接他，两眼闪着亮光，两手搂住了他的脖子。她很难相信，他终于回来了，她真的看见他了。她幸福地笑着，而眼眶里充满了盈盈的泪水。

只是在他们从最初的接吻中清醒过来之后，她才仔细地观察他，她头脑里闪过一丝怀疑——这是他吗？她从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他的肤色晒得很美，眼睛里充满了幸福，举止从容自然：好象他从前被魔法捆住，如今从妖术中解脱出来了。他的栗色头发油光锃亮，他穿着剪裁得非常合身的外套和天蓝色的衬衣，头戴大沿帽子，褐色的皮绑腿从脚面一直束到膝盖。这付打扮简直象外国旅游者。嘴里叼着烟斗，她不由想起了阿乌恩甘蒂尔·波格逊。她给他缝制的衬衣和他的新衣服相比，显得太粗俗和难看了。

“啊，你穿得多漂亮，”她说，“简直认不出你了。”

他亲吻了她，高兴地笑着站了起来。

“你干吗不给我讲讲你旅行的情况？”沙尔卡有点犹豫地问。

“嗨，实际上也没什么可讲的，这种旅行一结束，你就会忘记的。我们在山里过了一个月，我陪了两个从加里福尼亚来的男人和一个女人，一个是法官，另一个是大果园的农场主，自称是自然科学家。他的女儿是个诗人，她和丈夫离了婚，是美国一家最大的，由保卫动物协会出版的杂志的编辑。此外，她还是个共产党员。”

“这对你太好了！”

“是的，同她谈话很有意思。资本主义世界受过教育的资本家过着多方面的精神生活。共产党人在看法上常常过于偏颇，把所有有钱人都看作是罪犯。不错，甚至在最有教养的资本家当中也很难找到对社会问题有足够的知识，并能明白共产主义道德基础的人，更不用说分享这些观点的人了。他们答应如果我到西方，上他们那儿去的话，一定很好地接待我。总之，他们邀请我去作客。”

沙尔卡·瓦尔卡站起来，走到窗口旁边。

“非常遗憾，你不得不同新朋友告别。他们那么有文化！”她把背对着他，“大概需要受不少教育才能理解社会主义学说，同时又能表现出对保护动物的兴趣。我真的非常同情你，你被迫和他们分手，又重新回到我们当中来——要知道，我们倒象是些动物，要是换了我，我会毫不思索地跟他们去了。”

“这一点也不蠢！”他轻松地说。

“我怎么搞的?!要知道我答应斯维恩·巴乌尔松把干草摊开来着，眼看就要下雨了。”

他在门口抱住她的双肩。

“为什么你这样冷淡、陌生？看来，在你面前就不能提起别的女人的名字，甚至她住在另一个半球也不行。你马上吃起醋来了。”

“对，对，你谈这种女人已不是一次了。现在，我希望你找到她。那有什么，祝你幸福。”

晚上，他们想装出一切照旧的样子，仍象从前一样是统一的整体。但这不过是自我欺骗罢了，他已不是原来那个人了。他扮演着情人的角色，竭力用各种方法使女朋友相信她的吃醋是毫无根据的；而她只是责备、流泪和哭诉。一切都结束了，

一切都完了。最后，她相信了他的话，幸福地、忘乎一切地投入了他的怀抱。但这是演戏，她心中感到他已不是原先的那个人，他好象是出现在梦中的死人，就象她多年来常常在夜晚梦见的母亲，衣着华丽，青春焕发，而活在她记忆中的马拉尔布德的西古尔利娜·约乌恩斯多蒂尔的真正面貌，被梦中的这个形象代替了。同样，阿尔纳里杜尔现在仿佛比现实当中的他更快活，更从容。当然，她毫不怀疑这是他。但是，不确定的，不牢靠的感觉在压迫着她，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手势都在告诉她，他已不是原来的他了。甚至他的亲吻仿佛也不同了。他没有说心里话，而且失去合作社联盟主席的位置一事也丝毫没使他动心。沙尔卡没敢要他同她一起吃晚饭。他走后，她把为他缝制的衬衣放到了五斗柜的最底下。

在这短暂的冷淡的会面以后，她久久无法入睡。她度过了一生中最可怕的夜晚，她很想痛哭一场，无奈痛苦把喉咙堵住了，她哭不出来。一个个城堡，一个个要塞倒塌了，陷落了，但没有一点声响，仿佛在寂静中人类的整个历史在死亡，土地重又变成了沙漠，黑暗笼罩着正在崩裂的洪荒世界。

第二天早晨，阿尔纳里杜尔来看沙尔卡，她没在家，门上挂着锁。他到邻居家去打听——走了一家、两家，但谁也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他真的感到不安起来，而有人甚至认为，去海岸边是找到她的最合适的地方，到傍晚才搞清楚，沙尔卡一大清早去山谷里帮熟人晒干草去了，趁天气好，大家都忙着收割牧草。人们以为沙尔卡晚上会回来的，但过了三天，她还没回来。星期天到了，阿尔纳里杜尔穿着漂亮的高筒皮靴到山谷里去了。

那里的人对他说，沙尔卡还在吃午饭的时候就上山采野果

去了。有人还给阿尔纳里杜尔指点了她去的方向。他沿着山坡上留有奶牛脚印的小径走着，仔细地张望着每一条沟壑，终于发现了她。她躺在灌木下面睡着了。稠密的浅色头发披散在刚割下的青草上，半张着的嘴，露出雪白坚硬的牙齿，嘴唇被黑莓汁染青了，一只手放在草上，另一只手放在胸前。她穿着灰蓝色的法蓝绒裙子，上面粘着干草和苔藓。穿着破纱袜的一双强壮结实的脚丫子露在裙下，而丰满圆润的大腿同四周的景色异常协调。她睡在秋天的阳光下，脱下的鞋放在旁边的草上，就象两头忠实的小兽。近旁放着一包浆果。沙尔卡深深地均匀地呼吸着，仿佛是由于过度的劳累而躺下的，阿尔纳里杜尔在她身边坐了很久，后来终于把手放在她的额上叫醒了她。

她惊恐地张开眼睛，抬起头，半张着嘴，困惑地看了看周围，好象没有立刻认出他来，也无法立即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然后她无可奈何地眨了眨眼睛。

“你怎么啦，要走了？”她不安地问，接着又怀着更大的惊恐问：“你是来和我告别吗？”

她怕听他的回答，就把脸藏在他胸前，全身都发着抖。

“不，我亲爱的，”他温柔地说：“我不走，我只是找你。”

“阿尔纳里杜尔！”她呻吟着说，“说实话，只说实话，我害怕一切，只除了实话。”

没听到回答！她便注视着他的脸。

“你要离开我？对我说实话。我即便剩下一个人也要比使你不幸、也使自己跟着不幸要轻松一千倍。我明白，对你来说我不值什么，但只要你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任何实话都不会比含含糊糊更可怕。”

“我耽心你不能了解我，沙尔卡，我知道，你是我生命中

唯一真正的爱情所在，甚至超过了爱情。你是现实本身和现实生活的具体表现。然而，沙尔卡，然而——我不否认——我想走。我不过是个不幸的幻想家， 把自己的一生在这里那里闲逛，而且每当我觉得我快要完成某件不寻常的大事时，命运中途拦住了我。你自己也知道，我在奥谢里已丢失了一切。现在我感不到这儿就是家——已不象儿童时代在外公的茅屋里沉溺于轻狂的想象的那个时候了。而现在， 我身后的桥梁都已烧毁，我已无处乞求庇护。也许，我应该到最美好的国家去，并在那里定居。”

阿尔纳里杜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叠照片，照片上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围在棕榈、竹子、仙人掌和其他热带植物之间。在一张照片上，房子的门边站着一个苗条的女人，穿着最新的时装，戴着宽沿帽和手套，手里牵着一只狗。

“嗯，阿尔纳里杜尔，”沙尔卡眼睛望着照片说，“你一生都向往着这样漂亮的女人。”

“你甚至没法想象，沙尔卡，我是多么无可奈何。甚至要是我想走，甚至要是我感到某个玄秘的声音在呼唤我到那里去，但我依然知道，你就是我真正的生命，那个国界，我只能死后跨越。从我这方面来说，指望你或别的什么人理解我，大概很傻，但我毫无办法。这个看不见的吸引着我的磁石，这个叛逆的力量强过我，强过我身上的内在力量，也强过你！我感到没有什么能阻留我，同时我知道，我离开你之后我将大声呼唤你，沙尔卡，我求你放我，也求你阻留我。帮助我离开你，又允许我留下。离开你去生活，又回到你身边死去。我怎么办，沙尔卡？”

“如果你走了，阿尔纳里杜尔，我就设想你死了。这样，

请允许我在你没死之前爱你。”

她热烈地拥抱他，然后又从怀里把他推开。她伏在草地上，手指抓进泥土，牙齿咬着帚石南草。看到她这么绝望，他控制不住了，他丧失了冷静。他想把她抱在怀里安慰她。不，不，他说。他只不过是在胡思乱想，她不应把他的话当真。根本谈不上走……他只不过是说了些傻话。他甚至去加里福尼亚的船票钱都不够，反正他没有到美国去所必需的五百克朗。加之他是共产党员，有这条原因就足以怀疑人家是否会放他入境了。阿尔纳里杜尔的话略为安慰了姑娘，她停止了啜泣。他把她的头搂在自己胸前，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这么说，阿尔纳里杜尔，我将认为你还能活几天，现在我只求你一件事：允许我在你没死之前这几天中爱你……而后我送你去断头台，那儿人们将从我这里夺去一颗上帝所创造的最美的头颅。对我说：‘好，’阿尔纳里杜尔，只要一个‘好’字，再不要什么了。”

“好。”他回答。

“这样，就让他们明天把你的头颅砍去好了。”

他们的爱情就是这样，在这明朗的秋天，他们爱得那么痛苦。

傍晚，在夜幕降临之前，他们跨出山谷，向村子走去。他们经过了溪上的小桥，这里离他们在幻想中建立起来的巨大的，按最新技术装备的合作农场不远。它的周围应该是广阔无垠的耕地。一个春天的夜里，他们曾在这里徘徊，欣赏自己留在覆着露水的青草上的足迹。

现在，在秋日的黄昏，他们手搀着手默默地走着，屈从于自己的命运，目光躲开了他们建起的城堡。

27

秋天的早晨，染着朝霞的大块红云挂在海空，她最后一次吻了他的嘴唇，然后从自己怀里把他放开，对他说：

“好吧，现在我解除你身上的镣铐。”

她起床穿衣。他们身体里还保留着这最后一晚的清晰记忆，两人什么话也没说，他还躺在床上，尚未完全醒来，而她，半裸着走到五斗柜前，背对着他在抽屉里翻寻着什么。

“轮船今天早晨到，晚上开走。”她用无所谓的口气说，仿佛这间他们相爱过的房间，突然变成了轮船办事处。“给，这是你需要的五百克朗，再加四十克朗，这是我的全部财产。”

“你说什么？”他问，终于完全醒过来了。

“票子，为了到青色的群山后面的那个国家，你所缺少的……”她毫不做作地淡淡一笑，仿佛是在朗诵早就背熟的诗歌。

“你疯了，沙尔卡，”他用手肘支撑着欠起身来，惊奇地望着她。“我早就放弃了走的想法。我留下和你在一起。”

“不，你走吧，亲爱的。这是唯一合乎理智的行动，也是我唯一要请求你做的事。”

“用你的最后一点钱！不，你自己看到你的请求多么不合理，简直荒谬之极。”

“请你为我这样做。”

“你有点不对劲吧？”

“现在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强迫你走……就今天。应当这样……你走吧，趁冬天还没到来。”

他默默无言。她边穿着衣服边说：

“归根结蒂，幸福——这是胜过我们这里的好天气，好房子，漂亮的家俱和比我漂亮而有教养的朋友。你反复说过，不改善生活条件，就不能实现人对幸福的理想。也许，这话是正确的。”

“沙尔卡，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象最后这几天几夜这样清楚的意识到，要是我离开你，我会自取灭亡，而你又将会怎样呢？不，你大概开玩笑吧，沙尔卡？”

“不要考虑我，阿尔纳里杜尔，我什么也不会发生。我不是那些生活会给予他幸福的人。我是由于不幸的偶然机遇，或象有一次你说过的，由于别人一时的不小心而来到人间的，因为我的母亲不会调节生育，也没有钱及时摆脱我。瞧，我就是这样来到人间的，阿尔纳里杜尔。而现在我有了你，我能够照料你的行动，抚摸你美丽的头颅，而这是命运完全没有预定要给我的最大幸福。在我的生活里，这是在不幸的锁链上的意外的幸运。而现在我请求你让我有可能象和亲爱的濒死的朋友那样和你告别。你去到美丽的阳光灿烂的国家里，而我留在这里，就象船舶失事后抛在岸边的一块残骸，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人。”

他想把她引到自己身边，拉住她的手，但她突然变得冷淡而没有热情。她没有靠向他，也没有亲吻他。他无言地把脸埋在枕头上，甚至连哭泣的力量也失去了。

当暮色渐渐变浓时，她同他一道走进了小船，他们并肩坐在船头上，大家都看着他们，悄悄议论着什么。

“好象摇荡得很厉害。”他说。

“峡湾里的水总是不平静的。”她说。

“昨晚山上下了雪。”他说。

“是的，这是初雪。”

她看了看今天亲手给他擦过的高筒皮靴，问道：

“你没忘拿皮鞋油吧？”

“没有。”

“你相信东西都带上了吗？你拿了那本前天放在我抽屉里的外文书吗？”

“没有，把它拉下了。啊，这不要紧。它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没关系，”她说。“不过，要是你拿着总好一些，现在你路上没什么可读的了。”

他看了看她，从远处看，这地方蜷缩一团，那么难看和那么微不足道，它孤零零地座落在一个山脚下，它不象是真实的，而是虚幻的存在。她避开他的眼光，呆呆地望着自己的前方，冷漠、坚决而充满力量。

“你脖子上是什么？”他问，摸一摸从毛衣领子里露出来的细细的银链。他用一个手指头扯着细链，挂在末端的颈饰小盒被拉了出来。

“这是什么，我从来没见过。”

“这是一个旧的装饰品，我已多年没戴它了，现在决定再戴它。这是你给我的，在我们第一次告别的时候。”她回答说，微微笑了一下。

他垂下目光，没有再问下去，他没有勇气请求她打开小盒子。姑娘一句话也没说，把小东西塞进了毛衣里。

轮船的汽笛已鸣过了两次。船旁的浪头相当大，他们费力地登上了导向甲板的船梯。她帮他拿东西。人们都看着他俩。他看上去完全象个上流社会的年青人，穿着新的高筒皮靴和漂亮的外套，他还享有推翻波格逊权力的众所周知的“红色分子”的名声，他的名字曾为所有人提起过。而她，却是一个高大、粗俗和晒得黝黑的女人，头上没戴帽子或头巾，穿着咖啡色的毛衣，有着宽宽的臀部，低哑的嗓音。旅客们望着她都笑了，表露出一些丝毫不是恭维的看法。善良的乘客们感到奇怪，阿尔纳里杜尔·比耶恩松——不管怎样，总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怎么会同这样一个粗俗不文的女人搞在一起。

沙尔卡帮助阿尔纳里杜尔把东西拿进了船舱。这里，在香烟的雾霭中，已经坐着几个醉醺醺的男人，他们直接从瓶子里喝着变性酒精。为了取乐和惹怒她，他们向她说出一些俏皮的双关语，但沙尔卡没在乎他们。汽笛响了第三次，所有送行的人都急忙下到了小船上。

她和他在船梯处的人群中告别，他们急匆匆地吻了一下。他把手放在她肩上，在她耳边悄悄说了些什么。她向他投去飞快的困惑的一瞥，仿佛马上要扑向他怀里似的。但她控制住了自己。她发现一种难于表达的痛楚浮现在他脸上，而这种痛楚是她曾经在濒死的小弟弟脸上看到过的，这是生活的痛楚。大概，他们从未象此刻这样相爱过。短暂的一刹那！她飞快地下

了船梯，一分钟后已经面对海岸坐在小船的船尾上了。桡夫划起船桨，不久，小船已远离轮船。沙尔卡一次也没回过头去。

她回家时路过奥茨弗列特庄园附近的拉乌格利，这里的女人们都在忙碌着：这个晚上房东夫妇的第九个儿子即将出世了。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军士站在门边，望着天，想判断明天会是什么天气。看见姑娘，他脱下了帽子。

“晚上好！”沙尔卡说。

“这种天气有暖和的毛衣穿真好。”老头说。

“是的。”沙尔卡回答着，从他身边走过。

“碰上这种天气出世，对新生儿可太冷了。”古德蒙杜尔·约乌恩松继续说。但沙尔卡什么也没回答，她已经离他很远了。

天渐渐黑了，刮着透骨的寒风，下起了冰雹，风暴来临了。在走到马拉尔布德之前，沙尔卡坐在山阶下的石头上看了一会儿冰雹敲击岸边圆石的情景。轮船继续沿着峡湾向前方行进，随着它的远去，它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很快就完全消失在视野以外了，留下的只有回忆，甚至很难相信刚才她还在它的甲板上来着。沙尔卡从脖颈上取下小盒子，打了开来。孩提时的照片……事实上，这已不是照片，它完全磨坏了，只是照片的纪念，只是象征，是一切都在明显变化的明显见证。然而，这毕竟是仅属于她的唯一东西。如今她一切都没有了，除了这张已无法称为照片的照片……属于她的还有对着她耳边说的那句话：“当我临死的时候，我将呼唤你。”

此刻，在这海岸上，她是这么贫穷，这么孤独。

仿佛是这个春天，也许是去年春天，孩子们曾在牧场上，在渐渐泛青的草地上玩过，他们曾边跳边唱：

海岸上的鸟儿，
它是你的姐妹，

你想同我跳舞吗？
你想同我跳舞吗，
我的矮脚虎？

不可笑吗——孩子们无论怎样也不能给这几句话找到合适的调子！

海燕飞走了，岸边空荡荡的，仿佛这里从未响彻过它们的啁啾声，从没有见过它们美丽的姿态。绵凫也不见了，这种博爱的鸟儿用它那么柔软的羽毛给自己编成了富丽的安乐窝。喔—喔—喔，伏达—伏达！它飞走了。只有阔翅膀的海鸥，那些春天在山阶上孵蛋的冬鸟，继续在峡湾上空飞翔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冰岛姑娘
作者＝（冰岛）拉克斯内斯著　　双璧　　浦蔺译
页数＝５１５
ＳＳ号＝１０６５３４７５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０８月第１版